

楔 子

血池！血池！这充满着恐怖意味的古怪名字！

难道它是由鲜血汇集而成的池？不是！它是一个天然的池。

血池——只有一亩地大小。四周是壁立千仞的峭岩，把血池圈在正中，像一口井，水呈殷红之色，红得像鲜血，不停的波动滚沸，使人不敢俯视。

据武林故老相传，三百年前搅得武林一片血雨腥风，使上千的黑白高手丧命的一代魔尊“血魔”，就曾在这“血池”之主。

血池！实在的真相究竟如何，迄无人知，无数年代以来，不断的有那些富有冒险犯难精神的武林人物，千方百计，下得千仞绝壁，想揭开“血池”之谜，但他们有去无回，一一丧命在这恐怖而神秘的池中。

在池的东面壁顶，有一块半亩大的小坪，叫做“生死坪”。

三百年前，武林中空前的恐怖人物“血魔”，被当时十三个门派的顶尖高手和数以百计的其他黑白道高手，围攻于“生死坪”，激斗三昼夜，最后“血魔”终于身负重伤而自动跳落“血池”之中，而这一役武林中的精英，几乎损失殆尽，元气大伤。

“血魔”从此不再出现江湖，他的生死，成了一个谜！

时至今日，武林中谈起“血魔”来，仍有不寒而栗之感！但由于年代的湮远，可以断定这魔尊已不在人间，同时也没有传人出现过。

“生死坪”却成了江湖中解决是非恩怨的决斗场所，败的一方不是被活生生的逼下“血池”，就是被抛尸池中，永远灭迹，胜的一方可不虞报复。

江湖中是非无了无休，决斗的人也代代不绝。

这其中，当然有不少是不公平的决斗，因之惨绝人寰的悲剧，也层出不穷。

再加上传说中“血魔”的冠盖武林的身手，可能有秘笈一类的东西，存在于“血池”之内，所以一些心存非份之辈，也不断的甘冒生命之险，窥探“血池”，如果能幸运的获得“血魔”的遗留武学，将可称尊武林！但，他们有去无回。

所以……血池之中，到底被埋葬了多少高手，无从估计！

生死坪上的惨剧，也不断的上演！恩恩怨怨，永无休止。

……

内容提要

少年陈霖随母到“血池”畔的“生死坪”寻找失踪的父亲，不幸被“四毒书生”发现，母被迫自尽，陈霖也被逼下“血池”。但机缘巧合，陈霖不仅未死，反而成为三百年前震惊武林的一代魔尊——“血魔”的传人，炼成骇世奇功——“血影神功”。

数年后陈霖重入江湖，为报母仇，与江湖黑道邪派“白骨教”、“赤夜教”、“和合会”等展开殊死厮杀，同时也被正派的“少林”、“武当”等七大门派误会、围攻。

在步步惊悚的江湖上，他先后巧遇妩媚动人的吴如琼，美若幽兰的梦玲，机灵可人的钟小翠，绝艳迷人而又神秘的少妇……使其在爱恨之间难以抉择。当证实父亲被害，仇人就是无恶不作的“百幻书生”等人时，陈霖毅然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闯入仇人摆下的“白骨锁魂大阵”。

寒星冷月仇

第一章稚子血泪

序属深秋，草木枯槁，入目一片萧索凄凉，看不到半丝绿意，只剩下些枯枝秃干，在西风里颤抖，摇曳！

但，大别山中，松涛绿浪，仍然一片郁郁苍苍，似乎秋的脚步到不了这里。

这时，正有一大一小两条人影，在这崇山叠嶂之中，缓慢的爬行！

那小的人影，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幼童，生得唇红齿白，丰额广颧，鼻若悬胆，目如点漆，肌理白润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聪慧绝伦的小可人儿。

傍着他的，却是一个全身黑色衣袂，外罩玄色风氅，脸蒙黑纱的妇人！她们是谁？

为什么行脚在这崇峰峻岭之间？

黑衣妇人，一手牵着那幼童，另一只手攀藤附葛，艰辛的向上爬，每爬行一段，必停下来呛咳一阵，状极狼狈。

那幼童稚嫩的脸上，一片忧苦惘然之色，忽然仰起小脸道：“妈，你身体不好，一年不来又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每年都要来一趟啊？”

黑衣妇人，发出一声幽幽的长叹，语带悲哽的道：“霖儿，妈恐怕……不行……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，怎能不……”“妈，你每年到这怕人的血池旁站上一天半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”

“霖儿，现在你还小，不要问，有一天妈会告诉你的！”“妈几年前就说这同样的话，到底我到什么时候才算不小呢？”

“霖儿，到应该告诉你的时候，妈会告诉你，走吧！”那叫霖儿的幼童，嘟起一张小嘴，大眼骨碌碌的向他妈妈转了几转，像是非常失望般的在喉里嗯了一声，无可奈何的随着妈妈向上爬。

母子俩喘着气，艰辛万状的爬了一峰又一峰，越过一涧又一涧！

终于，一丛黝黑的山峰在望！

“妈，快到了！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，你累吗？”

幼童本已疲惫不堪，闻言胸脯一挺，头一抬，上气不接下气的道：“不！妈，我不累，倒是妈您看您的手在流着血哩！”“孩子，被荆棘划破了一点点算得了什么，如果在当年，妈没有得病的时候，这山岭又算得了……唉！当年，不堪回首……唉说着，又是一阵剧烈的呛咳！”

幼童惶恐无限的看了黑衣妇人一眼，用手背拭着泪，在他小小的心灵里，似乎有一个不祥的阴影，他怕他妈妈会……他不敢往下想！

渐渐，已接近那丛黑色峰岩之前。

他禁不住又问道：“妈！你不是说爸爸会回来的，但盼望了这么多年，他仍然连影子都不见，您说，爸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去得这么久？”

黑衣妇人，娇躯一阵激颤，泪水从面纱之后，悄悄滚落，半晌才答非所问的道：“霖儿，快到了！”

那幼童面上顿时泛起一丝喜色，但瞬即又变为迷惘凝重的道：“妈，您今天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到底姓什么？”

黑衣妇人痛苦的呻吟了一声，道：“霖儿，迟早……”

幼童似已横定了心，干脆赖着往岩石上一坐，眼圈一红道：“妈如果不告诉霖儿，霖儿就不走了！”

黑衣妇人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道：“姓陈！”

幼童欢然道：“啊，妈，那我该叫陈霖了是吗？那爸爸的名字呢？”

“孩子，你要妈……伤……心……”

幼童忙不迭的站起身来道：“妈，不要难过，霖儿不再问就是！”

母子两人，又默默的向上爬升，半刻之后，居然到达了那黝黑的岩石叠聚而成的峰顶之上，眼前是一个半亩地大小的石坪，从石坪的边缘下望，一方血红的水池，遽呈眼帘，沸沸扬扬，翻滚不休，极像一锅煮沸了的血。

池的四周，全是峭壁陡岩，平滑如刀砍斧削，深可千仞。

母子两人，站立在石坪的边缘，那叫陈霖的幼童，紧紧闭上一双大眼，牵着他妈妈的衣角，不敢再往下看。

黑衣妇人，徐徐除下面纱，露出一个花朵儿也为之失色的极美面庞来，她虽是三十出头的妇人，而且眉目之间，带着极重的恨怨交织之气，颜色憔悴，但却掩不住她的国色天姿，绝世芳容，美，美得足以颠倒众生。

黑衣美妇，除去面纱之后，双目凝注下面的血池，泪水，像断了线的珍珠，簌簌而落，双腿似乎不能支持她的体重，如风中弱柳般，摇摆不已。

幼童这时睁开眼来，仰脸望着他妈妈的面庞，也跟着落起泪来！但他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的妈妈每年都要来这恐怖的地方一次，而且每次来都要向着那像血水似的池子伤心饮泣，他不敢问，他知道妈妈不会告诉他，问了反而使妈妈更伤心。

地惨天愁，空气也被染上了悲凄的色彩，此情此景，铁石人见了也会动容。

一片乌云，掩住了日光，峰岭林壑，顿现一片昏昧幽暗之色。

似乎天也为这对母子叹息！

黑衣妇人突然转过带雨梨花似的泪脸，注视了幼童半晌，悲声道：“霖儿，如果有一天妈离你而去，你要勇敢的活下去，坚强的活下去，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妈妈期望你将来能学成惊人绝

艺……”

幼童面上一片惶急的道：“妈，您要去哪里，不要霖儿去吗？”

黑衣少妇，以手抚着幼童的头顶，朱唇紧抿，不住的吞咽着苦涩的口水，粉面上的肌肉，不停抽动，竭力忍住椎心刺骨的悲伤，好半晌才道：“孩子，妈是说着玩的，妈不会离开你！”

幼童并未因这句话而消去了他小小心灵的疑虑，仍然愁眉苦脸的望着他妈妈。

暮在此刻……

四条人影，如鬼魅般的飘身上坪，不带任何声息！

人影立定之后，可以看出是四个面容诡谲，目如鹰鹫的中年儒士，各着青白灰黑四色儒衫，肋下分别佩着剑、笛、箫、尺，四样东西。

四个中年儒生，看了这母子一眼之后，齐齐发出一声惊“噫！”

黑衣妇人闻声回顾，一面忙不迭的取出面纱……

其中白色儒衫佩剑的中年书生脱口道：“武林之花郭漱玉！”

黑衣妇人，花容惨变，娇躯乱抖，显然惊怖至极，行藏已露，戴面纱也无用了。

幼童漆黑的双瞳，看看眼前的人，又看看妈妈，他倒不感到可怕，轻声道：“妈妈，他们说谁是武林之花？”

黑衣妇人，眼中射出骇人至极的怨毒光芒，盯视着四个中年书生，对于幼童的问话，置若罔闻。

另一个青衫佩箫的书生，阴阴一笑之后，向其余三个书生道：“我四兄弟真是艳福无边，想不到在此得遇武林第一美人，十载相思，如愿以偿，哈哈！良缘天赐，可遇而不可求！”

四书生同时纵声而笑。

幼童的双眼，睁得滚圆，不安的一扯黑衣妇人的衣袖道：“妈，他们说您是武林之花？”

黑衣妇人痛苦的“嗯！”了一声，双目仍紧紧注定了四人。

白衣佩剑书生皮笑肉不笑的向黑衣妇人一点首道：“郭漱玉，昔年在下苦苦追求，未蒙青睐，还被你讥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哈哈，今天四只癞蛤蟆碰上一只死天鹅，将分而食之，哈哈

四双色迷迷的眼睛，齐齐射向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。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一双秀目，几乎瞪出血来，浑身冷汗直冒，她万没料到对方竟然起了这种禽兽不如的邪心，而自己被病魔缠绕了近十年，功力已消失了大半，决不是这四个衣冠禽兽之敌，万一……她不敢再往下想。

那灰色儒衫下佩一只铁笛的书生，色迷迷的一笑道：“武林之花，到底夫妻情重，巴巴的赶来团聚，嘿嘿，等我们兄弟了却心愿之后，一定会成全你的，你身边的娃儿，想是你的令公子了，哈哈，一并成全！一并成全！”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芳心片碎，紧紧的拉着幼童的手，咬牙切齿的向对方道：“畜生，我漱玉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，死啗你等之魂……”

白衣中年书生，嘻嘻一笑道：“郭漱玉，我兄弟不耐久候，你是自己就范，还是要我兄弟动手？”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眼角竟然渗出血来，娇躯摇摇晃晃的向后退了两步，只要再退三步，就得葬身血池，幼童这时已看出端倪，这四个中年书生，将不利于他母子，小脸之上，竟然透出一种惊怖怨毒交集之色，仰脸一看他妈妈那副惨厉之容，小手戟指那四个中年书生道：“等我长大了，学成很高的本领，我要杀你们！”

四个中年书生不由哈哈一阵狂笑，其中黑衣书生扮了一个鬼脸道：“小兔崽子，你长不大了，你永远只有这么大！”

说完又是一阵狂笑！

幼童当然听不懂对方言中之意，小眼圆睁道：“你们敢欺负我妈妈，你们就等着瞧！”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这时心如油煎，眼看受辱在所难免，唯一的办法，只有跳落“血池”之中，一死以求解脱，但她想及身边的爱儿时，却又狠不下这个心肠，如果母子双双投池一死，陈家岂不绝了后，放着十年前的一段血仇，又由谁去报？

不死吧！自己受辱不说，最终母子还是难逃一死，她知道这四个中年书生决不会放过她的爱儿，而留下一条祸根。

十年来，她含辛茹苦，抚养爱子陈霖，目的是要他将来能复血仇，她自己知道本身功力有限，而爱子却是根骨奇佳，秉赋天生，如遇明师造就，不难成为武林奇葩，所以她一直不曾传他一招半式，怕的是糟塌了爱子的前途，因为扎根基的功夫，如果误传的话，会影响以后所学，所以至今陈霖仍是一块浑金朴玉，但文事方面，却教了不少。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想在面临着“死亡”，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，不由仰首苍穹，歇斯底里的狂呼道：“苍天无眼，苍天无眼，苍天……”

四个中年书生，互望了一眼之后，呈半月形之势，向这一对母子欺去。

幼童陈霖小脸紫涨，恨恨的望着对方，他已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，反而没有害怕惊恐的神色，代之的是恨、怨、怒，这就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。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又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，这时距悬崖边缘，仅一步之差，下面是恐怖神秘的“血池”，她面容凄厉如鬼，嘶声道：“恶魔，畜牲，我做鬼之后决不放过你们！”

四个中年书生，深恐对方跃入血池，使好梦成空，不能逞其兽欲，也不由自主的停下身形，八只饿狼似的眼睛，怔怔的瞪着猎物，筹思对策。

双方的距离，不及一丈。

青衫书生朝靠得最近的白衫书生使了一个眼色，满脸奸笑的向“武林之花”道：“郭漱玉，如果你肯乖乖答应我弟兄的要求，使我弟兄了却夙愿，放你母子一条生路如何？”说完目不稍瞬紧盯着对方，静待答复。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目眦尽裂，微微渗出血水，怨毒至极的道：“畜牲，禽兽，我死后变厉鬼再来寻你们算帐！”

就在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说话稍一分神之际，白衫书生，遽起发难，只见白影一闪，从斜里电疾欺身到母子俩的右后角度，猛挥一掌。

一声闷哼，夹着小孩的尖叫声传处，“武林之花”母子，被震得直向坪中央踉跄跌扑过去，白黑两衫书生，立即占住了靠“血池”的方向。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一时犹豫，致被对方所乘，现在连想死都办不到了！她想起即将来临的惨酷命运，宛若万箭攒心，千剑刺体。

陈霖是一个毫无武功根底的小孩，方才这一震，早已头晕目眩，浑身疼痛如拆，所幸他是立身在他妈妈的左侧，所以没有承受劲锋，否则的话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！

白衫书生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美人儿，你认命了吧！”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早已存了一死全节的心，玉齿一挫，猝然出掌向白衫书生挥去，虽说她久病缠身，功力已不及昔年的一半，但这拼命的一掌，也未可轻视。

事出仓促，白衫书生被迫的向右闪身回避，“武林之花”一手拉定爱子，就乘这一隙之机，向悬崖边缘纵去。

“美人儿，你可千万别寻死！”

话声中，堵在悬崖边缘另一端的黑衫书生身形半转，双掌齐扬，劈出一道如山劲气，“武林之花”的娇躯连同陈霖，又被卷得倒翻而回。

灰衫书生身形如鬼魅般向立脚未稳的“武林之花”母子飘去，出手如电，尖叫声中，已把陈霖像老鹰攫小鸡般的抓在手中。

“武林之花”悲嘶一声：“恶魔，你敢伤我爱子！”飞身疾扑过去！

“慢来！”

青衫书生从侧方挥出一道掌风，势强劲猛，如怒海狂涛，疾卷向“武林之花”。

“武林之花”心切爱子被攫，亡命猛扑，恰与青衫书生劈出的掌风迎个正着，惨嗥声中，张口射出一股血箭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摔落石坪之中，一股母性爱的力量，支持着她仆而又起，正待……

后面的白衫书生和侧方的青衫书生，双双闪电般欺近身去一人执了她的

一只手臂。

“武林之花”风擎委地，钗落发散，口角襟前，血迹殷然，凄厉如鬼，狠命的挣扎，但却脱不了两书生的手。

幼童陈霖，被灰衫书生倒提在手中，力争不脱，情急之下，双手就势向灰衫书生的腿上抱去，张口就咬，鲜血随口而冒。

灰衫书生痛得“嗯哼！”了一声，怒喝一声：“小鬼，去你的吧！”手一抡一松，陈霖被凌空抛出去三丈之外，“叭哒！”一声，寂然不动。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见爱子惨遭丧命，顿时胆裂魂飞，肝肠寸断，理性全失，张口就向白衫书生抓住自己右臂的手咬去！左足猛踹左面的青衫书生。

两书生手劲加紧，向后反扭，“武林之花”立被制住，分毫不能动弹。

黑衫书生闪着一双被欲火烧红了的野兽般的眼睛，一步一步向“武林之花”身前走去：“武林之花”见爱子已遭横死，而自己又将要被禽兽不如的四个中年书生蹂躏，不由目眦尽裂，眼角鲜血直冒，力竭声嘶的道：“畜生，恶魔……”

“嗤！”的一声，衣衫已被黑衫书生从胸前撕开，凝脂白玉也似的酥胸顿告裸露，一对新剥鸡头般的玉峰，巍然耸出。看的其余的三个书生，齐吞了一口唾沫。

白衫书生高声嚷道：“列位，这头筹应该让给我！”其余三个书生互望了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眼看惨绝人寰的事，立即就要临头，如不当机立断，被对方点上穴道的话，将死活都难，芳心一横，嚼断了舌根，鲜血如泉，狂喷而出。

四个书生不虞有此，齐齐惊呼出声。

那边被掷飞的陈霖，并没有死，恰在这时，微微睁开双目，见状不由魂飞魄散，小口连张，但却叫不出声音，身躯宛若被拆散了一般，分毫不能动弹，一双漆黑的大眼睁得滚圆，尽是怨毒之

光。……

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蓬首虚软下垂，显然已断了气，分执着她手臂的青衫和白衫书生，口里“嘿！”了一声，双双一松手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娇躯仰面栽倒，只见她血眼圆睁未合，死不瞑目。四个中年书生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白衫书生一顿脚道：“早该点了她的穴道，噯！坐令一朵武林之花凋残，白费了这多力气！”

灰衫书生瞄了白衫书生一眼道：“算我兄弟四人命中注定，不能消受这朵花，算了，总算不虚此行，斩草除根，连那小鬼，一并抛入‘血池’，一了百了，也免得提心吊胆！”

黑衫书生立即接口道：“就这么办吧！”随说随从地上抓起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的尸体，双臂一振，尸体直向那五丈外的“血池”落去！

陈霖目眦欲裂，心如刀搅，但他却连动弹的力量都没有，他知道对方不会放过自己，他只有等死的份儿，一个武功全无的十二三岁小孩，还能做得出什么？

白衫书生对于“武林之花”嚼舌自尽，感到有些垂头丧气，自

言自语的道：“嘿！到口的羊肉也会飞去！还是把那小鬼也一并料理了，下山去吧！”说着，挪动脚步，缓缓向陈霖走去。陈霖已知道对方的意图，

在心里道：“死吧，死了好陪妈妈一道！”

陈霖的生命，随着白衫书生的脚步缩短，看来，他难逃葬身“血池”的厄运。

暮在此刻……一声断喝，破空传来：“四毒书生，尔等休要赶尽杀绝！”

四个中年书生，不由齐齐一呆。

喝声余音未落，一条人影，快逾电闪的泻落陈霖身侧，一把抄起陈霖，就待……

四个中年书生，一呆之后，蓦然警觉，剑、箫、笛、尺，齐掣手中，同时暴喝一声，疾射而起，把那人围定。

来人竟然以黑巾蒙住真面目，只剩一对精光灼灼的眸子在外。

白衫书生，一扬手中蓝汪汪的长剑，冷笑一声道：“阁下竟然敢出手架我弟兄的梁子，想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黑巾蒙面客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武林败类，豺狼成性，你们报应的时间不远了！”

四个中年书生闻言之下，齐齐冷哼了一声，其中白衫书生寒声道：“阁下既知我四毒书生之名，还敢公然架梁，谅非无名之辈，何必藏头藏尾，相好的报个万儿出来！”

黑巾蒙面客冷嗤一声道：“和你等残毒之徒打交道，还谈什么江湖规矩，失陪了。”了字出口，身形暴弹而起！

四书生怪笑一声，各攻一掌，如涛劲气，把黑巾蒙面客的身形，硬生生的逼回原地，黑衫书生手中铁尺一扬，道声：“相好的，你还想走！”欺身进步，疾攻五尺。

黑巾蒙面客一手尚抱着幼童陈霖，忙不迭的闪身避过，觑准侧方的灰衫书生，挟全身修为内力，猛攻五掌，掌掌俱有开碑碎石之威，狠辣快猛兼备，迫得灰衫书生连退了五步，方才险极的避过。

这样一折腾，陈霖又告昏死过去。

黑巾蒙面客五掌迫退灰衫书生，身形再起，从斜刺里往外疾射。

白衫书生手中蓝汪汪的长剑一挽，抖起一片蓝光，向黑巾蒙面客罩去，青衫书生的铁箫，也同时从侧方疾点而来，三方都是凌空急势。

黑巾蒙面客身形再度被迫落地，脚下连环移步，避过白衫书生的长剑，右掌以十二成功劲，猛截青衫书生的铁箫。

“擦！”的一声巨响，掌箫接实，双方各退了两步，白衫书生的长剑，又告诡奇无伦的削到！

黑巾蒙面客沉哼一声，待对方的长剑临身不及五寸之际，单足拄地一旋，反欺白衫书生左侧，右掌快逾电掣的疾劈而出。

“砰！”“嗤！”夹着两声惨哼，白衫书生的左胸，被结结实实的劈中一掌，登时嘴角溢血，踉跄退到五尺之外，而黑巾蒙面客衣衫破裂，腋下已被划开了半尺长的一道口子，鲜红的血，立时染湿了半边身体。

喘息未定，四毒书生的另三个青、灰、黑书生，箫、笛、尺，齐扬，从三个不同方位，疾攻而上。

黑巾蒙面客，凄厉的怒喝一声，强忍伤痛，聚毕生功力于右掌，一阵疾抡猛挥，圈圈劲气，如怒海鲸波，层层翻出，隐挟风雷之声，三个书生的攻势顿时一挫。

黑巾蒙面客把握住这一瞬之机，身形倒射两丈之多，堪堪到达“生死坪”靠里的一面坪缘，翻身就朝坪外的松林之中射去！

灰衫书生大叫一声：“不能放走了他，他是‘风雷掌钟子乾’，追！”

四个中年书生，先后射起身形，泻向那片松海之中，但，可煞作怪，只这眨眼的功夫，竟然失去了黑巾蒙面客的踪影。

四人分头一轮搜索，连半个鬼影都看不到。

黑衫书生气得脸孔铁青，哇哇怪嚷道：“活见鬼，堂堂四毒书生，竟然被敌人走脱，栽到家了，如果那小鬼不死的话，我看后患无穷！”

白衫书生阴阴一笑道：“风雷掌钟子乾，已被我的毒剑所伤，谅他活不到三个时辰，只是，只是……那小鬼被他救走，的是可虑，看来他决走不远，我们搜……”

四毒书生又分头向松林深处搜去。

就在四毒书生刚才离开的地点，两丈之外，一株数人合抱的虬松，距根部约三丈的树桠之间，探出一个头来，向四周一阵扫掠之后，又缩了回去！

他就是冒死抢救陈霖的黑巾蒙面客“风雷掌钟子乾”，他自知决非四毒书生的对手，所以一阵力拼之后，拼力图逃，这一株中空的巨松，使他死里逃生。

且说陈霖悠悠醒转之后，但觉眼前黑暗异常，不知置身何地！全身骨痛如折，稍一动弹，有如利剑穿心，不由哼了一声。

他重复闭上眼睛，于是惨绝人寰的一幕，倏然在他小小的心湖里涌现，母亲被四个中年书生，逼得嚼舌自尽，复被抛尸“血池”，而自己……他忽地想起，救自己的黑巾蒙面客来，小眼睁处，眼前景物已依稀可辨，见自己躺身在一个洞穴之中，光线从顶上射入，这洞穴宽广约一丈，旁边，斜倚着一个遍身血污长着黑胡须的中年人，正一瞬不瞬的注定了自己，不由费力的张开口道：“伯伯，是您救了我吗？”

那中年人似乎受伤极重，有气无力的道：“是的，孩子！”

“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生死坪外的树穴之中！”

“伯伯，那四个坏人呢？”

“走了！”

陈霖的脸上立时笼罩了一层怨毒至极之色，眼里闪烁着恨的光芒，喃喃的道：“妈妈！霖儿没有死，霖儿将来长大了学本领，替您报仇，妈……”

两滴泪珠，随声滚落，半晌之后，挣扎着坐起身来，向那中年人道：“伯伯，你救了我，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叩头，我跪不下去，身上痛得很！”

“孩子，不必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陈霖！”

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妈说他到很远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但每次我提到爸爸时，妈就会难过，我听妈说，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，爸就走了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！伯伯……你认识他吗？”

中年人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眼中射出两道骇人煞光，但瞬间即逝，道：“孩子，这样最好！”

陈霖奇诧的望着这中年人，不知他说“这样最好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又不敢追问。

中年人沉吟了片刻之后，道：“孩子，我叫‘风雷掌钟子乾’，你必须记住我的名字！”

“是的，钟伯伯，我不会忘记的！”

“还有，你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不能说出你的名字，和你的遭遇，钟伯伯的名字也不能提起，你要紧记在心！”

陈霖双眼睁得滚圆，激奇的道：“钟伯伯，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孩子，现在不要问，有一天你会明白的！但我说的话，你必须紧记，我再说一遍，不能说你的名字家世遭遇和今天的一切！”

陈霖茫然的点了点头，接着又道：“钟伯伯，您能把我从四个人的手里救出来，本领一定很高，您肯教我吗？”说完满脸希冀之色，定定的望着“风雷掌钟子乾”。

“孩子，钟伯伯能救你，算是侥幸，差一点就没命了，如果不是我事先侦知有这么个树穴可以藏身的话，现在怕不……唉！而且我……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说到此处，一阵气喘力促，脸色变得很可怕，额头上的汗珠，滚滚而落，不由自主的痛哼了一声。

陈霖这才想起钟伯伯遍身血污，一定受了很重的伤，惊悚的道：“钟伯伯，你受了伤，很重，是吗。”

“孩子，不要紧，让我先给你疗伤，我还有些话要告诉你，时候不多了。”

陈霖可不懂钟伯伯所说“时候不多了”是什么用意……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费力的把身体向陈霖靠近，取出两粒药丸命他吞下，然后十指频频点向他的周身穴道，点遍了周身大小穴道之后，疾以右掌贴在陈霖的命门穴上，一股阳和之气，透穴而入，愈来愈强，循经走脉，流转不已。

陈霖先时还感到痛苦不堪，但他忍住了不作声！逐渐意识开始模糊，终至沉沉睡去，待到醒来，只觉痛楚全消，浑身舒畅无比，一骨碌爬起身来，一看，一颗小心，几乎跳出腔子来，胆裂魂

只见“风雷掌钟子乾”，手腿脸面等露在外面的部份，已是乌紫之色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陈霖只道是钟伯伯已经死了，不由泪流满面，双膝跪地，频频唤道：“钟伯伯，钟伯伯，钟……”

一声声如子规啼血，惨不忍听。

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——妈妈，已惨遭葬身血池，而现在，为了救他而负重伤的钟伯伯，又告撒手尘寰，怎不令他小小心灵片片破碎。

突然——

一声细如蚊蚋的声音，在耳边响起：“孩子，不要哭，听……我……说……”

陈霖小小心灵顿感一震，擦去了挡住眼帘的泪水，只见“风雷掌钟子乾”手脚微动，眼睁如铃，但目光却是迟滞的，黯然无光。

陈霖见钟伯伯竟然又活了转来，大喜过望，伸手就向对方抚去……

“孩子，不要碰我，退开些！”

陈霖惊悸的缩回了手，向后挪了挪身体，不安的道：“钟伯伯，您……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面上肌肉一阵急剧的抽动，喉中咚咚有声，半晌之后，才平静下来，迟滞无神的双眼，紧盯着陈霖，声音低沉黯哑的道：“孩子，听我说，不要……插嘴，用心的……听，牢牢……记住……残害你妈妈和我

的那……四个……叫‘四毒书生’，没有……姓名……只以所使的，兵刃为号，分别叫做……‘白儒夺命剑’，‘青儒追魂箫’，‘灰儒索魄笛’，‘黑儒超生尺’武器上淬剧毒，中者无救，最多只能……活三个时辰……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气喘不止……

陈霖不由毛发俱竖，泪水又直挂下来，颤声道：“钟伯伯，您是被……”

“孩子，听我说，我被夺命剑划伤，毒已入骨！……”“钟伯伯，霖儿有一天会要他们十倍偿还……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精神似乎又振作了些，接着道：“孩子，你身负血海深仇，这‘四毒书生’可说是仇上加仇！……”“钟伯伯，我身负血仇，究竟……”

“不要插嘴；‘四毒书生’在你仇家之中，算不了什么，还有许多更厉害的仇家，身手之高，骇人听闻，将来能否报仇，要看你的造化了，我看你福缘深厚，异秉天生，说不定会有遇合！……”陈霖眼中恨意倏浓，急声道：“钟伯伯，那些仇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孩子，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……”

“但，我……”

“孩子，别急，你离此之后，去访一个人，记牢，他叫‘飘萍客李奇’，你必须找到他，告诉他你的一切经过，他会帮助你投名师，习绝艺，将来你艺成之后，他会告诉你一切经过，现在不要问！”

“钟伯伯，这位‘飘萍客李奇’伯伯，住在什么地方？”“我已四五年不曾与他谋面，他居无定所，你慢慢的探访吧！”

“他能告诉我一切吗？”

“会的！”

“不知那位李奇伯伯是个什么形象？”

“孩子，你问得好，他五络胡须，飘洒胸前，相貌清癯，唯一的特征是，永远穿着那件补缀过的黄葛布长衫！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说到这里，又是一阵呛咳，眼神逐渐暗淡下去，声音也变得弱如蚊子叫！

陈霖急得双手乱搓，声泪俱下的道：“伯伯，伯伯，你歇一会儿吧！”

“不……孩子……没有时……间了……”

“但是，钟伯伯，你太痛苦了，霖儿……不要听……”

“胡说……你非……听……不可！你……必须……访名……师，习……绝艺……报仇……”

陈霖痛哭失声道：“钟伯伯，您会好的，您……钟伯伯……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面上肌肉不停的抽搐，像是痛苦万状，嘴唇连连噙动，好一会工夫，又挣扎着出声道：“孩……子，我，是……你爸爸……的拜……弟……你该……叫我……叔叔……”

陈霖急道：“钟叔叔，您知道我爸爸现在……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已快到了油枯灯尽之时，急得眼皮连眨，竟在阻止陈霖说下去，陈霖见状，只好中途止住，只听微弱得几乎不闻的断续声音又起：“我……来此……的目的，是想一……探‘血池’，希望……能得到……昔年……魔尊‘血魔’的……遗留武功……好为……现在……只有希望……于你……天幸能……及时……救你脱出……魔掌，虽死……也无憾了！”

如果陈霖是一个成年人的话，从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这些断续的话中，多

少可测出些蛛丝马迹，但他才是个十二岁的幼童，任他资质超人，也无法揣测得出来。

“钟叔叔，您……您……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瞳孔渐大，眼神渐散，陈霖已看出情形不对，急得两手在身上乱抓，不住口哀哀唤着：“钟叔叔！……”

一歇之后“风雷掌”似有心事未了，眼睛又活动起来，良久才吐声道：“孩子……我……女儿……叫……小翠……和你……一……般大……愿……你……将来……能照顾……她……母女……记……住……钟……小……翠……”

陈霖嘶声道：“钟叔叔，我记得的，钟小翠，钟小翠！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脸上掠过一丝安慰的笑意，喉头咯的一声，缓缓合上双目，他死了，他的死，换回了陈霖的一条命，他似乎死得很安然！

陈霖小小年纪，一天中连遭几番惨绝人寰的打击，心碎泪枯，只是木然的望着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的尸体干号！

久久之后，眼中竟然渗出血来，他的精神崩溃了，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。

醒来时，树穴里一片昏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从穴顶的枝缝叶隙中望出去，只见寒星点点，他知道已经入夜了。

山风凄寒，灌入树穴之中，使他冷得牙齿打战，浑身起栗。

小小的心灵，在静静的想着像他这种年龄不该想的每一件事：

母亲惨遭毒手，被抛尸血池，父亲生死存亡全然不知！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因救自己而被毒剑所伤，奇毒攻心而死，他说他是爸爸的拜弟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又是怎么回事呢！他会告诉我一切吗？

投名师，习绝艺，哪里去投呢？

钟小翠，钟叔叔的女儿，又在何处？自己已是人海孤雏，将来的遭遇不可想象？

他妈妈平日教导他的话，又响在耳边：“霖儿……你要坚强的活下去，勇敢的活下去，如果妈妈离开你的话……”

现在，妈妈已真的离开自己了，而且是永远的离开了，妈妈临死的那幕惨象，又似毒蛇似的啃啮着他的心！

他把指头放在口里，用力的咬，想借此减轻一点心灵上的刺

时间——永远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，黑夜过去了，黎明又已来临！不久之后，阳光通过叶隙，漏了几丝在树穴之中，昏暗的树穴，也跟着明亮起来。

陈霖木然的注视着身边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的尸体，像一尊泥像，小心灵中一片空白，思想似乎已麻木了，泪也流尽了！

但——一粒“恨”的种子，已在小心里萌了芽……

一阵山鸟的噪鸣，隐隐传入树穴之中，把陈霖从迷茫中唤醒，他伸了一个懒腰，眨了眨枯涩的眼睛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是的，我要活下去，坚强的，勇敢的活下去！钟叔叔说，我还身负另外的血仇，仇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我不能让他们活在世上！”

穴底距离穴口，约莫有三丈高下，若以陈霖的年龄手力来说，要想爬出树穴，可不是件易事，可以说难如登天。

他在见丈的穴底不停的走来走去，苦思出洞之法。

忽然，他发现靠地面的一处角落里，微微透入一丝光亮，不由心中一喜，

急用一双小手去掏掘，果然那地方是树壳最薄弱的所在，近土的部份，已经腐朽，一阵乱扒乱挖之后，那窟窿竟然愈掏愈大，他不顾双手皮破血流，咬着牙拼命的掘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被他掘成了刚够他的小身躯钻得出去的径尺小孔。

陈霖出洞在即，但对于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的遗体，应该作何处置，他茫然了，呆立了半晌之后，双膝下跪，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，道：“钟叔叔，霖儿要走了，我会记住您所说的每一句话，请您原谅霖儿无力把您埋葬，您就暂时在这树穴之中吧，以后我会再来的！”

祝毕站起身来，再看了可怜的钟叔叔几眼，然后伏身从小孔中爬出去，一看，这株巨树恰在入林不到十丈之地，林外，那岩石发黑的“生死坪”，隐约可见。

陈霖拣了些碎石，和着土，把那小洞堵塞了，然后凄凄惶惶的走出松林，爬上了那“生死坪”，想起母亲的惨死，又是一阵椎心刺骨的痛楚。

他缓慢的挪动着小身躯，向“生死坪”向外的边缘走去。

走到距岩边三尺的地方，停下身来，只见岩脚下的那方“血池”，在日光照射下，更红得骇人，翻滚沸腾，像一锅煮沸了的鲜血。

他的母亲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就被抛尸在这“血池”之中。

陈霖望着那神秘而恐怖的“血池”，心悲母亲的惨死，几乎想涌身跃下。

他又一次尝受啃心啮骨的痛楚！

暮在此刻——

身后突然传一阵枭鸣狼嚎般的怪笑之声，似要撕裂人的耳膜，陈霖惊悸至极的回头一看，一个瘦瘠黧黑得像风干了的死尸般的老道，正向自己一跳一跳的移来，一袭宽大的道袍，被风吹得猎猎飘飞。

陈霖不由唬得脚瘫手软，只剩下发抖的份儿！

怪笑戛然而止，代之的是一种野狼夜嚎般的声音道：“噫！怪事，谁家的毛头小儿，竟然来到这‘生死坪’中！”

渐渐，那僵尸般的恐怖道人，已一跳一跳的跳到陈霖身前丈外之地，停下身来。

陈霖突然想到来的可能是鬼，而不是人，如果是人的话，天下那会有这样可怕的怪人呢！想到鬼，不由毛发俱竖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人……还是鬼？”

“嘿嘿嘿嘿。”又是一阵刺耳的怪笑！

“娃儿，本道长是人，不是鬼！嘿嘿嘿嘿！”

那怪道人口里说着，一双闪着碧芒的凶睛，却朝陈霖周身上下打量个不停。

看得陈霖魂儿出了窍，心胆俱碎。

怪道人打量了半晌之后，又是一阵枭鸣狼嚎般的怪笑之后，自语道：“咯咯咯！不虚此行，这小鬼根骨秉赋之佳，百世难求，如果收做徒儿，嘿嘿，天赐奇缘，天赐奇缘，可遇而不可求！”

自语了一阵之后，碧眼一翻，向陈霖道：“娃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陈霖惊骇过甚，如痴如呆，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

那怪道人见陈霖不答腔，提高了嗓门喝道：“小鬼，本道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陈霖被这一声怪喝，唤回神志，忽地想起“风雷掌”钟叔叔交代过的话，

慑懦的道：“我没有名字！”

“咦，奇了，没有名字，你的父母呢？”

陈霖毫不思索的道，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的师父是谁？”

“我没有师父！”

陈霖这时认出了对方是人，不是鬼，只是长得丑恶而已，惧怕的心理减去了不少。怪道人一听小孩的答话，不禁惊诧莫名，天底下竟然有不知名姓，无父无母的怪小娃，暗自忖道：“莫非他是个白痴儿，但，说什么也不像呀！”想罢又道：“小鬼，你是装浑还是……”

陈霖不由发恨道：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！”

“哈哈，小鬼，你这大年纪，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？”“这个，你不必管！”

“嘿嘿小鬼，真有你的，这些本道爷都不问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不愿意做本道爷的徒弟？”

陈霖人虽小，但从小跟随妈妈习文，对于善恶好歹的分辨力仍然是有的，何况打从第一眼起，他就觉得这怪人既可怖又可憎，当下略不思索的道：“不愿意！”

怪道人碧眼一转，干笑一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反正我不愿意做你的徒弟就是了！”“小鬼，别人要求本道爷收为徒弟，本道爷还不愿意哩！今天咱俩一见投缘，算是你的造化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陈霖默然不答，怪道人身形前移两步，又道：“本道爷出身崆峒派，当代崆峒掌门天机子算是本道爷的师侄，本道爷就是江湖中大名鼎鼎的‘僵尸道人’，你听说过没有？”

陈霖小孩心性，闻言之下，不由破颜笑出声来，对方确实像一具僵尸，真是名符其实，“僵尸道人”以为陈霖心动了，急声道：“小鬼，本道爷的本领大得很呢！”

陈霖小心一动，脱口道：“比四毒书生如何？”

“僵尸道人”枯瘦无肉的脸孔，微微一阵抽动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四毒书生？”

陈霖自知失言，小小心灵一转，故意装成不经意的道：“我是听人家大人们说的，‘四毒书生’本领很大！”

“僵尸道人”嘿嘿一笑道：“四毒书生算什么东西，不值本道爷一顾！”

突然——

数声冷笑起处，一个冰寒的声音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

“僵尸道人”眼中碧芒一闪，转过身去！

四条人影，已如鬼魅般的现身坪中，陈霖一见来人，脸容惨变，目眦欲裂，紧紧握住两个小拳头，小小的身躯，激动得簌簌而抖。

来的正是不共戴天的仇人“四毒书生”，显见这四个魔头必欲将陈霖斩草除根而后快，所以一日一夜以来，仍在附近徘徊搜索。

“僵尸道人”呵呵一阵怪笑道：“四毒书生，本道爷说了，值不得本道爷一顾，你们又待如何？”

四毒书生齐齐冷哼了一声，其中“白儒夺命剑”似笑非笑的道：“阁下准备要对这小娃儿怎样？”

“僵尸道人”又是一阵刺耳的怪笑道：“本道爷看他资禀不错，收他作

个传人，怎样？”

“白儒夺命剑”冷冷的瞥了在一旁瞪目鼓腮的小陈霖一眼，打一个哈哈道：“阁下，这娃儿与我兄弟有极深的渊源，我兄弟此来正是要寻访他，阁下要收他作传人，恐怕……嘿嘿，请阁下多多考虑！”

“僵尸道人”闻言一怔，不由转头再注视了陈霖几眼，真是愈看愈爱，天底下这种奇材，还到哪儿去找，焉肯就此罢手，及至细察陈霖的眼神，竟然全是怨毒至极之色，知道“白儒夺命剑”可能是信口胡诌，何况，他根本就不把“四毒书生”放在眼下，碧眼一翻，嘎声道：“本道爷言出如山，从无更改，收定了，识相的少废话吧！”

“青儒追魂箫”立即接口道：“阁下这话未免太过目中无人，我兄弟可……”

“僵尸道人”嘿了一声打断对方的话，厉声道：“目中无人又怎么样？”

“四毒书生”齐齐脸上变色，怒哼出声。

小陈霖此刻既恨且急，他既不愿真的做“僵尸道人”的徒弟，但又惊惧落入“四毒书生”的手中，如果落入彼等之手，准死无疑，“风雷掌钟子乾”临死的话，又在耳边响起：“……四毒书生与你是仇上加仇……”如此看来，这四个魔头真正是和自己渊源很深呢。

他愿意他们群魔互噬，他好借机脱身！

“白儒夺命剑”似乎心存顾忌，马上换过一副面孔向“僵尸道人”一笑道：“阁下何必一定要使我弟兄为难呢？彼此武林一脉”

“桀桀桀桀！谁给你来这一套，管什么一脉二脉，本道长收徒是收定了，告诉你们，别图染指这小孩，别人怕你们毒，嘿嘿，本道长可是不在乎，我玩毒的时候，你们还没有出道哩！”

这番话，可直接戳中“四毒书生”的要害，在江湖中他们唯一忌惮三分的，便是这全身是毒的“僵尸道人”，在他面前，百毒无效，因他本身就蕴有奇毒。

“四毒书生”不由顿感焦灼起来，他们不愿和这残毒冠武林的“僵尸道人”破脸相向，因为合他们四人之力量，不见得就能对付得了对方，但对于陈霖，又不愿放过，斩草不除根，来春必另发，尤其陈霖的骨格秉赋，是武林百年不见的奇材，更坚定他们要乘现在把他毁去的心。

“僵尸道人”不屑的扫了“四毒书生”一眼，转头向怔立在悬崖边缘的陈霖道：“娃儿！来，咱们走吧！”

陈霖这时本可借“僵尸道人”之力，摆脱“四毒书生”，但嫉恶如仇的天性，使他不屑如此，他想象中这怪道人可能比“四毒书生”还要坏，他岂肯认一个邪魔作师父，但目前形势的险恶，关乎他的生死，他必须有一个抉择：

心念百转，对“僵尸道人”的话，恍若未闻，不理不睬。

“僵尸道人”举步便待向小陈霖欺去……

“慢着！”

喝声中，“四毒书生”身形一晃，各占了一个方位，成包围之势，把“僵尸道人”圈在正中，看样子，如果“僵尸道人”再要向陈霖欺去，他们将不顾一切的出手。

气氛突呈紧张，隐隐泛着杀机。

“僵尸道人”只好把身形停住，双眼碧芒乱闪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们准

备怎样？”

“白儒夺命剑”阴阴的一笑道：“阁下一定要收这娃儿作徒弟？”

“废话，这还用问！”

“阁下主意已经打定了？”

“桀桀桀桀！不错，收定了，怎么样？”

“白儒夺命剑”环顾了另外三个书生一眼之后，也斜着眼道：“阁下，本人重申前言，这娃儿与我兄弟有极深的渊源，我兄弟必须要把他带走，天下多的是可传之人，阁下何必非收他不可！”“僵尸道人”从鼻孔里嗤了一声道：“本道长今天就是认定他了！”

“恐怕桀桀办不到？”

“嘿嘿，你们是想见个真章，才肯收蓬？”

“阁下既然不给我兄弟留余地，说不得只有一决高下了！”

“僵尸道人”身形微退半步，袍袖一抖，露出两只干枯黑瘦如鸟爪般的手，半曲于小腹之前，眼中碧芒陡盛，狞声道：“你们四人齐上吧！”

小陈霖心中可得意之极，忖道：“你们拼吧，最好两败俱伤！”

“四毒书生”齐发一声冷笑，剑、箫、笛、尺，四样看家兵刃，各掣手中，每一件兵刃之上，都泛着汪汪蓝光，一看就知道淬有奇毒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面上飘过一丝阴鸷之色，朝“黑儒超生尺”一咧嘴，目光向陈霖一转，然后面对“僵尸道人”道：“阁下一定要我兄弟破颜出手？”

“僵尸道人”似不耐烦的狞笑道：“岂只破颜出手，说得太轻松了，你们不会不知道现在置身何地吧？”

“四毒书生”闻言之下，齐齐面上变色“灰儒索魂笛”沉声道：“阁下的意思是今日之斗，除死方休，可是彼此并无深仇大怨，何必死拼呢！依在下愚见，彼此印证，点到为止，胜的一方就带走这娃儿，这样公道吗？”

“僵尸道人”桀桀怪笑一声道：“四毒书生，淫毒双绝，恐怕没有这么好说话吧？今天既然相会在‘生死坪’中，嘿嘿，只有依照惯例，胜者活着下‘生死坪’，败的对不起，只好请入‘血池’了！”

这话使得以淫毒阴残闻江湖的“四毒书生”面泛寒意。

白儒夺命剑沉声道：“阁下难道以为自己必胜？”

“例不可废，上得‘生死坪’的人不出手则已，既经出手，不是生就是死，哈哈，难道你们害怕了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抽身退走，万事皆休！”

“四毒书生”撇开四人的名头不谈，单只为了陈霖这祸根，即使不敌，也得一拼，何况在以四对一的情况下，尚不知鹿死谁手，岂肯抖手一走！

“青儒追魂箫”眉毛一竖，阴阴的道：“阁下未免太轻视咱们兄弟了，今天谁葬身‘血池’，还在未定之天呢！”

“僵尸道人”更不打话，身形只一旋，便已欺到迎面的“青儒追魂箫”身侧伸手可及之地，如鸟爪般的五指，电闪朝对方抓去。

“青儒追魂箫”身形半塌，毒箫一横，疾向那抓来的五爪劈去，同一时间，“白儒夺命剑”的毒剑，幻起一片蓝光，从“僵尸道人”的身后罩落。

“僵尸道人”右掌一抡，朝身后拍出一道夹有腐尸恶臭的阴风，迎向那片蓝光，左手一翻，改抓为拿，攫向那支毒箫，变招之速，反应之快，的确不愧一代梟魔，追得青、白两书生不得不收势后掠。

两书生身形才退，“灰儒索魂笛”笛影霍霍，如千重逆浪，已快逾电掣的卷向“僵尸道人”同一时间，“黑儒超生尺”已闷声不响的扑向小陈霖。

陈霖早在双方刚一出手之际，就已注意到那穿黑色儒衫手持铁尺的书生，不停的向自己扫描，心中已然有数，此刻只见黑影一闪，立即脱口发出一声惊叫。

几乎和陈霖的惊呼声同时，“僵尸道人”僵直的身形，如弩箭般射起，冲出笛浪，半空中弓身一弹，撞向那条黑影，势疾力猛，迅捷无匹。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人影一合而分，各倒射一丈之外。

“黑儒超生尺”方才受“白儒夺命剑”的暗示，乘三人出手之机，向陈霖下手，却不知“僵尸道人”反应如此神速，双方这一互撞之下，被“僵尸道人”那坚如铁石的躯体，撞得骨痛如裂，眼冒金星，几乎哼了出来！狼狈至极。

“僵尸道人”身形着地，一沾又起，横拦陈霖身前丈外之地！

这惊险的一幕，看得陈霖骨软筋酥，震惊莫名，他自出生以来，那曾见过这等场面，焉能不惊，焉能不骇！

“四毒书生”狼狈的互看了一眼，剑、箫、笛、尺，划起层层光影，夹着撕风锐啸，从四个方位，狠辣快捷无匹的齐向“僵尸道人”卷去，声势骇人至极。

“僵尸道人”鬼嚎般的厉啸一声，双袖疾振，连圈疾划，阵阵阴风，鼓荡而出，夹着中人欲呕的腐尸恶臭。

“四毒书生”手中兵刃招势不变，另以单掌，劈出四道劲流，迎向那激荡阴风，各自闭住呼吸，欺身出招如故。

“波！波！”声中，四件兵刃，眼看就要击中……

“僵尸道人”两只鸟爪，极快的一缩一伸，诡异绝伦的攫向四般兵刃，角度方位，大异武林常轨，使人有避无可避之感。

“四毒书生”可也不是寻常之辈，武功也有其独到之处，身形乍闪又进，四件兵刃，以快慢不等的速度攻出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此攻彼撤，奇绝招势，如波浪般层层叠出，“僵尸道人”掌爪齐施，凌狠厉辣，双方互有千秋。

刹那之间，有如雷电交作，钟鼓齐鸣，风雨遽至！

小陈霖看得目眩神夺，几乎忘了自己的生命还掌握在别人手中。

蓦地里——

传出两声闷哼，人影乍分，只见“僵尸道人”身形连晃，“灰儒素魄笛”面容凄厉，前襟竟被整幅撕落，胸前现出五道乌紫的血槽，尚在渗出血水，人也摇摇欲倒。

“僵尸道人”略不稍停，两掌十指如钩，电闪抓向右侧的“黑儒超生尺”。

“黑儒超生尺”连封带架，竟然无法避开对方如幻鬼爪，不由手足无措，“青衫追魂箫”冷哼了一声，身形猝然弹起，狠快绝伦地劈向“僵尸道人”后心。

“僵尸道人”似已凶性狂发，依然紧紧罩定“黑儒超生尺”，对由后突袭而来的毒箫，犹如未觉。

陈霖小孩心性，下意识的为“僵尸道人”感到焦急，因为“四毒书生”是他的现实仇人，而怪道人虽然一样的使他憎恶，毕竟没有仇怨可言，不由“噯！了一声。

陈霖“噯！”声未已……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“僵尸道人”后心，结结实实的被毒箫劈中，身形一个踉跄，闷哼了一声，而他的双爪，也在被击中的同时抓中了“黑儒超生尺”

的前胸，惨哼声中，“黑儒超生尺”前胸衣襟尽裂，胸前血肉模糊，退了五步之后，“砰！”的跌坐地上。

陈霖曾听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说过，“四毒书生”所使的兵刃，均淬有剧毒，中则无救，只能活三个时辰，钟叔叔就是这样死的，那敢情好，“僵尸怪人”已被毒箫劈中，三个时辰之后必死，看样子他必能在仅有的三个时辰中击败甚或杀死“四毒书生”，如此一来，自己既可脱离魔手，又可不要做怪道人的徒弟……

但他又想到如果“四毒书生”都被“僵尸道人”杀死，那将来自己学成本领之后，岂不是找不到报仇的对象了……

利与害相因，使他小小的心灵困惑不已！

他却不知“僵尸道人”练的是“僵尸功”，皮骨坚实，全身是毒，绝对不会因被毒箫击中而死，不然他岂敢硬承一记。

思念未已，只见“白儒夺命剑”与“青儒追魂箫”，双双厉叫一声：“老怪物，你敢伤我兄弟！”

喝声中，剑箫齐举，如狂风疾雨般攻向“僵尸道人”。

“僵尸道人”在先时，已与“灰儒索魄笛”，两爪换一笛，略受轻伤，及后又被“青儒追魂箫”全力劈中后心，这一下受伤不轻，差点吐血，所以此刻对青、白二儒，招势已不如先时的凌厉，又碰上二儒尽是拼命的打法，反被迫得险象环生。

五十招之后，又被“白儒夺命剑”在左肩之上划了一剑，血如泉涌。

而“青儒追魂箫”却又挨了他的一爪，撕脱了半只衫袖！

但双方仍狂攻猛扑不休。

这时，一条灰影，有如一只毒蝎，已悄没声的向陈霖爬近。

一丈——

八尺——

五尺——

陈霖依然未觉，忘神的注视着场中的三人……

危机千钧一发，眼看陈霖就要……

“僵尸道人”一眼瞥见，但要抽身拦阻已是不及，怪叫一声“娃儿，小心！”

陈霖蓦地惊觉，一看，不由亡魂皆冒，“灰儒索魄笛”已扬笛点来！不禁骇极发出一声尖叫，身形本能的向后疾退，他原来立脚的地方，距悬崖边缘，不及五尺，但觉一脚踏空，身形宛若殒星般向“血池”之中落去。

场中正在死拼活斗的三人，见那娃儿已被迫落“血池”之中，不约而同的住了手，齐齐跃向悬崖边缘，只见“血池”沸腾翻滚如故，那小娃儿已踪影俱无，不消说，已被“血池”吞灭了。

“僵尸道人”眼中露出骇人凶焰，有如磷磷鬼火，直射向“四毒书生”。

“四毒书生”目的在毁去陈霖，现在陈霖已葬身“血池”，目的已达，自然不愿再与“僵尸道人”生死相拼，“白儒夺命剑”突地和声向“僵尸道人”道：“阁下，娃儿已葬身‘血池’之中，我们似乎不必再拼了吧？”

“僵尸道人”见一个将到口的徒儿，被“四毒书生”硬迫下“血池”恨得牙痒痒的，兀自怒气不息的道：“好哇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这娃儿与你们有极深渊源，原来这渊源是要把他毁去，废话少说，我们只能有一方离这‘生死坪’！”

坪中空气，又告紧张起来。

“黑儒超生尺”受伤最重，此刻仍坐地不起，所幸双方都是弄毒的，不然的话，“僵尸道人”的中指，只要见血就可制人于死。

青、灰两儒，闻言身形一动，意思是要再拼下去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急向两人一使眼色，又向“僵尸道人”说道：“阁下何必如此认真，我们没有一拼生死的必要呀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在下兄弟已有两人受伤，而且我看阁下大概也多少带了点痕迹，彼此何不就此拉倒，如果阁下执意要拼，我兄弟仍可奉陪，只怕，嘿嘿……”

“只怕什么？”

“两败俱伤，谁也离不了‘生死坪’！”

“僵尸道人”心念疾转道：“自己委实已受了内伤，拼下去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之局，同时彼此都是走邪路的，徒儿收不成也只好算了！”

当下冷哼一声道：“四毒书生，今天暂且算完，这笔帐将来再说！”

说完又恨恨的哼了一声，一跳一跳的离开“生死坪”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打了一个哈哈，朝“僵尸道人”身后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我弟兄在江湖中随时候教！”

说完，扶起伤者，也相继纵离。

“生死坪”又归于死寂，劲峭的山风，拂着那乌黑的岩石，似要拂去那无尽的血痕，和无休止的恩仇。

且说陈霖被迫坠向“血池”，只觉如腾云架雾般，直向下沉，心想：“完了，想不到仍然逃不了一死，还多送了钟叔叔一条命，也好，和妈妈一处吧……”

猛然一下剧烈的激撞，痛激肺腑，随即失去了知觉，但迷蒙中两只小手急抓乱爬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意识又告逐渐恢复，第一个意念是：“噫！奇怪，我已经死了，居然还会想事情，我现在是鬼，那毫无疑问，一定可以找到妈妈！”

他费力的睁开眼来，发觉眼前竟然明如白昼，仔细一看，自己躺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平滑如镜的石洞，洞顶镶着发光的珠子，往外一看，洞径是斜着向下的，自己的身体，还有一半浸在赤红如血的水中，那血水似乎在转着急漩。

试一挪动身形，只觉奇痛入骨，几乎又晕了过去，激奇的想道：“怪事，死了还知道痛苦？”不由闭目养了一会神，然后挣扎着，向倾斜的洞径爬去。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爬完一丈不到的斜坡，而到达平坦的洞径上。

目光及处，不由魂散魄飞，极口发出一声惊叫，紧紧的闭上双眼，半晌之后，又睁开来，沿着洞径，尽是森森白骨骷髅，有的骨架完整，或坐或躺，有的四散而抛，密密层层，仅目力所及，一片骨林。

不由又想道：“这难道就是大人们讲故事时，所说的地狱？人死了之后，必定要入地狱的，而且还有牛头马面带着到阎罗王面前受审。”但转念一想，又觉不对：“地狱之中，应该全是鬼才对，哪里会有白骨骷髅呢？莫非，我没有死？我还是一个活人？”

他把手指头放在嘴里一咬，呀！痛，还会流血，不由狂呼道：“我没有死！我没有死！我竟然还活着！”

狂呼了几声之后，又想到：“那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对了，是血池之底，刚才不是还浸在血水中吗？但是，这些白骨

想到这里，不禁又扫了一眼堆积如林的森森白骨，又是一阵毛骨悚然。

惊骇，疲累，加上饥渴，使陈霖头晕目眩，浑身酸软，几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。

如果这洞中住的是什么恶魔，或是什么凶毒的怪物，后果岂堪设想。

他回想所遭遇的一切，有如一场可怖的噩梦，然而，梦还没有醒，似乎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梦境中。

不知又过了多少时候，饥渴使得他几乎发狂，在现实的需求下，他暂时忘记了眼前的一切，他希望能获得一口水，一点能充饥的东西，但眼前除了才白骨之外，便是那像鲜血一样的水，血水，他不由歇斯底里的狂呼道：“我要水，水，水……”

洞壁回音——水……水……

舌敝唇焦，声音也嘶哑了，渐渐，那声音低黯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楚，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梦呓！

“难道我就这样死了？”他不断的问着自己。

他坠下“血池”之初，自份必死，然而他没有死，被那“血池”的漩流，带到那堆满白骨的洞中，现在别说洞里可能的遭遇，单只饥渴，就足以使他死亡。

他再一次体验死亡的威胁。

他撕下衣襟，放在嘴里嚼，然而嚼不碎，也吞咽不下！

他喃喃自语着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，我要……”

他理智渐失，饥渴的煎迫，使他掉转身躯，向那丈余高的斜岩滑下，以口就那血水，吸了一口，但觉清凉可口，丝毫也没有腥臭的异味，于是，他疯狂的吸那池水，填满了空虚的肚腹，精神登时一振，掉转头又爬回原来的地方。

望着那些白骨骷髅，他惊骇得快要发疯了，现在，他真愿意死去，而不愿看这恐怖的景象，他想！“也许自己不久之后，同样的会变成一堆白骨，跟这些一样！”想到这里，骇怕的心理，似乎略略减轻了些。

他想：“我不能坐在这里等死呀，好歹得进洞去看看！”

心念之中，手足并用，向洞内爬行而进，那些白骨，被他抓扒得嚓！嚓！有声。

面对恐怖的事物，时间久了之后，神经会慢慢麻木，此刻，陈霖的恐惧心理，已告徐徐消失，代之的是好奇，和求生的欲念！

爬行了十丈之后，鼻孔里突然嗅到一阵恶心的腥臭腐烂之气，使得他不住的呕着刚才喝下去的血池之水。

臭味愈来愈浓，几乎到了不能忍耐的地步！

突然——

他听到一阵啮啮的像是人兽咀嚼食物时的声音，目光扫掠之下，只见距自己三丈之外，白骨堆上，出现一个黑影，像一个人背对洞口而坐，那怪声就是发自这里，一颗心又狂跳起来！

心里升起了一个可怕的意念：“鬼！妖怪！吃人的恶魔！”

他不由在喉咙里惨叫了一声！

那黑影，竟然缓缓转过身来，呀！他几乎当场晕厥过去，他分辨不出面

对的到底是人，还是鬼，只见那东西，披头散发，面目不辨，手里还持着一样黑忽忽的东西在啃，他看清楚了，那是一条人臂，他骇极而叫：“吃人，吃人的鬼！”

那怪物放下手中所持的人臂，用手一抹嘴唇，两只闪光的眼睛，从毛发披拂之中射出，声如破锣般的沙哑道：“我是人，不是鬼，可是……哈哈，离做鬼不远了！”

陈霖一听对方说是人，胆气又回复了些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真的是人？”

“不错，娃儿，现在我还是人！”

“那你在吃……”

他本想说：“你在吃人”但话到口边却说不出，这太可怕了。

“你说我在吃人尸，是吗？哈哈，娃儿，也许不久之后，我又会被人吃！”

陈霖听得头皮发炸，胆战心摇，骇然看着这怪人，说不出话来！

那怪人用手拂开拂散的头发，露出一张枯瘦但并不凶恶的脸，这使陈霖心安了不少，熟视了半晌之后，嗫嚅的道：“伯伯，您怎的会在这里？”

怪人突然张口发出一阵使人毛骨悚然的凄厉长笑，洞壁回声，再加上遍洞的森森白骨，恍若幽冥鬼域，阴森可怖至极。

“娃儿，你这小的年纪，怎的会入这‘血池’鬼域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！我……我没有名字，是被坏人逼落下来的！”

“哈哈，娃儿，你哪里没有名字，你不愿意说罢了，不过这不要紧，入得‘血池’的人，就已注定了死亡的命运，说不说也是一样！”

听得陈霖的一颗心，直往下沉！

“娃儿，你过来！”

陈霖在三丈之外，已被那腐尸之气，熏得透不过气来，哪里敢再走近去，他真不敢想象这眼前的怪人如何吞咽得下这腐尸臭骨，不禁眉头一皱道：“伯伯，我……我就在这里好了！”

怪人似能看透人的心事一般，用嘲弄般的声音道：“娃儿，你怕臭，是吗？哈哈，不必太久，三天，只要三天，当你被饥火焚烧得快死的时候，你一样要吃，我……哈哈……我忍受了七天，娃儿，七天不食，到了第八天我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是活活的饿死，尸首让后来的人吃，一是吃新死的尸体，苟延活命，求生是人的本能，也许，娃儿，现在你还听不懂！”

陈霖愈听愈不是味道，难道来此的人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：“伯伯，您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，难道也是被人……”

“娃儿，你过来，我慢慢告诉你！”

陈霖犹豫了片刻之后，终于鼓起勇气，从白骨之上爬行过去！……

怪人身前，一副腐朽恶臭的死尸，狼藉支离，惨不忍睹。

这一近身，陈霖才看清这怪人已瘦得一层皮包着骨头，只剩下一双眼睛还透着熠熠之光，盘膝坐在尸堆之上。

怪人凝注了陈霖半晌之后，蓬首连摇道：“唉！可惜！可惜！一块浑金璞玉，却如此的葬送了！”

陈霖知道是对自己而发，但好奇心战胜了死亡的恐惧，以手撑持坐直了身形，压得那些枯骨，沙沙作响，那薰人欲死的腐尸气息，似乎也淡了些，这就是俗语说的“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”的道理了，当下仰起小脸问道：“伯伯，你要告诉我些什么？”怪人枯干的脸上，已没有丝毫表情了，

木然的叹了口气道：“孩子，告诉你也没用，反正都是死数，迟早而已，不过在临死之前，能和一个没有心机的人谈谈也好，现在，你随便问吧，我尽我所知的答复你！”

陈霖偏头一想之后，手指那些枯骨道：“这些都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会埋骨在这怪洞之中？”

“孩子，这些白骨生前，都是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，不可一世的高手……”

“既然是本领很大的人，为什么会……”

“孩子，这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说的了，你听着我简单的告诉你，他们有的为了一个‘名’字，有的为了‘贪’有的则为了‘仇’、‘怨’、‘好奇’，最可悲的是被那些武林宵小所乘，毒计陷害，因而葬身血池石窟！”

陈霖凝神倾听，但仍有许多未能理解，迷茫的道：“这为了贪的，到底是贪些什么？”

怪人道：“武林相传，三百年前武林中出了一个空前的人物‘血魔’，武功之高，无法揣测，搅得整座武林如临末日，于是当时黑白道精英尽聚，围攻‘血魔’于池边的‘生死坪’，激斗三昼夜，武林顶尖高手丧命的数以百计，‘血魔’本身在近千的高手轮番拼战之下也负了重伤，涌身跳落‘血池’，事后，就未再现江湖！”

“据说，这‘血池’本来就是‘血魔’的巢穴，极可能有秘笈一类的东西存在，所以许多年代以来，那些妄想成为武林第一人之辈，在‘贪’念的鼓舞下，进入‘血池’冀有所获，但他们却一一埋骨这里！”

“那伯伯你呢？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吗！哈哈！我……什么也不为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女人！天下女人是祸水！”

怪人眼中，竟然透出一种怨毒至极之色，停了一会又道：“孩子，这也许你不懂，但也无妨告诉你，十年前江湖中出了两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姿色倾城，一个是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，另一个是‘武林之花郭漱玉’……”

陈霖猛地打了一个冷颤，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不正是自己的母亲吗，血淋淋的一幕，又涌现心湖，泪水夺腮而下，但那怪人目注洞顶，没有发现这小孩的异状，继续道：“江湖一美何艳华就是我的妻子，我俩曾生了一个女孩，说起来该有你这么大了，十年前，这不要脸的女子，竟然移情别恋，爱上了当时甫出道的一个小兔崽子‘金童柯榆瑾’，奸夫淫妇，设计诱我上了‘生死坪’把我迫落池中……”

怪人说到这里，枯涩的眼中，竟然含了一粒泪珠。

陈霖小拳一挥，义形于色的道：“伯伯，如果将来我练成武功，替你报仇！”

怪人转目看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孩子，从古以来还不曾听说过有人能活着出了‘血池’！”

陈霖如被淋了一盆冷水，从头凉到脚跟，缓缓垂下头去。

怪人见状似有不忍，又道：“孩子，别难过，你的好意，我仍然感激的！我干脆说吧，我叫‘无虚剑吴佑年’落在这石窟之中，已经十年了，孩子，十年！”

“十年？靠什么活……”

“孩子，‘生死坪’上，争端无了无休，经常有人被迫落池！”

“你就靠吃死人维持生命！”

“不错，这‘血池’永远不停的在旋转，如果被抛尸‘血池’的话，十有九旋落池底，永不再起，如果是被活生生迫落的话，只要被迫落的人功力深厚，一种本能的挣扎，在流经这洞口之时，多被搁浅在洞口边，而进入这石洞，但最后仍然不免一死。饿死！我凭了这个，得以苟延至今！”

怪人说着，一扬手！

陈霖但觉眼前一亮，怪人手中已执了一把青光熠熠的长剑，怪人一抖手，剑尖之上青芒暴涨三尺，怪人手随意一挥，剑芒所及之处，那些白骨骷髅，被搅成片片碎屑。

陈霖咋舌不已！

怪人又道：“孩子，这就是‘无虚神剑’，我凭这剑，脱过了无数次被那些同一命运的高手狙击的厄运，他们先后死了，我凭着他们的遗体，而活下去，虽然这很残忍，但心中的恨，要我活下去，我存着万一之想，有一天能脱困手刃奸夫淫妇！”

“伯伯这大的本领，为什么不能出去？”

“孩子，池的四周是千仞绝壁，除了会飞，别无他法，而且池水不停的旋转，吸力强猛，这洞口是斜伸池中，一半浸在池内，纵使出得水面，也不能飞升绝壁，我试过，几乎不能再回到这里！”

“那么，难道……”

“孩子，我不行了，绝望了，由于饮了这血池的水，打从五年前开始，我的下半身已完全瘫痪，想在只是等死而已，孩子，为了你方才一句话，我成全你，看你的面相福缘深厚，并非夭折之相，也许能出得这绝地也未可料，孩子，如果换了你而是别人的话，说不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会杀了你来延续我的生命，但对于你，我不忍心，孩子，万一你能出困的话，请你寻到我的女儿，她的乳名叫‘如瑛’告诉她我死在这里，要她为我报仇，孩子，你不能忘记……”

陈霖茫然的点点道：“吴伯伯，如果我能活着出去的话，我会办到的，可是，不可能啊，我是一个小孩，半点武功都不会，怎么能脱出这绝地呢？不可能的。”

“孩子，也许会有奇迹发生，孩子，只有寄望于奇迹！”

陈霖凄然喃喃道：“奇迹！奇迹！会有奇迹发生吗？”

怪人“无虚剑吴佑年”似在深深的思考着一件事，半晌不语！

陈霖的思念，又转到他妈妈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的身上，他想：“妈妈是死了之后，才被抛落‘血池’的，既然洞内不曾发现尸体，看来是沉落池底去了！”

由此他联想到“四毒书生”，为了救他而丧生的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叔叔，钟叔叔临终交代自己将来要照顾他的女儿钟小翠母女……还有自己尚身负另外的血仇，必须寻到“飘萍客李奇”才能揭开谜底……

不由绝望的在心里暗叫道：“钟叔叔，我将辜负你的一片深心了，我身陷绝地，一丝活的希望都没有，死后在九泉下或可相见吧！”

想着，泪水又直挂下来，肝肠寸断，心如油煎。

“孩子，你哭了？”

陈霖摇摇头试去了眼泪。

“无虚剑吴佑年”把剑入鞘，递与陈霖道：“孩子，这柄剑请你保管，

如果遇到我的女儿‘吴如瑛’你就交给她，如果遇不上就送给你！”

“但是，吴伯伯，我能出得去吗？不可能啊！如果我也死在这洞中……”

“孩子，那就什么也别提了！”

陈霖陡然想起自己对父母的生平完全不知，刚才他曾提及妈妈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也许他能告诉我一些父母的生平事迹也不一定！心念之中，正想开口动问……

蓦在此刻——只觉整个石洞，突然晃荡起来，越来越剧，渐渐，洞底似要翻转过来，身躯也随着滚来滚去，混在成堆的白骨骷髅之中，来回激撞，不禁惶然惊呼道：“吴伯伯！吴……伯……吴……”

一个断续的声音道：“孩……子……是……地……震……看来……我们……都……”

哗啦！声中，血红的水浪，朝洞口涌进，卷盖了一切，渐涨渐高，刹那之间，已淹没了半个洞！陈霖的身体，被红浪直向洞的深处卷进去……

第二章神秘血地

第二章 神秘血池

陈霖被地震而引起的“血池”红浪，直朝洞的深处卷去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撞在洞底石壁之上，原来这洞并不很深，距离适才

他与那怪人“无虚剑吴佑年”谈话之处，不及十丈，红浪回流，又把他的身体向外送出。

第二波逆浪又把他撞向石壁，这两撞几乎使他知觉全失，回浪激撞，把他托得直贴到两丈多高的洞顶之上，急切中，单手向洞顶一阵乱抓，却被他一把扣住那镶嵌明珠的小孔，他左手尚握着那柄怪人托他保管的“无虚剑”，右手五指死命扣住那小孔，加上水的浮力，并不怎样吃力。

地震并未稍戢，红浪在将灌满石洞之后，激荡之势遽减，但水面距洞顶不及五寸，恰够陈霖把面孔露出水外，如果水势再涨的话，他非被闷死不可。

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去，震动才缓了下来，水也跟着退去，不多时，水退尽了，陈霖的手已不能再支持他的体重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摔回洞底。

这一摔，实在不轻，痛得他不住口的呻吟。

足足在地上躺了个多时辰，才算恢复过来！

游目顾盼之下，只见洞内被冲刷得洁无点尘，那些骇人的白骨骷髅和“无虚剑吴佑年”，已被卷得无影无踪！”

陈霖频频以手抚胸，心悸不已，连称：“好险！”

他手抚那柄“无虚剑”，想起那怪人适才还活生生的和自己交谈，现在已不知沦沉何处，不禁怅然久之，喃喃的祝祷道：“吴伯伯，假如我不死而能活着出洞的话，我会寻到您的女儿‘吴如瑛’，把剑交给她，如果万一寻不到，我会仗此剑杀掉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和‘金童柯榆瑾’这对奸夫淫妇，替您报仇，安息吧！”

祝毕之后，闭目养神，疲乏困顿，使他很快的入了睡乡！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悠然醒转，只觉腹如雷鸣，饥火中烧，愈来愈盛，几乎使他发狂，那滋味可真无法形容，洞中除了平滑的石壁之外，任什么也没有，这时，他才理解到那怪人“无虚剑吴佑年”为什么会啃嚼死尸。

他抬起失神的眼，不住的扫描洞内的每一寸地方，希望能发现什么可充饥的东西，当他的眼光触及洞底迎面的石壁时，心中不由巨震。

只是那石壁之上，赫然现出一个人出入的小洞，心里激奇的想道：“莫非这小洞就是出路，可以通到外面，好啊！奇迹终于发生了，这小洞一定是被刚才的地震震开的，不然的话，那许多白骨骷髅，为什么会困死洞中，无法寻到出口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精神陡振，一骨碌爬起身来，就喜孜孜的向那小洞走去，这时他感到身上的伤痛，已经减轻了十分之六七，不似刚入洞时那么剧烈。

他毫不迟疑的就向那小洞内走进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

三步两步踏入之后，只见里面却是一间硕大无朋的石室，珠光耀眼，明如白昼。

他呆了一呆之后，径直向那石室走去，只见石室之内，又有数间小石室，居中入门的大石室，居中是一方石案，旁边两列石墩，石案之上排着些文房四宝一类的东西……

蓦在此刻。

只听身后一阵轧轧怪响，陈霖骇极回顾，只见自己方才进来的小洞，已经失去了踪影，平滑的石壁，与四周的石壁宛若一个整体，了无痕迹。

不禁叹了口气道：“离了石洞，又被关进石室，换一个地方而已，我看这石室之中可能也没有什么吃的，迟早还是一死！”

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方才的满腔热望，也如肥皂泡般的破灭了。

出了一回神之后，拖着疾乏的脚步，向那石案移近，只见石案正中，一张素笺，压在一方玉狮镇纸下面，移开镇纸一看，上面有八个大字：“能入室者，即算有缘！”

陈霖虽未习武，但在文事方面，从小就受他母亲的熏陶，根基相当不错，加以聪明绝顶，一看之下不由大喜过望，一颗心又活跃起来，只见那八个大字的素笺之下，还有一张素笺，翻开后，数行小字，立即入目：“入此室者，必已饥渴交加，左侧第二石室，清泉灵菇，可以疗饥解渴！”

陈霖这一喜，岂同小可，无异是俗语说的磕头碰着天了，三步并作一步的向左侧第二道石门进去，只见石室之内，是一方浅浅的小池，占了石室的五分之四，池内满是澄澈的清水，他的四周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有拳头大小白色菌状的东西，心想：“这些大概就是所谓的灵菇了。”

先用手捧了些水喝下去，但觉芳甘冽冷，清凉无比，随手采了一朵灵菇，放入口中，不须咀嚼，立化津液，顺喉而下，鲜美可口，一阵采摘，吃了个大饱。

离奇的遭遇，太多的欢喜，反而使他不安起来，他怀疑自己在做梦……”

“奇迹，这就是可怜的吴伯伯所说的奇迹，啊！我小陈霖居然碰上了奇迹……”

他象梦呓般的自语。

他想起外面石洞中，那些白骨骷髅，他们就没有碰上奇迹，落得埋骨水底石窟。

眼光扫处，只见池边一张小巧的石几上面，也放了一张素笺，写着：“饥渴已除，可入右边第一石室，参谒吾之法相！”

陈霖几乎惊诧得跳了起来，难道这石室的主人未卜先知，事事都有安排，据吴伯伯所说，这石室的主人难道会是三百年前的魔尊“血魔”？如果是的话……啊！多少武林高手，想探这“血魔”踪迹，而葬身“血池”自己竟然无意中得到了……

他照着字笺所示，走向右边的第一间石室，一脚跨入，几乎极口而呼，只见一张石榻之上，端坐着一个衣冠楚楚，灰髯垂胸，垂眉合目，栩栩如生的老人，如果他不是先看到那一张遗笺，知道是坐化的法相，还以为是一个活人哩！

略一迟疑之后，轻轻踱入石室中，在那法相之前，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，以头触地，祝祷道：“老公公，我不知道您是谁，但我知道我的命等于是你救的，不然我必会活活饿死，我的名字叫陈霖，老公公，我还有大仇要报，我想重新出洞呢！”

祝毕，头一抬，只听“嚟！”的一声，石榻的横沿上，陡然现出一个小方孔，指出一纸白笺，陈霖奇异的拣在手中一看，只见上面又是几行小字：“见吾之法体而跪拜，足见心诚，可传吾道，如若汝入室不拜，擅触吾之法体，此刻早已化成劫灰……”

陈霖不由咋舌，唬出一身冷汗，又接下去看：“榻孔之内，尚有一卷绢册，可取出细阅！”

陈霖再拜起立，伸手向那石榻边缘的小孔之内一摸，果然有一小卷东西，遂取了出来，坐在壁角里打开来看，是一本薄薄的仅有数页的绢册，翻开首页，念道：“岁在内寅，余行年已六十有五，自知大限将临，特手书以示有缘能入吾所居‘血池别府’者，概述余之生平如后：五十年前，余以奇缘天赐，得入‘血池别府’，参谒先师遗蜕，遵先师遗言，成为‘血影门’第二代传人，先师名讳‘玄玄神驼邱虹’，成道于五百年前……”

陈霖掩卷想道：“如果这血池别府的主人，就是传说中的‘血魔’的话，他已经是三百年前的人物，再加上他的师父‘玄玄神驼’五百多年，那这所谓‘血影门’开派的时间，岂不已将近千年！”接着又翻开看下去：“血影门，为先师手创，盖本门武功，习成之后，有两大特点，其一是万毒不侵，其二为武功之中有‘血影神功’一项，运动之际，全身毛发肌肤，赤红如血，掌风亦带血光，威力之巨，极少人能与颉颃。

余行道之时，自问所诛皆可杀之辈，奈武林中，多是非不明，黑白不分，遂以‘血魔’见称于余……”

陈霖的心，不由一阵狂跳，眼前石榻上的人，果然是传说中三百年前不可一世的人物“血魔”，照遗书所说，他杀的都是可杀的人，而武林中却叫他为“血魔”，这多么不公道啊！

“余出江湖十年间，诛杀恶徒近千，遂引起整座武林之公愤，十三门派，暨其他黑白道高手千人以上，联手截击余于血池东首峰顶之小坪，激斗三昼夜，余不忍尽诛彼辈上千天和，遂返此间，从此不再出焉！”

余不知若干年代之后，始有福缘深厚者，得莅此间，来者如愿为本门第三代传人，须在余之遗躯之前，行三跪九叩之礼，以示尊师之意，然后须由此室起膝行至左第一石室之前，再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始可入室参见师祖法蜕！

血影门第二代传人唐中巨手书”

陈霖看完之后，心中激动不已，想不到自己因祸得福，成为“血影门”的第三代传人，这是多少年代以来，无数的高手不惜丧失生命以求的事啊！

但作了“血影门”的第三代传人之后，由谁来传自己武功呢！小册之上并未提及，他不禁茫然了，又转念道：“看这些所经过的奇事，可能这三百年前的“血魔唐中巨”老人，还有巧妙的安排，反正要想出洞，是办不到的事，不如照遗书行事吧！”

于是——

陈霖站起身来，前行数步，到那石榻之前，朝着“血影门”第二代传人唐中巨的遗蜕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，口称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陈霖遵遗命恭行拜师之礼！”

拜完之后，退出石室，面向左侧第一间石室，伏下身去，膝行而前，这段距离约有五丈开外，恰恰是横越居中的这间广大石厅的宽度，陈霖年幼力弱，毫无武功基础，膝在这既冷且硬的石地上，擦得一对小膝头，皮破血流，痛苦不堪。

到了石室门口，又恭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，口中一面虔诚的道：“本门第三代新入门弟子陈霖，遵先师遗命，参谒师祖法相！”

祝祷未毕，门顶上面突然飘落一纸白笺，正好落在陈霖身前，心里忖道：“又是一张字笺，不知又写了些什么，定睛望去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汝既能

悉遵余之遗命，膝行而前，此室中所有机关已无形中解去，今后出入各室已无凶险！

参谒祖师法相之后，可赴右第二室，所有本门武功秘笈，与参修之道，皆存于该室中，该室亦即汝起居之所。

唐中巨留示”

陈霖此刻心里的惊喜奇诧，无可言喻，他想象这死于三百多年前的师父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算无遗策，如果入得这“血池别府”的人，居心不正，行为稍一不诚，不但无法得到遗留秘笈，毫无疑问的必然会丧生在预先安排的机关之下。

他进了石室，里面布设，和右第一室一模一样，也是一张石榻，旁设一几两椅，石榻上面，盘膝坐着一个须眉俱白的老人，状如入定。

叩拜之后，激奇不已，按说，师祖成道已近千年而遗躯仍然栩栩如生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，他想了一会之后，想不出所以然来，只好作罢。

他的思念又转到那右边第二石室的那些新奇事物上去，转身出了师祖法相所陈的石室，斜斜穿过石厅，进入右第二石室。

石室之中，一张石榻，一桌一椅，壁间凿了一列石橱，分层分隔，每一隔上都编了号次，一共是十二号，室顶之上，和其余几间一样，嵌了一粒明珠，照得室内光明如白昼，他浏览了一遍之后，走近石桌，桌上又呈现一张字笺：“字示吾徒：习武之道，贵在循序渐进，切戒求速，欲速则不达，壁橱之内每一号次之中，均有参修之指示，务须顺次而进，按数字之次序，习毕一号再进一号，不得越号或事先窥视，切嘱！切嘱！”

陈霖坐上石榻，首先平静激动的心性，他知道自己从现在起，将开始一个新奇的命运，这命运将使他变成一个另外的人，他想起本身的仇、恨、恩、怨，也将有了结的一日了！

他冥想了一阵之后，站起身来，伸手向第一号橱中一摸，却是一本不足十页的小册子，他怀着一种既奇且喜的心里，坐回石桌之前，开始翻阅：首页第一行几个大字：“血影门心法初基。”

第三行写的是蝇头小楷：“本门心法，照诀参修，按图索骥，勿燥勿忽！”

以后的数页，全是些端坐的人像，各有不同的姿式，图的下方，注有口诀和解说，平实详尽，只要是稍有文字根基的人，都可看得懂，陈霖聪慧超逾常人，而且文字方面，也有很好的根基，当然更是一目了然。

于是——

他开始了武学入门的第一课。

“血池别府”之中，除了他，便是那两个木乃伊，除了他自言自语而外，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，时间就在这种死寂的景况中溜过。

他饿了，就到左侧第二间石室中，采食灵菇，喝些清泉，其余的时间，都在练功之中打发过去，所以进境的神速，不言而喻。

洞中无日月，在时间上，陈霖无法计算，他只知道，倦了就躺一会，饿了就吃，吃了又练！

渐渐，他似乎觉得身体之内，有一股劲流在运行，周而复始，运转不息，疲倦的现象消失了，饮食的时间也拉得很长，打坐的身躯，有一种飘然欲起的感觉。

他按图练下去，当练到最后一图时，只见小册末页注了一行小字：“心法初基，灵台明净，无我无相，飘然欲举，是为小成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喜，自语道：“我练完一号了！”

接着，他取出第二号树格里的东西，同样是一本小册子，封面上写了“血影心法入门”六个朱红大字，翻开首页，上面写着：“习此法时，必须全身浸于‘血水池’中，须至意动而能全身浮升池面，始竟全功，池在复室之内，手按石桌底面之球状枢钮即可！”

陈霖连称神异不止，伸手所据的石桌桌面之下，果然触及一个小球般的東西，用手一按，一阵轧轧之声过后，石室靠右的壁间，现出了一道小门，他拿起二号秘本，向小门之中走进，果然一方丈许的小池，红得像一池鲜血！

他参详一会小册上的口诀解说之后，除去衣物，赤身跃入池中，池水冰寒彻骨，深仅五尺，他照式盘膝坐于池底！

最初一段时间，他坐不了多久，必须升上水面池边，换气歇息，慢慢地，时间加长了，许久之后，感觉得坐在池底，和坐在池外，没有什么两样。

就这样，他不懈不怠的苦练……

最后，只要心念一动，身体就如一块浮木似的浮升水面，只要真气不懈，决不会下沉，他又成功了。

接着他又开始第三号，循序而下，有掌功、指功、轻功、步法、剑式……等等，其中最奇妙的，要算轻功，称为“血影冲霄”，可上下千仞绝壁而无碍，虽然在石室之内，他无法一试，但他依着诀要在石厅之中五丈之内上下飞绕，久久无须着地。

时日的消逝，他无法估计，但他发觉，他原来的衣服已不能穿了，嗓子也变粗了，好在“血池别府”等于是他一个人的世界，即使赤身露体亦不妨事。

现在，他取出了第十一号的册笈！“血影神功”。

首页之上写道：“血影神功，武功之极，意动即可伤人，唯此功之修习，如非另获奇缘，或再渗以一甲子以上之功力修为，无以竟全功，凭心口诀，只能练至七成，虽仅七成，已足可睥睨江湖，为师昔日，亦仅至此限而已，如吾徒在未入‘血池别府’之先，已获奇缘，则不在此限，当可发挥‘血影神功’至极限！”

陈霖不禁感到有些气馁了，他不知何谓奇缘，如果说要再渗以一甲子以上的修为，他可不能在这“血池别府”之中耽上六十年，那他根本不用再报仇了，难道那些仇家会活到百岁之外，等着他去杀不成？

但他又转念想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，当年纵横天下，傲视武林，也只不过修习了七成的‘血影神功’而已，三百年后的今日，武林中还提名变色，我何必如此不知足，而且所谓奇缘，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，并非寻求就可以得到，师父遗言之意，也不过是阐述这神功的原理而已，不要再作无谓的狂想了吧！”

于是——

他又定下心来，全力参修“血影神功”。

他现在人长大了，原来的衣服不能穿，只有些碎片挂在不便之处，等于赤身露体差不多，以此情形看来，他入“血池别府”，应该是几年的时日了。

按照册笈所示，这“血影神功”练到七成之时，运起功来，全身赤红如火，而若能练到十成的话，返本还原，只现一重淡淡的血光，而且练这神功的人，死后尸身不朽。

陈霖在苦练的过程中，发觉他的进境很慢，久久仍不能练到周身赤红如

火的地步。

原来，他一鼓作气练到了第十一号册笈，只剩下最后一号，便可功圆果满，但他的心湖不再平静了，他不断的揣想将来的种种，往事——惨绝人寰的往事，也不断的侵袭着他，仇和恨使他心神无法凝注在武功之上。

幸而，他能及早警觉，痛下决心，凝神净虑，练，苦练……

终于，在他采食灵菇的那个清水池中，他照见了自己的影子，他已长成一个俊美秀逸的少年人了，当他运起“血影神功”之时，他几乎不相信，他竟然变成一个连头发须眉都透出血红光焰的可怖怪物，以此而论，当有五成之谱，比起师父来仅差两成。

他又一次高兴的大叫：“我练成了，‘血影神功’我练成了……”

他怀着激动狂喜的心情，探手到第十二号，也是最末一号橱格之内，他不能想象这最后一项，是一种什么武功！

当他取出看时，仅是一纸素笈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，并不是什么武功诀要，而是一张指示他如何出“血池别府”的字条。

他为他能快要出江湖而欢喜若狂。

他的师父，三百多年前被目为魔尊的一代人物血魔唐中巨，所作的种种安排，使陈霖钦服得五体投地。

他按照最后一张素笈的指示行事——

首先，他从一个石匣中，得到了一套称身的衣履等物。

然后，他拜别师父和师祖的法相，拿起那柄入洞时所受托于人的“无虚剑”。

他按动机关消息，那被地震震开后又自动复原的那个石孔，又重新开启了，他兴奋的出了“血池别府”，然后又把那石孔还原。

外洞中，又出现了不少白骨骷髅，他不由慨叹江湖人心的诡谲，武林纷争的频繁。

他可不曾想到自己此番出江湖，要掀起多大的狂澜，造多大的血劫。

通过洞径，他毫不犹豫的涌身投入“血池”漩流之中，轻而易举的浮升池面，猛提一口丹田真气，施展奇绝天下的“血影冲霄”轻功身法，如一缕淡红的轻烟，旋升而起，每旋一周，拔升十余丈高下，旋升五周以上，才沾一次岩壁借力，如此连连飞升，不大的工夫，竟被他飞达“血池”东壁之顶的“生死坪”。

他伫立坪上，仰望悠悠白云，万千心事，纷至沓来！

他是无数年代以来，唯一能生离“血池”的一个人，而且他竟成了“血影门”的第三代传人，这像是一场奇幻的梦境！

他初上“生死坪”时，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，现在他已是俊秀飘逸的翩翩美少年了，同时，他身怀盖世武功。

他想起被“四毒书生”迫害惨死的妈妈，为了救他而死的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叔叔，还有在“血池”之内的石洞中那以死尸为食的吴伯伯，“无虚剑吴佑年”。

他目前要找“四毒书生”报杀母之仇！他曾说过要十倍讨还。

同时他也亟欲寻到“飘萍客李奇”，好探明自己到底还负了什么血仇！

钟叔叔的女儿钟小翠，他必须寻到她，照顾她，以报钟叔叔的大恩于万一。

吴佑年的女儿吴如瑛——他曾答应“无虚剑吴佑年”替他寻到女儿，把

身边这柄剑交给她，要她替父报仇……

……

事情太多了，他只能逐件的去办。

沉思了许久之后，不由低下头来，望着那千仞之下的“血池”，滴下几点泪来，喃喃祝祷道：“妈妈！您安息吧，霖儿已经长大了，而且也学了本领，我为您报仇，也要寻觅那一去不归的爸爸！”

想到爸爸，他又茫然了，在他的记忆中，没有爸爸的影子，甚至连爸爸的名讳都不知道，这是多么悲凄的事啊！

暮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传处，数条人影，泻落在“生死坪”中。

陈霖仍自顾自的想着心事，对身后来人，恍如未觉，但他知道，凡是来到“生死坪”的人，不是想窥探“血池”之秘，便是有什么仇怨来此解决。

身后传来几声人语：“噫，这小子是谁，怎的独个儿呆在这里？”

“哼！八成是在等人。”

“也许这小子是妄想一探‘血池’之秘！”

“管他，叫他离开，免得碍爷们的事！”

“喂，小子，转过身来，大爷有话问你！”

陈霖不由心火直冒，徐徐转过身来，只见三个紫棠脸的劲装大汉，和一个鹰鼻鹞眼颌下蓄了一撮山羊胡子的五旬左右老者，正棱棱的望着自己，立时用眼神回敬过去。

三壮汉一老者，乍见陈霖之面，不由齐齐惊“噫！”了一声，他们惊于这少年的绝世风标，震于他眉目之间的骇人煞光。

蓄有山羊胡子的老者，闪着一双精芒四射的鹞眼，用两个指头捻着那一小撮胡子，不住的朝陈霖周身打量，半晌之后，大刺刺的道：“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陈霖对这四人，早已气在心里，只差一点没有发作，这一连几个小子，叫得他满不是意思，闻言之下，寒着脸道：“你管我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三壮汉之中的一个“嗤！”的一笑道：“这小子看上去是一表非凡，原来是个浑小子，这……”

陈霖双睛一瞪，两股利电寒芒，直向那壮汉射去，壮汉被这骇人的眼神瞪得打了一个寒噤，把下面要说的话，硬给咽回去了！

那山羊胡子老者，又开口问道：“小子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陈霖不由怒气勃起，声音更寒更冷的道：“噫，我不问你你倒问起我来了，你们到这儿来又是干什么的？”

那老者面上突现狞容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大概不知道老夫的来路吧？”

“管你是什么来路！”

三个紫棠脸的劲装大汉，怒目扫了陈霖一眼，其中一个向老者道：“禀堂主，时辰将届，那老鬼可能快要到了，这不长眼的小子，干脆把他做……”

老者一扬手止住那壮汉，悄声道：“别忙，我看这小子来路有些蹊跷，或许是那老狗请来的帮手也不一定，你们先别作声，待我摸清了他的来龙去脉再说！”

声音虽小，但陈霖却听得一字不漏，忖道：“果然是赴生死约会而来，看这四个家伙，必不是什么正道人物，但不知他们口中的老狗是谁，我倒

要.....

思念未已，只听刚才废话的那壮汉又道：“以老狗的地位声望，当不会请助拳的，即使请，也不会弄这么个雏儿来？”

另一个接口道：“生死坪十里之内本帮明桩暗卡密布，这小子是怎样来的？”

老者微一点头道：“所以我说事有蹊跷，原因就在此，看这小子渊停岳峙，神仪内蕴，说不定是个内家高手，我们不可妄断他人，别弄得不好，坏了大事！”

三个壮汉，这才不语。

那老者阴阴一笑之后，立刻转换过一副面孔，和声道：“阁下既然不肯道出名号，老朽也不敢相强，不过今天‘生死坪’上，本帮有家事须待了断，可否请阁下暂时回避？”

陈霖可不懂得这些江湖上的规矩，他料知今天的事大有文章，非要看个究竟不可，当下冷笑一声道：“小子忽然又变作了阁下，哼！你们有家事了断关我屁事！”

那老者却认定了眼前的怪少年与今天的事有关，面色立变，狞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敢是那老狗邀来助拳的？嘿嘿，老夫‘八旗帮’绿旗堂堂主‘勾魂客宋齐’便是，小子，你大概是活腻了，既是如此，说不得只好先超渡你了，上得‘生死坪’的人，不是生便是死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！”

陈霖可不知，“八旗帮”是什么东西，但根据他们先后的言词判断，似乎是集全力来对付一个老人，不由勾起三百年前遗命收传的师尊“血魔唐中巨”被上千的黑白道高手围攻的恨事，加上对方开口就要超渡他，杀机倏起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凭你开口就超渡人，未免太不自量力了？”

那自称八旗帮绿旗堂主“勾魂客宋齐”的老者，桀桀一阵怪笑道：“好小子，口气不小.....”

三个紫棠脸的劲装大汉中的一个跨前一步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堂主，属下来打发他吧！”

“勾魂客宋齐”正待阻止，那壮汉已欺身上步，举掌便向陈霖劈去。

陈霖初次与人交手，又不知自己在“血池别府”所学的威力究竟如何，见对方扬掌劈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双掌齐推，以八成功劲迎击。

弥天劲气，匝地卷起。

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嚎起处，那壮汉一个身躯，犹如狂风中的一片枯叶，直向十丈之外的坪边飞去，连尸身都看不到了。

劲气激荡如潮，迫得一旁的二壮汉一老者连连后退，一个个胆裂魂飞，面如土色，这种功力，简直是匪夷所思，那被震飞的壮汉，是“绿旗堂”属下的首席香主，论功力在江湖中也可算得上一把好手，却不料竟然半个照面不到就被震飞。

陈霖也为自己的功力唬了一跳，他本意是给对方一个厉害尝尝，岂知对方竟然如此不济，举手之间，就被震飞十丈之外，坠落坪下。

“八旗帮”“绿旗堂”堂主“勾魂客宋齐”，见自己手下的三个香主，已有一个丧命，明知不敌，也不能罢手，何况今日此来负有特殊任务，不敌也得一拼。

但他的心中却是忐忑不已的，他无法猜测得出这美少年的来路，这般年纪而具此罕绝的身手呢，确属匪夷所思，而且江湖中又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位

年轻的高手。

当下欺前一步，色厉内荏的向陈霖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胆敢出手伤人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是否是‘湘鄂一剑楚文鼎’那老鬼请来助拳的？”

陈霖根本莫明其所以，但气在头上，随口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勾魂客宋齐”狞笑一声道：“你既然承认，那好极了，报个万儿出来！”

陈霖不屑的道：“如果我说出名号，你们就没命了！”

“勾魂客宋齐”和另两个壮汉，齐齐脸上变色，口里发出一声怒哼。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你们不相信是吗？鬼哼些什么？”

“勾魂客宋齐”身为堂主，在江湖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，焉能忍得下被一个毛头小伙子当三岁小孩也似的看待，鹞眼圆睁，脸笼杀气，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别以为你那两手三脚猫有什么了不起，告诉你，今天你决不会活着离开‘生死坪’，时间一到，你就陪着那楚文鼎老儿到阎老五那儿报到去吧！”

陈霖不由杀机陡炽，剑眉一竖，眼射奇光，面冷如冰的道：“可是你们三个现在就得先去！”话声中，身不动，足不移，如鬼魅般的飘前数尺，接着低声说道：“我的名号就是……”

三个“八旗帮”的高手，顿时面现死灰之色，身形连连后退，如逢鬼魅，三人口里同时木讷的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血……”

下面的话还未说出，陈霖已闪电般旋身而进，身形一掠而回，“勾魂客宋齐”和两个紫棠脸的劲装壮汉，竟然无声无息的仰面栽倒，每人的眉心中间，留了一点血红的指印，这是“血影门”的绝技之一的“飞指留痕”。

就在陈霖施展师门绝技“飞指留痕”一下毁去“八旗帮”一堂主二香主之际，破空之声传处，一条人影，如殒星般飞落坪中，距他不及两丈。

陈霖一看，来人是一个貌相威棱的老者，腰悬长剑，满脸凄厉怨毒之色，怒瞪了陈霖一眼之后，“锵！”的一声龙吟，一柄寒芒耀目的长剑，已掣在手中，厉声道：“老夫今天上得‘生死坪’，根本就不打算活着回去，动手吧！”

陈霖一听话音不对，反而惊得一怔，后退了一步。

那老人又接着喝道：“亮兵刃！”

陈霖这才想起自己腰间还插着那一柄在“血池”石窟之中，那以死尸充饥的怪人“无虚剑吴佑年”交托自己的那柄“无虚剑”，不由脱口回答道：“我不用剑！”

那老者顿时气得须发箕张，目赤如火，恨恨的道：“小子，你也未免太过卖狂了，竟想空手对敌老夫，哈哈，对你们这帮武林败类，也无须讲究什么武林规矩，如此看剑吧！”

吧字方落，寒芒顿起，狠辣奇诡的向陈霖连攻一十三剑。

陈霖聪慧绝伦，已从对方的话中听出事有蹊跷，正待出声问个清楚，口还未张，剑已临体，奇峭厉辣，显见来人剑术造诣很深，忙不迭的展开“幻影步”，连连飘闪，避过这一轮疾攻。

老者不让对方有喘息之机，猛喝道：“难怪这么卖狂，好步法！”口里说话，手却不停，剑化漫天寒芒，如飘飘瑞雪，又向陈霖当头罩落。

这一来不由勾起了陈霖的怒火，清叱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身形怪异已极的一旋一晃，右手两指闪电般一伸，寒芒顿息，那老者的一柄剑，竟被陈霖的两个指头牢牢夹住。

那老者用力一抽不脱，顿时面色惨变，仰天一声长叹道：“想不到我‘湘

鄂一剑楚文鼎’死得这么不值，罢了！”

陈霖一听这老者就是“八旗帮”约斗的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，两只手指，自然的松了下来，后退三步，忖道：“看这老人满脸正气，我何不助他一臂……”

思念未已，只见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举剑就向颈子抹去，陈霖不由心中一震，大叫一声：“前辈使不得”，伸指一弹，“锵啷！”一声，长剑坠地，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捧手而退，凄厉的道：“如果要折辱老夫，老夫做鬼也不饶你！”

原来陈霖弹出了一股指风，把“湘楚一剑”的手中剑震落。陈霖不由一皱眉道：“楚前辈，这……”

蓦然——

破空之声频传，数十条人影，纷纷纵落坪中，刹那之间，圈成了一个桄桄圈，把陈霖和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两人围在居中。陈霖早就从已死的“勾魂客宋齐”等四人口中，知道端倪，面带冷笑，不经意的扫了这些人一遍，只见来人个个目露精光，注定他两人，显然都是不弱的高手，看样子“八旗帮”是蓄意要把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毁在这“血池”畔的“生死坪”上。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可就惊愕莫明了，身边的少年究竟是什么来路，武功深不可测，但又不像是“八旗帮”中的人物，一时之间，如坠五里雾中，百思不解。

“八旗帮”的数十高手，围定了两人之后，鸦雀无声，似乎在等待什么！

“生死坪”上，空气在冷寂之中，蕴着无比的杀机。

突然，坪下传来一阵胡哨之声，合围的人，齐齐面上一肃，裂开一道门户来，转眼之间，一队五彩缤纷的旗幡，呈现坪中，分八个方位站入那些高手群中，旗色分为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、青、紫、绿等八色。

紧接着，一个满脸虬髯的凶猛老者，后随八个带剑壮汉，缓缓步入人圈之中，八旗突然向空三举，所有在场的人众，齐齐躬身为礼。

虬髯老者一挥手，径率八个带剑的壮汉，向陈霖等两人身前走去，在距两丈之处，停下身来。

陈霖一看就知这凶猛的虬髯老者，定是“八旗帮”帮主无疑。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这时激动得浑身簌簌而抖，目眦欲裂的瞪着那虬髯老者。

虬髯老者身形立定之后，扫了陈霖和“湘鄂一剑”两人一眼，面上微微变色，忽然一眼瞥见地下的三具死尸，不由惊愣的退了一步，脸上立笼煞气，狞声道：“本帮绿旗堂宋堂主和手下三个香主是谁下的手？”

陈霖嘴角擒着一丝冷笑，毫不为意的道：“是我杀的，怎么样？”

虬髯老者杰杰一阵怪笑，戟指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道：“嘿嘿，姓楚的，想不到你还请了帮手来，使‘血池’又多添一名怨鬼！”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茫然的看了陈霖一眼，直如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，但他已无暇弄清楚其中原因，一怔之后，厉声向那虬髯老者道：“江鯤，亏你还是一帮之主，你约斗老夫一人，却全帮出动，意欲何为？”

八旗帮主江鯤狞笑一声道：“姓楚的，特来给你送终，哈哈……”又转目向陈霖道：“小子，你毁了本帮一个堂主，三个香主，这笔帐怎么个算法？”

陈霖剑眉一挑，杀机立现，冰寒至极的道：“像你们这种以多为胜，罔顾江湖道义的卑劣作风，全杀了也不为过！”

这句狂傲绝伦的话，顿时引起一阵怒哼之声，八旗帮主江鯤怒极反笑道：

“小子，你口气实在不小，今天本帮主若不把你挫骨扬灰，难消心头之恨！”

突然——

人圈之中，白旗方位，走出一个年在三十左右的书生模样的人，一身素白儒衫，手持一柄折扇，一摇三摆的走到八旗帮主江鲲之前，躬身道：“白旗堂主请命！”

江鲲略一颌首道：“鲁堂主小心对付，这小子可能很扎手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那白衫书生蓦地返身，前欺三步，面对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本人‘八旗帮白旗堂’堂主‘粉脸秀士鲁不仕’，手下从不杀无名之辈，小子，你报个名号出来，本堂主好打发你上路！”

陈霖一见那书生的面，不由勾起他母亲被“四毒书生”迫害的恨事，在他的潜意识中，似乎书生模样的人都是他的仇人，都是罪无可追之徒，登时起了杀机，俊面一寒，杀机隐现，语冷如冰的道：“告诉你名号，也是多余，反正今天你死定了！”

“粉脸秀士鲁不仕”气得面孔发紫，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胎毛未干，乳牙未退，竟狂妄到这般田地，今天让你见识一下，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转世投胎之时，好使你有个警惕！”

声音未落，左掌劈出一道强猛劲气，右手折扇，幻起千重扇影，同时攻出。

陈霖冷哼了一声，身形如鬼魅般的一晃，右手疾挥……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“粉面秀士鲁不仕”已无声无息的仰面栽倒。

四周人群，传出一片惊呼之声，“粉面秀士鲁不仕”身为白旗堂主，在八旗帮中，也算是一等一的高手，竟然走不出一个照面，而且，对方究竟是用的是什么武功手法伤了他，数十双眼睛，没有一双看得出来，这种功力简直是近于邪法，一个个从背脊骨里直冒寒气。

身为当事人的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，本来是抱了必死的心来赴八旗帮主江鲲的约会，做梦也估不到平空攒出这么个美少年来替他顶了缸，只有发愣的份儿。

八旗帮主江鲲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虬髯根根戟立，状如刺猬，口里怒哼了一声，咬牙切齿的向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道：“姓楚的，你请得好帮手，告诉你，老匹夫，此间事了，本帮主要血洗楚家庄！”

“湘鄂一剑”老脸登时变色，正待……

陈霖一听对方竟然要血洗楚家庄，他虽然不知他们双方有何仇怨，但从表面上看来，十有九成是八旗帮不对，当下立即接口道：“江鲲，在下是适逢其会，并非是什么助拳帮手，不过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真的敢血洗楚家庄的话，嘿嘿在下，以牙还牙，血洗八旗帮，鸡犬不留！”

八旗帮主江鲲，心头为之一震，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半晌才狞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陈霖随口答道：“活阎罗！”

“活阎罗？”

八旗帮主江鲲又惊怔莫名的退了一步，江湖中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但对方神奇莫测的身手，却不由得他不信，他当然想不到对方是随口乱说的，面上立现惊疑之色，看得陈霖暗暗的得意。

“活阎罗，你是替这老狗架梁，还是另有……”

“嘿嘿，专管人间不平事！”

“请令！”

暴吼声中数条人影，越众射入当场！

陈霖用眼角一扫，是六个高矮不等的老者！

八旗帮主江鲲目注这六个老者，沉声道：“各位堂主且稍安勿燥，本帮主自有定夺！”

六个老者打了一躬，恨恨的退到帮主身后，但六双眼睛却怨毒至极的直瞪着自称“活阎罗”的怪少年，一不稍瞬。

八旗帮主江鲲，半声不响的朝那几具死尸走去，他要想从尸体上致命的伤痕，判断出这“活阎罗”的来路，岂知看来看去，尸身上竟然没有半丝伤痕，只是每个死者，眉心之间，有豆大的一个鲜红血印，看来这血印就是致命之由。

以他的江湖阅历，竟然无法推断出这种杀人的手法，是属于何门何派？他苦苦的思索，忽地想起传说中的可怖人物“血魔唐中巨”，杀人时多用这种手法“飞指留痕”，但一想，不对呀！“血魔”是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决不可能活到现在，看这少年，年纪至多十八九岁，而且传说中的“血魔”，全身赤红如火……不对！但这一手“飞指留痕”又分明是“血影门”的独门手法？这就令人费解了。

陈霖见八旗帮主江鲲，面上忽阴忽晴，不知他在想什么鬼心思，不屑的道：“江鲲，你乘早别打鬼主意，识相的带人走吧！”

各堂主和八名执剑壮汉，同时怒哼出声，一副跃跃欲动之态。

八旗帮主似已思想入迷，恍如未闻，许久之后，突地语音微颤的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是否‘血影门’中人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剧震，对方竟然道出他的来路，但他本聪明绝顶的人，心念转道：“对方一定是从自己的‘飞指留痕’这一式指法之上认出来的，三百年前师父‘血魔’的名号，震撼了整座武林，他的一切自然深深的烙印在一些后辈武林人物的心上！”

当下不经意的一笑道：“不错！”

八旗帮主江鲲，面色陡变，连退三步，又道：“那令师是……”

陈霖面容一肃道：“姓唐讳中巨！”

八旗帮主江鲲，面呈死灰之色，浑身直抖，脱口惊呼道：“血魔！”

这一声“血魔”，犹如旱地焦雷，震得所有在场的八旗帮高手，一个个胆裂魂飞。

三百多年风靡了整座武林的魔尊，在三百年后的今天，居然有传人出现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，难道这魔尊还在人间？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也惊愕得目瞪口呆，心旌摇摇。

八旗帮主江鲲再度向自称为“活阎罗”的陈霖，瞥了一眼，转身向属下的数十高手一挥手，数十高手纷纷移动身形，正待离开……

陈霖忽地想起这“生死坪”无数年代以来，不知有多少高手丧生，简直成了是非之地，而且江湖不肖之徒，也借这“生死坪”施逞阴谋毒计，造成了无数惨剧，同时自己现在已是“血影门”第三代传人，这“血池”岂能再容人窥视……

心念之中，清喝一声道：“与我站住！”

声音不大，但却刺耳如割，八旗帮众，纷纷停下欲起的身形，惊悸欲死

的看着陈霖八旗帮主江鲲，更是面无人色，转回身来，战战兢兢的道：“活阎……”他本想称对方为活阎罗，但一想不妥，忙改口道：“少侠还有什么吩咐。”

陈霖目射奇光，脸带威棱，沉声道：“听着，借你等之口，传言江湖，此后这‘血池’周遭十里之内，不许人窥视涉足，否则杀无赦！”

八旗帮众以为这“血魔”的传人“活阎罗”，不肯放过彼等，吓得亡魂皆冒，现在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，又动身纷纷纵离，坪中的四具尸体，也由人界走。

八旗帮主江鲲诺诺连声的连应了几个“是！”，也自离开，刹那之间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还呆若木鸡的怔立当场，他本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来赴这生死的约会，却不望事情竟转变得这般突兀。

陈霖目送“八旗帮”的人离开后，转向“湘鄂一剑”道：“今天的事，因何而起，可否能向在下一道？”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面上顿现愤恨之色，略一沉吟之后，道：“敬谢少侠解围之德，事缘老夫这柄剑而起！”说着弯腰从地上拣起那柄长剑。

陈霖这才注意到这柄剑，如一泓秋水，可鉴毫发，剑柄之上，镶着八粒色分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、青、紫、绿的龙眼大小的珠子……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又接着道：“八旗帮在数十年前，本是江湖一大帮派，但到现在，已逐渐式微没落，在江湖中已无藉藉之名，在武林人的眼中，实不值一道，这柄剑叫‘八宝剑’，是‘八旗帮’传代之信物，江鲲本是老夫的同门师弟，前任帮主临终之时，适值老夫不在帮中，帮主遗命要老夫接掌‘八旗帮’，并派专人把这剑送到我的手中，谁知师弟江鲲竟然自行接任帮主，老夫以同门如手足，也就罢了……”

“唔，你们是师兄弟！”

“最近江鲲忽地派人要讨回‘八宝剑’，老夫以这剑是师令遗我，不肯交给他，所以才有今天这生死之约！”

陈霖想既然事情是别人师门家事，而且现在事情已是不了了之了，还追问它作什么，自己甫离“血池别府”，对江湖上的一切，茫无所知，连自己在“血池别府”之中呆了多少年都不知道，我何不问问这老儿也是好的，当下和声道：“阁下说八旗帮在江湖已不值一道，那目前江湖中又有哪些值得一道的？”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对眼前的这俊美少年，依然莫测高深，这话问得很突兀，难道他不曾在江湖中走动过？或许另有什么用意？他惊悸未除的看了陈霖一眼，慑懦的道：“目前武林中最具势力的要推二教一会，大有凌驾当今七大门派之势！”

“何谓二教一会？”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更奇了，不知对方是明知故问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，堂堂二教一会他竟然不知道，但仍忍不住回答道：“二教一会就是‘赤衣教’、‘白骨教’、‘和合会’……”

“二教一会作为如何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二教一会，耳目遍江湖，妄论二教一会者，立有杀身一祸！”

陈霖眼中奇芒立炽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二教一会在江湖中

作为，必定是凶残霸道，不言可喻了！”

“湘鄂一剑”点了点头，但心中却想道：“如果与三百多年前的‘血魔’相比，二教一会根本算不了什么一回事了，你既是这魔尊的传人，满目疮痍的武林，行将要临到末日了！”心里虽如此想，面上却不敢表露出来。

陈霖忽然转变话题道：“阁下可知道‘四毒书生’的行踪？”

“这个，听说‘四毒书生’三年前被‘白骨教’追杀，从此下落不明！”

陈霖暗地一咬牙忖道：“这事只有到白骨教一查了！如果‘四毒书生’真的被‘白骨教’杀了，那自己的大仇岂非没有着落了！”想到这里不由恨哼了一声。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被他这一哼，哼得心里发毛。

陈霖又道：“白骨教的总坛设在何处？”

“这恐怕除了教中人无能够回答！”

陈霖不由心里一窒，微带激动的道：“白骨教中人有什么特征可以辨识？”

“白骨教徒衣襟之上绣有一个白骨骷髅头，通常这白骨骷髅头只有酒杯大小，愈大则表示在教中的地位愈高！”

陈霖现在的心思，已全部贯注在如何寻找“四毒书生”的这个问题之上，母亲被迫杀的那一幕血淋淋的惨事，历历如在目前，自己也险些埋恨血池之中，思念及此，目眦欲裂，热血激荡如朝，脸上不期然的现出了煞光，又问道：“白骨教何以要追杀‘四毒书生’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老夫无法奉告！”

陈霖一抬手道：“阁下可以离开了！”

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以一支剑誉满湘鄂两省，也非等闲之辈，但当他知道眼前的这少年人是“血魔”的传人之后，早就觳觫不已，一颗心直提到喉头，巴不得早些离开这可怕的地方，闻言之下，赶紧说了一声：“少侠解围之德，老夫谨志不忘！”身形一起，疾朝坪外射去，转眼消失于无边松海之中。

陈霖目送“湘鄂一剑”身影消失之后，也跟着下了“生死坪”，到坪下松林之内的那一棵巨松之前，只见自己亲手堵封的那小树穴宛然在目。

树穴之中，埋藏着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的尸骨。

陈霖面对这株巨松，想起当年“风雷掌钟子乾”为了救自己而被“四毒书生”中的“白衫夺命剑”砍了一剑，终至毒发身死，他临死时的哀哀断肠语，又在陈霖的耳边响起：“……孩子，我是你爸爸的拜弟，你该叫我钟叔叔！……”

“孩子……你另外还负有血仇，将来你艺成之后，必须寻到

‘飘萍客李奇’，他会告诉你一切，现在，你什么也不要问……‘飘萍客李奇’五绺长髯飘洒胸前，相貌清癯，永远穿着那袭补褙过的黄葛布长衫……”

“……我希望将来你能寻到我的女儿钟小翠，照顾她母女，她该有你这么大了……”

……

言犹在耳，而钟叔叔此刻谅已早化一堆白骨！

两滴清泪，从陈霖的面上滴落，无限凄楚的喃喃祝祷道：“钟叔叔，你安息吧，霖儿照您的话去做！待霖儿寻到婶婶和小翠妹妹之后，再来重葬您

的骸骨……”

说到此，已是泣不成声！

陈霖几次要想进入树穴，看看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的遗骨，但他提不起这个勇气！

他木然的对着这株巨松出神，让时间悄悄的流走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……

突然——

一声脆生生的娇唤，起自身后：“喂！”

这一声“喂”，把陈霖从极端的哀伤境地中，唤回了神志，转头一看，只觉眼前骤然一亮，身后两丈之地，站了一个全身素白的少女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百合，清丽脱俗，几疑是白衣天士临凡，面上不由一热。

那白衣少女，乍见陈霖之面，不由轻轻的“咦！”了一声，吹弹得破的粉脸上，也不由飞上了两抹淡淡的红晕，澄如秋水的双眸，紧紧地盯在陈霖的玉面之上。

可能，她料不到对方竟然是这么一个美少年！

陈霖的脱俗英姿，在这一瞬间之间，已激起了她心湖的涟漪，她估不到世上竟然还有这样英俊的男子，而且是在这荒山绝岭之中。

所以她“喂！”了一声之后，竟然没有了下文。

陈霖也不由被这美得像一朵空谷幽兰，素洁得半尘不染的少女，震得一颗心怦怦而跳，但幼逢惨变，再加上长时期的幽居“血池别府”的他，已不知不觉的养成了一种冷傲愤世的僻性，更何况他此刻正是心怀惨痛的时候，见对方只顾注定自己，不发一言，在心里冷哼了一声，别过头去！

这少女本来就是冷若冰霜的性格，想不到眼前的人比她还更冷，她平素很自负自己的容貌，却不道这少年竟然不屑不顾，这深深的伤了她的自尊心，但在潜意识里，却又对这冷漠的少年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

忽然，她想起了此来的目的，粉面之上立时现出一种凄惶之色，冷冷地瞥了一眼陈霖的背影，心里忖道：“哼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难道我非要问你不可！”就想转身离开，但又转念道：“这冷漠少年独个儿立身在这‘生死坪’附近，决非偶然，同时除了问他而外，实在也无旁人好问！”

心念之中，不禁娇声唤道：“喂！……”

陈霖恍如未闻，连头都不会回一下。

白衣少女这下子可有些受不了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哼……”

陈霖缓缓转过身来，语冷如冰的道：“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有话要问你！”

陈霖不由在心中忖道：“好一个不讲理的姑娘，既然有话问人，还摆出这副面目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现在我就教训教训你！”但这白衣女子，确实生得太美，这种美，是一种不同凡俗的高洁的美，清心悦目的美，在互相望了几眼之后，他的心又不禁怦然而动，但表面上仍然是一副冷漠至极的神色，道：“你问吧！”白衣少女粉面一紧，像是受了委屈般的道：“你来到这血池之畔的生死坪多久了？”

陈霖不禁剑眉一扬，不知对方问这话的用意何在，当即反问道：“姑娘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别管是什么意思，你只据实回答我就是！”

“如果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呢？”

白衣少女，粉面一寒，柳眉一竖，杏眼睁得大大的，狠狠的盯了陈霖一眼，樱唇半启，好半晌才语音带嗔的道：“你非回答不可！”

陈霖顿被弄得啼笑皆非，无可奈何的道：“在下的行踪，没有告诉姑娘的必要吧？”

“我不管你的行踪去迹，我只问你到这儿多少时间了？”“难道我非要告诉你不可？”

白衣少女面上微微一红，银牙一咬道：“你非回答不可！”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这却由不得你！”

陈霖不由仰天一阵哈哈狂笑，笑声高吭入云，如九天鹤唳，清越嘹亮，引得四山回音不绝，白衣少女粉面倏寒，娇斥一声道：“你笑个什么劲？”

“姑娘说话未免太自负了！”

“哼！你以为我收拾不了你？”

“收拾，哈哈哈哈哈！在下没有闲空奉陪，对不起！”说完掉头就走，方走得四五步，眼前白影一晃，那白衣少女横拦身前，怒目而视。

白衣少女，这一发了娇嗔，似乎别有一番动人风韵，陈霖心里又不由一动，忖道：“像这种蛮横的女子，确实罕见，硬缠住一个男子胡闹，不知安的是什么心？”不由变色相问道：“姑娘这算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到底答是不答我的问话？”

陈霖正待发作，忽想对方是个女的，忍点气算了，重重的哼了一声，转身正待……

白衣少女怒斥一声：“少狂！”玉掌扬处，一股强猛劲气，呼呼有声，卷向陈霖。

陈霖可实在估不到对方竟会真的出手，不由怔得一怔，这一怔之间，掌风已告及体，忙一沉丹田真气，硬接来掌，“波！”的一声，被震得身形连晃。

白衣少女这一掌，只用了五成劲道，她并非有心要伤对方，只是气陈霖的冷傲态度而已，现在见对方居然完全不把自己放在心上，小性儿突发，动了真怒，娇喝道：“再接一掌试试！”玉腕一翻，双掌以十成劲道，猛劈而出！

陈霖一晒道：“就再接你一掌又有什么了不起！”身形不闪不避……

“轰！”然一声巨响，陈霖当堂被震退三步，一阵血翻气涌，心内忖道：“这女子好深厚的内力！”

白衣少女见陈霖硬承了自己十成功劲的一掌，竟夷然无损，芳心不由大骇，急忖道：“这少年是什么来路，竟然能承受自己十成功劲的一掌，而告无事，难怪这等狂傲！”芳心深处，微微起了一阵涟漪！

她却不知陈霖是存心不愿使她难堪，否则的话，单只那“血影神功”的反震之力，就足以使她受伤有余，另一方面，“血影神功”运起之时，全身赤红如血，陈霖为了不愿惊世骇俗，同时双方又非深仇大恨，所以他不肯施展。

白衣少女，一掌无功，可真有些下不了台，口里发出一声娇哼，玉掌交错，一抡一圈，欺身进步，奇诡无匹的连攻十掌，威势倒也不可轻视。

陈霖身形连闪连晃，轻而易举的让过凌厉的十掌，并不还手。

白衣少女，不由气上加气，奇招迭出，玉掌翻飞，一味的狠攻，斗了足有一盏茶的时间，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不曾沾上，恼羞之下，娇躯暴退三步，

“唰！”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一抖腕，剑化千重寒芒，剑花错落，罩向陈霖。

陈霖见对方竟然不可理喻至此，也动了真怒，身形如鬼魅般的一转，反欺入剑光芒影之中，右手电闪朝前一探，惊叫声中，白衣女子的长剑，已被陈霖夺在手中。

白衣女子，惊悸的退了两步，眼圈一红，大有泫然欲泣之概。

陈霖到底有些不忍，忙自说道：“姑娘苦苦要追问在下的行踪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白衣少女，狠狠地盯了陈霖一眼，扭头就走！

陈霖急声道：“姑娘你的剑！”

白衣少女恍如未闻，脚步反而加快了，陈霖破题儿第一遭和女孩子打交道，不由摇摇头叹了口气，身形一展，如飞矢般划空而起，泻落白衣女子的前头。

白衣少女只好停步，粉颊之上，已挂下了两颗晶莹的泪珠。

陈霖无可奈何的道：“姑娘有话只管问吧！”

白衣少女一阵犹豫之后，轻轻擦去泪痕，低声道：“我问阁下在这‘血池’之畔多少时间了？”

“半日”。

“可曾见生死坪上发生过什么事故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看这少女一副惶急之态，莫非与不久之前，八旗帮主师兄弟两人的事有关？”脱口道：“半日之前，有人在此决斗！”

白衣少女，花容惨变，忧惶无限的道：“是些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八旗帮帮主江鯤，率手下数十好手，与一个叫做什么‘湘鄂一剑楚文鼎’的老儿决斗……”

白衣少女情急之下，上前一把拉住陈霖的衣袖道：“结果呢？”

忽地发觉自己怎么会去拉一个陌生男子的衣袖，不由口里“唔！”了一声，粉面飞霞直红到耳根，忙不迭的缩回手，退了两步，一副尴尬至极之容。

陈霖也不禁心头一跳，但他冷漠愤世成性，依然冷若冰霜的道：“他们都走了！”

“没有交手就走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白衣少女，面上飘过一层疑云，自语般的道：“不可能呀！八旗帮主江鯤险恶成性，既然带了这多高手，约斗生死坪，证明他是存心要毁去父亲，哪里会一走了之！”

陈霖心中一动道：“原来她是‘湘鄂一剑楚文鼎’的女儿，难怪这等惶急！”

白衣少女自语了一阵之后，面现惊疑之色道：“你不会骗我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我没有骗姑娘的必要！”说完把那柄夺来的剑，递了过去，白衣少女粉面绯红的接了过去，又道：“谢谢阁下，我叫楚玲，‘湘鄂一剑’正是家父，请问阁下大名？”

陈霖不由一怔，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的话，又飘入耳鼓：“孩子，你不能随便说出你的名字身世，和一切的遭遇……”于是冷漠的道：“楚姑娘，很抱歉，在下没有名字。”

“什么，你没有名字？”

陈霖微微点了点头，冷冷的道：“楚姑娘，对不起，在下还有事待办，

再见！”说完，不待对方回话，身形电射而起，晃眼之间，消失在无边松海之中。

白衣少女楚玲，樱口一张，正待出声唤住，但一想不妥，又闭上了樱唇，黯然的望着陈霖消失的方向，下意识的自语道：“他走了！但他连名字都不肯留下！”

一阵空虚之感，蓦然袭向她的心灵深处，一颗少女芳心，第一次印上了一个异性的影子，是那樣的清晰。

她抬头仰望悠悠白云，山风飘起她雪白的衣袖，她感到有一丝寒意。

另一个意念，又浮心头：“我得先弄清楚父亲的下落！”

白影晃处，她也离开了这恐怖的“生死坪”。

由于“八旗帮”的传言，使本来就已扰攘不休的江湖，罩上了一层愁云惨雾。

整个武林，为之震动了——

三百年前，几乎使整座武林步上末日之途的魔尊“血魔唐中巨”竟然有传人出现江湖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难道这魔尊已修成了金刚不坏之身，历三百多年而不死，这太可怕了！

传说中，他的传人是一个年方八九岁的美少年，号称“活阎罗”，功力深不可测，出手尽是昔年“血魔”的独门绝技。如果“血魔”当真还在人世的话，三百年后的今日，武林中还有什么人敢和他颉颃，假使他复现江湖的话，那无异是武林的末日来临！

而且他的传人“活阎罗”郑重宣布，此后“生死坪”不得作为解决江湖恩怨是非的决斗场所，“血池”周遭十里之内，不许任何人窥视，否则杀无赦。

于是——

当今的七大门派震惊了，纷遣弟子入江湖调查传言的真伪。

一些黑白道知名之士，巨擘大憨，也为之殚殚不已！

无数的武林人物，惶然不可终日。

“血魔”——这三百年前的魔尊，到底是什么形象，谁也不知道，仅从武林故老，代代相传，是一个全身赤红如血的怪物，出手酷毒，武功深不可测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高手能在他手下走出三个照面。

传说终归是传说，然而现在传说，竟然成为事实，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事。

“八旗帮”属下的两个堂主，三个香主，在“生死坪”上，死于“血魔”传人“活阎罗”的“飞指留痕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

而且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也是当场目击者之一。

于是——

江湖中，许多人下了结论：“难怪无数年代以来，存着非份之想窥探‘血池’的高手，无一人生还，无疑的全都被毁在‘血魔’之手！”

……

陈霖出了大别山区，一路之上穿州过府，所听到的全是自己和先师“血魔”的纷纭传说，他觉得十分可笑，由于他在“生死坪”上，无意中随口说了一句“活阎罗”，经“八旗帮”的人一传，江湖中已认定了“血魔”的传人是“活阎罗”……

他无暇去理会这些，目前他唯一的目的是寻到“白骨教”总坛所在地，

追查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，好先替母亲和钟叔叔索还血仇。

据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所说，“四毒书生”在三年前，被“白骨教”派人追杀之后，即告下落不明，所以要追寻“四毒书生”的行踪或生死，只有向“白骨教”找线索。

至于自己究竟身上还负有什么大仇，只有等寻到了“飘萍客李奇”之后再说了！

他还急于要探查的，是他父亲的下落，可是他连父亲的名号都不知道……

他知道他的母亲叫做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，如果抬出母亲的头衔，江湖中肯定会有人认识他的父亲，但凛于“风雷掌钟子乾”临死敦嘱的话，他不敢透露身世，至于为什么，他一点也不知道，也许，这些谜，“飘萍客李奇”将来会告诉他。

多天以来，他一直奔行在通衢大道之上，所幸没有人认识他，而他的主要目的，却是在寻找“白骨教”中人，好追查血海仇人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。

这一天，辰巳之交，永和镇第一家大酒楼“悦来居”的酒座之上，坐了约莫七成左右的酒客，其中大多数是武林人物，酒酣耳热，全都在大谈其“血魔”以及其传人“活阎罗”出现江湖的消息。

讲的人口沫四溅，有声有色，听的人凝神倾耳，亦惊亦惶。

在靠西壁角的一个单座上，坐了一个丰神俊逸，倜傥不群的少年人，正自自个儿喝着闷酒，只见他面罩寒霜，恨透眉梢，似有什么心事，对附近邻座的酒客们的高谈阔论，一如未闻，也许，他不是武林中人，所以江湖事件不感兴趣。

突然——

楼梯“蹬！蹬！”乱响，上来十几个黑色劲装的大汉，一字儿排在梯口之处，酒座之中那些高谈阔论的人，乍见来人，纷纷缄口不语，偌大一间酒楼，顿时静得落针可闻，一个个低头啜酒，面现惊容，有的起身会钞，匆匆离去。

那壁角的美少年，似觉出楼中空气不对，缓缓抬起头来，星目向四下一扫，眼光停留在那十几个黑衣劲装的大汉身上，脸上陡露出一丝喜色。

他是谁？

他就是甫离“血池别府”，出道未久的陈霖。

陈霖一眼瞥见那十几个黑衣劲装大汉的衣襟之上，赫然绣着一个大如拳头的白骨骷髅头，不由在心里暗叫了一声：“白骨教！”

只见那十几个白骨教徒之中，为首的一个，缓步走到酒楼居中之处，环视了座中酒客一周，提高了嗓门道：“各位借光，酒楼已被我们包下了，请各位尽速离开！”

座中酒客闻言之下，一个个面现怒色，但却不敢出声，纷纷离座会钞下楼，刹那之间，走得干干净净！

陈霖仍是大而化之的举杯啜酒，俊眼掠处，只见隔着自己一副座头的位上，一个老头儿伏座而睡，鼻息正浓，桌上杯盘狼藉，壶底儿向了天，但这老儿是以袖蒙头而睡，仅看出他发乱如草，身穿灰土布长袍，面孔却看不出来！

那发话的白骨教徒，望着空空如也的酒座，得意的笑了一声，但当他转头望时，不由笑容立敛，换上了一副凶神恶煞的面目，竟然有两个人还不曾离开，一个是十八九岁的美少年，大刺刺的在饮着酒，另一个却是一个土老

头儿，鼻息如雷。

原来站在楼梯口的徒众，这时也一涌而前，把陈霖和那土老儿围在中间。

那为首的教徒，先走到那土老儿座前，伸手一拍桌子，暴喝道：“老东西，别再挺尸了，赶快滚蛋吧！”

那老者口里“唔！”了一声，把头转过另一边，又复沉睡如故，这时那教徒可有些火了，一掌便向那老儿头上拍去，口里骂道：“找死的，还给大爷……”下面的话，还没有出口，只见老者，抬头舒臂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无巧不巧，手臂正好迎上那教徒的手掌，“拍！”的一声，那教徒眦齿裂嘴，抱手而退。

陈霖一看就知道老者决非常人，否则的话，决不敢碰“白骨教”中人……

老者犹似未觉，睁开惺松睡眼，模糊不清的道：“什么人搅我老人家的好梦，呃……花钱买醉，还是不痛快……”

这时旁边的十几个“白骨教”徒，齐齐怒哼了一声，七手八脚的就向老者出手……

那老者口里一阵哇哇怪嚷道：“好哇，你们欺负我乡下老是不是……”口里嚷着，身体东倒西歪，两手乱抓，十几个人竟然连老者的衣角都不曾碰上。

陈霖看得在一旁直乐，忍俊不禁。

那老者连跌带爬的撞到陈霖身边，口里嚷道：“小子，你也是有心人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呀！”嚷着已躲到了陈霖身后。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老儿说有心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……”

那十几个白骨教徒，连眼都气直了，纷纷扑向陈霖，其中一个喝道：“小子，你倒沉得住气，大概是不想活了，竟敢老虎头上打虱！”

陈霖星目一睁，两道利电寒芒，朝那些徒众一扫，右手轻轻一挥，一阵乒乓哎哟之声，十几个白骨教徒，像风中的落叶般的被扫翻到数副座头之外。

那老者却在身后拍手道：“好哇，小子，这才像话。”

那些徒众，一个个灰头土脸爬起身来，恶狠狠的盯着这边，有几个立即下楼而去，看样子大概搬救兵去了！

陈霖别过头去，冷漠的看了老者一眼，这时才看清这老者尖脸削腮，眼蕴精芒，颌下稀疏的几根花白胡须，发似一蓬枯草，十足一副猴相，不由冷冷的道：“阁下刚才说有心人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噫，小子，你还装什么佯，你不是为了‘轩辕经’而来的吗？”陈霖方才还以为这土老头儿已看出了自己的来历，心中为之一震，现在一听，又不是那么回事，可真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讶然道：“什么轩辕经？”

“噢，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还用问！”

“小子，你冷漠得可以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要想知道，咱们到镇外僻静之处，我老头子讲给你听！”“不，我正要寻白骨教的人！”

“你要寻白骨教的人做什么，小子，我看你还是少找这麻烦吧，白骨教高手如云，声势几乎凌驾当今七大门派之上……”陈霖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在下可不管这些！”

那土老头儿，似乎别具深心，眯眼想了一想之后道：“去吧，我包你不会让白骨教的人脱了线！”

陈霖一想自己初出江湖，能多见识些也是好的，遂点头答允，双双下楼，出了“悦来居”，那几个白骨教徒方才已尝过陈霖的滋味，可不敢拦阻，眼睁睁的看着他两人离去。

陈霖跟着那土老头来，出了“悦来居”径朝镇外行去，一路之上，果然发现不少江湖人物，往来不绝，看样子都是为了那什么“轩辕经”而来！

两人一阵疾驰，来到一处僻静的处所，相对而坐，土老头儿面色一肃道：“小老儿江湖上人称‘猴叟曹贻’，哥儿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陈霖略一犹豫之后道：“目前未便相告，请原谅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小眼连眨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便算了，言归正传吧！三十年前，江湖中崛起一个新派，叫‘桐柏派’，据传

闻开派的首代掌门人‘海天孤鸿吕维瑛’在桐柏山上巧获前古秘笈‘轩辕经’，仅只练到五成，便已为武林大放异彩，遂创立‘桐柏派’，跻身八大门派之列……”

“十多年前，由他的首徒‘中原一剑陈其骧’接掌桐柏第二代掌门，谁知‘中原一剑陈其骧’在接掌之后不到三年，突然失踪江湖，‘桐柏派’所在地的桐柏山‘碧云山庄’遭受突袭，该派从此冰消瓦解，如昙花一现，‘轩辕经’也告下落不明。”

陈霖只是心不在焉的听着，因为事不关己。

如果他知道这事与他有莫大关系的话，也许事情的发展又是一番面目。

“最近‘中原一剑陈其骧’的师弟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有重振‘桐柏派’的风声传出，于是，江湖中一致认为桐柏派传派之宝

‘轩辕经’可能在他的身上，而此地正是通往桐柏山的门户，所以一些无耻败类，以至巨擘大憨，纷纷向永和镇一带集中……”

陈霖不由插口道：“他们的目的想夺取‘轩辕经’是吗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！”

“白骨教也是其中之一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白骨教主会参与吗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讶异的望了陈霖一眼，他测想不出这怪少年的来路，更不知道他与“白骨教”之间，竟有什么过节，一顿之后道：“小哥儿，我老子不愿追问你的一切，不过我告诉你‘白骨教’是目前江湖中二教一会之首，帮中高手如云，气焰不可一世，教主“白骨上人”是否会来倒是不知，不过看情形迭派高手前来，志在必得恐怕是必然的事！”

陈霖心中光是算着如何从“白骨教”中人之口，探查血海仇人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，对于什么“轩辕经”倒是不放在心中，接着又道：“这些人准备在什么地方出手。”

“桐柏山入口处的三里坪！”

“难道那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不会闻风改道或是暂息复派之议？”

“恐怕不可能了，他现在已被人紧紧盯住，而且今天下午可能就要经此入山。”

“桐柏派还有什么人物存在？”

“除了一些弟子外，第二代师兄弟中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‘风雷掌钟子

乾’，另一个是“‘飘萍客李奇’，不过这两人都行踪……”

陈霖不由心中巨震，猛可里站起身来，急道：“前辈可知道‘飘萍客李奇’目前的行踪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见陈霖激动的情状，更加摸不透他的来路，摇摇头道：“飘萍客人如断梗飘萍，行踪靡定，不过如果他知道他的二师兄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重整门户的话，可能会来也不一定！”

陈霖心中急转道：“要寻‘飘萍客李奇’这可是个大好机会，‘风雷掌钟子乾’已经为了救自己而丧生在毒剑之下，埋骨树穴，这事可能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，他临死遗言要我找‘飘萍客李奇’询问自己的另一件血仇，这真令人无法想象，我还有什么仇呢？他又说，他是父亲的拜弟，而他是桐柏派的第二代弟子之一，如此说来，今天这件事我不知则已，既然知道了，非得伸手不可，顺便向‘白骨教’中人探查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这倒是一举两得之事！但不知这土老头儿……”

不由调转话题道：“前辈是否也想问鼎……”

“猴叟曹贻”见陈霖在提到“飘萍客李奇”之时的那一份激动之情，以他的经验阅历，已多少看出些端倪，他在“悦来居”酒楼之上，已约略看出这少年功深不可测，所以才别有用心的探察陈霖的意向，希望陈霖能够对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义伸援手，虽知事不可为，但人事却不可不尽，陈霖的话才说了一半，立即接口道：“我老头儿与‘桐柏一剑’曾有一段香火情，只希望能及时阻止他陷入罗网，或是聊尽一己之力替老友卖卖老命而已……”陈霖不由暗暗点头！

“猴叟曹贻”又道：“小哥儿对这事观点如何？”

陈霖冷傲孤僻成性，不愿说出心里的意向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在下目前尚有急事待办，对这些江湖纷争……请恕在下失礼，再见了！”

说完不待对方回答，站起身形，电闪逝去！

“猴叟曹贻”望着这怪少年的绝世身法，发出一声喟叹！

且说陈霖一路飞驰，沿途但见人影闪晃不绝，都是朝一个方向去的，他也跟着朝那方向疾驰！

半个时辰之后，一脉山峰遥遥在望，他知道那就是桐柏山。

这时已不再见有人影驰行，但以他的锐利神目，可以看出在一些隐蔽的地方，潜伏了不少人，他不由也放慢了身形，缓缓而驰。

突然——数条人影，迎面电射而来，他一眼看出来人前襟之上赫然有着海碗大的一个白骨骷髅头，心里暗叫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照着数条人影，劈出一道如山劲气。

惊“噫！”声中，数条人影，疾泻落地，原来是五个老者一个中年，从他们衣襟上的白骨骷髅标志看来，显然在“白骨教”有相当的地位。

六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见这发掌阻截的竟然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俊美少年时，脸上先是一种惊讶之色，瞬即变为狞笑，其中一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陈霖语冷如冰的道：“你们都是白骨教人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如此你们回答在下一个问题。”

花白胡须的老者，见陈霖那一副冷傲得不可一世的态度，不由怒极反笑道：“小子，你问吧！”

陈霖星目奇光一现而隐，只这一瞬，看得六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不禁

的感到心里一寒，各自忖道：“这小子好精湛的内力！”面色也为之一变。

“三年前‘四毒书生’被贵教追杀，我问他们的生死行踪？”六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惊愕的退了一步，心里道：“这小子是什么来路？他来的突兀，问的突兀。”异口同声的冷笑一声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陈霖俊面一变，依然冷冰冰的道：“你们真的不知道？”花白胡须的老者，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眼中暴出凶芒，狞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想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简直是无理取闹！”“你们真的不肯说？”其余五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怒哼一声，正待……

花白胡须的老者，一扬手止住那五人，欺前两步道：“小子你叫什么名字？出身何门何派？‘四毒书生’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陈霖面笼寒霜，眉目隐现煞气，沉声道：“废话少说，快回答我的问题！”

“你小子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动土动到太岁头……”

“你们真的不肯说？”

“不说你又能怎样？”

“那你们就别想离开此地！”

“小鬼，你当真是找死！”

花白胡须的老者死字出口，一道重逾山岳的劲道，已猛然卷向陈霖，陈霖冷哼一声：“你找死！”旋身出掌，快逾电闪，惨嚎声中，那花白胡须的老者尸横就地。

陈霖一举手之间，毁了一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这种功力确属骇人听闻。

其余五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齐齐怒吼一声，身形动处，各劫出一道强猛劲风，五道骇人劲气，汇集成一股激荡排云的气流，势逾万钧，狂卷暴涌而出。

陈霖不由杀机大炽，左掌右指，以十成功劲发出……

“隆！”然巨震声中，又是两声惨嚎，地上又多了两具尸体，而这两具尸体，赔体之上，各被穿了一个血孔，显然是被一种极高的指风洞穿。

剩下的三个“白骨教”高手，亡魂皆冒，转身正待……

陈霖身形电似一旋，已转到三人面前致死之地，厉声：“你们不说就别想离开！”

三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面如死灰，冷汗涔涔而下，骇极的看着陈霖。

“你们到底说是不说，‘四毒书生’究竟生死如何？”

三人身躯一震。向后退了三步，讷讷不能出声。

陈霖志切母仇，急于要知道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，见对方的神态，愈发认定事有蹊跷，说不定“四毒书生”现在已成了白骨教中的一份。

心念之中，杀机更浓，前欺两步道：“你们既然不肯说，可别怨我手辣，打发了你们我再问别人！”

话声中，右掌一扬，就要……

“小子，你死定了！”

喝声夹一道骇人至极的劲风袭来，势道之强，无可比拟，陈霖心中不由一紧，身形电疾向右横移一丈，旋身看处，不由寒气顿冒。

第三章煞星高照

三条人影，先后泻落地面，三人都是须发皆白的狞恶老者，看样子，年纪当在六十开外，衣襟上各绣了一个普通头颅大小的白骨骷髅头，几乎占了胸襟的全幅，一望而知这三个狞恶老者在教中的地位决不会低。

三个白发老者身形立稳之后，齐把锐利如剪的目光，朝陈霖一扫，口里发出了一声冷笑，然后又朝地上的三具死尸瞥了一眼，脸上顿露杀机。

这时，另外三个几乎丧命的高手，齐朝这三个白发老者一躬身，脸上惊怖之色，还没有完全褪去。

居中的一个白发老者，声如夜枭嘶鸣般的向那原先的三个高手道：“你们各回本位！”

“遵堂主令谕！”

三条人影电闪驰离，晃眼之间，已没入右侧一片苍林之中。

陈霖嘴角擒着一丝冷笑，注定这三个白发老者，他初次出道，对自己所学，还没有十分把握，同时，因年龄所限，他的功力，较之当年的“血魔唐中巨”差了两三成，这是从他师父的遗言里忖测出来的。

那居中的白发老者，望着陈霖一阵杰杰怪笑道：“小子，报名受死！”

陈霖傲然冷哼一声道：“凭你还不配要我报名！”

三个老者，同时怒哼了一声，那居中的狞声道：“你是何人门下，竟敢公然向本教寻衅？”

“这个你也不必问，反正我不会告诉你，现在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如果不据实答复的话……”说着朝地上的三具尸体瞥了一眼，又道：“这就是你们的榜样！”

三个白发老者闻言之下，不是怒，简直是奇了，可能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于以这种口吻向他们说话，齐齐发出一阵刺耳的狂笑，那立身右侧的额上有一疤痕的白发老者，右手大拇指一翘，朝胸前一指道：“小子，你狂妄得天下少有，你知道老夫三人是何等样人吗？”

陈霖剑眉一扬，冷声道：“大不了一个白骨教徒而已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小子，你站稳了，你听说过‘雪山三尊者’否？”

那老者满以为这一报出名号，对方起码唬个骨软筋酥，岂知事实大谬不然，对方满不当回事的摇了摇头，几乎气破胸膛，倒吞了一泡口水，接下去道：“小子，老夫‘雪山三尊者’之末‘三眼尊者邓超’！”

朝中间和左边的老者一指道：“这位是‘绝命尊者胡竺生’，排行第一，那位是‘千手尊者赵辟’，排二！老夫三人现掌‘白骨教’外三堂，小子，你现在是自了还是……”

陈霖不屑的立即接口道：“不管自了他了，现在本人提出问题，希望据实答复！”

居中的“绝命尊者胡竺生”鼻息咻咻的道：“小子，你说说看？”

“三年之前‘四毒书生’被白骨教追杀，如今生死如何？”

“雪山三尊者”同时面现惊容，估不透对方的用意何在？何以会追查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？不由互望了一眼，其中的“千手尊者赵辟”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先说出来路，本堂主再答复你！”

陈霖不禁心中一紧道：“如此说来你知道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？”

“你先答本堂主的话！”

陈霖脑中电似一转，沉声道：“你别管我的来路，你且说出‘四毒书生’现在何处？”

“绝命尊者胡竺生”杰杰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与‘四毒书生’是什么关系？”

陈霖面上立时飘过一丝杀机，恨恨的哼了一声道：“什么关系阁下无须过问，你只答复我的问题就是！”

“小子，你今生再也休想得到答复了！”

声落，陡地拍出一掌，掌风之中，夹以丝丝裂肤寒气。

陈霖估不到对方会猝然出掌，掌风未至，已觉寒意逼人，有如蓦地置身冰窖之中，口鼻皆窒，身形一旋，脱出寒飏之外，飘忽迅捷，有若幽灵鬼魅。

“绝命尊者胡竺生”惊噫了一声，双掌疾收倏发，一股寒涛，又告卷出，五丈之内全被寒飏充满，使人有如置身冰天雪地之中的感觉。

陈霖心头一凛，劈出一道如山劲气！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劲气成漩，砂石激射，“绝命尊者”被震得连退两个大步，陈霖微退半步，但那寒飏触体，使他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颤。

“雪山三尊者”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这名不见经传的怪少年，竟然能接下江湖中闻名丧胆的“玄冰掌”的一击，而且还占了胜着，这简直是透着邪门。

“玄冰掌”威力所及，任你是一等一的高手，莫不当场血液冷凝而死。极少有人能接得下，所以胡竺生才得了“绝命尊者”的称号。

殊不知陈霖在“血池别府”之中，日以寒泉灵菇充饥，身浸血池，修习奇绝天下的“血影神功”，任何歹毒阴功，对于他差不多都失去了应有的效果。

“绝命尊者胡竺生”冷哼一声，怪叫道：“小子，难怪你这般目中无人，再接一掌试试！”

试字方落，双掌已猛推而出，匝地寒飏，怒卷疾涌，劲势之强，无与伦比。

陈霖面上一紧，身形半侧，挥掌疾迎！这一掌他用了十成功劲。

“波！”的一声震天巨响。接着是一声闷哼！“绝命尊者胡竺生”蹬蹬蹬一连退了五个大步，陈霖身形连晃，被对方的刺骨寒飏，窒得打了两个“噫！”

“雪山三尊者”做梦也估不到眼前这少年有这般深厚的功力，看样子单打独斗，决不是他的对手，堂堂“白骨教”外三堂的堂主，竟然对付不了一个后生小子，这事传出江湖，“雪山三尊者”的名号就得砸了，何况此际周遭隐秘之处，伺伏了不少黑白道的人物，这个脸他们无论如何也丢不起。

就在“绝命尊者”被震退之后，“千手尊者”错步欺身，狞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待本堂主来超渡你！”

说着，双掌猛抡，幻起千重掌影，怪异至极的连挥带划，无数股锐厉劲风，发出撕风怪啸，齐向陈霖罩去，有如万弩齐发。

这种功力，简直是奇诡透顶，以一人而能在同一时间，发出无数股锐利如箭的劲风，确属使人难以置信。

陈霖双掌也自一阵挥抡，场中立时响起一片劲气击撞的“波！波！”之声，震耳欲聋，就在这连珠般的“波！波！”暴响之中，陈霖身形似魅，直踏中空而进，左掌挥抡如故，右掌变指，电闪点出，指向眉心之处。

“千手尊者”虽有千手之号，但在陈霖飞指疾点之下，只觉封挡无从，避无可避，不禁亡魂皆冒，身形电闪后退，双掌舞成一面密不留缝的掌墙，护住上盘。

陈霖使的是“血影门”中的绝着“飞指留痕”，诡异厉狠冠盖武林，错非是“千手尊者”，掌上有特殊造诣，如换别的高手，准得应指而倒。

陈霖得理不让，指式不变，如影附形跟踪而进，“千手尊者”但觉使尽浑身解数，仍然无法封挡得住，顿时冷汗直流，胆裂心寒，眼看“千手尊者”难逃。

蓦然——

一股强猛绝伦的劲气，从斜里电闪劈来！

陈霖不遑伤敌，身形向右侧一飘，让过这凌厉的一击，眼光掠处，这出手袭击的，正是那额上有一块疤痕的“三眼尊者”。

“三眼尊者邓超”在一掌拍出，解了“千手尊者赵辟”之厄以后，身形暴缩三尺，须发戟立，双掌上提平胸，衣袍无风自鼓。

陈霖见对方的怪态，心中微凛，不知对方要展什么绝着，忽见对方额头上的疤痕，渐次隆起，变成一个红色小球，思念未已，只听“波！”的一声轻响，“三眼尊者”额上的小球，竟然爆炸开来，红光现处，射出一蓬细如发丝的血箭，广被五丈方圆。

陈霖一时之间手足无措，急切里一式“血影冲霄”，直线射向空中，饶他闪让得快双腿已被数股血箭射中，只觉一阵麻痒，心知这血箭必含剧毒，顿时杀机大炽，旋身落地，快逾电掣的欺向“三眼尊者”连攻三掌。

惨嚎声中，“三眼尊者”张口射出一股血箭，身形摇摇欲倒。

“绝命尊者”与“千手尊者”双双怒喝一声，电闪扑上！……

陈霖双臂疾振，向两侧圈出层层劲波，势如滔天骇浪，硬生生的把两尊者扑来的身形逼了回去。

周遭隐伏的无数高手，全被这罕闻罕见的功力惊得心旌摇摇，咋舌不已。

陈霖逼退对方之后，并未跟踪进击，声音冰寒至极的发话道：“三位到底说是不说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如何？”

“雪山三尊者”这时已并肩而立，但其中的“三眼尊者”似乎受伤不轻，身形兀自颤动不止！

这三个不可一世的人物，在江湖中谁不忌惮三分，想不到今天栽得这么惨，尤其使他们惊异的是对方已被“三眼尊者”的毒功“无眼血针”射中，竟然行所无事，难道这小子已练到了百毒不浸的地步不成？

他们当然想不到眼前的人正是目今江湖盛传的“血魔”传人“活阎罗”，因修习“血影神功”之故，已具备有克毒的本能！

陈霖因另有打算之故，所以未曾施展“血影神功”，否则的话，这“雪山三尊者”怕早已当场伏尸。

且说陈霖见对方只顾狰狞恶毒的瞪视着自己，不答自己的问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身形陡地前飘五尺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们既然不肯说，我也不勉强，先打发了你们之后，我自会找上‘白骨教’总坛，弄个水落石出！”

说着，俊目倏然射出两道骇人煞光，正待……

破空之声传处，数条人影，飞泻落地，其中之一匆匆向“雪山三尊者”道：“稟堂主，点子已在三里外现踪，正向此处而来，‘赤衣帮’‘和合会’都派有高手追蹑在后！”

接着人影又起，径朝前道射去，瞬息无踪！

“雪山三尊者”互望一眼，连门面话都顾不及交代，转身飞遁而去。

陈霖心里暗叫一声：“你们还逃得了！”身形将起，转念一想，又松了内劲，定下身形，忖道：“看样子那‘桐柏派’的新任掌门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即将到来，既然‘风雷掌钟子乾’是他的师弟，而钟叔叔又是父亲的拜弟，说不定自己与‘桐柏派’也有相当渊源，这些魔头们生心要劫夺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，这件事我可不能不管，我何不如此如此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身形一展，朝一座密林之中射去！……

桐柏山下的三里坪，看上去一片死寂，与平时并无二致，但暗中却隐伏了无边的杀机，一场血雨腥风，正在酝酿之中！……

一行十余人影，风驰而来，逐渐已进入三里坪中。

就在此刻……

四周响起一片嗖嗖的破空声，无数人影，从四外的隐秘处所，纷向坪中射落，把那十几人围在居中。

那十几个为首的一个，双手一举，全部停下身来，这时可以看清，那为首的一个年在四十开外，修伟威棱，双目开合之间，精光隐隐，腰系一柄长剑，后随的十几人，都是四十以上的年纪，一个个面现悲愤之容，环扫着四围的人。

那为首的修伟剑客，目露威棱，朝四下扫了一眼之后，朗声道：“在下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不知各位有什么指教！”

四围的人群中，立时响起了一片嗡嗡之声，紧接着东首的人群之中，走出三个身穿火云长衫的老者，到场中央站定，其中一个道：“西门俊，今天的事，不说你也明白，老夫等三人奉敝教主之命，专程而来，别无他意，向阁下借观一下‘轩辕经’，阁下如能赏脸的话，可免伤和气！”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哈哈一笑道：“轩辕经乃本派传派之宝，慢说不在身边，即使在身边，我西门俊拼却肝脑涂地。也要予以保全，三位此言，未免有悖武林道义！”

“嘿嘿，掌门人，你保有了‘轩辕经’这么多年，谅来必有惊人造诣，江湖中达者为王，咱们不必徒费神色，手底下见真章吧！”

忽然……

嘿嘿冷笑声中，涌出八个玄裳老者，朝来人桀桀一笑道：“东海八魔，难道也想分一杯羹？”

八个玄裳老者之一冷哼了一声道：“阁下刚才曾说过江湖中讲究达者为王，难道只许你们赤衣教伸手，别人就不能问津？”

“依阁下之见？”

“秘笈只有一本，说不得只好一较高下了！”

三个着火云红衫的“赤衣教”老者，身形侧转，面对“东海八魔”，反而把“桐柏一剑”等十几人冷在一边。

场中空气骤呈紧张，双方都现出剑拔弩张之势，看样子拚斗在所难免。

这时，西面的人群突然裂开一道门，徐徐走出八个年轻男女，一男一女，分成四对，联肩走向场中，每人背上背了一柄长剑。

场中互峙的两方，不禁面色又是一变。

四对男女走到距场中人约三丈之处，停下身来，排成一字式，那先头的年在二十上下的剑客，俊目遍扫场中各人一眼之后，冷冷的道：“和合会八

大弟子敬陪末座，彼此！彼此！”

“东海八魔”之一道：“贵会也想问鼎‘轩辕经’，怎的派你们几个男女娃儿来！”

八个年轻男女面上顿现怒容，当先的那剑客道：“江湖无老小，功力分高低！”

一言方落，南边的人群中，又走出三个襟绣白骨骷髅的白发老者，众人面上为之一变，火云红衫的老者之一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妙极，白骨教外三堂堂主‘雪山三尊者’也来凑兴，今天桐柏山下的三里坪，可以称得上是群英大会了！”

三尊之首的“绝命尊者胡竺生”嘿嘿一阵干笑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老夫等只是奉命行事而已，不过！嘿嘿！为了避免贵我两教互伤和气起见，我看三位还是抽身为妙！”

“赤衣教”三老者面上登时变色，其中之一道：“胡堂主这话甚合老夫的心意，我三人也是奉命行事，贵我两教平素唇齿相依，当然不愿为这区区‘轩辕经’而成火水之势，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话一顿，以目向“和合会”八大弟子和“东海八魔”看了一眼，语含深意的又道：“即使本教拱手让贤，恐怕三位也未必能够平安得手？”

“绝命尊者”傲然一笑道：“只要贵教答应不伸手，至于其他的……我看倒毋劳挂齿，本教自信还应付得了！”说完眼光向在场的各教派的高手一扫，一副我独尊之态。

首先，“和合会”的八大剑手，齐齐在鼻孔内冷嗤了一声。

接着，“东海八魔”仰天一阵哈哈，其中之一愤然道：“阁下未免太过目中无人，我八兄弟不是几句大话就可以唬退的！”

“千手尊者”冷冷的接口道：“你东海八魔别太不自量力，凭你们那两手还是识趣一点的好！”

“东海八魔”气得须眉俱竖，齐齐怒哼了一声，围向“雪山三尊者”。

“赤衣教”三老者和“和合会”八大剑手，分朝两侧闪开，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，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他们正好蓄锐而待，冀收渔人之利。

杀气顿时迷漫全场……

一旁的“桐柏派”十几个高手，心里可大不是滋味，虽说“桐柏派”十多年前，遭逢变故，而自八大门派之中除名，但总还是一个门派，现在竟然被一些江湖帮教，当作了俎上之肉，一个个目眦欲裂，悲愤填膺。

场中，除了“东海八魔”势力上比较孤单外，其余“白骨教”“赤衣教”“和合会”都是当今江湖中最大的帮派，势力几乎凌驾七大门派之上，如果互相硬拚的话，鹿死谁手，很难逆料。

至于暗中还潜伏了多少魔头，更在未定之天。

四围，各帮派的高手，都在密切的注视着情势的发展。

“东海八魔”站定方位之后，其中四魔攻向“绝命尊者”另外四魔，分别以二对一攻向“三眼尊者”和“千手尊者”。

刹那之间，人影闪晃，掌风呼轰如雷，劲气四溢，激荡成涡。

“赤衣教”三个着火云红衫的老者，互使一个眼色，同时扑向“桐柏一剑”等人。

“和合会”的四对男女剑手，齐齐吆喝一声，身形电闪前飘，一字式排在“桐柏派”诸人之前，寒芒动处，八只剑挥舞起一片光墙，把“赤衣教”

的三老者硬给挡了回去，一场混战，终于揭开了序幕。

那边“东海八魔”已有三魔分别伤在“雪山三尊者”的手下，其余五魔，忘命狠攻，战况极为惨烈，但明眼人一看，就知“雪山三尊者”功高一筹。

这边“和合会”的八个男女剑手，对敌“赤衣教”的三个老者，秋色平分，看起来一时之间，很难分得出高下。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衡量目前态势，如果他率众突围的话，必然会引起群魔联手合击，所以只有待对方分出高下之后，再定行止。

半盏热茶的时间过后，“东海八魔”之中，又有两魔伤在“雪山三尊者”之手，余下的三魔，见大势已去，互相招呼一声，暴退出圈外，“雪山三尊者”目的是在“轩辕经”，对方既退身，也停手不攻，三魔扶起伤者，匆匆的交了几句场面话，在“雪山三尊者”的冷笑声中，狼狈退出场外而去。

“和合会”八剑手和“赤衣教”三老者，兀自狂斗不休！……

“雪山三尊者”目送“东海八魔”的身影在场中消失之后，齐齐转身，向“桐柏一剑”等人身前缓缓欺去！

“锵啷！”连声，“桐柏派”诸人长剑齐齐出鞘，蓄势而待！……

与“桐柏派”掌门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并肩而立的，是一个发如乱草，尖脸削腮的猴相老者。

“雪山三尊者”欺到诸人面前一丈之外，停住身形，“绝命尊者胡竺生”目注那猴相老者，阴恻恻的一阵怪笑道：“猴叟曹贻，你也想来淌这场浑水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两只精光灼灼的眸子一眨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我老猢猻命只一条，为了急友之难，只好豁出去了！”

“绝命尊者”不屑的道：“姓曹的，你如执意如此，那也是无法的事，不过我提醒你，你这样牺牲了未免不值，阁下最好三思而行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面色一整，大义凛然的道：“值与不值不劳三位挂齿！”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沉声喝道：“雪山三尊，不必假惺惺了，出手吧！”

蓦然——

一阵刺耳的冷笑传处，一条人影，鬼魅般的飘落场中：

惊叫之声。响成一片，场中各人转目望处，不由亡魂皆冒，骨软筋酥……

这飘落的人影，赫然是一个周身赤红如血的怪物，连毛发眼神，都是血红之色。

“血魔！”

有人失魂落魄的狂叫出声！

这传说中的魔尊出现了，不知他何以会在此地现身，难道这如神话一般的人物，也想染指“轩辕经”？如果是的话，场内场外数以百计的高手，只好眼睁睁的看着，谁敢出手和这传说中不可一世的魔尊一争长短呢？

场中，“雪山三尊者”等十几个各帮派的顶尖高手，一个个如被钉在地上，寸步难移，眼中射出骇极的光芒。

三百多年前的魔尊，竟然会突然出现在桐柏山下，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！

传说中，这恐怖怪物，杀人如麻，三百多年前，合十三门派之力，再加上近千的高手，围攻这魔尊在“血池”畔的“生死坪”上，激斗三昼夜，“生死坪”上尸山血海，而他仅只受伤而退，其功力可以想见，三百年后的今日，他的功力更加不可想象！

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能活到现在吗？

这是场中每一个高手心中的疑问，但谁敢出手试探，开口相询，宁可信其有，不敢测其无！

“桐柏派”众高手，更是心碎胆裂，惊魂出窍，如果“血魔”是为了“轩辕经”而来的话，他们连一拚的机会都没有。

场中顿时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都可以听得到！

恐怖的气氛，笼罩着整个三里坪，似乎每一个人都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

“血魔”眼射骇人血芒，向所有的人打量了一眼，这一眼使被看的人不禁的打了一个哆嗦，一个个脸现死灰之色。

传说中，“血魔”武功深如瀚海，心狠手辣，杀人于举手投足之间，任你一等高的高手！无法当其一击，如果今天，他大开杀戒的话，场中的人恐怕无一幸免。

所有的高手，一个个如待决之囚，等候着最后的宣判，是生或是死！

现在，“轩辕经”的诱惑，还不如死亡的恐怖来得厉害。

“血魔”，在环视了现场一周之后，开了口，声音冰寒得像是发自玄冰地狱，使人听了，不期然的浑身战栗：

“像你们这等强取豪夺的武林败类，杀了并不为过……”

话说至此一顿，所有的各帮派高手，一个个亡魂出窍，又听他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本人仰体上天好生之德，放过这头一遭，通通与我滚！”

此语一出，众高手如逢大赦，一条命大概是保住了！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边的惊诧，这传说中的魔尊，竟然说出仰体上天好生之德的话，大大出乎众高手想象之外！

他的用意何在？

难道三百多年的潜修，已化尽了他的杀心？

他何以要替“桐柏派”解围？

但，怀疑是怀疑，各人纷纷移动身形，准备退去，万一这魔尊改变了心意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桐柏派”众高手，几疑置身梦中，决估不到这魔尊竟然会替他们撑腰解围，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，对方的用意目的何在？如果他待所有的人散尽之后再出手……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战战兢兢的上前几步，恭施一礼道：“晚辈桐柏派后人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，打算重整门派，不料因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之事而引起武林人物觊觎，意存劫夺，若非老前辈援手，桐柏一派，可能因此而斩，此恩此德，敝派当垂为门训，永传不忘！”

“血魔”冷冰冰的道：“轩辕经确实在你身上？”

这话问得桐柏派十几个高手心头巨震，心想：“完了，对方的目的原来在此！”

桐柏一剑西门俊面色一变之后，恭声道：“轩辕经已随晚辈的师兄陈其骧同时失踪！”

“陈其骧是……”

“他就是本派的第二代掌门，失踪于十五年前！”

“血魔”略一沉吟之后，道：“可能的话，我替你们寻回‘轩辕经’！”

这句话更出人意料之外，桐柏派诸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事情发展奇突的简直不像是事实，然而，事实俱在，却不由使人不得不信。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再次为礼，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道：“晚辈谨谢老前辈成全之德！”

“掌门人不必多礼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这时忙抢步上前，深施一礼道：“晚辈江湖人称

‘猴叟曹贻’敬谒老前辈！”

“血魔”两道红似火焰的眼神，朝猴叟一扫，道：“嗯，你能急友之难，诚属可嘉！”

此际，四周的高手已退去了大半，但他们退得非常缓慢，好奇心使他们忘了凶险，要想一看最后的结果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数十丈外的苍林中，突然传来一阵撕风裂云的刺耳怪笑，一个如狼嚎般的声音道：“你是谁，竟然敢冒充血魔！哈哈哈哈哈，三百多年前的‘血魔’，怕不早化骨灰，还能活到现在？”

“血魔”身躯，似乎微微一震！

这突如其来之变，使那些离去的各帮派高手，纷纷驻足以观发展，这句话深深地打入每一个人的心坎！对呀！人终究是人，哪有能活三百多岁的道理！

“桐柏派”诸人，顿感手足无措，面面相觑，骇异不已。

“血魔”缓缓转过身形，面对那怪声所发的苍林，寒嗖嗖的道：“什么人？给我出来！”

随着话声，只见苍林之中，两条人影，冲天而起，盘空三折，两个起落，如流星划空般落场中，停身在距“血魔”三丈之外的地方。

只见现身的两人，竟然是一般无二，一模一样的一双怪人。身长在八尺开外，枯瘦如柴，长发纷披及腰，露出一张青乌色的皮包骨的瘦脸，眼小如豆，闪烁着骇人至极的青芒，一式的既宽且大的黑色布袍，单只这副半人半鬼的形象，就足以使人丧胆亡魂、遑论其余。

“芒砣二鬼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脱口呼出这两个怪人的名号。

“芒砣二鬼”转着四只青光闪闪的眸子，打量了“血魔”半晌之后，突然狼嚎鬼哭般的一阵怪笑，笑声足足持续了半盏茶的工夫，才告停了下来，其中之一道：“你敢冒充血魔？”

“血魔”仰天一笑道：“芒砣二鬼，你俩是来找死的吗？”

另一鬼声如破竹也似的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“血魔”仰首望天，不予置答。

那些本已离去的各帮派高手，这时又纷纷像潮水般涌回，但却停在五丈之外！不敢再向前逼近！

“桐柏派”诸人，赧赧不已，他们深知这“芒砣二鬼”凶残阴狠成性，在江湖中予取予求，并喜欢生啖人心，活饮人血，功力较之“雪山三尊者”更高，二鬼向例是同进同退，出手必双。

“血魔”是真是假，谁也不能论断，因为他是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有关他的一切，仅是武林故老代代相传而来，谁也不曾亲眼见过，但依情理而论，“芒砣二鬼”的揣测，十分有理，人，终究是人，没有能活到三百多岁的道理。

但眼前的人又是谁呢？

当今武林中从未听说有人练成这种周身赤红如血的怪武功！

而且，这传说的来源是起因于“八旗帮”的二堂主三香主在“生死坪”上，被“血魔”的传人“活阎罗”以独门手法“飞指留痕”所杀而告传遍江湖。

如果说“血魔”已不在人间，这当前的“血魔”是假的，那无数年代以来，所有身入“血池”的人，无一生还，这又作何解释？而且传言中他的传人未满二十？

于是一一

三里坪上的高手们，怀着疑惧参半的心理，在等待事实的发展，反正不论后果如何，已有“芒砒二鬼”出头，与旁人无忧。

“芒砒二鬼”见对方的态度，顿时感到莫测高深起来，对于自己的推断，已有些儿动摇，万一对方是真的“血魔”的话，他俩立时就得做真的鬼了！

“血魔”凝注了“芒砒二鬼”半刻之后，冷冰冰的道：“你俩是自了还是要我动手？”

语气的狂傲冷森，使得所有的高手由背脊骨冒出寒气！

“芒砒二鬼”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三步，心里忖道：“如果对方真是三百多年前的‘血魔’重临江湖的话，想逃也逃不了，如果自己的推测正确的话，又何惧之有！”

在死亡的威胁之下，二鬼存心以生命作孤注一掷，真假当可立判。

“芒砒二鬼”之一强捺心神，硬起头皮道：“如果你真的是三百多年前的血……唐中巨老前辈，我兄弟俩决不敢有劳出手，立即自决当场，可惜……”

“血魔”依然冷冷的接口道：“可惜怎样？”

“芒砒二鬼”天生的一对恶物，心意相通，互望一眼之后，齐声答道：“可惜你不是！”

是字方落，双双以毕生修为内力，电疾攻出一掌，势若骇电奔雷，劲道万钧。

“血魔”怒哼了一声，也是双掌齐扬，猛推而出……

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声中，双方各退了一步。

“芒砒二鬼”鬼号般的狂叫道：“你不是血魔，决不是！”

所有在场的高手，心神一震之后，立时起了一阵骚动，这一对掌，证明了当前的“血魔”决不是三百多年前的“血魔”，否则的话，“芒砒二鬼”岂能挡得下他的一击，于是，恐怖的心理大减，不约而同的向场中逼近了一丈。

“桐柏一剑”等人，心中的感受，可非笔墨所能形容，想不到事态的转变，如此诡谲玄奇。这“血魔”竟然是冒牌货。

但他是谁呢？

他何以练有这种传说中的“血影神功”呢？

即使是假的，但他能接得下“芒砒二鬼”全力的一击，这种功力也够相当骇人的了，放眼当今武林，能接得下二鬼搏命般一击的，可说少之又少。

“芒砒二鬼”胆气顿豪，先把两只豆大的眼睛，朝“桐柏一剑”等人一扫，然后再转向“血魔”，阴恻恻的一笑之后，身形电闪一分，一左一右，又告全力攻出。

“血魔”左右开弓，“波！波！”两声巨震，双方又互换了一掌，依然

旗鼓相当。

各帮派的高手们,贪婪之心又告复活,他们又想到了稀世瑰宝“轩辕经”,他们希望这身份不明的“血魔”和“芒砒二鬼”鹬蚌相争,而伺机收渔人之利。

“芒砒二鬼”乍退又进,鬼爪如幻,分进合击,似有意要在数合之内,击倒对方。

“血魔”身影有如幽灵,在“芒砒二鬼”凌厉的攻招之下,暴退五尺,只见他眼中的血芒,陡然炽盛起来,周身散发蒙蒙血影。

“芒砒二鬼”见状,不由心中巨震,身形一闪,又朝……

突然——

冷笑声中,“血魔”双掌一圈一划,一道红光闪闪的掌风,应掌而发。

一声惨绝人寰的厉啸起处,二鬼之一,首当其冲,被震飞两丈之外,“砰!”的一声,尘沙扬处,声息顿杳,看来已名登鬼录。

看得所有在场的高手,胆颤心寒,有人惊叫出声:“这是血影神功!”

另一鬼,见骨肉惨死,悲啸一声,忘命的猛扑而上。

又是一道红光闪烁,那一鬼被震得身形一连几个翻滚,张口狂喷血箭,一声夺人魂魄的厉啸声中,那一鬼居然翻身再起,右手上扬,五指箕张……

枯瘦黛黑如鸟爪的手掌,骤然涨大数倍,五指粗逾酒杯,黑底透亮,一步一步,向“血魔”身前移去,狞恶之态,有如横死冤鬼,令人不寒而栗。

众高手群中,又是几声惊叫。

“魔指追魂,他要与对方同归于……”

“血魔”身形微微一震,红光闪处,“血影神功”又告出手……同一时间,“芒砒二鬼”之一,狂啸一声,右手五指,竟告离掌飞出,夹着一蓬血雨,穿过血影劲风,疾射向“血魔”,快比电掣。“血魔”睹状,掌式不变,身形向侧急扭……

一声震彻全场的惨号,夹着一声闷哼!

只见“芒砒二鬼”中的一鬼,横尸在另一鬼的身侧,而“血魔”的身形,则呈摇摇倒之势,显而易见,他已在“魔指追魂”之下受了伤。

二鬼已死,“血魔”受伤,时机可谓千载一时!

“雪山三尊者”首先纵落场中,径奔“桐柏派”诸人,紧接着“赤衣教”“和合会”……人影如飞蝗,纷纷围了上来!“桐柏派”十几个高手,背背相对,连成一个面向外的剑阵,奋力抵敌。

一声阴森冰寒的笑声起处,只见一条红影,穿入人群之中刹那之间,只见:

尸体横飞,
红光闪烁,
血雨狂喷,
惨叫声,
闷哼声,
金刃破风声,
喝斥声,

……交织成一首凄绝人寰的交响乐章,三里坪上,杀气弥天,血腥扑鼻,地狱惨魂般的画面,层层叠出,惨不忍睹。

人,不断的减少!

尸体，不断的增加！

然而，那些未死的，依然猛扑不休，他们在贪欲的支配下，忘了死，忘了一切！

杀劫，如火如荼的展开！

那边“桐柏派”的剑圈，已被击溃，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和义薄云天的“猴叟曹贻”，浴血奋战，各敌住一个“雪山尊者”，其余的桐柏弟子，悲死即伤，情势危殆非凡，如果再持续半盏茶的时间，“桐柏派”诸人，可能无一幸免。

战况愈演愈烈，那些功力较差的，早已横尸当场，剩下来的，都具有不俗的身手，“血魔”每一出手之间，必有至少两人丧命，但，人数太多，此仆彼起。

“血魔”似乎对于“桐柏派”诸人，非常关怀，频频窥视，他知道如果自己再不施展绝招，“桐柏派”连新任掌门人在内，就得全部横尸当场。

心念之中，沉声喝道：“要命的都给我退出场去！”

但，没有一个人应声退出！

“血魔”自顾自的苦笑一声，左掌“血影神功”，右手“飞指留痕”，两种神功，同时施展，专拣人多的地方出手！有如滚汤泼雪，当者披靡。

这一来，情势大变，那些幸得不死的高手，已经觉悟到再斗下去，无异找死，于是纷纷撤身场外！“雪山三尊者”猛攻数招，迫退“和合会”八大弟子之中仅余的五人，疾扑向“桐柏派”的五个尚在力拚“赤衣教”三老者的高手！

眼看“桐柏一剑”等人决无法在“雪山三尊者”的手下走过三招……

“血魔”飞掠而前，疾扑功力最高的“雪山三魔”！“绝命尊者”首当其冲，惨嚎半声，仆地不起，紧接着“三眼尊者”被“飞指

留痕”点中眉心，闷哼一声，横尸就地，这一来，“桐柏一剑”等人，压力顿减，情势立刻好转。

“千手尊者”见其余两尊者已告毙命，不由惊魂出窍，正待飞身……

红影闪处，一股万钧劲道，压体而来，急切里，就势斜飘八尺，身形未稳，眼前红影又现，连意念都来不及转，只感胁下微麻，劲道全消，“噗通！”栽倒。

“赤衣教”三个火云红衫老者与“和合会”的五弟子，偷眼瞥扫场中，入目一片尸山血海，人已走得一个不剩，“血魔”赤红的身影，已告逼进前来，不禁魂散魄飞，闪电般飞身疾遁！

暴风雨终止了，三里坪中，尸山血海，为武林近百年来，罕见的血劫。

“血魔！”是真是假，仍然是一个谜，但有一点可以认定，照武林相传下来的故事推断，这血魔决不是三百年前的“血魔”，因为功力悬殊了二三成，话虽如此，已足够使整座武林为之震动了。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和“猴叟曹贻”双双向“血魔”重申谢忱！

“血魔”似乎也受了点伤，扫了两人一眼之后，沉声道：“愿不久的将来，‘桐柏派’再度跻身八大门派之林，那‘轩辕经’我将尽力为你们寻回！再见！”

说完，疾行两步，一把抄起被制住穴道的白骨教外三堂堂主之一的“千手尊者”，电闪而去，转眼之间，消失在山岚雾影之中。

晚风夕阳之下，“桐柏一剑”等人，埋死救伤之后，径奔桐柏山“碧云

山庄”而去。

这一场夺宝之役，生还者寥寥无几！

江湖中又是一阵风风雨雨，传说纷坛：“血魔”真的出现了，但真为莫辨，功力之高，骇人听闻！

连毁“雪山三尊者”“芒碭二鬼”等不可一世的高手……

武林，又面临一次血的恐怖！

且说“血魔”夹起被制的“千手尊者”径朝山深林密之处驰去

“千手尊者”穴道被制，苦于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但眼可看得分明，他奇怪“血魔”何以要挟持自己，难道这魔尊另有什么企图不成！

眨眼工夫，来到一处隐蔽之所，“千手尊者”被解，但只觉浑身劲力全失，试一提气，眼前一黑，几乎晕死，原来“血魔”已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废了他的武功。

奇事又发生了，只见“血魔”身上的血芒渐消，转眼之间，回复为一个俊美已极的少年，原来正是向自己师兄弟三人追问“四毒书生”下落的那少年，不禁张口结舌，呐呐了半天，才吐出几个字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为什么要冒充血……”

“哈哈，冒充，货真价实，如假包换，何谓冒充，现在你总可以说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了吧！”

“嘿嘿，小子，大不了一死而已，本尊者就是不说，你待如何？”

“这可由不得你！”

“千手尊者”目蕴无比怨毒之色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告诉你也无妨，反正……我叫活阎罗，‘血影门’第三代掌门，明白了吧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就是那……活阎罗……”

“嘿嘿，不错！活阎罗……血魔……二而一，一而二，就是在下，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！”

“不说！”

“好极！”陈霖口里说了一声好极，右手中指，虚空向“千手尊者”的身躯一点，“千手尊者”不由杀猪似的惨叫起来，冷汗涔涔而下，只觉全身如虫行蚁咬，五腑皆裂，痛得在地上翻滚不休！“你说是不是说？”

“不……说……”

陈霖的手指，又是虚空两点，“千手尊者”惨号更烈，频频以头碰地，双手把地上抓成了两个深坑，力竭声嘶的道：“我……说“说！”

“四毒……书生……并没有……死，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何处？”

“在……在……”忽然他瞥见一尺之外，有一小根突出地面的石笋，一咬牙，翻过身去，把自己的太阳穴对正那石笋撞去，“扑！”的一声，红光进现，不可一世的“雪山三尊者”之一“千手尊者”，就这样结束了生命。

陈霖待到发觉，阻止已是不及，不禁恨得牙痒痒的！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不说，还有旁人会说，我誓必得到这个答案不可！”“哟！什么答案？”

语如黄莺出谷，珠落玉盘，悦耳清脆之极！

陈霖一怔神之后，冷喝一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何必这样凶霸霸的！”

话声中，一阵香风飘处，面前已立定了一个美艳如仙身着玄色劲装的少女，只见她生得琼鼻瑶口，眉黛春山，杏眼桃腮，口角上方，两道浅梨涡，望着陈霖嫣然一笑，这一笑有若百花齐放，春到人间，看得陈霖心头一荡。

“这白发老儿是你杀的，嘿！白骨教的堂主！”

陈霖心头又是一震，把眼转向别处，冰冷至极的答道：“是我杀的又怎样？”

“你功力还不错嘛，你真的是‘血魔’的传人‘活阎罗’？”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看样子这少女必定隐在一侧很久了，所以自己方才说的话，全给对方听了去，自己被人隐身在侧，还浑然不觉，这跟头栽得不小！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咦，你真是狂得天下少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！”

那少女口中说话，娇躯又向前移了数步，双方相距不到五尺，扑鼻异香，薰得陈霖心如鹿撞，只好转过头来，后退了两步，他这才又看清，这少女美则美矣，只见眉目之间，隐含荡意！

陈霖孤僻冷傲成性，面上依然一片冷漠之色！

那少女了无羞态笑盈盈的又道：“嗯！活阎罗，这名字太可怕了，当然这不是你的名字，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啊！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叫柯如瑛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这名字好熟，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听过，不由脱口喃喃的念道：“柯如瑛，如瑛！柯……”

“对了，柯如瑛，那你的名字呢？”

陈霖冷冷的瞥了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我没有名字！”

“嘻嘻！猪有名狗有姓，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名字，你不肯说罢了！”

陈霖冷哼了一声，扭头就走！

香风飘处，那身着玄色劲装的少女柯如瑛俏生生的横拦身前，樱口微张，露出一排编贝也似的玉齿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，朝陈霖上下打量，满面春风的道：“你既然不愿说出名字，我也不希罕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你师父来的？”

“我师父？”

“嗯！三里坪中造成浩劫的‘血魔’你不是他的传人吗？”

陈霖心放宽了一半，原来这少女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对“千手尊者”说的话全听了去，下意识的点头，算是答复，那少女又道：“你还在追问什么……什么……哦！‘四毒书生’，对吗？”

陈霖俊面倏寒，没好气的道：“这关你什么事？”

柯如瑛脸上可有些挂不住了，三番两次的被这“活阎罗”奚落，粉脸一变道：“我高兴问，怎么样？”

“可是在下不高兴回答你！”

“不高兴也得高兴！”

陈霖不由啼笑皆非，世上竟然有这样刁蛮的女子，他不禁想起那在“生死”外，所遇的白衣少女楚玲，有如幽谷百合，给人的印象是淡雅高洁，而眼前的柯如瑛，却是刁蛮任性，两相比较，恰好成强烈的对照。当下愤然道：“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礼尚往来，我连我的名字都告诉你了，而你却未回答我半句问话！”

“在下没有要求你说出名字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“不管，你非得回答我！”

陈霖气得鼻孔里直冒热气，怒哼一声道：“无理取闹，我可没工夫和你歪缠，一个大姑娘家……哼……真是不知羞……”说完又待举步……

这几句话，可着实伤了她的自尊心，登时粉面罩霜，眉目带煞，娇斥道：“活阎罗，慢走！你在骂谁？”

“骂你！”

“好哇，别人怕你，姑娘我可不在乎，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，免得你以后再如此目中无人！”口虽如此说，可是她并不动手，从她的眼里，可以看出她的目的是什么！

她第一眼看见陈霖，一颗处女芳心，便已怦然而动，但她却想不到对方一表人材，俊美飘逸，竟然冷硬如铁石，愈是如此，愈使她芳心相向。

她不顾少女的矜持，换来的却是冷眼！

陈霖怒极反笑道：“凭你也想教训人？”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不是不相信，而是你不配！”

柯如瑛自己何尝不知道她岂是“活阎罗”的对手，她之所以如此做作，只是一个字在作祟而已，这个字便是“情”，她对他已一见生情，现在被对方这么一扣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玉齿一紧，出手就是三掌。

陈霖不屑的冷哼了一声，右掌斜斜划出，把对方的掌式硬封了回去。

柯如瑛小性突发，娇躯一扭，玉掌翻飞，凌厉奇诡的一连攻出了九掌之多，名虽九掌，快捷的有如同时攻出，指向周身要害大穴。

陈霖心中不由一凛，别看小女子功力竟然不亚于已死的“千手尊者”，身形连连闪晃，才堪堪避过这一轮快攻，不禁动了真怒，大声道：“姑娘若再相逼，在下可要出手了！”

柯如瑛毫不为意的道：“姑娘我不在乎！”说着，又是一轮疾攻。

陈霖一面躲闪一面忖道：“若不给她点厉害尝尝，恐怕不知要缠到什么时候！”心念动处，身形捷若电闪，诡如鬼魅般的欺向对方……

柯如瑛只感眼前一花，对方右手中指距自己的眉心不及一寸，避无可避，闪无可闪，不由芳容惨变，暗道一声：“完了，飞指留痕！”双眼一闭……

但奇怪的是久久并无动静，眼睛眯开一条细缝，偷偷看时，只见对方的手指，仍然没有移开，距自己眉心仅一寸之差，那俊美至极的面庞下，现出一种奇异的色彩。

女孩子心思最细，同时在某一方面，较之同年龄的男子更显得敏感，口里唔了一声道：“你点呀！”整个娇躯向前一送……

双方相隔咫尺，陈霖估不到对方会来这一手，一时手足无措，软玉温香，抱了个满怀，如兰似麝的处女幽香，冲鼻而入，不由心里一阵荡漾，夹脖子通红起来，急忙里，双手向外一推，无巧不巧的触着两团软绵绵的东西，全身有如触电，倒退不迭。

而她也在他这一推之下，直跌出一丈开外，仆地不起。

陈霖怔怔的望着她的娇躯，不知如何办才好！

久久毫无动静！

陈霖心里暗道：“这可是你自作自受，谅来决无妨碍，你就多躺一会吧！”冷冷眼神，再度瞥了一眼柯如瑛的娇躯，转身便

走！

方走得数步，只听一声娇斥道：“狂徒，你与我站住！”

陈霖不由一愕，止住脚步，微风动处，柯如瑛脸上红晕未消，但眼中却透出骇人煞光，横挡在身前，一副娇躯，激动得如花枝乱颤。

陈霖语冷如冰的道：“姑娘唤住在下，还有什么要说？”

柯如瑛脸上顿时浮现一抹幽怒之色，瞬间又化为激愤之容，樱唇咬紧道：“我要杀你！”陈霖惊愣的退了一步，继之哈哈一笑，冷漠依旧的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欺负我！”

“我欺负你？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柯如瑛秀目一红，眼角登时蕴了两滴泪珠，陈霖的冷漠，确实伤了她的芳心，这真是所谓的“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送花落”了！

她恨陈霖太过冷漠无情，在推倒了自己之后，连理都不理，径自走开，这对一个情有独钟的人来说，这刺激够大够深。

世界上凡是渴欲得到而不能得到的东西，往往把它想得更完美，渴望的心也就更切，柯如瑛目前正是这种情形。

陈霖心里对这痴得可以的姑娘，未始不动心，人是感情的动物，决不可能冷漠到这种地步，何况食色性也，即使是圣贤，又有几人能跳出情感的圈子，一来陈霖幼遭惨变，独处“血池别府”直到成年，养成他愤世孤僻的习性，即使心有所感，面上亦不轻易流露出来，二来初见面之际，对方眉目之间的荡意，使陈霖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，而且对方的举止，似乎也嫌轻佻，所以他对她可以说是不敢承教！

“姑娘要杀在下，就请动手，否则在下要失陪了！”

柯如瑛眼角的两滴泪珠，终于滚了下来！恨恨的道：“活阎罗，目前我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总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你！”

这话说得陈霖为之心头一寒……好半晌才吐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既然立意如此，在下在江湖中随时候教！”

柯如瑛粉面之上，一片惨然之色，如果不是她好胜心强，不愿在陈霖面前示弱，她真想大哭一场，以发泄心中的哀怨。

蓦然——

不远之处传来一阵女人的呼唤：“小姐！小姐！……”声音由小及大，由远而近。

柯如瑛粉面又是一变，一双秀目，朝陈霖狠狠的瞪了两眼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活阎罗，记住，有一天我必杀你！”

说完，娇躯一晃，朝呼唤声传来的相反方向，电闪逝去。

陈霖望着她逝去的背影，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瞥了一眼一旁的“千手尊者”的尸体，缓缓步出这隐蔽之所，行了不及十丈，一条娇小人影，迎面射来！陈霖不由止住了身形！

“噫”随这一声惊噫，那条人影，已落在身前不到两丈之地！原来是一个青衣小婢，看年纪在十四五岁之间！

那青衣小婢，长得姿容不俗，秀丽非凡，似乎被陈霖的俊美所吸引，只顾怔怔的看着他，半晌无言！

陈霖也懒的理她，见她不说话，举步又走！

“喂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哦，相公，你可曾见我家小姐？”

陈霖心里知道这青衣小婢必是来寻柯如瑛无疑，故作不解之色道：“你家小姐，谁是你家小姐？”

青衣小婢，不由面上一红，讪讪的道：“对不起，相公，是我说得太急了，不曾说清楚，我家小姐，叫柯如瑛，美赛天仙，年方十七，身穿玄色劲装……”

陈霖不由莞尔一笑，摇摇头道：“不曾见过！”

青衣小婢，面上现出一抹失望之色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一会工夫，又去了哪里，害得人好找！”说完之后，又把眼光注到陈霖的脸上，天真的道：“相公，你好英俊呀！如果你见到我家小姐，哼！你们真是一对。”

这几句天真的话，说得陈霖面红过耳，心里说道：“哼！一对，你家小姐口口声声要杀我呢！”心里想，口里可没说出来！

青衣小婢见陈霖那副冷若冰霜的面孔，小嘴一撇，转身驰离。

陈霖独对林空，懊丧已极，满希望能从“千手尊者”的口中，探出杀母仇人的下落，谁知功亏一篑，竟让“千手尊者”自尽而死，他仔细的分析一切经过：

“白骨教”头目以下的教众，在听到问及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时，面上均现茫然之色，而堂主以上的人物，却又是一副讳莫如深之态，“千手尊者”在将要说出之际突然自决，看起来这内中大有文章！

由此他也联想到素未见面的父亲，连他的名号都不知道，生死难明！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叔叔临死时说，自己还身负另外的血仇，仇家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，要自己在艺成之后，找到“飘萍客李奇”就可知道究竟。

是什么样的血仇呢？

难道父亲他老人家……他不敢再往下想。

目前，除了向“白骨教”追询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外，就是寻到“飘萍客李奇”的踪迹，才能揭穿这个谜底。

他也想到自己的功力限于时间，仅只练到五成，师父遗书指示，除非另获奇缘，可望速成，否则的话，要勤修一甲子……一甲子是六十年，那还谈什么报仇……

突然——

一声凄厉的惨嚎，隔山遥遥传来！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此地仍属桐柏山范围，莫非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等人，在人山途中又遭遇到什么……既然有‘风雷掌钟子乾’叔叔这段关系在内，我可不能不管，如果坐令桐柏派从此灰飞烟灭的话，将何以对自己舍命的钟叔叔！”

他想到就做，身形一展，施出“血影冲霄”盖世轻功，如一抹淡红色的雾气，向那惨嚎之声传来的方向冉冉飘去。

越过两座峰头之后，已渐闻喝斥怒骂之声，夹着金铁交鸣，劲风呼轰！

陈霖的身法更紧些！

几个起落之后，只见双峰夹峙中的一小片平阳之上，人影纵横起落，剑光霍霍耀眼，地上已横陈了数具尸体，场中人竟然有二三十之众。

一钩斜月，在群星环拱中，高悬西天，但在陈霖这等高手的眼中看来，视物不殊白昼，数十丈外，已把场中情势，看得一清二楚。

又是几个起落，陈霖已了无声息的飘身在场外七丈之处的一株古松之上。

场中——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和“猴叟曹贻”正分战八个男女剑手，地下躺着三具尸体，另四个“桐柏派”的弟子，分别接战四对男女各一的剑手，险象环生，情势十分危殆。

两丈之外，站立着一对蒙面人，看服饰是一男一女！

蒙面人身后，一字式排着男女剑手约二十人之多！

陈霖一看，那些男女成双的剑手，不禁在心里暗叫了一声“和合会”！登时杀机上脸，忖道：“和合会明里派八名弟子参与三里坪之役，却在桐柏山中暗在埋伏了这多高手，可谓计划周密，可惜……嘿嘿，碰到我陈霖，诡计要成空了！”

只听那蒙面女人格格一阵娇笑之后，道：“西门俊，依本会长看来你还是乖乖交出‘轩辕经’吧！否则……嘿嘿！”

听语气那女人就是“和合会”的会长！

那蒙面男子立即接口道：“掌门人，你还打算等待那‘血魔’来替你解围吗？哈哈！事情可一而不可再，何必再作这困兽之斗，如你就范的话，本会长言出如山，你仍然去复兴你的‘桐柏派’，做你的掌门人，‘轩辕经’借阅三月，原物奉赵，在你复帮途中，如有困难，本会尽力帮扶，如何？”

又是一个会长！原来这“和合会”是全部成双成对的，所以自会长起，以至会中弟子，都是男女各一！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充耳不闻，手中剑起凤腾蛟，天矫盘旋，狠命苦斗。

那蒙面女会长的声音，又告如银铃般响起：

“西门俊，你真的执迷不悟，莫怪本会长要下绝情了，到那时恐怕你死活都难！”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边以只剑敌住四个男女剑手，边厉声答道：“女魔，本派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”

另一面，“猴叟曹贻”赤手空拳，接战四个剑手，看来是绰有余裕。

其他四个“桐柏派”弟子，以一敌二，战八个男女剑手，却是岌岌可危，看来再难支持过十招。

陈霖一看自己如再不现身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虽然他知道“轩辕经”并不在“桐柏一剑”的身上，已随前掌门人陈其骧一起失踪，但如果让这几人牺牲的话，“桐柏派”岂不绝了后吗！

他在考虑，应该以师尊“血魔”的面目出现，还是以本来面目现身？如果以本来面目出现，今后在江湖中行动可能诸多不便，于是，他决定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变形现身，首先，他把腰中的那柄受托于血池啃尸怪人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那柄“无虚剑”掖在襟下，然后，陡运“血影神功”……

骤然之间，全身赤红如火，口里发出一长串刺耳如割的冷笑

……

场中正在交手的“和合会”剑手，齐齐撒招跳出圈外！向蒙面人一行人身边靠去。

所有场内的人，一个个心惊胆颤，眼光全朝冷笑声所发的方向射来！

“桐柏一剑”等人，已知来者是谁，顿时喜上眉梢，宽心大放。

红影闪处，一个周身赤红如血的怪人，已停身场中，眼射血红棱芒，向“和合会”所有的人一扫，这一眼看得那些和合会剑手，惊魂出窍。

“血魔”可以一再的对“桐柏派”施援手，使人猜想不透：

就是“桐柏派”众人本身，也觉莫测高深，这魔尊何以垂情本派？

场中，顿呈一片死寂，死寂之中，透着浓厚的死亡气息，在惨淡的星月光照之下，更显得阴森恐怖，令人有如置身地狱之感！

“血魔”冷冷哼了一声之后，语音冰寒的向那两个为首的蒙面男女道：“你俩就是‘和合会’会长？”

两个蒙面男女同时发出了一声轻“嗯！”。

“血魔”再次发话道：“如果你们愿意‘和合会’冰消瓦解的话，尽管向‘桐柏派’下手就是！”

这句充满了威胁意味的话，使得“和合会”所有的剑手为之心头巨震，如果以“血魔”的功力而论，这可不是虚言恫吓！

两个蒙面男女会长，互望了一眼之后，那女的朝“血魔”格格一笑道：“阁下到底是谁？”

“血魔”——（即陈霖）——不由心中一震，冷然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谁？”

蒙面女会长在这一问答之下，胆气又壮了几分，沉声道：“反正阁下决不是三百多年前的那‘血魔’，可以断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阁下心里明白，何必要问！”

“你们的意思是非要向‘桐柏派’下手夺取到‘轩辕经’不可？”

蒙面女会长向后退了一步，好半晌才反问道：“阁下与该派有何渊源？”

“这不是你可问的话！”

蒙面女会长发出一声轻笑道：“阁下的目的不问可知，这种掩耳盗铃之举，瞒不过明眼人！”

“血魔”怒哼了一声，身形似电，朝“和合会”众高手之前一掠，又折回原处，惨哼声中，有四个男女剑手，横尸就地。

每一个死者的眉心上，有一点拇指头大的血印！

所有“和合会”的高手，被这神奇的杀人手法，震得骨软筋酥，不自觉的纷纷向后倒退，惊呼道：“飞指留痕”。

两个蒙面男女会长，心头为之巨震。

“血魔”沉声道：“这就是我的答复！”

那男的蒙面会长，前欺一步，厉声道：“不管你是真是假，本会弟子先后已有七个丧生在你的手下，这笔帐不能不讨！”

“血魔”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讨帐的话，凭你们还不配，如果再不识进退的话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！”

“和合会”是当今江湖中有名的大帮派之一，身为会长的，功力造诣当然不能等闲视之，而况在他（她）们的心里，认定眼前的“血魔”决不是三百多年前的“血魔”，因为这“血魔”的功力，固然可怕，但较之传说中的那位却差了许多，同时，既然潜修了三百多年，功力岂非更加不可思议，哪有不进反退之理，所以江湖中绝大多数的人，持有这种看法！

但，他是谁呢？

他的身手招数形貌，与传说中的那位魔尊，毫无二致？

这个疑问，也同样普遍存在武林人物的心中。

男女蒙面会长，虽然心怀惊恐，但又不甘心如此退走，好歹总得要试试，如果以半日前三里坪中“血魔”所表现的功力而论，全身而退，决无问题！

当下双双错步旋身，同时劈出一道如山劲气，涌向“血魔”。

“血魔”冷哼了一声，一股淡红色的劲气，应掌发出。

劲气相接，发出一声通天巨响，震得四山回音如雷，双方竟然不分轩轻。

蒙面女会长胆气顿壮，道：“所谓血魔，功力也不过如此！”话声中，双双扬掌，两道万钧劲流，有如怒海鲸波，又告涌卷而出，势道之强，骇人听闻。

“血魔”被对方言词一激之下，募集全部功力，猛劈而出，劲气红光大炽！

“轰隆！”一声巨响，有如山崩地陷，激起周遭气流，激荡排云，波！波！之声，不绝如缕，闷哼声中，两个蒙面男女会长，踉跄倒退一丈之遥，才勉强止住身形！血影劲流，余劲不衰，撞向两会长身后的剑手群中……

惊叫与惨哼，同时响起，又有三个首当其冲的剑手，被震得狂喷血箭。

这一手，使得所有在场的高手，胆裂魂飞！

蒙面女会长，纤手上扬，而会中剑手们接连两挥，那些剑手之中，立即有人出来挟起地上的尸体，纷纷如漏网之鱼般的豕突狼奔而去。

男女两会长，再次瞥了“血魔”一眼，也紧随众弟子身后，电闪逝去。

冷月寒星，照着这凄清的峡谷！

“血魔”转目看了“桐柏一剑”诸人一眼，红影闪处，也自翩然而逝！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等人，又一次死里逃生，心里把这神秘而恐怖的人物，感激得无以复加，但对于“血魔”的这种奇突作为，仍然在感激之中，渗入了三分悬疑。

且说“血魔”一路飞驰，不久之后，离开山区，上了官道，卸去了“血魔神功”，又回复他翩翩美少年的面目——陈霖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陈霖已到了枣阳附近的兴隆集，匆匆入集打尖之后，又顺官道而行，他为自己的行止感到苦恼，他要办的事很多，但却无法着手。

“白骨教”总坛究竟设在何处，江湖中无人知道，而且当他问及“白骨教”的事体时，被问的人，多变色而退，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，只有“白骨教”这一条线索，如果撇开这条线索，将更无从着手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也是急着要寻找的人，但江湖之大，寻一个人何异大海捞针！而且据“风雷掌”钟叔叔说，这“飘萍客李奇”，人如断梗飘萍，行踪靡定，连打听都无从打听起，这不更是难上加难。

母亲惨死的回忆，像毒蛇般无时无刻的啃啮着他的心，可是现在，连仇人的影子都不曾见到！心中的那种急恨之情，无以言宣！

于是——

他心里升起了一个可怕的意念：“杀！遇见‘白骨教’的人就杀，不愁教中有地位的高手不现身，只要堂主以上的人现身，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就不愁探不出！”

从“白骨教”外三堂堂主之一的“千手尊者”死前的口气中推断，“四毒书生”不但还在人间，而且与该教之间，显然有不寻常的关系，所以陈霖毅然决定了这个残酷的做法！

心念决定了之后，似乎觉得精神上的负荷，也减轻了许多！脚步也不由轻快起来。

蓦然——

一条白色纤细人影，沿官道迎面驰来，在距陈霖两丈之处，“噫！”了声，停下了身形，陈霖也不由止住了脚步——

只见这来的的是一个清丽绝俗的白衣女子，细看之下，几乎脱口呼出：“楚玲！”

这女子正是陈霖初离“血池别府”时，在山中所遇的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的女儿楚玲，当日陈霖曾经硬承受了她的两掌。

楚玲熟视了陈霖半晌，柔声道：“阁下就是活阎罗？”

陈霖心里一震，讶然道：“姑娘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楚玲歉然的盈盈一笑，用手指一掠被风吹乱的柔发，道：“上次在大别山中，多有得罪，一切经过家父已告诉我了，谨在此向阁下致谢对家父援手之德！”说完，行了一个万福。

弄得陈霖讪讪的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忙拱手还了一礼。

楚玲姑娘欲语还休的看了陈霖一眼，粉面之上，不期然的起了两朵红晕，芳心不由自主的砰！砰！而跳，半晌才期期艾艾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是否可以……请教阁下的大名？”

说完之后，似娇羞不胜，一颗螭首，直垂到胸际。

陈霖心念一转之后，冷漠的道：“对不起，楚姑娘，我没有名字！”

他只记得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叔叔在临死之际嘱咐他，除了遇见“飘萍客李奇”之外，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的一切，至于为什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楚玲抬起头来，惊诧的看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你没有名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姑娘大可不必追问！”

楚玲面上顿时现出一种失望幽怨的色彩，她不明白对方何以会冷漠到这种地步，人，哪能没有名字，对方不愿意说出来罢了，自从在“生死坪”畔，邂逅个郎，虽然是匆匆一面，但她的心版上已深深的刻上了陈霖英俊的影子，她想忘掉，然而忘不了！

她盼望着能再看到他，现在，又不期然的碰面了，可是，对方的冷漠，使她有若冷水浇头，满腔的情焰，被浇熄了大半，不由幽怨的叹了一口气。

陈霖此刻，满心的报仇雪恨，仇恨已填满了他的整个心府，对于这些儿女情悦的事，似乎已不能在他的心中占一席之地，平心而论，他对楚玲未始不动情，对方超乎世俗的幽娴的美，使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——也许，这就是爱的萌芽，然而冷僻成性的他，却不愿流露出这一丝微妙的感受！

而楚玲当然更不能蓦然的对一个男子剖心示爱……

楚玲暗地咬了咬牙，自我解嘲般的道：“我只是为了阁下有恩于家父，所以才请教大名，阁下既然不愿说也就算了！”

陈霖立即接口道：“楚姑娘，对于令尊的事，大可不必放在心上，谈不上恩也谈不上德，那只是一种巧合，一种偶然，我出手的目的只是不愤以众凌寡而已！”

楚玲幽幽的回答道：“不管阁下的动机如何，事实是事实，怎么可以抹杀！”

陈霖似乎不惯于和女孩子厮缠，剑眉微蹙道：“楚姑娘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在下要别过了？”

楚玲芳心一酸，几乎忍不住要说出来：“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意吗？”粉面之上，一片黯然神伤之色，终于忍不住说道：“我们能再见吗？”

陈霖心中一动，俊面之上，第一次展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。含糊的应道：“也许会的！”

说完举步就要……

楚玲面上一阵迟疑之后，脱口道：“阁下慢走！”“姑娘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当今七大门派已联合派出二十一个高手，正在查探阁下和令师‘血魔’的行踪，由少林派的‘明净’老和尚率领……”陈霖心中为之一震，他自己知道，所谓的“血魔”其实也就是自己，因为只有在运起“血影神功”之际，身上才会透出血光，看上去如同一个赤红如火的怪物，在普通状况下，自己还是这一副本来面目，当然武林中只知有这么个“血魔”哪里会知道其中究竟呢？

闻言之后，激动的道：“姑娘何以知道七大门派联手的事？”“江湖中早已传遍！”

“他们为了什么？”陈霖像是自语般的道。

“七大门派声言，为了除……除……”

“除什么？”

“除魔卫道！”

陈霖不由仰天一阵狂笑，满脸激愤怨毒之色，脑海里倏然浮起师父遗言中的话：“……为师昔日虽嫌杀孽过重，但所杀都是可杀之徒……江湖中是非难明，黑白不分，冠我以‘血魔’的称号……”

他也联想起三百多年前，十三门派和无数黑白道高手联合对付师尊的事，面上登时浮现出一种恨极之色，不自禁的冷哼出声。

楚玲娇脆的声音又道：“二教一会也有联手之势，他们的对象是你！”

“什么？是我？”

“不错，因为你是‘血魔’的传人，他们要从你身上着落出‘血魔’的真伪，并报复三里坪各教徒众惨死之仇，同时，他们的意思是对付你比对付令师来得容易……”

陈霖面上立现骇人至极的煞光，看得楚玲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颤，忖道：“好重的煞气，真不愧‘活阎罗’之名！”

陈霖沉思了半晌之后，向楚玲一点头道：“楚姑娘，谢谢你的指引，再见！”

边说边展开身形，最后一个见字传来，人已到了数十丈之外！

楚玲无限神伤的看着陈霖的背影从视线中消失，幽幽的叹了一口气，娇躯一起，也跟着向陈霖逝去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
且说陈霖一路疾驰，心中思潮起伏——

七大门派竟然要联手对付自己，还美其名“除魔卫道”！哼！不自量力。

二教一会，也将联手合作，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，内中少不了有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自己不去找，对方也会找了来！

思念之中，眼前现出一片疏林，林中无数人影蠕蠕而动，陈霖随便的瞥了一眼，也未放在意下，径直顺官道驰去！

蓦然——

数条人影，从身畔一擦而过，陈霖目光何等犀利，只这照面的瞬间，已看出这几条人影的胸前，各有一个碗大的白骨骷髅头，立即刹住身形，转目望处，那几条人影，已朝那片疏林之中落去。

不由激起他好奇之心，折转身形，驰向那片疏林——

林中，数十个白骨教徒，围着三具尸体，正在议论纷纭，接着人群之中走出一个形如恶鬼般的老者，胸襟之前，白骨骷髅头的标识，有头颅大小，一望而知，在教中的地位，与堂主相当。

只见那老者走近尸身之前，怀中掏出一只小瓶，在尸身之上，分别抖了一些粉末似的东西，转眼之间，那三具尸体，竟然渐渐融化成血水，最后，变成三架完整的白骨骷髅，接着，又有三个人出来，每人手里持了一只布袋，把那三具骷髅，分别置入袋中，人影一阵移动，似乎事毕就要离去。

陈霖在暗中看得发指不已……

“白骨教”何以派人采集白骨骷髅，是仇杀还是故意杀人以逞残毒？

取这白骨骷髅作何用途？

他不遑深思，另一个意念，立闪心头：

“杀！以杀来追出血海仇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！”

“白骨教”徒众一行数十人，正徒出林之际，只听一声厉喝道：“都与我留下！”随着话声，一条人影，如幽灵般的出现眼前，原来是一个俊美的少年人！满脸杀气，眼射奇光，朝众人一扫，这一扫，使得所有的“白骨教”徒，下意识的心泛寒意！

当先一个狞恶如鬼的老者，正是刚才以药融尸取骨的那个，显然是此行之首，上前两步，眼中凶光闪闪，朝陈霖一阵打量之后，狞声道：“小鬼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陈霖沉声答道：“我有几句话要问你们，如果你们能据实回答的话，可免一死！”

这句傲狂绝伦，目中无人的话，听得这些平素桀傲嚣张的白骨教徒，齐齐冷笑出声，他们以为这眼前的少年人是神经不正常哩！

那狞恶的老者杰杰一阵狂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再说一遍看！”“我要你们回答我几句问话，生死全在这答话之中！”教徒群中，冷嗤之声四起，那老者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是嫌命长了吗？竟然到老虎口里拔牙！”

陈霖俊面更寒，冷冷的道：“生死由你等自择？”

那狞恶如鬼的老者气得须发箕张，不屑至极的道：“小鬼，你究竟算什么东西？”

陈霖仰首发出一阵哈哈狂笑，笑声高吭入云，如裂金石，一阵紧似一阵，笑得所有的白骨徒众，耳膜欲裂，纷纷以手掩耳，他们这才意识到来人可不是信口张狂，看来必然不是寻常之辈，一个个面上顿时现出骇凛之色。

笑毕之后，复向诸人环扫一眼，一字一句的道：“如果我说出我是什么东西时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！”

那狞恶如鬼的老者，再次狞声喝问道：“小鬼，你少张狂，你先报上名来！”

陈霖冰寒至极的道：“你一定要知道本人的来路？”

那狞恶老者，被陈霖这么一逼问，不禁迟疑起来，忖道：“这小子名不见经传，究竟是什么来历，竟敢公然向声威震武林的堂堂‘白骨教’寻衅，管他，放着数十个高手在侧，难道还收拾不了他，别让他虚声唬住了！”心念之中，凶睛一瞪，厉声道：“小鬼，报名受死！”

陈霖再次冷漠的问道：“你非要知道不可？”

“不错，本教的骷髅还缺得不少，你正好凑一个数！”

“如此你看！”

看字方落，身形似电，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，闪向人群之中，顿时，一片惨嚎之声，撕空而起，待到声落，地上已横陈了一十三具尸身！

那少年已站回原处，依然冷嗖嗖的道：“如何，明白了吧？”

第四章 春潮泛滥

每一个死者，死状完全一样，眉心之间，一点大如拇指头的血印。

惊叫之声倏起：“这是飞指留痕！”

“他是‘血魔’的传人！”

“他是活阎罗！”

“活阎罗！”

.....

现场顿时被恐怖的气氛笼罩，死亡的阴影，袭入每一个人的心头，对方举手投足之间，毁去了十三个教中并不算俗的高手，这种功力，简直是匪夷所思，对方刚才所说的话，并非虚声恫吓，他要取去全部人的生命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

场中所有的白骨教徒众，一个个脸如死灰，目露骇极之色，靛靛不已。

为首的狞恶老者，这时也噤不能声。

陈霖有如寒芒利剪的眼神，朝众人一阵扫掠之后，停在那狞恶老者的面上，道：“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？”

狞恶老者凶焰骤敛，惊悸莫名的退了两步，默不作声。陈霖又沉声说道：“现在听我说，我一共是两个问题，两个问题都圆满作答的话，你们可以活着离开，答复一半的话，你们之中有一半人得死.....”

众高手齐齐打了一个寒噤，这死字有如千斤巨锤，敲击在心上。

“如果两个问题，都拒绝作答的话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！”

所有在场的人，一个个胆裂魄飞，这何异于下达阎王令！“听着！第一个问题，‘四毒书生’现在何处？”

白骨徒众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！”

那狞恶的老者，面上掠过一丝诡异之色！

陈霖早已成竹在胸，他知道这问题只有教中有地位的人才能答复，所以一双棱棱的眼神直盯在那为首的老者面上，一不稍瞬。

“怎样，不肯说？”

狞恶老者呆了半刻，才讷讷的道：“无.....从.....奉告！”

陈霖的脸上杀机陡现，逼近三步，厉声道：“我再问一遍，说是不说？”

那老者又骇极的退了两步，他想起“活阎罗”方才说过的话，一个问题答不出，要杀死场中一半的人，他可以回答但他不敢说，他宁愿死在对方的手下也不敢吐露半个字，他本凶残成性之人，顿时生出拚命之心，极快的从怀中掏出那用以化尸的小瓶，左掌疾逾电闪的拍出，右手一抖，一蓬白粉，飘洒而出。

陈霖眼光何等犀利，一见那小瓶，就知对方的用意，刚才化尸的一幕，他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，戒念顿生，对方掌势才动，他已凌空拔起五丈高下，顺势挥出一道劲风。

老者一掌攻出，对方人影顿杳，立知不妙，但右手的化尸药粉，也已同时洒出，收回已是不及，忙不迭的倒纵一丈.....

那药粉被陈霖凌空所发的劲风一卷，随风散落，一片凄绝人寰的惨号起处，白骨教徒众，被那化尸药粉触及，立时倒了不下十人之多！

陈霖一掌挥出之后，不问后果，身形倏落，电闪般又朝那老者欺去，连攻三招，迫得老者手足无措，后退不迭，紧跟着中指一屈一伸，凌空射出一

道指风，那老者闷哼得半声，便已踏地不起！

转头望处，那方才被化尸毒粉触及皮肉的徒众，已是面目全非，尸身已化去了一半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暗道：“好歹毒的东西！”

那些徒众，一个个如待宰的羔羊，连作临死挣扎的念头都不敢起，他们知道，出手的话不但白费，而且死得更快，他们寄望于“活阎罗”的第二个问题，是他们所能回答的，就可以脱出生天！否则的话，后果非常明显——死！

陈霖身形缓慢的向前移了数步，面上杀气依然，向那些徒众道：“现在听着，第二个问题，这问题决定你们的生死！”

白骨徒众，现在剩下的还有三十人之多，齐齐惊怖欲死的倾耳而听！

陈霖一顿之后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说出你们总坛所在之地？”

所有的人，顿时面色灰白如死，这问题有如晴空霹雳，震得他们魂儿出了窍，摆在眼前的是两条死路，一条是拒不作答，死在“活阎罗”的手下，另一条是说出来暂时留得一命，去接受那酷毒的教规制裁，除此别无他路可走。

泄露教中机密的，除了被活活凌迟处死之外，还得被化成白骨骷髅以供使用。

他们选择了前者，愿死在“活阎罗”的手下！

一个个如金人缄其口，默不作答！

陈霖如冷电般的神目厉芒，扫了众人一眼，冰寒至极的道：“你们不愿意回答？”

众人齐向后退了数步，缄口依然。

“本人言出必践，那你们是愿死——了？”那死字的余音，拖得特别长，听众人心碎胆裂，骨软筋酥，数十双惊怖至极的眼光，齐齐注定这不可一世的煞星“活阎罗”。死亡的气息，逼得人透不过气来！

眼看这些白骨教众，将无可避免悲惨的命运——死……暮在此刻——

一声娇滴滴的语声，随着轻微的破空风声，同时传来：“阁下好残酷的手段！”

陈霖心里不由一震，转身看处——

两条人影，飞泻落地，点尘不惊，竟然是两个蒙面的男女，陈霖在心里叫了一声道：“和合会会长！”

来的正是“和合会”的两个男女会长，他俩不认识陈霖，而陈霖却认识他们，桐柏山中，他俩曾和陈霖的化身“血魔”交过手而败落，但他们却不曾见过陈霖的真面目。

那蒙面女会长，熟视了陈霖片刻之后，格格一笑道：“阁下就是活阎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阁下的手段未免太过残毒，他们是无辜的！”

“哈哈，无辜，白骨教在江湖中伤天害理的勾当，有目共睹！”“可是阁下所提的问题他们无法答复？”

陈霖面上突然一紧，冷声道：“贵会长何以知道？”蒙面女会长一顿之后，娇声道：“阁下在三里坪外就曾因追寻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而和该教的外三堂堂主等人交过手，有这回事吧？”

陈霖一怔神之后，道：“不错，有这回事！”

“这些教徒，在教中的地位不高，许多事他们不能参与，阁下要他们如

何答复？况且该教的教规极严，泄露机密者将受酷刑而死，所以他们与其泄密受酷刑而死，不如保密在阁下的手内死，还来得痛快些！”

陈霖心内电似一转，对方说的可能是实情，但自己血海深仇可不能不报，愤然道：“在下找的是‘四毒书生’，如果‘白骨教’要避免遭杀戮的话，只须说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否则的话，嘿嘿，在下不达目的不休，现在才是杀戮的开始……”

那些自份必死的白骨教众，不由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噤！

蒙面男会长突然插口道：“阁下与‘四毒书生’是什么关系，仇？怨？恩？德？”

陈霖冰冷的目光朝对方一扫，道：“这些不劳会长动问！”

蒙面女会长，一眼瞥见陈霖腰间的长剑，不禁尖声脱口呼道：“无虚剑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对方何以识得此剑，这柄‘无虚剑’是血池石窟之中，怪人‘无虚剑吴佑年’托付自己，待寻到他女儿吴如瑛之后，把剑交付与她，要她代父报仇，去寻那无耻的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和‘金童柯瑜瑾’这一对奸夫淫妇结算谋害亲夫的债！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他忽地联想起在桐柏山中所遇的那美艳刁蛮的女孩子柯如瑛，难怪在当时当她报出名字的时候，觉得十分耳熟，原来是名同姓不同呀！柯如瑛！吴如瑛！

哦！吴如瑛的母亲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当初和奸夫“金童柯瑜瑾”勾结，谋杀亲夫“无虚剑吴佑年”，据吴佑年所说，当时吴如瑛年龄还小，柯！吴！莫非她跟从后父姓柯，所以吴如瑛变成了柯如瑛，这可能性极大，下次如果再碰上她时，一定要弄个明白，也好了却一番心事！……”

就在陈霖一意忖想心事之际，两个蒙面男女会长已悄悄的交换了几句耳语。

因为他俩都以巾蒙面，所以面上的表情旁人无法看得出来！

“和合会”蒙面女会长，似乎非常激动，娇躯微见颤抖，沉声向陈霖道：“阁下此剑由何处得来？”

陈霖从沉思中被唤回来，闻言之下，反问道：“你怎么会认识这柄剑？”

蒙面女会长，不由被问得一窒，略作寻思之后，发出一声轻笑道：“昔日‘无虚剑吴佑年’仗着这柄剑，打遍大江南北无敌手，在江湖扬名立万，只要是出道较早的武林同道，知道的不在少数，这又何足为奇！”

“那你又何必管我从何得来？”

“吴佑年失踪江湖十余年，这柄剑初次现踪，难免使人泛疑！”

陈霖一想也是，但他却是受人之托，“无虚剑吴佑年”失踪之谜，他知道得非常清楚，但他当然不能说出来，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。当下冷笑一声道：“这些事贵会长最好少管为妙！”说完，不理对方反应如何，转身面对那些白骨教徒众，脸上杀机又起，显然他决不会放过这些白骨教徒。

众人又是一阵觳觫。

蒙面女会长盈盈上前数步，吐气如兰，声如莺啭的道：“阁下可否放过这些人？”

陈霖不屑的哼了一声道：“凭什么？”

“本会长可以代答阁下两个问题之一！”

陈霖激奇的看着蒙面女会长，但对方以巾蒙面，任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，只是那露在外面的那一双秀目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辉，不由暗自思量道：“对

方此举是何用意？她何以能代答两个问题之一，看来自己所要问的，对方必然全部知晓！”陈霖并不是凶劲嗜杀之辈，但为了追仇踪，不得不出此下策，现在既然问题有了着落，也就不为已甚，但仍怀疑不释的道：“你有自信能回答在下所提的任何一个问题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如此在下就……”“慢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先遣走这些白骨教众！”

陈霖略一沉思之后，语意阴森的道：“可以，不过话说在头里，如果贵会长届时不能圆满回答在下所提问题的话……在下对贵会将采取对付白骨教中人同样的行动？”

男女两个会长，同被这话说得心头巨震！

一旁的白骨徒众，迫切的注视着双方的交谈，因为这将决定他们是生还是死！

陈霖神目如电，逼视着对方，静待下文。

蒙面女会长被陈霖逼人的眼芒，看得一颗芳心怦！怦！直跳，勉强笑了一声道：“以本会长的身份地位，难道阁下还信不过？”

边说，边把眼光扫向陈霖腰间的那柄“无虚剑”。陈霖目光何等犀利，已注意及此，忖道：“这无虚剑乃是武林奇珍，莫非对方想转什么歪念头？”但又转念一想道：“谅你也不敢弄什么玄虚！”当下微一颌首，表示同意对方的说法。蒙面女会长纤手一扬，向那些白骨教徒道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！”

数十个白骨教徒，宛如从死神手中得回了生命，闻言之下，纷纷起身……

“回来！”

这一声回来，使得众人如冰水淋头，惊魂出窍，以为对方又改变了主意！只见“活阎罗”朝地上那些死尸一指道：“带走！”众人这才魂魄归身，匆匆负起地上的尸体，如丧家之犬般的鼠窜而去。

陈霖眼送白骨教众人离去之后，面色凝重十分的向女会长道：“现在可以说了吧！”

蒙面女会长，先朝身边的男会长瞥了一眼，然后格格一阵娇笑道：“阁下所提问题，关系重大，本会与‘白骨教’之间，不能因此而势成水火！”

陈霖面色一变道：“贵会长方才当着白骨教的门人公开应诺代答问题，何必掩耳盗铃？”

“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本会长并不是指怕被该教知晓本会长泄他教中之秘而言，乃是这问题只能回答你阁下一人，在这旷野之地，保不住隔墙有耳，如果公开传出江湖，白骨教岂肯与敝会干休！”

“那会长的意思准备如何……”

“屈驾到敝会坛一行如何？”

“何必小题大做，本人的问题简单之极，两三个字即可答复！”

“阁下不希望知道得更详细一点？”

陈霖心头电似一转道：“难道对方还有什么另外的阴谋诡计不成！……”心念之中，向蒙面女会长寒声道：“如果贵会长话不由心的话？嘿嘿，在下坦白的说一句，你可以想得到那后果将是什么？现在请你多作考虑！”

这话说得两个“和合会”的会长，心头大震，的确，对方是“血魔”的徒弟，而且对方本身所具的功力，也十分骇人，如果一个弄得不巧，后果不

堪设想。

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！

另一方面，她和他宁愿冒绝大的险，即使牺牲了“和合会”亦在所不惜。

蒙面女会长，立即接口道：“阁下未免太过多虑了？”

“但愿如此最好！”

“是否我们此刻就动身？”“慢着！”

“阁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

“在下可否知道两位会长的大名？”

“这个……歉难奉告，不过这并不影响阁下的事！”陈霖无可奈何的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，在下也并不一定要知道！”心里却在忖道：“如果你敢弄什么玄虚，我陈霖将以最厉害的手段对付你！”

“阁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走吧！”

“好！”

三条人影，同时纵起，离开了这一片疏林！

一路紧行疾驰，到了亥初时分，撇开官道，进入山区，穿林越涧，翻山绕岭，岗峦丛杂，似乎永远也走不完，有如进入八阵图中，东西莫辨，直到天将破晓，眼前现出一座怪石嵯峨的巨峰……

“到了！”

蒙面女会长首先停下了身形，轻轻的吁了一口气！接着陈霖和那男会长也刹住了身形。

陈霖俊目扫处，满脸俱是讶异之容，迎面是嵯峨巨峰，寸草不生，像是由无数的巨石堆砌而成，看不出任何朕兆，证明这是堂堂“和合会”会坛所在地，而且从入山时起到现在为止，不见半个人影出现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那男会长撮口发出一声清啸，啸声嘹亮清越，引起四山齐应，啸声未落，靠峰脚处，一块两丈见方的大石，缓缓移开，露出一个大洞，洞口之内，立时现出八盏宫灯，分成两行，向洞外移来，出洞之后，分两排站立。

这执灯的，竟然是四对年轻男女！

陈霖看得激奇不已……

只见那八个手执宫灯的青年男女，齐齐躬下身去，口称：“弟子等恭迎会长大驾！”

两个男女会长，同时向那八个弟子一挥手，道声：“免！”然后身形一侧，向陈霖道：“阁下请！”

陈霖见对方如此对待自己，反而有些不安起来，退了一步道：“两位请！”

女会长格格一笑道：“如此有僭了，我在前面带路！”

说着领先进入洞口，陈霖艺高胆大，也未虑及其他，紧跟着进去，那男会长走在最后，走未数步，后面传来几声轧轧之声，洞口已被封闭。

陈霖毫不为意的跟着径向里走！

三丈之后，洞径忽然开扩，直径当在四丈之外，一路宫灯照耀，如同白昼，两侧无数小石室，密如蜂巢，室中微见人影闪动，但有一共同之点，就是一色的男女成双，陈霖早知“和合会”自教主起，都是成双成对，倒也不觉希奇！

洞径主干之外，又有很多岔道，一律的每隔两丈悬有一盏宫灯。

约莫走了盏茶工夫之后，眼前现出一间宽大的石室，石室门外，左右各

具一盏巨大的琉璃宫灯，分别写着“和”“合”两个字。室内正中一方长案，两侧排了两列太师椅，共有十八对之多！谅来此处便是会厅。

奇怪的是竟然不见有人走动。

转过会厅，经一条曲折的甬道，一间精致的小石室顿现眼前，布置得幽雅绝俗！

三人鱼贯进入小石室中落坐！

经了这半日一夜的奔波折腾，陈霖早已不耐，抢先发话道：“现在是否就回答在下的问题？”

蒙面女会长道：“阁下来者是客，让我俩略尽地主之谊，如何？”

“好意心领，在下还有急事待办！”

“我们边吃边谈如何？”

“不必了！”

“如此阁下请讲？”

陈霖心头忖道：“对方既然说能答复任何一个问题，那就干脆直接提出‘四毒书生’的问题，就不必再费周章探查‘白骨教’总坛所在之地了！”

当下语音沉重的道：“请告知在下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行踪？”

蒙面女会长眼含深意的看了男会长一眼之后，转向陈霖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，我已命人略备水酒，停会咱们边喝边谈！”说完不待陈霖同意，伸手一按桌上小铃，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女小童，应声而来，在石窗门外，躬身道：“敬候会长台谕！”

“摆上酒席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不到一会工夫，酒席摆上，珍馐罗列，水陆纷陈！

陈霖万分无奈的勉强入座，轧轧声中，石室的门立时关闭，只剩下三人坐在席上，陈霖一看这情况，不由变色而起，正等……

就在此刻，两个会长同时扯落面巾！

陈霖一看之下，几乎惊叫出声，只见一对中年男女，对自己微微而笑，那女的蛾眉淡扫，粉面不脂而红，两只明眸，深沉如海，小口如樱桃初破，鼻若琼瑶，不啻仙露明珠，散发出一种熟透了的魅力，美得令人不敢逼视，任何人见了都会怦然心动，而那男的，也是潇洒出尘！美男子三字，当之无愧，不禁暗赞道：“男才女貌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！”

女会长举起酒杯，嫣然一笑，这一笑真有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之概，啾啾莺声的道：“请！”

陈霖心里怦然一动，下意识的吸了一口气，举杯一饮而尽。两个倩影，同时浮升陈霖的脑海，一个是美得如一枝空谷幽兰的楚玲，另一个是如一朵带刺玫瑰的柯如瑛，她俩都美赛天仙，但比起眼前的这“和合会”女会长来，又截然不同。她俩的美，是一种少女略带含蓄的美，而女会长的美，却是一种熟透了的美，如一朵盛开的牡丹，散发着一股勾魂的魅力，令人不禁想入非非！

酒过三巡，陈霖首先发话道：“现在我们可以谈谈问题了吧？”

女会长明眸一转道：“我还有一个交换条件！”

“交换条件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样的条件？”

“我回答阁下昨日向‘白骨教’门徒所提的两个问题，阁下答我一个问题怎样？”

陈霖不禁大感奇怪，愕然道：“你要我回答你一个问题？”“不错，阁下的问题一共有两个，第一个我实践诺言奉告，第二个请阁下回答我一个问题作为交换？”

“你试说说看？”

“阁下与‘无虚剑吴佑年’是什么关系？”

陈霖面色不由一变，忖道：“奇怪，对方何以会提出这个问题？”诧然道：“尊驾何以要问及此点？”

女会长神秘的一笑道：“阁下身带吴佑年的无虚剑，证明你与他关系必深，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，阁下令师‘血魔’决非当年传说中的‘血魔’，准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无疑？”说着，美目如电，直勾勾的盯住陈霖，以观对方的反应。陈霖几乎笑出声来，忖道：“血魔本是自己的化身，这是运起‘血影神功’之后，必然的现象，至于‘无虚剑吴佑年’当年被他的妻子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勾结奸夫‘金童柯瑜瑾’，把他逼下‘血池’，使他在池底石洞之中，靠死尸为食苟延了十多年的生命，最后在地震中被血浪卷走，这是自己亲身经历之事，对方的推测可笑之至！”

“至于这柄无虚剑，乃是吴佑年托自己转交他的女儿如瑛，要她代父报仇，如果找不到人的话，要自己代他报仇，这柄剑就算奉赠自己，想不到对方竟然以此剑来推测自己的身份……”

女会长见陈霖沉思不语，认为自己所料不差，粉面之上掠过一抹不易觉察的杀机，朝男会长作会心的一瞥，然后向陈霖娇笑一声道：“阁下对这交换条件有何意见？”

陈霖既不愿道出“无虚剑吴佑年”这一段惨案，但无虚剑又明明佩在自己身边，一时又无法自圆其说，情急智生，反问道：“尊驾与吴佑年是恩还是仇？”

女会长粉面倏地一变，忙用一个笑容掩饰过去，淡然道：“为了好奇！”

陈霖当然不相信对方的这个答复，但也猜不透对方的存心，盘据在他心中的问题，依然是那血海仇人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，对其他的事，不愿去深想，如果此刻，他能冷静的分析一番的话，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！

当下冷冷的道：“还是请尊驾依照约言回答我所提的问题，这交换的事，另外再说吧！”

女会长脸上现出一丝失望的神色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阁下不愿交换这个条件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！”

忽然，陈霖感到浑身倦怠，眼皮逐渐沉重，这对一个内家高手来说，是决不可能发生的现象，不禁心中大震，莫非中了对方

心念之中，离座而起，正待……一阵天旋地转，再也把持不住，仰面栽倒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朦胧中似觉一股淡淡的幽香，冲进鼻观，一只柔腻的手，在轻轻的抚着自己的额角，费力的睁开眼睛。

就在他睁开眼睛的刹那，那手突然移开，他游目四顾之下，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卑湿石窟中，神志慢慢苏醒，他想起经过的一幕，不由杀气直冲顶门，咬牙恨道：“和合会这一双狗男女，竟然使这种卑下的手段，

如果我陈霖死不了，和合会必遭瓦解之报！”

欲待挣起身形，只觉周身软绵绵的，半点力气都没有，不由大感骇然！

突然，身后壁角里传来一声娇脆但却冰寒的话音道：“活阎罗，你看看我是谁？”

陈霖用力的把头侧转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是柯如瑛！”

“不错是我，你还记得我说过话吗？”

“你说过的话？”

“哼！你该记得我说过有一天我会杀你！”

陈霖不由惊魂出窍，在桐柏山中之时，对方真的曾说过这句话，他奇怪何以柯如瑛会在此地现身，忽地，他想起他曾怀疑的那件事来，正待开口……

对方语音一变，充满了杀机的道：“活阎罗，现在我要实现我说过话！”

“你要杀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随着话声，柯如瑛已移身到他身前，手中执着一柄青光闪闪的利剑，一看，正是自己腰中的那柄“无虚剑”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但他此刻浑身无力，软弱得像一个初生的婴儿，只有引颈待死的份儿，颤声道：“你真的要杀我？”

“难道还有假的？”

“可是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欺负我！”

陈霖此刻心如刀绞，他并不是怕死，而是觉得自己大仇在身，还不能死，同时，就这样毫无反抗的死在对方剑下的话，实在不值！

但，他却不愿说出任何示弱的话，把心一横道：“你下手吧！”

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

“谁说你不该，动手吧。”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陈霖惨然一笑道：“这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，要杀就动手吧！”

柯如瑛粉面一变，举剑就劈，陈霖把双眼一合，但奇怪，对方的剑久久不曾落下，睁眼看处，更是激奇不已，剑锋距自己不及半尺，但却颤动得非常厉害，柯如瑛泪痕满面，宛若一朵带雨梨花，楚楚可怜之中，倍增妩媚。

“噫！姑娘为何不下手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天下第一个……无情……的人！”说着竟然呜咽起来！“呛啷！”一声，长剑坠地，柯如瑛以袖掩面，似乎悲凄不胜！

陈霖已略知就里，对方定是深深的爱上了自己，故作不解的道：“姑娘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柯如瑛擦干了眼泪，幽怨的道：“你是明知故问，还是真的不懂？”

“真的不懂！”

柯如瑛芳心愤恨欲死，这种话，任她刁蛮也说不出口，一双凄怨至极的秀眸，紧紧地盯在陈霖的面上，半晌无言，窟中顿时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！

陈霖打破了沉寂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石牢！”

“我被关进了石牢之中？”

“有这么回事！”

陈霖不由目眦欲裂的道：“有一天，我要杀尽和合会的人！”这句充满杀机的话，使得柯如瑛娇躯一震，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颤，但随即淡淡的一笑道：“可是你现在还在人家掌握之中，你自信能活着出去？”

这是句实话，陈霖顿时哑口无言，自己方才险险就做了剑下之鬼，还侈言杀人，不由面上一热，但他冷傲成性，一顿之后，道：“如果我不死的话，我一定会做到！”

“但是你却死定了！”

陈霖心里可比死还难受，一个刚出道就风靡武林的人物，竟然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，这真是从何说起，心念几转之后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姑娘要杀就赶快下手吧，用不着多废话！”“要取你性命的不是我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自然有人，就是把你关进石牢的人！”

“哼！和合教主！但，为什么！”

“因为你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的弟子！”

陈霖顿时如坠五里雾中，这话从何说起，不由下意识的道：“为什么不早早下手？”

“要等你那假冒‘血魔’的师父‘无虚剑吴佑年’到来时，再杀你！”

陈霖真是啼笑皆非，为什么对方会把自己认做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弟子，还说吴佑年假冒“血魔”，其实“血魔”就是自己的化身呀！不由以假作真的问道：“血魔会来吗？”

“和合会已派人出江湖传讯，有你在此，血魔不能不来！”

陈霖心里暗笑道：“血魔永远也不会来！”但面上却不表露任何神色，冷然道：“血魔的功力……”

“自有对付之方！”

“如果血魔不来呢？”

“囚你一辈子！”

陈霖想起自己在“血池别府”曾见师尊遗柬上说习练“血影神功”不虞毒浸，而自己在喝了几杯酒之后，竟然被毒倒，莫非……试探着问道：“在下是中了什么毒？”

柯如瑛展颜一笑道：“不是毒，是酒！”

“酒！天下有这等厉害的酒？”

“告诉你吧！这酒是用地底醴泉，渗以一百神奇花之蕊酿成，称为‘长醉露’，喝下之后，如无解药，就这么软瘫瘫的醉上一辈子！”

陈霖不由咋舌，愈听愈奇，几乎忘了自己尚是待决之囚！

忽然，他想起一件事来，不禁脱口道：“柯姑娘，你在和合会中是什么身份？”

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当然有我的道理？”

“会长夫妇，就是我的父母！”

陈霖心中这一震非同不可，如果自己早先的猜想不差，柯如瑛就是吴如瑛的话，那“和合会”两个会长，必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口中的奸夫淫妇无疑，怪不得见自己腰间的剑而生此歹念，联想到“血魔”是吴佑年的化身，而且两个男女会长以巾蒙面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，目的在避人耳目，再就是男女双方都是美极俊极的人物，以此推论，这件事十有九成不会错！紧接着道：

“姑娘的令堂可是江湖中被人称为……”

柯如瑛打断了陈霖的话道：“和合会会长！”陈霖急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难道我还不知道令堂是和合会长之一，我是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令堂的尊讳！”

“你说看看？”

“令堂是否是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？”

柯如瑛满脸茫然之色道：“这个我不知道！”

陈霖讶然道：“怎么，你不知道？做女儿的不知道母亲的名字？”

“这有什么奇怪，母亲就是母亲，何必一定要知道名字！不过她的确很美！”

陈霖摇头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女孩子天真刁蛮，但却毫无机心，但目前事实是否如自己的猜想，还是未知之数！”于是改变话题道：“那令尊的名讳呢？”

“噫！你老问这些干吗？”

“我想证明一件事！”

“证明一件事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样的事？难道会和我的父母有关？”

“如果我推断不错的话，与你的关系最大！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我没有骗你的必要！”

“那你说吧！”

“令尊是否是‘金童柯瑜瑾！’”

“他姓柯不假，名字我可不知道！”

陈霖不由大感为难。此间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，他当然不能以自己的推想来判断一件关系重大的事，但当他想到“和合会”会长夫妇因见到自己所佩的“无虚剑”而联想到“血魔”就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化身，而生毁去自己的心这一点看来，似乎又很接近事实，又道：“姑娘可知道令父母要囚禁我的原因？”“我不是说过因为你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的传人吗？”“如果不是呢？”

“那这柄剑从何而来？”

“难道我不能是受人所托，或是无意之中得到？”“这当然也有可能，不过不成其理由？”

“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了我又何必问！”

“好，我暂时相信你的话，事情肇因于‘无虚剑吴佑年’与我家有深仇大恨！”

陈霖不由一怔，道：“什么样的仇恨？”

“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母亲这样告诉我的！”

陈霖的信心动摇了，也许自己的推想完全错误，而眼前的柯如瑛，也不是他推想中的吴如瑛，他虽然在石室酒席之中见过她父母的真面目，但他却无从知道对方是否就是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，因为他根本

不认识这两位人物。柯如瑛见陈霖凝重的神色，芳心之内也不由泛起疑念，道：“这一点我可以当面去问我的父母亲！”

“你不能问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如果我的推断不错，他们不会告诉你，而且可能会杀了你！”

“事情有这么严重吗？”

“也许！”

“但我的母亲很爱我！”

“当然，我是说你父亲可能会杀你！”

“说了半天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？”

陈霖心念一转之后，忖道：“如果要判明此事，必须要等机会，当着江湖人物之面揭露男女会长的真面，那些老江湖，一定可以辨识得出来！”当下转口道：“这件事现在暂时不说吧，倒是姑娘此来的目的，是否要杀我？”

柯如瑛粉面之上，掠过一抹难以形容的异色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要杀你！”

陈霖苦笑一声道：“那你就动手吧！”

“你真的想死？”

“我现在误服了‘长醉露’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姑娘执意要杀我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！”说完冷冷的注定柯如瑛。

柯如瑛弯腰从地上拾起长剑，就向陈霖身侧插去……

陈霖不由亡魂皆冒，心想：“我命休矣！”顿时冷汗遍体。

陈霖虽然身怀盖世功力，但这时只有瞑目待死的份儿！

“锵！”的一声，剑锋朝胁旁直插而下，但，奇怪，竟然没有痛的感觉！惊诧至极的用目一扫，只见柯如瑛秀目之中，闪射着一种令人沉醉的光辉，正微笑着看着自己，而那柄“无虚剑”却好端端的插在腰间的鞘中，讶异莫名的道：“姑娘不杀我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暮在此刻——

石牢之外，隐隐传来一阵金钟之声，接着是一阵轧轧巨响，只见柯如瑛芳容惨变，一跺脚道：“都是你这个冤家东扯西拉的弄了半天，现在我看你如何出得这石牢？”说着又从陈霖身畔抽出那柄“无虚剑”，朝壁角方向，一闪而没。

陈霖这才恍然柯如瑛是为了要救自己而来，尤其那一声“冤家”叫得陈霖心里一阵荡漾，人影消失了，但那充满了绵绵情爱的话音，仍然飘荡在耳畔。

柯如瑛在仓促离去间，终于不经意的吐露了心中之秘——她已爱上了他！

一个女孩子称对方为“冤家”，心意不言可喻。

轧轧之声响过之后，一切又归沉寂，陈霖焦躁不安的不时用目光游扫这间两丈见方的石牢，但除了冷硬的石壁，任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他现在成了瓮中之鳖，在听候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！

他知对方不会马上要他的命，因为对方要以他为诱“血魔”入彀。

当然，“血魔”永不会来，因为江湖中现身的“血魔”就是自己。

据柯如瑛透露，和合会长夫妇，认定“血魔”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化

身，而吴佑年是她夫妇的仇人，而自己又是“血魔”的传人，所以甘冒奇险，把自己诳了来。

恨——充塞了他的胸膛，但对方使他饮下的“长醉露”使他软弱得连行动都难，他没有反抗的余地！

突然——

石牢壁间，现出一个径尺的圆孔，从圆孔看出去，可以看到一张垂着流苏绣纬的大床，床上，两个“和合会”的会长，依偎而坐，看来那是另一间石室。

从那圆孔的深度来判断，这石壁的厚度，当在三尺之间。若以陈霖的功力而论，大可破壁而出，但他却无能为力。

只见两个会长，互相耳鬓厮磨，眉目含春，轻轻蜜爱，像一对新婚中的夫妇……

看得陈霖心火大发，牙龈咬得格格作响，暗骂道：“好一对狗男女！”

那女会长朝陈霖不屑的看了一眼之后，嗲声媚气的道：“活阎罗，现在识相些，好好回答本会长的话！”

陈霖肺都几乎气炸，朝她“呸！”了一声。

她倒是毫不为意，娇躯斜躺在那男会长的臂弯里，娇声道：“‘血魔’是否‘无虚剑吴佑年’的化身？”

陈霖恨哼了一声，把头转向别处，但另外的三面石壁之上，这时各现出了一面大镜子，镜中依然是那一对男女会长的影子。

“活阎罗，只要你说出‘血魔’的行踪住所，本会长不难为你？”

“哼！你在做梦！”

女会长依然满面春风的道：“阁下还是识相一点的好，现在你插翅难逃，如果你答应和我们合作，本会长破格许你加入本会，永享和合会之乐！”

陈霖目眦欲裂的道：“我若不把你等斩尽杀绝，就枉叫活阎罗！”

“哈哈！阁下，可是现在你将成死阎罗了呢？”

陈霖怒哼了一声。

女会长提高了声音道：“你大概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了，哼！这可由不得你！”

男会长附耳向女会长说了几句，只见女会长面泛红霞，伸纤掌在他的面上捻了一把，然后转面向另一个方向道：“执法弟子何在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凉，难道对方要对自己施什么酷刑，或是处死？

只见一对俊美的少年男女，出现在那绣榻之前，双双一屈膝道：“弟子恭聆令谕！”

女会长朝陈霖瞟了一眼之后道：“给那位阁下尝尝‘春潮泛滥’的滋味！”

“遵令谕！”

圆孔的石室中，人影顿杳，只剩下一张空空如也的绣榻。

陈霖大感奇怪，这“春潮泛滥”到底是什么玩意，听起来既香艳又别致，难道会是一种酷刑……”

思念未已，石室忽然洞开一门，走进方才那一对美秀的少年男女，来到身侧，那少年人手中两指钳了一粒豆大的红丸，朝陈霖神秘的一笑，一手托开他的下腭，把那粒红丸塞入他的口里！

陈霖怒极一掌拍出，“啪！”的一声劈在那少年的身上，反而被震得手腕生疼，欲待喝骂，口方一动，那粒红丸已顺喉而下。

他此刻心中的屈辱难受，简直无法形容，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！

两个少年男女，相视一笑，勾肩搭臂的退出了石牢，那暗门又告关上。

半刻之后，陈霖只觉一股热力，自丹田之中升起，渐渐蔓及全身，心中立知不妙，莫非是被那“和合会”弟子强塞下去的那粒红丸作祟……

热力愈来愈盛，渐至周身如焚，一种生理上的强烈需要，随之而发，顿时欲火熊熊，绮念大炽，起初还能勉强忍耐，片时之后，忍不住呻吟出声。

欲火——淹没了一切，意识中除了需要发泄的念头外，其他的一切思想，已不复存在。

他用力绞扭着自己的头发，用手指抓地，像一头疯狂的野兽！

全身血脉贲张，似要爆裂开来！

呼吸重浊得有如牛喘！

这时，那女会长的声音又告传来：“活阎罗，这‘春潮泛滥’的滋味如何？”

陈霖只有喘息的份儿，欲火已使他状类癫狂！

“活阎罗，如果你说出真情实话，本会女弟子任你拣选，如何？”

这句话对于欲火攻心，理性几乎全失的陈霖来说，的确具有极大的诱惑力，但冷傲的他，一丝灵智未失，咬紧牙根道：“贱人，我顶天立地奇男子，了不起一死而已……”

“格格格格！活阎罗，任你心冷如铁石，看你能熬得多少时候！”

的确，这种折磨，胜过任何一种酷刑，非人所能忍受！

陈霖虽然困修习“血影神功”而使本身蕴蓄了一种克毒的本能，但现在他所能的并不属于毒物之列，所以他无能避免。

“活阎罗！你真的不肯吐实？”

“不……不……要脸的……贱人……竟使用这种……下三滥……的手段……”

显然他已被折磨得声嘶力竭！

又是一阵消魂蚀骨的荡笑传来，这种带有无比媚力的笑声，听在陈霖的耳中，何是火上加油，他不由惨叫起来！

“活阎罗！任你铁铸铜浇，如果折服不了你，就枉为和合会长！”

话声甫落，那石壁圆孔之中，突然灯光大明，方才那对被称为执法弟子的少年男女，竟然脱得一丝不挂，出现在那隔室的绣榻之上！

一幕活剧开始了——

淫声猥语，一阵阵传入陈霖的耳鼓，有如烈火焚身，再加上那不堪入目的绮丽景色，反映到其余三面的大镜之中，陈霖不睁眼则已，一开眼那幕消魂活剧便入眼帘。

但他一丝灵智始终未全泯没，仍然顽强的和欲火搏斗。

渐渐，他翻滚的身形停止了，像一个垂死的人，瘫痪在地上，只是口里惨叫未断！

如果时间再长的话，他可能被欲火攻心而死！

眼前的景物隐去了，欲火向潮水般退去！

女会长的声音又告传来：“活阎罗，本会长首次见识到你这种铁人，不过告诉你，在没有服下解药之前，每隔一个时辰，你得遭受一次欲火之苦，但是，如果你阁下回心转意的话，可向你身前的壁角那个石槽中伸手一按，立即就会有人来接待你，再见！”

声音顿杳，那石牢壁上的圆孔木镜，也告同时关闭。

陈霖已被折磨得不能动弹，合上双目养神！

半个时辰之后，精神似乎已恢复了些，想起刚才的一幕，仍心悸不止。

忽然——

一声轻响过处，壁角的另一道暗门一开又关，一条人影，遽现眼前。

原来又是那柯如瑛！

柯如瑛发现陈霖狼狈之相，不由关切的道：“你是怎么了？”

陈霖哼了一声，并未答话，心里忖道：“你这叫明知故问，难道你会不知情？”

柯如瑛手中仍然带着那柄“无虚剑”，再次把它插回陈霖腰间的鞘中，然后伸手递过一粒小小的白色丸子道：“这是解药，赶快服下，可解去‘长醉露’的麻醉力，使你恢复功力！”

陈霖朝柯如瑛感激的一瞥，接过来吃了！道：“柯姑娘，谢谢你赠解药！”

“不用谢了，希望你能尽快的恢复功力，离开此处！”

陈霖忽地想起刚才女会长说的一句话：“……每隔一个时辰，你将忍受一次欲火攻心之苦……”不由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，他想问柯如瑛要解药，但总觉得难以启齿，欲言又止者再。

柯如瑛已看出他的神情不对，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陈霖摇摇头苦笑一声道：“没有！”

……

说话之中，陈霖只觉一股热力，通达四肢百骸，试一提气，竟然功力尽复，喜不自胜的站起身形，突然俊面一变，杀机上脸！柯如瑛见状，惊诧的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要杀人！”

“杀谁？”

“所有‘和合会’中的……”

“连我在内？”

陈霖顿时哑口无言，对方有赠解药之德，虽说他恨极了，“和合会”会长夫妇，但那是柯如瑛的父母呀……顿了一顿之后道：“姑娘放了在下，如果此事被令堂等知道……”

柯如瑛凄然一笑道：“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不能看着你毁在这里！”

陈霖心里深受感动，他第一次体味到所谓“爱”！蓦然——

他觉得身上有些异样的感受，不由俊面立变，他知道什么事将要发生了！转眼之间只觉欲火上升，一阵紧似一阵，一张俊面，泛起片片红晕！汗出如雨！

柯如瑛惶急的道：“你……你怎样了？”

陈霖强运内力抑制，颤声道：“你离开我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要问，快离开我！”

“但是你无法出这石牢呀 和合洞中岔道百出 你……”不是……你……离开……”

欲火来势甚猛，陈霖不抑制还好，这一用内力抑制，更是火上加油，双目赤红如火，理智又渐告泯没，但他仍竭力的镇静自己，用发颤的声音道：“你离开我！”

柯如瑛急得几乎掉下泪来，仍愕立原处不动，道：“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”

“陈霖眼中现出一种饥渴的兽性的光芒，怔怔的盯住柯如瑛，口里唔唔有声，开始张开两臂，向柯如瑛移去，此刻他心中只有需要，理智的堤防已告完全崩溃。

柯如瑛惊悸欲死的步步后移，心念动处，不禁芳容惨变，惶然道：“他们是否给你服了一种红色的丸子？”

陈霖有如未闻，仍然步步进逼，像一头雄狮移向它的猎物。

柯如瑛知道自己所料不差，那“春潮泛滥丸”每隔一个时辰发作一次，如果不与女子交合，或是得服解药，十次之后，必定血枯精疲而死，当下急声道：“你再忍耐片刻，我去寻解药！”说完转身正待……

陈霖此刻理智已失，欲火焚身，对方的话，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，身形猛扑过去，一把将柯如瑛抱个结实！

柯如瑛急得涕泪泗流，拚死的挣扎，但陈霖此刻功力已复，又加上原始需求的摧逼，任她如何挣扎，焉能脱得出手！

“嘿嘿嘿嘿！”这笑声代表了什么？柯如瑛芳心尽碎，肝肠寸裂，几乎晕死过去。陈霖鼻息咻咻，形同疯虎……

“嗤！”的一声，柯如瑛衣裂裙落……

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！与其说是绮旎，不如说是惨酷还来得恰当些。

陈霖理性全失，只知道需要，疯狂的发泄……

宛若嫩蕊娇香，被无情的暴风雨摧残，柯如瑛昏厥了数次……

风停雨止，柯如瑛有如一朵萎在泥溷中的花！气息奄奄！

陈霖经过了一阵疯狂之后，“春潮泛滥”的药力已消，理智又告渐次恢复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柯如瑛狼狈的娇躯，和一双凄怨欲绝的眸子，登时如被巨雷轰顶，震得他全身发麻，像是被猝然掷入冰窖之中。

他用力扭着双手，歇斯底里的叫道：“天啊！我究竟做了什么事？我毁了一个人……”柯如瑛翻身而起，扬掌就朝陈霖的脸颊掴去——

“啪！啪！”两声脆响，陈霖的脸上现出一双掌印，口角沁出两缕鲜血。他怔了一怔之后，惨然一笑道：“打得好，姑娘，你该再打得重些，我真该打……”

柯如瑛在打了陈霖两记耳光之后，“嚶哼！”一声，扑入陈霖的怀里，放声痛哭起来，一声声如巫峡猿啼，嫠妇夜泣！令人闻之鼻酸。

陈霖经这一哭，理智全告恢复，他知道他已做了一件遗憾终生的事，他毁了一个少女，而这少女却是一片痴情，甘冒背叛父母之名来救他的。

他沉浸在悔恨之海里，他不知如何来善其后！

由此，他也把“和合会”会长夫妇恨如切骨。

半晌之后，柯如瑛脱出陈霖的怀抱，粉脸泪痕斑剥，如带雨梨花，真是我见犹怜，幽幽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是命运的播弄，我不怪你！”

陈霖黯然道：“姑娘，你该恨我才对，我毁了你的一生，此刻我愿接受你加诸于我的任何惩罚，甚至于死，决无怨言！”“不！”

“即使姑娘能原谅我，我的良心也不会原谅自己！”

说实在的，柯如瑛在一阵冲动之后，情绪已平复下来，她并不恨陈霖，即使陈霖是故意这样做！因为早在桐柏山中邂逅时起，她的芳心就已映上了他英俊的影子！

“我希望知道你的名字？”

陈霖略一犹豫之后，道：“我叫陈霖，江湖中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名字！”

柯如瑛不由芳心大慰，激动的道：“我能叫你霖哥吗？”说着娇羞不胜的低下头去。

陈霖以一种赎罪似的心情，默认了对方的爱，点点头道：“瑛妹，只要你愿意！”

柯如瑛再次投入陈霖的怀中，于是两颗青春的心交融了！四片嘴唇，紧密的贴在一起，久久才分开来！

“霖哥，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！”

“那你呢？如果被你父母查出你私纵……”

“这些话以后再说你先离开为上！”

“瑛妹，我并不在乎……”他本想说不在乎和合会长夫妇和会中高手，但忽感不妥，对方是会长的女儿，忙又缩了回去。“我不希望你在此造成血劫！”

“好的，我们走吧！”

柯如瑛立起身来，一看身上衣裂裙散羞得粉面绯红，白了陈霖一眼，略事整理之后，拉起陈霖的一只手，匆匆弄开暗门，循着一条曲折的阴暗洞径，疾奔而去。

“霖哥，这条暗道在会中仅有少数的人知道！”

陈霖哦了一声，算是答复！

足有顿饭工夫之久，才算走完这条曲折幽回的洞径，柯如瑛手按石壁，一块巨石缓移开，耀眼的阳光，使他俩一时睁不开眼睛！

方自出得洞口，惊“噫！”之声倏告传来。

举目望处，面前三丈之外，一字式排定了六男六女十二个“和合会”的剑手。

陈霖倒不觉得怎样，柯如瑛顿时花容惨变，悄声道：“霖哥！怎么办，他（她）们是我父母的亲信？”

陈霖心头电似一转低声答道：“别急，我自有道理！”那十二个“和合会”高手中为首的一个方面大耳的中年人，越众而出，面现惊疑之色，扫了陈霖一眼，然后转向柯如瑛道：“姑娘由密道出来，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柯如瑛粉面一变，娇声道：“这何须你过问？”

“我等职责所在，不得不问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姑娘可有会长令牌？”

“我凭什么要有令牌才能通行？”

“因为他……”

陈霖一飘身挡在柯如瑛身前，双目煞光隐隐，扫掠了十二个高手一眼之后，语冷如冰的向那中年高手道：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那中年高手可能已知道对方就是震惊武林的煞星“活阎罗”，惊悸的看了陈霖一眼，反向陈霖身后的柯如瑛道：“姑娘可否告原委，我等好向会长回话？”

陈霖立即接口道：“不必了！”说着又向前欺近数步。

那中年高手硬起头皮道：“阁下意欲何为？”

陈霖面上立现杀机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为了免得你们不便回话，我成全你

们！”

那中年人顿时面如土色，骇极的连连倒退，其余十一个男女高手，一个个亡魂皆冒，但他（她）们可不愿束手受死，吆喝声中，纷纷亮剑出手。

陈霖这两日来的闷气，正无处发泄，石牢中的一幕，使他对“和合会”的人深恨入骨，同时柯如瑛叛亲纵囚，如果这十二人之中有一个人活着回去，便是不了之局，所以他早起了不留活口的心，对方这一出手正中下怀。

冷笑声中，出手似电，惨噪之声传处，立有三人尸横就地！

共余的九人被这一手震得惊魂出窍，顿时气沮，齐齐撒招后退！

那中年人厉声向柯如瑛吼道：“柯姑娘，你居然反了，勾结外人屠杀会中弟子，私纵……”

柯如瑛花容失色，芳心紊乱如麻，为了一个“情”字，她已犯了帮会之中最严重的一条“叛逆灭帮”一样的罪状！

陈霖大喝一声：“住口！”

口字未落，身形猝然弹起，扑向那发话的中年高手，左掌快逾电掣的拍出，同一时间右手中指一竖，一圈一点，那中年高手惨噪得半声，便已了帐。

现在对方剩下了男女共是八人。

柯如瑛心里可比死还难受，为了利害关系，她不能阻止陈霖对本会的弟子下手，但她确实不忍心眼睁睁的看着会中弟子一个个惨死！……

突然——

八人之中的一人，撮口发出一长两短的尖锐哨声！远处，立即有反应回来！

柯如瑛芳心大急，脱口道：“这是求援信号！”

陈霖半声不吭，飘身闪向那八个弟子，掌指齐施，惨噪之声响成一片，转眼之间，地上横七竖八躺了十二具男女尸身，不多不少。

“瑛妹，我们走！”

两条人影，电闪般向乱山丛中逝去。

就在陈霖和柯如瑛身形刚刚消失之际，数十条人影，纷纷泻落现场，为首的赫然是那两个蒙面男女会长，但他（她）们看到的仅是十二具尸体，每一具尸体的眉心，现出一个血红的指印，谁人下的手，不言可喻。

女会长气得娇躯乱颤，银牙咬碎的道：“这小魔王先服下‘长醉露’又吃了‘春潮泛滥丸’，难道还能……”

男会长接口道：“会中出了内奸！”

“内奸？会是谁呢？谁有这般大胆？还同时盗走了那‘无虚剑’！”

“会不会是‘血魔’亲自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，这秘道曲折分歧，除了少数几人熟稔外，一般的弟子都无法脱出，何况外人，我看十有九成是内奸所为！”男会长突然若有所思般的低声向女会长道：“瑛儿怎的不见，会不会！……”

女会长娇躯猛然一震，突然传令道：“回坛！”

数十条人影，又纷纷纵自驰离，同时带走了那十二具死尸。且说陈霖和柯如瑛电闪星驰连越数座峰头之后，来到一处隐蔽的突岩之下，双双停下身形，席地而坐，陈霖想起石牢中绮旎的一幕，还不禁面上发烧。

两人坐定之后，深深地互视了一眼，多少的情意心声，都包含在这一眼之中。

陈霖首先歉然的道：“瑛妹，我对你感到无限的愧疚？”柯如瑛当然知

道对方意之所指，玉面一红道：“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！我们都没有错，只能说是造物者的恶作剧！”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！霖哥，妹此身已属君有，海枯石烂，此志不移，你……”眼圈一红，心一酸，使她说不下去。

陈霖深情无限的瞥了她一眼，柔声道：“瑛妹，让我说一声，我爱你，此心日月可鉴！”

“霖哥！只要这一句话，妹纵粉身碎骨也甘心了！”陈霖激动的把她揽在怀里，熟视片刻之后，四片嘴唇，不自禁的结合在一起，又一次领略那飘飘欲仙的滋味，似乎宇宙的一切都静止了，有的，那只是两人的心跳！

春天，在秋天里展开了笑靥。

命运之神的播弄，使这一对男女在特殊的情况下结合了，但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是悲剧？还是喜剧？

这一个长吻，只有盏茶之久？

“瑛妹，我始终怀疑你的父母不以真面目出现江湖，姓名连骨肉至亲的女儿也不透露，谅来必有隐衷，也许我的猜想，很接近事实！”

“对了，在石牢中你曾说过一些你的揣测，这到底……”

“瑛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！”

“与我有关吗？”

“很难说，你听着，十多年前，江湖中出了一个杰出的剑手，名震大江南北，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妻子也是蜚声武林的人物，他和她生了一个女儿……”

“在他的女儿还没有懂事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忽然移情别恋，爱上了一个初出道的美男子，于是奸夫淫妇，共同设计谋害亲夫，把这剑手，活生生的逼下血池！他（她）们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……”

柯如瑛不由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陈霖接着又往下说道：“天下事往往不可以常理衡量，那剑手被逼下血池之后，困居在池底窟中，以死尸当食物，竟然活了十多年之久！……”

柯如瑛愈听愈心惊，她意识到这悲惨的故事可能与自己有关，但仍讶然道：“血池石窟哪有那么多死尸，而且十多年并不是一个短时间……”

“血池畔的‘生死坪’，不断的上演着惊人的血剧，经年累月，不断的有人决斗，胜的人离开了生死坪，而败的一方却入了血池，所以他能借以活了十多年，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恨的力量，使他苟延残喘的活下去，他在等待奇迹发生……”

“奇迹发生了，在‘血池’石窟之中，他见到了一个少年……”

“这少年就是你？”

“但这时那剑手已因久居石窟，以死尸为食而告半身不遂，他已不再存有生出‘血池’的希望，所以把他的一柄剑交给那少年，请他如果能活着出‘血池’的话，代他寻找他的女儿，把剑交给她，要她代父报仇，如果无法寻到他女儿的话，这柄剑就算赠部伏尸，这件事谅来不至泄露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“如果真相大白的話，我必把这一对奸夫淫……”

以下的话，她说不下去，因为那淫妇将是自己的母亲，不由仰天喃喃的凄声道：“天啊！但愿这不是事实，这惨酷的命运不要降临在我的身上！”

“瑛妹，现在还言之过早，你该回去了！”

“霖哥，我……不想回去了！我要跟你一起……”

“瑛妹，坚强些，我们不久又能再见了！”

离情别绪，使这一对在非常情况下结合的男女，黯然神伤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倏告传来，两人同时一震，陈霖一推柯如瑛道：“瑛妹快走，迟恐被人发觉，记住三月之约！”

柯如瑛依恋不舍的看了陈霖一眼，凄然道：“霖哥珍重，我……走……”声音遽变哽咽，两滴泪珠，沿面颊而下，娇躯一起，电闪而逝。

陈霖怔怔的望着柯如瑛逝去的方向，怅惘不已。

就在柯如瑛的身形，消失之后不久，无数人影，距陈霖隐身的突岩不及五丈之外驰过，陈霖神目如电炬，已看出内中有白骨骷髅头号志的人，也有身着火云红衫的，另外还有不少女人！不禁冷嗤一声，忖道：“二教一会果然联手了，目的当然是对付自己，极可能是那些侥幸逃生的白骨教徒，见‘和合会’会长横岔一枝代答问题，传讯回教，所以才会联同‘赤衣教’到‘和合会’所在地来，目的不问可知！”

心念之中，身形电射而起，疾尾随那些人影而去。

果然，那些人影忽地分成三拨，分朝三个方向搜索前进。

陈霖觑准了“白骨教”中人行进的方向，暗暗紧掇在后，约莫奔驰了一个时辰，估计至少在二十里之遥！部伏尸，这件事谅来不至泄露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“如果真相大白的话，我必把这一对奸夫淫……”

以下的话，她说不下去，因为那淫妇将是自己的母亲，不由仰天喃喃的凄声道：“天啊！但愿这不是事实，这惨酷的命运不要降临在我的身上！”

“瑛妹，现在还言之过早，你该回去了！”

“霖哥，我……不想回去了！我要跟你一起……”

“瑛妹，坚强些，我们不久又能再见了！”

离情别绪，使这一对在非常情况下结合的男女，黯然神伤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倏告传来，两人同时一震，陈霖一推柯如瑛道：“瑛妹快走，迟恐被人发觉，记住三月之约！”

柯如瑛依恋不舍的看了陈霖一眼，凄然道：“霖哥珍重，我……走……”声音遽变哽咽，两滴泪珠，沿面颊而下，娇躯一起，电闪而逝。

陈霖怔怔的望着柯如瑛逝去的方向，怅惘不已。

就在柯如瑛的身形，消失之后不久，无数人影，距陈霖隐身的突岩不及五丈之外驰过，陈霖神目如电炬，已看出内中有白骨骷髅头号志的人，也有身着火云红衫的，另外还有不少女人！不禁冷嗤一声，忖道：“二教一会果然联手了，目的当然是对付自己，极可能是那些侥幸逃生的白骨教徒，见‘和合会’会长横岔一枝代答问题，传讯回教，所以才会联同‘赤衣教’到‘和合会’所在地来，目的不问可知！”

心念之中，身形电射而起，疾尾随那些人影而去。

果然，那些人影忽地分成三拨，分朝三个方向搜索前进。

陈霖觑准了“白骨教”中人行进的方向，暗暗紧掇在后，约莫奔驰了一个时辰，估计至少在二十里之遥！

只听人群之中，传出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往回搜！”

二十多条人影，纷纷止住身形，转头向来时的方向回驰！

就在此刻，一丛密林之中“传出一阵刺耳生疼的阴森冷笑，笑声冷得像是发自极地玄冰之中，使人不由毛发悚然。

二十多个白骨教徒，全被这冷笑声镇住，不期然的止步停身，紧聚在一处，当中一个年在六旬上下的老者，越众而出，前行数步，目射棱芒，注定了那冷笑声所发的树丛。

这老者胸前一个斗大的白骨骷髅头，占满衣襟全幅，看来他在教中的身份相当的高，可能地位要超越堂主之上。

那老者向那树丛扫掠了几眼之后，因枝繁密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林中是哪位高人，何不现身让老夫见识见识？”

一个冰冷的声音答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那老者顿时气得七窍冒烟，声如沉雷般的道：“老夫白骨教第三护法‘辣手神郑通’，识相的与老夫滚出来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本人现身，见血方休！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不由老脸变色，其余的众高手也为这一句话心颤不已。

接着那声音又道：“嘿嘿！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本人与贵教早经了不解之缘！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心中不由一动，一挥手之间，身后的二十余高手，“唰！”的作扇形散开，一个个神色凝重。如临大敌。

“嘿嘿嘿嘿！老匹夫，你无须虚张声势，本人要取尔等性命，易如折枝！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就是你们二教一会要找的人？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心里寒气顿冒，其余众高手更是惶然不已，齐齐蓄势戒备。

那声音又道：“现在知道本人是谁了吧？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小鬼，你真的是‘活阎罗’，好极了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又是一阵刺耳冷笑，笑声中，只见一条红影，从树丛之中射起，半空中极快的一绕，划起了一圈红色的光圈，然后轻如鹅毛般的飘落当场！

竟然是一个全身赤红如血的怪人——

惊呼之声倏起：“血……”“血魔！”“血魔！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惊愣的向后退了三个大步，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。

他们的目的是追踪“血魔”的传人“活阎罗”，做梦也估不到“血魔”会在此处现身，那些高手，更是胆落神摇，靛觫不已。

桐柏山下的三里坪那场血劫，他们耳熟能详！

“血魔”一双闪着血红光焰的眸子，朝场中白骨教高手一扫，又是一阵嘿嘿冷笑，然后注定为第三护法“辣手神郑通”道：“贵教要追寻本人的门徒‘活阎罗’其故安在？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自知本身功力虽较之已死的外三堂堂主“雪山三尊者”高了一筹，但恐仍非这魔尊之敌，不过他想全身而退，总不成问题，闻言之下，沉声答道：“贵门徒迭次残杀本教弟子，本教当然不能缄默！”

“血魔”冷冷的道：“那是你们自己找死！”

“阁下何出此言？”

“我那徒儿目的只在查询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尔等竟然矢口不告，岂非找死？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面色一变道：“四毒书生的下落，为什么要向本教查询？”

“因为三年前四毒书生被白骨教追杀之后下落即告不明，不问你们问谁？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冷哼一声道：“这纯属无稽之谈，本教毫不知情！”

“血魔”不由仰天一阵狂笑道：“郑通，本人没有闲工夫与你多说废话，今天这问题就着落在你的身上，如果你想保全这些人的性命，你就干脆点说出来，否则的话……嘿嘿……你们一个也别打算离开！”

这话说得所有的高手，从背脊里冒出寒气，“辣手神郑通”更是心旌摇摇道：“这魔尊究竟为何苦苦要追寻四毒书生的下落？莫非他已知……”

“血魔”身形倏地前飘数尺，再次道：“郑通，想好了没有？”

“无从奉告！”

“如此就休怪本人出手无情了！”了字方落，红影一闪，疾逾电掣的朝高手群中一掠，惨噪之声起处，地上横陈了五具尸体，红影一旋之后，又回原地！

“怎么样，说是不说？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虎吼一声，双掌挟毕生功劲，猝然拍出，紧跟着，人影一阵闪晃，十余股劲风，同时向“血魔”袭来！显然白骨教的高手，已意存一拚！

“血魔”冷哼一声，周身红焰顿炽，双掌猛然挥出，掌风竟然隐泛血光，“轰！”然巨震声中，夹着一连串“波！波！”之声，“辣手神郑通”当场被震退三步，一阵血翻气涌，而“血魔”的身形，也连摇了几摇，那些同时发掌的高手，齐齐被反震得踉跄后退。“辣手神郑通”嘿嘿一笑道：“血魔的功力也不过如此？”

语声未已，只见一抹红光，以极奇怪异的角度闪射飞旋，令人无法捉摸，绕着那十几个高手，一连三匝，惨噪之声，撕空而起，惨不忍闻，待到红影乍停，场中只剩下一个“辣手神郑通”，其余的高手全部伏尸当场！

功力之高，手段之辣，不愧“血魔”两字！

“辣手神郑通”眼巴巴的看着所率的高手惨死，却无从伸手，因为这种怪武功，他连听都不曾听说过，根本无法下手，这时宛如从噩梦中醒来，不禁目眦欲裂。

“血魔”嘿嘿一笑道：“郑通，现在轮到你了！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身形暴缩，双掌遽大三倍，正待……

突然——一阵鬼啸之声，倏告破空传至，啸声凄厉，撕空裂云，四周的树叶，被那声浪震得发出一片沙沙之声，阴风四起，宛若有无数冤魂，随啸声以俱来！

第五章天音怪叟

“白骨教”第三护法“辣手神郑通”在听到那鬼啸声之后，面上顿现喜色，就在“血魔”被那慑人心志的鬼啸声惊得一怔神之际，那大逾平常三倍的手掌，猝然拍出。

劲势之强，足可撼山栗岳，真不愧辣手之名。

“血魔”仓促之间，身形猝然弹起三丈之高，堪堪避过那骇人的一声，身形凌空一折，十缕尖锐破空的血红指风，电闪射出。

弹身出指，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完成！单只这“快”就足以使人丧胆。

“辣手神郑通”一掌拍空，立知不妙，心念未转，十缕红色指风，已告电闪射来，急切中一式“灵蛇游身”，身形平贴地面，射出三丈之遥。

“血魔”不由被这玄奇的身法，惊得一愕。

鬼啸之声，愈来愈近，啸声中似有一种魅力，使人心悸神摇。

突然——

另一方向，一阵疯狂的笑声，排荡破空而至，笑声中充满阳刚之气，越笑越烈，终至掩没了那鬼啸之声，阴风忽敛，沙沙之声也告收歇！

“辣手神郑通”顿时面露惊惶之色……

那鬼啸声低弱得似一缕余韵，渐飘渐远，狂笑声也跟着远离！

“血魔”不愿分神去探究那鬼啸声和怪笑声的来路，身形一晃，欺近到“辣手神郑通”身侧一丈不到之地，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郑通，你说是不能说？”

“辣手神郑通”不自禁的退了一步，厉声道：“不说又待如何？”

“那你今天死定了！”

“不见得！”

“不见得你就试试看！”

声落招出，连攻一十三掌，迫得“辣手神郑通”手忙脚乱，倒退不迭。

“你真的不说？”

“不说？”

“血魔”眼中红芒立炽，双掌一抡一挥，一片万钧红髓，暴卷而出。

“辣手神郑通”一咬牙，以毕生功力，举掌相迎——

“波！”的一声震天巨响，激起气流成漩，土石飞扬，接着是一声惨哼，“血魔”连退三步，才告立稳身形，而“辣手神郑通”却蹬蹬跌跌撞撞的退到一丈之外，“哇！”的喷出一蓬血雨，身形摇摇欲倒！

“血魔”又逼近数尺，恨声道：“你真的死也不肯说？”

“‘血魔’，你少狂，本教自会有人收拾你！你的末日将到……”

“你想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！”事字方落，红影一晃，惨号立传，“辣手神郑通”也追随着其余的白骨教高手一道归西去了。

“血魔”口中吐了一口长气，愤然自语道：“杀！我非要杀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不可！”话声中，红光渐敛，血色乍退，又回复了一个俊美的少年——陈霖。

陈霖恨恨的朝地上二十几具白骨教的高手尸体，扫了一眼，忖道：“奇怪！‘四毒书生’究竟与白骨教是什么关系，使得这些高手宁死也不肯吐实？”

他又想刚才那骇人至极的鬼啸声和狂笑声，更是激奇不已，极可能是两个绝顶高手所发，但他出道日浅，对一些武林的奇人异事，不甚了了，想也无从想起！

“我该走了！”

心念之中，转身正待驰离现场，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如宏钟般的声音道：“小子，你与我停下！”

陈霖心头一震，回首望处，两丈之外，站着一个人须发虬结，整个脸孔全被遮没，仅露两眼的怪人，正把两道锐利如冷电的眼芒，照定自己，不禁为之一愣，这怪人能欺到自己身后两丈之地，而不为自己发觉，功力之高，可以想见。

那怪人扫了现场一眼之后，又道：“娃儿这些人是你杀的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噫！‘飞指留痕’，你就是江湖中传言的‘血魔’的传人‘活阎罗’？”

“正是在下！”

“嗯！能击毙白骨教中的一流高手，功力还可以！”陈霖不由在心里暗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冷冷的问道：“阁下大名尊号？”

怪人哈哈一笑道：“这个你无须知道！”

陈霖气得冷哼出声，扭头就走，眼前人影一闪，那怪人已横拦身前，不由俊面一变，语音带怒的道：“阁下准备怎么样！”“娃儿，老夫有话问你！”

“在下没有回答的义务！”

“好狂妄的娃儿！”

“难及阁下的十分之一！”

“老夫今天问定了！”

“在下也是走定了！”了字出口，身形向斜一旋，陡地凌空射起，快如轻烟般向林中飘去，觉得身后，似乎没有什么异声，谅来那怪人不曾追来，不由缓下身形，回头望了一眼，果然那怪人不曾追踪自己而来，但当他再转头时不禁呆住了，那怪人竟然在身前丈外之处冷冷地注定自己！

他冷傲孤僻成性，怪人的表现虽然惊人，可是并不放在心上，不由喝问道：“阁下意欲何为？”

“老话一句，有些话问你！”

“在下没有闲工夫扯谈！”

“只要我老人家高兴，你就得陪我！”

陈霖几乎把肺气炸，他自己已经够狂，想不到这怪人比他更狂，当下面色一沉，杀机立现，语冷如冰的道：“阁下再不识相，莫怪在下要得罪！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娃儿，就凭你还差了一点！”

陈霖怒发如狂，道：“不相信你就试试看”，掌随声出，刚猛无俦。

怪人不闪不避，阔袖一挥，一股绵绵劲气，应一挥之势而发，把陈霖强劲绝伦的一掌，消卸于无形，又复哈哈一笑道：“娃儿，如何？你相信了吧？”

陈霖心头感到一凛，正想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忽地转念道：“不行，如果运起神功，岂不自败行藏，拆穿了‘血魔’之谜！”于是强捺心头怒火，亢声道：“阁下如果不先报名，在下恕不奉陪！”

“好哇，小子，老夫佩服你的狂傲，你听人说过‘天音叟’这个人没有？”

陈霖摇摇头道：“不曾听说过！”

“哈哈，娃儿，这不怪你，老夫也是新近才出江湖，老夫这名号是自己取的，知道的人只限于老夫打过交道的寥寥几个！”

陈霖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，这种话简直有些不伦不类，以他的年龄功力修为等各方面来说，决不是新出江湖的人，而又自号“天音叟”向别人介绍……

“小子，你满意了吧？...”

“不满意！”

“噫！你什么意思！”

陈霖强忍住笑道：“阁下何以自号‘天音叟’？”

“其发也，泣鬼惊神，风云变色，邪魔匿迹，正道得彰，有若天音之遽降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想起不久之前，那慑人的鬼啸，和激荡排空的狂笑声，莫非这怪人就是发狂笑惊走鬼啸声的人，脱口道：“半刻之前，发狂笑声的就是阁下？”

怪人一怔之后，陡然仰天哈哈狂笑起来，笑声刚劲，激荡排空，如裂金石，愈笑愈烈，声浪圈圈叠出，如怒海扬波，震得四周林木急摇遽摆，叶落萧萧，陈霖在一旁也被笑声震得心浮气躁，神志恍惚，喃喃道：“不错，刚才发怪笑的就是他！”足有半盏茶之久，才告停息下来！

怪人“天音叟”这才道：“娃儿，相信了吧！”

“嗯！算是见识了！”

“如此我来问你，你师出何门？”

陈霖这时对这“天音叟”产生了一种非常的好感，也许他俩在“狂”和“怪”两个字上，有共通之处，同时他想，事情根本也没有隐瞒的必要，遂道：“血影门！”

“血影门？三百多年前的血影门？嗯！令师尊讳？”“血魔唐中巨！”

“天音叟”激奇的退了两步，道：“娃儿，你在说谎！”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以你所使用的手法招式，源出‘血影门’是不错，但你的师父我可断言决非‘血魔唐中巨’，是另有其人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血魔唐中巨，是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能活到现在，在三百多年前，他的身手，就已天下无敌，那在三百多年之后，岂不更是不可思议，但以最近几次的血案看来，他的功力固然惊人，但与传说中的相去天壤，明眼人不问可知！“那阁下以为他是谁？”

“这就要问你了！”

“信不信在于阁下，在下无以奉告！”

“事情终有水落石出之日，老夫也无须强你所难！”陈霖忽地想起那发鬼啸声的人，脱口问道：“那发鬼啸声的人是何人物？”

“娃儿，他就是你要找的人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白骨教主‘白骨尸魔’！”

“阁下怎知我要找他？”

“你三番两次大肆残杀该教弟子，这不是明摆着与该教为敌吗！”

陈霖不由暗自点头，这“天音叟”果然见闻广博，料事如眼见，不过还有一点，他却永远也猜不透，就是真假“血魔”之谜，可能三百多年前，“血魔唐中巨”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每现身必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所以相传下来，“血魔”是一个周身赤红如火的怪物，却不知这种现象，只限于运起“血影神功”之时才会发生，所以陈霖以两种身份出现江湖，而使人迷幻莫测。

陈霖思忖一阵之后，道：“在下想请教阁下一个问题？”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白骨教总坛设在何处？”

“娃儿，你问对了，换了别人恐怕无法答复你这个问题，目今江湖中知

道这个问题的恐怕没有几人，不过，你意欲何为？”

“阁下是否可以不问原因？”

“好！娃儿，告诉你，白骨教总坛设在‘幕阜山’中，至于在‘幕阜山’的什么地方，老夫可无法相告，你自己去寻吧！可是我给你一个忠告！”

陈霖想不到从“天音叟”口中轻易的知道白骨教教主之名和总坛开设之地，心中喜之不胜，充满感激之情，和声道：“阁下有什么忠告？”

“凭你娃儿的身手，仅只堪与该教的第二护法匹敌，如果你要冒闯‘幕阜山’的话，恐怕，嘿嘿，能全身而退算是你幸运了！”

陈霖心中不由一震，忖道：“这老儿所说的恐是实情，但为了亲仇，纵刀山剑海，又何惧之有！”当下面色沉凝的道：“谢谢阁下的忠告，在下理会的！”

“天音叟”一双如电棱芒，在虬结如草的须发中闪了几闪，道：“娃儿，你是否以为我们是巧遇？”

陈霖奇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不是！”

“那阁下是……”

“老夫风闻你落在‘和合会’中，特地赶来，又逢二教一会联手搜捕你，判断你必在此山之中，哈哈，总算不虚此行！”

“阁下是专为了本人而来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愿闻其详？”

“依老夫判断，可能你是从古以来能活着离开‘血池’的第一人或是第二人，同时，你在‘血池’之中，必有所遇！”

陈霖悚然不已，深深钦服对方的推理，但仍忍不住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因为你已身负昔年魔尊的几样绝学，虽说火候不足，但放眼江湖，堪与你匹敌的恐怕不太多，至于说到第一人或第二人乃是因为再加上真假未明的令师！”

“阁下还未提到问题本身？”

“好，我这就说，‘血池’之中景况如何，外人自无法蠡测，不过鉴于历年以来，或被活生生逼下血池，或是被抛尸其中，是生抑死，尸骨总是存在的，所以老夫问你是否见过带有一柄剑身现龙纹的长剑的尸身？”

陈霖略不思索的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这倒不曾见过！”

陈霖入“血池石窟”之时，他遇到唯一的活人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，然而吴佑年已在那突发的地震中殒命，至于尸骨，可说是堆积如丘，即使其中有这么一具尸身带有龙纹剑，他当然也无从发觉。

“天音叟”闻言之下，眼中闪射一种黯然之色。

陈霖忽地想起方才“天音叟”说过的一句话，不由奇诧的道：“阁下方才说出道未久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哈哈，娃儿，世界上的事，真真幻幻，我说‘天音叟’出道未久！”

“那阁下的前身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哈哈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，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人，一叶飘萍而已，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先后名号之称！”

陈霖听到飘萍两字，忽地触及心事，略一迟疑之后道：“我向阁下打听一个人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飘萍客李奇！”

“天音叟”退了两步，眼中射出两缕奇光，声音微颤的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？”

“飘萍客李奇！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不认识！”

“你与他是恩是仇？”

“都谈不上！”

“那你打听他做什么？”

“阁下知道他的行踪？”

“你先说出找他的原因？”

陈霖心头电转道：“看样子‘天音叟’必知‘飘萍客李奇’的下落行踪，不然他不会那样激动，但‘风雷掌钟子乾’叔叔临死之时，谆谆嘱咐自己的一切，除了见到‘飘萍客李奇’之外，对任何人都不可提及！”当下歉然道：“对不起，这一点碍难奉告！”

“天音叟”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娃儿，如此咱们两不相久，你不肯说出原因，老夫当然也是无须奉告！”

陈霖不由大感为难，如果自己不说出原因，对方当然就不会告诉自己“飘萍客李奇”的下落行踪，但，这是自己必须知道的事，如果错过了这个探询的机会，以后恐怕更是困难重重了，顿时狼狈异常，心念几转之后，一横心道：“今天务请阁下告知‘飘萍客李奇’的行踪！”

“如果老夫根本就不识‘飘萍客李奇’这个人呢？”

陈霖不由语塞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对，对方根本是故意推托之词，以方才自己初提“飘萍客”之名时对方显然十分激动，如果说不知情的话，鬼才相信，据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说自己还身负其他血仇，只有“飘萍客”知情，同时自己也有许多不明的事要问，最重要的是父亲的尊讳下落等，所以“飘萍客”的行踪，今天非问清楚不可。

“阁下一定不肯相告？”

“难道你能强迫老夫说不曾？”

“在下势在必问！”

“老夫话已说明，不知情！”

“这是欺人之谈！”

“嘻嘻！娃儿，你倒是强横得可以？”

陈霖情急之下，俊面微变，沉声道：“阁下不过开口之劳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娃儿，古语说得好，祸从口出！”

“如此阁下是明知而不愿相告？”

“是又如何！难道你还想用强不曾！”

“不得已之时，在下只好……”

“天音叟”不禁仰天一阵哈哈狂笑，道：“娃儿，你未免狂傲得太过份了，现在，你！决非老夫敌手！如果你想用强的话，无异自取其辱！”

陈霖冷傲成性，虽然明知可能真的不是对方之敌，但仍傲然道：“未见得！”

“那你尽可一试！”

陈霖变成了骑虎之势，不出手也得出手，沉声道：“如此得罪了！”身形一旋，猝然击出五掌，奇诡厉辣，非同等闲。

“天音叟”哈哈一笑，捷逾鬼魅的一闪脱出圈外，陈霖五掌骤告落空，电闪收势，转身之际，又告劈出三掌，掌掌俱有开碑裂石之威！

“天音叟”笑声不停，旋身闪过，还攻一掌！

这一掌看来绵软无力，像是开玩笑似的，陈霖冷哼一声，举掌封去，掌劲方一接触，立感对方的看似绵软的掌风，潜劲如山，猛然一震回来，不由心中一凛……

“轰！”然巨震声中，陈霖被潜劲一震得踉跄退了三个大步，不禁大感气馁，自己在“血池别府”数年苦练，想不到江湖中一山还比一山高，自己所学，又何值自傲，但他孤傲倔强之性天生，心念几转之后，蓦地一咬牙，双掌以全力疾拍而出！出手就是连环十三掌，一波波的劲气，如怒海狂澜，层层涌出！

“天音叟”也自惊得一怔，忙不迭的接连划出数圈柔绵劲风，消卸对方来势，但身形却不自禁的退了两步！足见双方的功力，悬殊并不太大，只在一筹半筹之间。

也许这“天音叟”好胜之心未泯，就在陈霖一轮疾攻过后，高叫一声道：“娃儿，再接一掌试试！”

双掌上提平胸，缓缓推出，目光沉凝至极，想见他已用了十成功劲！

陈霖已知对方不可等闲而视，当时也倾力推出一掌。

焉知掌劲方一接触，立即感到对方这一掌潜劲重逾山岳，强猛得出乎意料之外，但此时，闪让退避，均所不及，何况他孤僻的性格，使他只知道有进不知有退，把功力又加了一成……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沙飞石走，劲气横溢，陈霖不自禁的闷哼了一声，退了五个大步，一口逆血，几乎夺口而出。

但“天音叟”也同样被一震得退了三个大步，须眉一阵掀动。

陈霖心中大不是意思，想道：“我必须加紧苦练，有一天我必使先师的昔日雄风，重现武林！”心念之中，冷冷的道：“阁下，今日本人算输，但愿再见时能使阁下愉快的答复在下所问，再见！”

说完，头也不回的飞身掠走，快逾电掣！

“天音叟”望着陈霖的背影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奇怪！血魔的传人活阎罗，竟然要打探飘萍客李奇的行踪，看来此中大有蹊跷，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！”自语已毕，也向陈霖身形消逝的方向，电射而去。

且说陈霖把身法展到极限，如一缕淡烟，向山外飘去，心里一路寻思道：“今日我才看出自己的功力不足恃，我必须练成像三百多年前先师那样的身手！”

“但，可能吗？自己不是逊于武技，而是囿于内力不足，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啊！据师父遗柬所示，如要把‘血影神功’练到极限，需一甲子的岁月，可是自己的仇不能待到六十年之后再报呀！不然的话，除非是另获奇缘，使内力速成，奇缘，并不是探寻追求得到的东西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！”

他愈想愈不是意思，因为他首次败于“天音叟”之手，他却不曾想到，“天音叟”已可算是江湖中有数的奇人之一，能够与他过招抗衡，已是相当惊人的了！

于是——

陈霖在心里默默自誓道：“在没有把‘血影神功’练到相当火候之前，决不再以‘血魔’的姿态出现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的行踪，既无法获悉，所幸在“天音叟”的口中，已经得知“白骨教”总坛设在“幕阜山”中，目前且先追出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，报了母仇之后再论其他，心念之中，已飞越了数个峰头，官道遥遥在望！

蓦然——

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夹着女人的娇斥声，隐隐飘传入耳，凝神聆听之下，似发自官道前端的林中，不由好奇之心大发，拨转身形，向发声之处驰去。

林中，一块十丈不到的隙地之上，七个男子，围攻一个使剑的奇丑少女，那七个男子，胸襟之上，各有一个海碗大的白骨骷髅头，这时那奇丑少女已被攻得招式散乱，娇喘吁吁，险象环生！加上那七个男子，不住口的污言秽语，尽情调笑，奇丑少女在急怒攻心之下，更形不支，眼看不出十合，非束手被擒不可！

一旁，站了两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胸前的白骨骷髅头，几占了衣襟的全幅，冷眼看着场中的搏斗，像是在欣赏一出趣剧！其中之一突然下令道：“时已不早，别让其他派的人捷足先登，把她解决了吧！”

七个正在拚斗的男子，闻言之下，攻势顿告凌厉起来，这一来，那奇丑少女更不成了，手中剑重若千钧，几乎连抡都抡不动了，眼看……

“杀不尽的兔崽子！”

冰寒的喝声传处，一条人影，如一片枯叶般飘泻当场，众人眼还未曾看清，只觉眼前一花，惨噪之声，破空而起！正在交手的人中，已有三人横尸就地！

场中各人，不由惊魂出窍，齐齐收招后退！

只见场中多了一个俊美绝伦的少年，面罩寒霜，目射煞芒，注定众人一不稍瞬。

那两个站在一旁观战的中年人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，惊得怔住了，眼光扫向地上的三具尸身，只见死者眉心之间，现出一个血红指印，面色立变，其中之一道：“你就是活阎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这话出口，其余的人心里寒气顿冒！

那奇丑少女，兀自以剑拄地，喘息不已，但一双澄澈的眸子，都激奇的注定在这如神龙从天而降般的美少年身上，她真不敢相信，这就是近来闹得汪湖一片风声鹤唳的“血魔”传人“活阎罗”，她想：“他多美啊，为什么有这么个难听的名字……”

那中年人一顿之后，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阁下何必专与本教作对？”

陈霖语冷如冰的道：“本人有个心愿，见了‘白骨教’的人就杀！”

这话说的几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亡魂尽冒。

陈霖因了“四毒书生”的关系，而把“白骨教”的人恨之切骨。

那两个中年人面色一变之后，齐喝一声：“上！”六个高手，同时击掌，攻向陈霖，六道掌风，发自不同方向，实不可等闲视之。

陈霖冷哼一声：“找死！”身形如鬼魅般的乍旋疾闪，又是数声惨噪，那方才动手的七人之中的另四人，功力较差，已在一个照面之间，魂归阴府，死状和另三人一样。

那两人武功较深的中年高手，身形倏退三步，满脸俱是怨毒之色，其中之一道：“小子，自会有人来收拾你！”说完转身就待

“慢着！”

陈霖身形一晃，已横拦两人身前！

两个白骨教的高手，同时怒哼了一声，其一道：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你两个在教中是什么身份？”

“这个何用你管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在下一并成全了！”

了字方落，电闪拍出五掌，“波！波！”声中，那两个高手被震得踉跄而退。

陈霖杀机已起，略不稍停，五掌之后，接着攻出两记怪招，迫得两个白骨教高手，一阵手忙脚乱，就在此时，“飞指留痕”已告展出，手指动处，立地传出两声怪噪，白骨教九个高手一个不剩，全部伏尸。

这种杀人手法，看得一旁的奇丑少女，胆寒不已，的确不愧“活阎罗”之名。

陈霖在毁了九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之后，这才转过面来，把俊目冷冷的扫向那奇丑少女，只见她掀唇塌鼻，面色青中透绿，宛如一片枯叶，简直不堪承教，但一双眼神，却澄如秋水，闪动之间，显示出一种智慧和诱人的光。

看了两眼之后，转身就要离开！

那奇丑少女娇唤一声道：“阁下请留步！”

声如乳莺出谷，珠落玉盘，既甜又脆，可惜错配了那一张脸孔！

陈霖闻声止步，回过身来，道：“姑娘叫在下，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奇丑少女娇声一笑道：“阁下援手之德，我还没有当面致谢，何以匆匆就要离开，是否因为我长得太丑，而退避之不暇么？”陈霖俊面不由一红，但仍冷冰冰的道：“没有这样的事，不过事完我已没有逗留的必要了！”

奇丑少女又是一阵银铃般的娇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说着玩的，现在致谢援手之德！”说完，深深福了一福，接着又道：“我叫钟小翠，是……”

陈霖心头不由巨震，脱口道：“什么，你叫钟小翠？”奇丑少女，秀目一闪道：“是的，钟小翠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哦！钟小翠，你是翠妹？”

钟小翠惊怔的退了两步，声带微怒的道：“阁下放尊重些，谁是你的翠妹？”

“风雷常钟子乾是姑娘的什么人？”

钟小翠惊呼出声道：“那是家父，你……你怎么知道他老人家？”

“那我叫你翠妹谅不会错！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叫陈霖！”

“陈霖？陌生得很！你不是叫活阎罗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在什么地方见到家父，我……我……对于他老人家的容貌，已不记忆了，他离开我和我母亲的时候我还小！”陈霖面上倏地掠过一缕悲愤之色，目中泫然欲泪，凄声道：“翠妹，你别难过，钟叔叔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怎样了？”

陈霖面上起了一阵痛苦的抽搐，两滴泪珠，终于滚了下来，悲声说道：

“翠妹，钟叔叔，他……他……”

奇丑少女钟小翠，见陈霖的神色，心头掠过一片不祥的阴影，急声道：“究竟怎么样了？”“他……他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！”

钟小翠娇躯陡然巨震，歇斯底里的叫道：“死了！啊！天公不仁，爸爸，女儿永远也见不到您了，您在女儿的心中，连一个淡淡的影子都不曾留下啊！”

一字一泪，令人不忍卒听！

陈霖更是肝肠寸折，钟叔叔是因了救他而死的啊！钟小翠在激动了一阵之后，含泪问道：“我爸爸是怎样死的？”

“钟叔叔为了救我，而伤在‘四毒书生’的剑下，终因毒发而死！”

“四毒书生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我要报仇！”

“翠妹，愚兄已正在进行这事！”

“父仇不共戴天，岂可假手他人！阁下大可不必伸手！”“翠妹，你不该称我为阁下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据钟叔叔说，家父是他的拜兄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我大胆称你翠妹，他老人家临终之时，要我照应你和婶婶，并且要我寻到‘飘萍客李奇’！”

“哦！李师伯，是家父的师兄！”

“他人呢？”

“我只是闻其名而不见其人，他也早在桐柏派瓦解之日失踪江湖！”

陈霖不由吸了一口凉气，看来要寻到“飘萍客李奇”确不是件易事。

钟小翠又道：“那我该称你一声霖哥，请你把事实经过向小妹一述！”

于是陈霖以悲怆的心情，把“生死坪”一段经过述了出来！听得钟小翠泪落如雨。

“霖哥，家父弃骨‘生死坪’外的树穴，做女儿的心何能安，你能陪我一道上‘生死坪’起出父骨，予以安葬吗？”

“当然，这也是我心愿之一！”

“霖哥的令尊和令堂尊讳是什么？”

陈霖面上顿现悲苦怨毒之色，哽咽着道：“家父名讳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，家母是叫‘武林之花郭漱玉’！”

“什么！‘武林之花郭漱玉’？”

“是吗，翠妹听说过？”

“霖哥！令尊就是失踪的桐柏派掌门人陈其骧！他是家父的师兄，不是拜兄！”

陈霖脑内嗡的一响，几乎晕了过去，想不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“桐柏派”的掌门人，如此说来，父亲的生死大成问题，难怪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叔叔要自己寻找“飘萍客李奇”，原来有这层原因在内，同时钟叔叔还说我本身另负血仇，莫非父亲……他不敢再想下去，这事只有寻到师叔“飘萍客李奇”才能知道个中原委。

他同时想起“天音叟”那怪人，看样子要知道师叔“飘萍客李奇”的行踪，只有再找“天音叟”，但自己的功力不及对方，对方不肯说，也是枉然！

不由恨得一躲脚。

“噫！霖哥，你想到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我们是否现在就首途‘生死坪’去起钟师叔的尸骨？”

“现在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二教一会的人和许多魔头，尚不愿放过西门师叔，准备进犯桐柏派的开宗立派之地‘碧云山庄’，目的仍是那‘轩辕经’，我就是风闻此事而驰往桐柏山报讯，不意半途与白骨教这些魔爪子相遇，险此……”

钟小翠说完一顿之后，眼透迷惘之色，道：“霖哥，你真的是三百多年前，那位传说中的恐怖人物‘血魔’之徒？”“可以这么说！”

“人能活三百多岁吗？”

“这个，目前不便相告，以后再告诉你如何？”

钟小翠不情愿的点点头，不再作声。

陈霖的目光，再次从钟小翠奇丑的面上扫过，心里暗自忖道：“天赋与她一双秀美的眸子，婀娜的身段，甜美如音乐般的声音，却配上这一付面容，真是造物者的恶作剧！”但又转念想道：“一个人的美，应该以她的灵魂为准则，内在的美应超乎外在美之上，假使她有一付动人的躯壳，而却有一个污浊的灵魂，她美吗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，金童柯瑜瑾，她和他都可算是美甲天下，然而她（他）们做了什么？淫乱！谋杀亲夫！这是美吗？”他为他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好笑！

“翠妹！我们上桐柏山吧！”

“好！”

两条人影，电射出林，沿官道驰去！快逾风驰电掣，撇下那些白骨教徒的尸体，点缀着阴凄的林空。

一路之上，引得人啧啧称奇不置，一个俊美绝伦的少年，却伴着一个丑得使人作呕的少女，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了！第二天，午正时分，陈霖和钟小翠已双双来到桐柏山下的“三里坪”。

陈霖旧地重游，想起不久之前，三里坪中力战群丑的一幕，不由感慨系之。……

越过三里坪，就是桐柏山的入口，群峰屏列之中，现出一道十丈宽广的口子，两旁是千仞削壁，攀登可不是件易事，所以入山必须由山口进入，然后再循势登临。

将及山口，钟小翠忽地尖叫了一声，道：“霖哥！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震，循着钟小翠的手指方向看去，只见山口外的岩壁上，距地三丈之处，一个黑忽忽的东西，平贴在岩壁之上，看上去像一个人！急道：“我们上前去看！”

脚下一紧，三个起落，已到了山口岩壁之下，那东西赫然是一个道家装束的怪人，平贴在岩壁之上，陈霖细一审视，不由脱口惊喊道：“僵尸道人！”

身形不由向后移退数尺，钟小翠惶然道：“什么？僵尸道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‘僵尸道人’，现任‘崆峒派’掌门人‘天机子’的师叔，一身歹毒阴功，身坚如铁，全身皆毒，功力还在‘四毒书生’之上！”

“哦！你刚才告诉我的，在‘生死坪’上要强收你为传人的怪物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噫！他怎么不动？”

陈霖定神望去，又是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他死了，被人吊在这里，你看那颈间的山藤！”

“什么人有这么高的功力，能置这‘僵尸道人’于死地？”“这事大有蹊跷！”

钟小翠像忽然想起一件事般的惶然道：“霖哥，不好，‘碧云山庄’必然已经出事，我们来迟了一步！”

“那我们快走！”

刚入山口，不及十丈，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惊“噫！”双双停下身形。

只见山峡之中，遍地都是死尸，肢残碎体，头断骨裂，腥臭之味，触鼻欲呕，一洼洼的血水，已变成紫黑之色，显见这些尸体被杀的时间，最少已在半天之上。

两人心如鹿撞，冷汗涔涔而下，并不是惊怖于眼前的惨景，而是担心“桐柏派”所在地的“碧云山庄”可能已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。

陈霖自从钟小翠的口里，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“桐柏派”失踪的第二代掌门人陈其骧之后，对该派的关切，较之钟小翠尤甚。

“桐柏派”自十多年前，因逢巨变而自八大门派之中除名以后，直到现在才由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出而整理残局，意图复兴，如果再来一次惨劫的话，恐怕永远的要除名江湖了，陈霖哪得不急。

细察那些尸体，其中有“白骨教”的，“赤衣教”的，“和合会”的，另外还有些不属于二教一会的。

这下手的人，到底是淮？

谁有这种惊人的身手？

以“桐柏派”现有的人手而论，自新任掌门人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以下，无人具此非凡的身手！

钟小翠颤声道：“霖哥！我们快些上山去瞧瞧去，说不定……”

“好吧！”

两人纵起身形，朝山内淌进，一路之上，不断的发现尸身，两人的心弦也拉得更紧，心情沉重到极点，像是被压了一块万钧磐石。

走完峡道，沿径登山，越过两座峰头之后，一丛参天古柏，赫然在目。

“霖哥，那柏树丛中，就是‘碧云山庄’了！”“嗯！”

使人感觉不安的是从登山迄今，竟然声息全无，也不见半个人影，有的，那只是不断呈现眼帘的尸身！

“翠妹，我看事情有点蹊跷！”

“好歹先进去瞧瞧再说吧！”

穿过夹道柏林，一所巨宅大院，遽呈眼前，只见檐牙高啄，画栋雕梁，气派极是雄伟，大门半开，一对兽环，足有斗大，迎面门槛之上，一方巨型匾额，大书“碧云山庄”四个描金大字，但金粉半已剥落！

依然不见半个人影，静得近于阴森！

陈霖和钟小翠两颗心直提到喉头，默默的互视了一眼，径自走入……

全庄静得有如鬼域，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，袭人而来，连越数重院落，除了偶尔发现一两具尸身之外，半个活人都没有！难道西门俊等人全部都遇害了？

从入山起所见尸身不下百余具之多，是什么人下的手？这下手的人是

了维护“桐柏派”还是黑吃黑，那情势将更严重了！

两人痴痴地立在最后一重院中，半筹莫展！

钟小翠忽然打破沉寂道：“霖哥，依你看这下手的人是谁？”“目前无法忖测！”

“三里坪之役，令师‘血魔’曾鼎力协助西门师叔一行，这事莫非……”

陈霖肚里雪亮，那“血魔”就是自己的化身，也不说破，摇摇头道：“不是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所有尸身的死状，没有一具显示出是被‘血影门’手法所伤！”

“唔！那西门师叔他们究竟是生是死呢？如果说遇难的话，至少得留下尸身？”

“也许他们早已闻风远避！”

钟小翠咬着下唇，偏头思索了一阵之后，道：“依小妹的看法是这样，假定有一个或是数个不可一世的魔头，对于‘桐柏派’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志在必得，所以不惜杀害了所有各帮会的高手，而求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但到了‘碧云山庄’，却发现人去楼空……”

陈霖轻轻一笑道：“翠妹为何设想人去楼空，而不设想西门师叔等人遇害或被掳？”

钟小翠闪着—双充满智慧眸子，沉凝的道：“如果是遇害，必有尸身留下，如果是被掳，本派散落在江湖中的弟子，至少有近百的人被召回来，这近百的人，并非手无缚鸡之力之辈，掳持谈何容易！”

陈霖又紧逼一步道：“翠妹能断定那些被杀害的尸身中，没有‘桐柏派’的人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根据什么？”

“我曾注意过那些尸身，最多的是二教一会，因为二教一会都有显明的标志，—看就知，至于其余的那些无名尸体，没有超过二十具，而尸畔没有遗留本派特铸的兵刃‘柏纹剑’，所以我断定不是本派弟子！”

“柏纹剑？”

“不错‘桐柏派’的制式兵刃！”

“什么样子？”

钟小翠“锵！”—声，抽出身边长剑，递与陈霖，陈霖接过—看，只见剑身之上隐约的现出—些柏叶的暗痕！又复交还钟小翠道：“翠妹，我佩服你了，你的推论入情入理，明察秋毫，可称得上是女中诸葛……”

蓦然——

院角屋面之上，人影—闪而逝！错非是陈霖眼力超人，换了其他的高手还以为是眼花呢！

陈霖悄没声的疾射向那院角的屋面，游目四顾，哪还有半丝人影！

钟小翠—怔之后，也跟着弹起娇躯，停身到陈霖身侧，激奇的道：“霖哥，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人影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自信还不会走眼！”

“噫！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陈霖循声看处，瓦缝之中，夹着一张白纸，忙自取在手中，一看，不禁又是一阵惊心动魄，一双手也不自禁的颤抖起来！钟小翠靠近身去，伸头就陈霖的手中一看，只见上面几个笔走龙蛇的狂草：“诸人无恙，免挂心怀，兴门复派，尚非其时！”这几句没头没尾的话，又无上下款，令人莫测高深。

“霖哥，这留字的人不知是什么样的人物？”

“这个无法想像，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这神秘客极可能与‘桐柏派’有渊源！”

“这字条是专为我们留的吗？”

“当然，头两句分明是说西门师叔等人安全无恙，末两句则是说时机未至，还谈不上复兴‘桐柏派’，至于个中因由，却无法知道了！”

“这留字的人是否就是那下手杀害来犯的各帮会恶徒的人呢？”

“我看八成不会错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“以这神秘客刚才现身留字的身法而论，功力已到了深不可测之境！”

“但他会是谁呢？”

“目前无从想像！”

两人都被这突如其来事惊怔了，双双陷入了沉思之中！山风劲峭，吹起重重松涛柏浪！

一声苍凉的叹息，发自院中，把两人从沉思中唤了回来，转身望处，心头又是一阵大震，只是院中站立了一个须发虬结如一蓬枯草的怪老人，正仰首望着苍穹，像一尊石雕的怪相。陈霖不由脱口道：“天音叟！”

“什么‘天音叟’！你认识他？”

“曾有一面之缘！”

“这名字好像在江湖中不曾听说过？”

“他说是出道未久！”

“怪事，老都老了，怎会说出道未久，难道他从小潜修到现在才……”

“不，他似乎另有名号，我是说，他的前身不叫‘天音叟’！”“功力如何？”

“高出你我甚多！”

“比你‘血魔’的传人还高出甚多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他何以要现身此间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那“天音叟”对这屋顶上的两人恍如未觉，仍然如泥塑木雕一般，仰首苍穹，不知他在想些什么？更使人不解的是他何以会来到这“碧云山庄”之中。

钟小翠一拉陈霖的衣袖道：“我们下去看看他去！”“不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你不要问，反正我不愿和他朝相谈话！”“我希望知道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我自己决定在功力不能胜他之前不愿见他！”

“你和他动过手？”

陈霖点了点头。

“但是你败了？”

陈霖面上掠过一抹很复杂的色彩，又点了点头。

钟小翠“噗哧！”一笑道：“霖哥！这倒是满有趣的，那你预计什么时

候功力能超过对方呢？”

陈霖面上不由一红，这话使他十分难堪，若不是说这话的人，是钟小翠而换了任何一人的话，他可能拂袖而去，当下仍禁不住微哼了一声。

钟小翠玲珑剔透，已看出就里，忙转换话题道：“霖哥，你为什么会和这‘天音叟’动上了手？”

陈霖犹豫了一阵之后，道：“因为我向他打听一个人的行踪，他明知而不肯说，但这人是我必须要找到的人，一言不合，就动上了手，但……我的功力不及他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向他打听谁？”

“三师叔‘飘萍客李奇’！”

“哦……这位三师伯我没见过，但听说他居无定所，而且已经十多年未见现身江湖，性情又极古怪，要想找到他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！”

“翠妹，我们走吧！到‘生死坪’去拣回钟叔叔的骨殖，也好了一番心事！”

提到“风雷掌钟子乾”，钟小翠父女情深，目中又蕴了一层泪光，悲声道：“好！走吧！”

两条人影，疾射而起，离开了“桐柏派”所在地的“碧云山庄”！身后传来一阵慑人心志的哈哈狂笑，显然是那“天音叟”所发。

驰行中，钟小翠忽地向陈霖道：“我想到了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疑心桐柏山中的奇事是这‘天音叟’所为！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噫！你凭什么这样肯定？”

“因为在‘碧云山庄’之中，那留柬的神秘客，虽然如惊鸿一瞥，但我已约略看出他的身形较之‘天音叟’修长，而且面上似乎蒙了一幅黑巾，所以我断定桐柏山中遍地伏尸的事，是那神秘客所为，而且他决不是后来现身的‘天音叟’！”

“嗯！也许是，但小妹还有一点不明白，‘天音叟’来到桐柏山目的安在，看他那副仰首向天的神态，似乎有什么严重的心事般？”

“这个我也无法想像！”

“还有，那神秘客留柬的首句说：“诸人无恙。这诸人当然是指想出面复兴桐柏派的西门俊伯伯等人而言，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？”

“也许远走他方，也许化整为零，也许神秘客有什么安排……”

钟小翠迷惘的看了陈霖一眼，这几个也许，都有可能，总之使人无从揣测。

“霖哥，你为什么急着要找‘飘萍客李奇’伯伯？”

“因为钟叔叔遗言要我找他，说我还身负另外的血仇，只有找到他才能清楚……”

“血仇？难道我爸爸所指的大师伯……”

陈霖黯然想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家父失踪已十多年，而昔年家母在世时，又不肯道出真相，只说家父远出未归，若不是翠妹道破，我还不知家父就是桐柏掌门陈其骧呢！由此推论，其中必有惊人的隐秘，这隐秘也许是一件惨绝人寰的悲剧，证诸钟叔叔所说的血仇两个字，所料大概不会差到哪里！”

两人一路谈说，不数日间，已接近大别山区。

这一天，两人抵达“望山集”，适逢豪雨倾盆，只好觅店住了下来，一住就是几天，好不容易天晴了，两人才又上道。久雨初霁，入日一片清新，遥望大别山，葱绿耸翠，极目远处，峰势若现，云绕雾封，想这：“望山集”得名的由来，必是缘此。

“翠妹，那就是大别山，大概午后就可赶到‘生死坪’了！”

“哦！”钟小翠遥目远眺那无尽的山峦，不经意的随口哦了一声。

忽然，身后传来一阵衣袂飘空之声，两人不约而同的转身看去，只见数十条人影，疾驰而来，其中僧道俗俱全，钟小翠低声向陈霖道：“看样子是七大门派的人，恐怕是冲着你来的！”

陈霖陡地想起楚玲姑娘对自己说过的几句话：“……七大门派，合派绝顶高手二十一人，入江湖探寻贵师徒，言声是为了除魔卫道……”不由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如果是的话，那是他们自己找死！”

人影渐来渐近，转眼之间，已到了身前三丈之地，但却不稍停，从他俩身前一擦而过，钟小翠不禁惊“噫！”了一声道：“他们是干什么的，看样子也是朝大别山而去……”

话刚说完，那群人忽地又转头驰回，停身在两人之前，当先的是一个神情肃穆，宝相庄严的白眉老和尚，目射精芒，朝两人看了一眼之后，单掌打一问讯道：“施主不知如何称呼？”

陈霖面色微变，反问道：“大师法号上下？”

白眉老和尚沉声答道：“贫僧少林了凡！”

“大师有何见教？”

了凡大师一双如电神目，在陈霖的面上连绕几绕之后，道：“我问施主的名号？”

陈霖冷冰冰的答道：“大师此举是什么用意，在下似乎没有报名的必要！”

了凡大师仍然心平气和的道：“施主的形貌，与传言中的‘活阎罗’十分相像，所以老衲不揣冒昧……”

陈霖俊面倏寒，打断对方的话道：“在下就是‘活阎罗’，大师有何指教！”

了凡大师，高声宣了一声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”他身后的二十个七大门派的高手，在闻言之后，齐齐面上变色，齐把目光集中在陈霖的身上。

钟小翠急得直跺脚，心里暗自埋怨陈霖不该自报名号，这一来后果实在不堪想象。

了凡大师白眉一阵掀动之后，宏声道：“施主真的是‘血魔’的传人‘活阎罗’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老衲身膺七大门派掌门之重托，会同各门派的代表，敢请贵师徒到嵩山本寺一行，如果施主慨允的话，老衲等幸甚！”

钟小翠悄悄一拉陈霖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这老和尚是当今少林掌门悟真的师叔，武功在该派坐第一把交椅！”

陈霖故作未闻，冷眼朝七大门派的高手一扫，转向了凡大师道：“在下不明大师的用意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戒妄语，老衲明告施主，为了令师徒在武林中的作

为有悖天道，所以希望令师徒能到敝寺一行，佛法无边，回头即可登岸！”

陈霖知道多费唇舌亦是枉然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在下没有闲空赴贵寺礼佛！”

“愿施主三思而行！”“如果不呢？”

了凡大师面色微变，道：“老衲等不能空手回山复命！”“大师的意思，今天非要在下随行不可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施主说的不错！”

陈霖面上立罩寒霜，眼中煞光隐现，语冷如冰的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七大门派的高手们齐齐冷哼出声，一副跃跃欲试之态！其中一个瘦削的道士突然越众而出，行到了凡大师身侧后半步之地，不屑的道：“这可由不得你！”

陈霖目注那道士冷嗤了一声，又把目光移向了凡大师道：“我说办不到！”

那道士见对方竟然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下，气得怒哼出声，不待了凡大师开口，人已抢步而出，举掌就向陈霖劈去！了凡大师急声道：“清虚道友且慢动……”

陈霖掌出如风，已硬封了过去！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劲风四射，清虚道人当场被震退了三步。看得其余的高手心头一颤，果然传言不虚，这“活阎罗”的功力确实非比等闲。

了凡大师已在这眨眼之间，拦在清虚道人身前，再次向陈霖道：“施主不愿放下屠刀？”

陈霖怒声道：“七大门派不察事实真相，仅凭好恶而妄断是非，动辄就是联手齐出，大师如果一再相逼，所有后果，在下不负其责！”

冷笑声中，两个中年剑士，双双跃出，和清虚道人并肩而立，其中一个道：“大师，佛门虽广，不渡无缘之人，请不必再费唇舌了！”

说完，三人齐抢到了凡大师前面，怒目向着陈霖！

了凡大师，面上一片激动之色，缓缓向后退去！这一来，等于是宣布了只有凭武力解决。

场中情势，倏呈紧张！空气中隐隐泛起杀机！

钟小翠低声叫了一声：“霖哥！”，声音中充满了关切之情。陈霖用手肘一碰她道：“翠妹！你退开，兵凶战危！……”

钟小翠不待陈霖说完，坚决的道：“不！”

“翠妹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，你退下去！”

“我说不！”

清虚道人忽地把目光射向钟小翠道：“姑娘你最好是走开！”

钟小翠反则欺近两步道：“武当三剑又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正想见识一下！”

武当三剑登时脸上变色，其中之一道：“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丑丫头！”

陈霖心中不由大急，他虽不知钟小翠功力如何，但证诸不久以前被“白骨教”高手围攻的情形看来，决高不到哪里，焉能是武当三剑的对手，自己受钟叔叔遗命要照顾她，如果有什么失闪，岂不……

心念未已，钟小翠已然举掌向武当三剑攻去，掌影如幻，隐挟风雷之声。

武当三剑似乎顾惜声名，不愿以三人来对付一个少女，有两人自动向后退离一丈之外，只剩下一个颌蓄短髯的中年人欺身相迎。

“波！波！”连声，那中年人竟然被奇猛的掌式迫得退了三步！

以武当三剑之名，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丑女子在一个照面之下迫退三步，实在难堪至极，一退之后，错步旋身，一连攻出七掌！

钟小翠的“风雷掌”乃是家传，自有不平凡的造诣，对方掌势攻来，竟然不闪不避玉腕翻飞，硬封硬架，封开对方七掌之余，还

攻了三掌！

迫得那中年剑士又连退了三步。

看得一旁的各门派高手，激奇不已！估不到这丑女子竟有这佳的身手。

陈霖焦灼的注定场中，如果钟小翠不敌，他马上就要出手。……

钟小翠边打边扬声道：“你们武当三剑干脆全上吧！”

这句话确使武当三剑下不了台，怒喝声中，清虚道人和另一个中年剑士，双双纵出，攻向钟小翠，以一敌三，情势顿变，钟小翠强煞也只是十几岁的女孩子，立时就有捉襟见肘之势，但明眼人一看，数十合仍可支持。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堂堂武当三剑，公然联手对付一个女子！”正待……

高手群中，已走出两个和尚，三个俗家装束的五十左右老者，齐齐向陈霖身前迫来，这时了凡大师垂眉合目，跌坐在侧，似乎对场中的事，漠不关心！

陈霖面色骤寒，杀机隐现，冷冷地看着那逼近身来的五人。

二僧三俗，在行到距陈霖一丈开外之处时，互视了一眼，一扬掌，劈出了五道如山劲气，这些高手，都是各门派一时之选，功力岂同等闲，这五人联手的一击，劲道之强，足可推平一座小丘。

陈霖倔强冷傲成性，竟然不闪不避，双掌挟以毕生功劲，接连圈出数波劲气，波波相连，有如怒海鲸波，掀天狂澜……

“轰！轰！”连响之中，传出几声闷哼，二僧三俗五个高手，被震得倒退一丈开外，陈霖身形一阵急晃，双脚直没入土中半尺之深！

劲风余劲，扫得四周树飘草偃！

那边钟小翠和武当三剑，这时已亮出长剑厮拚，剑影重重，寒芒耀眼，战况十分惨烈，但钟小翠已是香汗淋漓，钗横发散，娇喘不胜，只有招架之力……

陈霖一看情势岌岌可危，正待移身过去……

人影闪晃之中，所有七大门派的代表，除了凡大师仍跌坐之外，其余一十七个，纷纷围向陈霖！

陈霖不由目眦欲裂，厉声道：“名门大派，原来也不过是些以多为胜的宵小之流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话声未落，无数股掌风，已自不同方位涌卷而来。

陈霖一咬牙双掌疾抡，身形如鬼魅般的飘向正面三人，掌指齐施，迫得三人收势疾退，然后电疾回身出掌，堪堪迎上后来的数股劲风，“砰！砰！”巨响之中，陈霖但觉一阵血翻气涌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左侧掌风，又告及体。

陈霖发掌封架已是不及，只好向右一旋而开。

这一旋之间，背部正好又迎上原来从右侧劈来的掌风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背上已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掌，顿时眼冒金星，逆血上涌，他强忍住不使闷哼出声！

中间连喘息的余地都没有，强劲的掌风，又告从四面八方涌至……

陈霖身形突然电闪射起，凌空一旋，扑向正面的四人，双手十指，暴弹而出，指风锐啸，呈淡红之色，惨哼之声倏起，立有四人踉跄退出圈外。

众高手心中一凛，觑准对方落足之点，狂扫过去！

陈霖在以指风伤了四个高手之后，身形将落，劲气又如浪涌波翻而来，急切中，猛提一口真气，将落的身形，又是虚空拔升而起，妙曼的在空中划了一圈，朝人多之处，电闪扑落，惨叫之声又起，又有两人仆倒原地不起！

余外的十一个高手，不由心生寒意，如果似这等打法，恐怕十合之后，无人能幸免死伤，当下齐齐暴喝一声，亮剑出掌，近身搏击，避实蹈虚，此进彼退，各出奇招……

刹那之间，掌风雷鸣，剑光错落，把陈霖裹了个风雨不透。

一声女人的尖叫，破空而起，陈霖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，翠妹……”他本来不想对这七大门派的人下杀手，因为对方只是囿于偏见而找上自己，并非一般江湖邪道可比，所以手底下已留了一情，这一来，一股杀机再也按捺不住，冷哼一声，杀着立施，身形一施，连攻三招，立有三人应招而倒！

就这一瞬之间，他已脱出圈外，一看，只见钟小翠右臂之上，鲜血涔涔，披头散发，凄厉如恶鬼，招式凌乱，胡抬乱架，而武当三剑，兀自不肯停手……

陈霖身形似电，射入剑圈之中，清虚道人首当其冲，只觉眼一花，手中长剑已脱手飞向半空，胸头一紧如遭雷殛，惨叫半声，血箭急喷，一个身形，直被扫飞到两丈之外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倒地不起。

另外二剑惊得一怔，两缕指风，已向持剑手腕射到，惨叫又起，“锵啷！”声中，长剑坠地，抱着鲜血淋漓的右腕，仓皇而退。

钟小翠似已进入疯狂状态，一柄剑朝陈霖拦头盖脸的猛劈！

“翠妹，是我！”

钟小翠此刻神志已是不清，对陈霖的话置若罔闻，一柄剑如雨点般向他洒落，迫得陈霖闪避不迭，不得已运足丹田内力，猛喝道：“翠妹，是我！停手！”声如春雷乍发。

钟小翠算是被唤回了神智，收剑退了两步，颤声道：“是你，霖哥，你没事吧！”

“我没事，倒是你受伤了！”

蓦然——

那原先围攻陈霖的七个高手，又齐齐直逼过来！

陈霖急拉钟小翠一把道：“翠妹，你不宜再动手，紧随在我身边！”

话声中，七个高手，已闪电般出掌攻来！陈霖心里电似一转道：“如果让他们以劈空掌力出手的话，自己将无法顾及到翠妹的安全……”

心念中，立展“血影门”的绝学，身形有若幽灵鬼魅，飞旋一圈，这一圈之中，已向逼来的七个高手，各攻了一招，奇诡狠快，叹为观止。

七个各门派的高手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各接了陈霖奇诡的一招，不由心中大骇，这种身手，武林中前未见，思念未已，对方身影又告电旋而至，狠辣无伦的又向各人分别攻出了一招……

武当三剑，兵刃出手，而且各负重伤，这时挣扎着站起身形，心里可比死还难过，其余的也先后从地上立起身来，显然，七大门派中人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丧命的。

陈霖如果想带同钟小翠全身而退，倒是不成问题，单凭他的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放眼场中，恐怕无人能阻止得了，但倔强的他，却不屑为！

他虽以奇诡的招式身法，弥补了功力的不足，但对方俱是一时之选，每一个人都具不凡的身手，要想在一时之间击败对方，可不是件易事！而且那了凡大师，到现在还不曾出过手，可能他的功力，要冠盖各门派所有的代表。

陈霖一味的疾转快攻，迫得七个高手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，反过来说，他们合七人之力，更想制服陈霖，可能也办不到！

忽然旁观的高手之中，受伤较轻的三人，欺身进步，加入战团，但目标却放在钟小翠的身上！

人数增多，陈霖出手的速度，应该比例增加，但，无论你身手高到什么程度，总是有一个限度的，在一绕之中，要同时向十人各攻出一招的话，已超乎了陈霖的所能，所以其中的间隙就拉大了！

如果没有钟小翠在侧，陈霖放手拚搏的话，情形又当改观！

再一方面，陈霖自那日败于“天音叟”之后，曾自誓在功力不达相当火候之时，决不施展“血影神功”以“血魔”的形态出现，所以在这方面也打了折扣。

就在陈霖出招的间隙一疏之间，三道劲风，同时袭向钟小翠……

一声尖锐刺耳的惨嚎起处，钟小翠鲜血狂喷，栽倒现场！

陈霖心胆俱碎，目眦欲裂，心里倏地升起一个意念：“杀！”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了凡大师高宣了一声佛号之后，道：“各位退下！”

众高手如命而退！

陈霖乘这空挡，弯下腰去用手一探钟小翠的鼻息，已经气若游丝，心一酸，滴下两滴英雄泪来？

他受“风雷掌钟子乾”临危托孤，要他照料她，“风雷掌”的死，是为了救他，如果钟小翠也因此而死的话，他将百死莫赎！

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！

陈霖肝肠寸断的望着一动不动，遍身血污的钟小翠，木然无语！

了凡大师在斥退众高手之后，缓缓移向场中，在距陈霖一丈之外停下身来！

“施主，可愿听老衲最后一言？”

陈霖瞿然而觉，直起身来，面对了凡大师，脸上布满了骇人的杀机，厉声道：“老和尚，我不要听你的，你听我说，如果我这同伴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听着，我将血洗七大门派！”

这句疯狂的话，别说各门派的高手为之心头巨震，面上失色，连修为至高的了凡大师，也不自禁的惊得向后退了三步！

自古以来，没有人敢说这种疯狂的话，要血洗所有的名门大派！

“了凡大师”愣了片刻之后，寿眉一扬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！罪过！施主怎可以说这种上干天怒的话！”陈霖惨然一笑道：“大和尚，我可不管什么天怒人怨，我再郑重的说一次，如果她就此死去的话，我要流尽七大门派的血，我现在指天为誓！”

七大门派的高手们，不由一阵哗然！

了凡大师，脸色数变，仰天喃喃道：“我佛慈悲，弟子要破戒了！”

说完，转向陈霖，满脸湛然之色，眉目之间，已浮现杀气，显然陈霖的几句疯狂的话，已引动了这老和尚的杀机！“施主，你是自动随老衲等赴少林寺，还是要老衲出手？”陈霖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你出手吧！”

了凡大师面色，又是一变，身形突地前移数步，沉凝十分的劈出一掌！

掌风未至，那四周的气流，已有使人口鼻皆窒之感！陈霖冷哼一声，双掌以毕生功力，疾推而出……

蓦在此刻，一个如雷鸣也似的暴吼声，从不远处的林内传来：“娃儿快

闪，这是‘碎碑掌’接不……”

一声天坍地陷的巨响传处，陈霖只觉如遭万钧锤击，惨叫一声，张口射出一股血箭，一个身形，直被震飞到一丈之外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了凡大师也同时被反震得踉跄退了三个大步！

地下昏迷不省人事的钟小翠，被劲风带得连翻了几个身！陈霖仆地之后，又摇摇晃晃的站起身形，面目凄厉如鬼！风声飒然之中，一个须发虬结的怪老头，电闪射落场中！七大门派的高手，这时也一涌而前，伫立在了凡大师身后。那怪老头先走向钟小翠探了探鼻息脉搏，然后向陈霖深深的扫了一眼，转面正对“了凡大师”，一拱手道：“大师出手未免太过份了些！”

了凡大师白眉一扬道：“施主何人？”“区区在下‘天音叟’，不值一提！”

七大门派的高手和了“凡大师”面上齐齐掠过一抹茫然之色，这“天音叟”三个字听来陌生得很！

“了凡大师”沉声道：“天音叟施主此来何意？”

“天音叟”哈哈一阵宏笑道：“七大门派，为当今武林的表率，何以要联手对付一个后生晚辈？”

“施主是明知还是故问？”

“在下请老禅师明示？”

“屑小假借三百多年前血魔之名，现身江湖，血腥遍地，行将见浩劫又临，敝门派等岂能坐视，为了武林苍生，只有出而消弭灾劫！”说着向陈霖一指道：“这位小施主自承是血魔之徒，所以老衲等之意先请他……”

“天音叟”打断对方的话道：“老禅师的话说来非常动听，但事实与猜想，往往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！”

“难道天音施主知道内中因由？”

“目前未便奉告，但我断言，真相不久即可大白！”

七大门派的高手，不由冷哼出声，对这名不见经传的“天音叟”，大感不耐！

了凡大师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老衲等奉命行事，即使另有他故，也只好待复命之后再议！”

“老禅师的意思是非带走他不可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不计一切后果？”

“施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在下深恐七大门派将因独断孤行，不察是非真相而贻无穷之患！”

众高手又是一阵冷哼，其中一个形态威猛的老者，越众而出，不屑的扫了“天音叟”几眼，冷笑连声道：“阁下还是明哲保身的好！”

“天音叟”眼中奇芒一闪，道：“哈哈，原来是‘点苍一雕施无畏’大驾，怎么，不以下所说为然？”

“点苍一雕施无畏”面色微微一变之后道：“这件事阁下恐怕管不了，所以奉劝阁下还是不管为妙！”

“哈哈，多承！多承！在下有个坏毛病，遇见不平的事，就非伸手不可！”

“哼！不自量力！”

了凡大师一扬手，止住了“点苍一雕施无畏”，又向“天音叟”道：“施主还是不要过问此事为妙！”

“如果在下一定要过问呢？”

了凡大师修养再深，也无法容忍这一句话，不由面上变色，道：“那是施主自取其辱！”

“恐怕不见得！”

了凡大师不再答理“天音叟”，回身向众高手发令道：“带人！”立时有四个高手，应声而出，扑向陈霖。

陈霖被“了凡大师”的“碎碑掌”震得重伤吐血，而“天音叟”恰在此时现身，阻止对方向陈霖下手，陈霖想象得到眼前的处境，如果不设法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功力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放着钟小翠生死不明，而自己可能难逃七大门派代表之手。

他不遑再去忖想“天音叟”何以一再现身的动机和目的，他利用了这空隙，就站立之势，以“血影门”的独门疗伤大法，运功疗伤！

他在“血池别府”之时，曾以清泉灵菇为食，又曾在“血水池”中浸泡练功，等于是脱胎换骨，本身已具备了一种抗毒制伤的潜能，这一展神功疗伤，事半功倍，就在四个高手扑来之际，他正好功果圆满，伤愈功复。

四个高手眼见陈霖被“了凡大师”一掌劈成重伤，以为是手到擒来，所以在心里上丝毫没有应变的准备！

四条人影刚扑过去还没有近陈霖的身，只见陈霖双目圆睁，脸带恐怖杀机，心里方感不妙，陈霖的双掌，已告电闪劈出！这一掌陈霖挟愤而发，威力强猛得相当骇人！

闷哼声中，四条人影被震得倒射而回！这一着出乎所有在场人的意料之外，一个重伤的人，竟然能出掌震飞四个一流高手！宁非怪事？

陈霖一掌震退四人之后，闪身到钟小翠身侧，用手一探她的鼻息，气还未断，只是弱如游丝，不由又是一阵怦然。“天音叟”这时也疾站到陈霖身边，道：“娃儿，她不会死的！”“阁下何以知道？”

“我已探过她的伤势！”

“阁下可否告知来意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下不愿白受人恩惠！”

这句冷傲的话，使“天音叟”一时答不话来。

突然——嘹亮的佛号传处，了凡大师已欺近到两人身前不及一丈之地！“天音叟”须发一阵抖动，沉声道：“大师今天非要带人不可？”

“不错，势在必行，否则老衲等无以复命！”

陈霖跨前一步，目中几乎喷出火来，一咬钢牙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想为七大门派制造末日？”

“施主不必妄逞口舌之利，老衲等今天不达目的不休！”说完，一记“碎碑掌”倏告拍出！

“天音叟”一拉陈霖，侧闪八尺，避过这骇人的一击。“了凡大师”对于陈霖能在转眼之间恢复功力一节，内心也感到骇异不已，因此，要达到目的的心也更切，心念之中，他已决定不能生擒的话，就带陈霖的尸体回去复命，主意一决，宏声向“天音叟”道：“施主如果硬要插手，恐怕要玉石俱焚！”

“老禅师既然要一意孤行，在下生死不计了！”

了凡大师白眉一竖，喝道：“如此老衲只好得罪了！”

了字方落，双掌齐推，“碎碑掌”以十成功劲挥出，势道之强，足使风云变色。

陈霖和“天音叟”同感心头一窒，双双朝两侧跃开，“轰！”然巨震声中，沙土激射，劲气成漩，三丈之内触肤如割，地上已被震成了数尺深的一个大坑！

就在此刻，其余的各门派代表，已齐齐涌向“天音叟”，而了凡大师，却把面转向陈霖，缓缓移步逼去！场中气氛紧张的令人窒息！

第六章蒙面怪客

蓦然——

一阵撕空裂云的狂笑，冲天而起……

陈霖连看都不看就知道“天音叟”已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，以笑声来制敌！

了凡大师欺近陈霖的步子也不由被这突发的怪笑声引得停了下来！

扑向“天音叟”的高手，也齐齐刹住身形，愕然注视着这个自称“天音叟”的怪老者，不知他何以突然发这狂笑！

笑声愈来愈烈，震耳欲聋，声浪激荡苍穹，似乎整个空间，都已为这笑声充满，使人有如置身怒海狂涛之中！

渐渐，在场的人，只觉气血随着笑声翻涌，脑涨欲裂，胸臆之间，似乎有一种力量要破胸而出与这笑声汇合！立感情形不妙，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压住那翻涌的气血。

一个个冷汗遍体，面现痛苦之色！

只有陈霖和了凡大师，还能不为笑声所乘！

“了凡大师”一看众人神色不对，如果时间再久的话，势必非酿成血案不可，当下猛运丹田内力，爆出一声佛门狮子吼，有如旱地焦雷！声震霄汉。

笑声顿敛，众人才算回过气来，但都已疲惫不堪，显然这一阵狂笑声，已使他们的真元受损不小！

“了凡大师”反转身来，面对“天音叟”道：“施主助纣为虐，老衲只好先行得罪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一掌已告劈出，“天音叟”嘿嘿一笑道：“在下极愿见识一下少林绝学！”也自猛挥一掌！

巨震声中，双方各各退了两步，功力悉敌！

眨眼之间，双方交换了五掌，竟然难分高下，看得众高手骇异不已，这名不见经传的“天音叟”，功力竟然能与少林第一好手相匹敌。

陈霖这才看出“天音叟”的功力，确实高出自己甚多！心里忖道：“这是自己的事，岂能要别人去挡灾！”心念之中，身形一划而前！

就在陈霖身形一划之间，那些受伤不重的高手，纷纷欺身出掌，硬把陈霖的身形给截了下来！

陈霖杀机又起，奇诡无匹的连攻出招，迫得众高手毫无还手之力！

那边“天音叟”和“了凡大师”又互换了三掌！双方都显得有些气促血涌。

蓦然——

破空之声，倏告从四方八面传来，无数人影，如乱箭般向场中泻落！使得正在交手的各人，齐齐住手而观。

陈霖俊目扫处，已发现来的全是二教一会的人，总数不下百人之多，围了一个大圈，把七大门派的高手们也一齐围在圈内！

“天音叟”疾飘身到陈霖身侧低声道：“娃儿，这些都是冲着你来的，老夫负责带那女娃儿，咱们先退再说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不！”

“你想死？”

“在下不信这个邪！”

“单只了凡大师和尚一人，你就无法应付！”陈霖哼了一声，不予回答，他猜不透这“天音叟”何以要出手帮助自己，不惜与七大门派为敌，而且似乎很关心自己。“天音叟”又道：“娃儿，你想死也得选这个时候，你现在还不能死！”

“这是在下的事！”

“你要这女娃儿陪葬？”

陈霖不由怔住了，天掉下来，他都可以不管，唯有钟小翠的生死他不能不管，愣了一下之后，道：“阁下准知她不会因伤重而死？”

“会的，如果救治的时间再拖长的话！”

陈霖一咬牙，应了一声“好！”俯身从地上抱起钟小翠的娇躯，厉声向“了凡大师”道：“大和尚，前言重申，我这同伴如果不幸的话，有一天我要血洗七大门派！”

说完飞身而起……

“了凡大师”沉喝一声道：“施主还想往哪里走！”正待飞身拦截，“天音叟”哈哈一笑道：“大和尚何必赶尽杀绝！”掌随声出，劈出一道悠悠劲气。

“天音叟”目的在掩护陈霖脱身，这一掌已用了毕生功力，看上去绵柔无力，但却潜劲万钧，重逾山岳。

“了凡和尚”可是识货的人，忙不迭的旋身闪让，侧掠而起，仍扑向陈霖。

陈霖已在这眨眼之间，飘出十丈之外！

“活阎罗，留下命来！”

暴喝声中，外围的二教一会高手，已有五条人影，飞身疾扑！陈霖一提丹田真气，一式“血影冲霄”，凌空射起八丈高下，“唰！”的斜射出十五丈之外，竟然脱出了包围圈。

这一式身法，看得在场的人暗暗喝采！

“天音叟”也同时以极快的身法追上陈霖。

连闪疾晃之中，已把后面的追截高手，抛落二十丈之外。

突然——

眼前人影一晃，一股强猛无匹的劲气，迎面涌来！

硬生生把陈霖和“天音叟”的身形迫落地上。

陈霖一看这猝然现身拦截的，是一个狞恶老者，白骨骷髅头的标志，占满全幅衣襟，显然这老者在“白骨教”中地位相当崇高！

“天音叟”急声道：“娃儿，你退，我来应付！”

陈霖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不！前辈，我把敝师妹交给你，一切拜托了，大德容后图报！”说完不管“天音叟”答应与否，把钟小翠的躯体送了过去。

“天音叟”摇了摇头道：“娃儿，记住，不可妄逞血气之勇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我相信你全身而退决不会成问题……”

只在一停之间，数十条人影，已泻落身前，陈霖厉叫一声道：“前辈快走！”走字方落，身形一闪，欺入人群之中，惨嗥之声立传……

“天音叟”已抱起钟小翠的娇躯，疾驰而去。

那后来现身的狞恶老者，桀桀一阵怪笑之后，双手曲指如钩，电闪般朝陈霖身后抓去，陈霖一出手伤了两人，忽感身后风声有异，连头都不回，反手就是一记怪招！

狞恶老者，眼看指爪将要抓及对方，忽然对方反手封来，竟然抓不下去，改抓为拍，掌劲方吐……

陈霖已如鬼魅般的横闪到八尺之外！

人影闪晃中，陈霖周遭，已筑成了三重人墙。

陈霖怨毒无比的一扫四周，然后眼光落在那带有白骨标志的狞恶老者身上，切齿道：“阁下在白骨教中算是哪一号人物？”

狞恶老者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子，白骨教第一护法‘生死判胡彪’，听说过没有？”

“好极，我给你记上大号就是！”

七大门派为首的少林“了凡大师”目光一扫现场之后，心里转念道：“看样子二教一会，也是为了这小魔星而来，但可不能让他们得手，否则‘血魔’之谜无法揭开，而且将损害到七大门派的尊严！”

心念之中，单掌打一问讯，声如宏钟般的发话道：“老衲了凡等奉各派掌门之命要带这位小施主回山，以期消弭灾劫于无形，各位的来意，当然是不问可知，是否请各位不要插手？”

二教一会来人之中，立时起了一片嗡嗡之声！

“白骨教”第一护法“生死判胡彪”抢前几步，桀桀一笑道：“二教一会，先后已有无数的弟子，丧生在‘血魔’师徒之手，这笔帐不能不讨，同时这娃儿与二教一会，各有一笔私帐待了，老禅师把人带走，似乎于理不合！”

陈霖气得冷笑不已，看他们已把自己当作了瓮中之鳖似的！他自己也想得到，二教一会确有无数的对手，死在自己的手下，至于所谓私帐，“白骨教”方面，是为了自己苦索“四毒书生”而起，“和合会”可能是着眼在自己身边这一柄“无虚剑”之上，至于“赤衣教”似乎除三里坪之役外，没有什么过节……

“生死判胡彪”阴恻恻的道：“了凡和尚，依我看你们七大门派的人还是退走为上，以免伤了和气！”

跋扈骄横之态，根本就不把七大门派放在眼中！

了凡大师沉声道：“施主的话老衲无法接受！”

“那只有诉之一战了？”

了凡大师，面上掠过一片湛然神光，似是非常激动，其余的各门派代表，一个个怒形于色，大有出手一拚之势！

陈霖心里忖道：“也好，让你们拚吧！我乐得看热闹！”

场中空气，倏呈紧张，如以人数而论，七大门派居于劣势！

突然上——一个身著火云红衫的鹰鼻老者，越众而出，一双鹞眼，精芒乱射，看来功力相当不弱，只见他径向“生死判胡彪”一点头道：“胡兄，既然七大门派志在必得，咱们就礼让一着吧！”“生死判胡彪”怪眼一翻，正要……

着火云红衫的鹞眼鹰鼻老者，双眼连眨，止住“生死判胡彪”说话，然后趋前两步皮笑肉不笑的向“了凡大师”一拱手道：“贵门派既然专门为了‘活阎罗’而来，彼此目的一样，请吧！”“施主大号……”

“嘿嘿，江湖小卒，不值一提！”说着一拉“生死判胡彪”，双双向后退身！

紧接着人影一阵闪晃，二教一会的近百高手，纷纷四散消失于林莽之中。陈霖嘴角浮起一丝恨毒的笑意，目送二教一会的人消逝。“了凡大师”

脸上一副庄严至极的神色，白眉一掀，向陈霖道：“少施主想通了没有？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在下没有什么好想的！”

“非要老衲动手不可？”

“嘿嘿，适才已蒙厚赐一掌，何必又假惺惺作态！”

“了凡大师”不由面上一红，沉喝一声道：“老衲的意思是施主年少，误入迷津，只要能随老衲等到少林寺，陈明一切原委，俟令师出面，老衲当代求七派掌门开脱于你，你既执迷不悟，那也是无法的事！”

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家师有一天会亲自拜候七大门派的！”

“如此老衲只好出手了！”

话声中，袍袖一挥，劈出一道如山劲气！

陈霖刚才已试过这老和尚的威力，自知功力不及对方，对方掌势才出，他已晃身避开，就在这闪避之际，反手挥出一掌……

了凡大师一掌劈出，骤失对方身影，半途撤掌，一股强猛劲道，已从侧方袭来，当下就撤掌之势，右脚后引半步，反挥疾迎，仓促发掌。功力自然打了折扣。

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双方身形俱感一震。

紧接着，两人掌指齐施，拳打脚踢，狠斗在一起！

了凡大师沉稳狠辣有余，而陈霖却以奇诡谲厉见长，是以双方这一展开身手，有若龙虎争，各尽所长，倾力而搏。

一时之间，劲气横溢，尘沙激射，砰！蓬！之声，震耳欲聋。

看得一旁的各门派代表，惊心动魄不已。

转眼之前，双方已交换了三十个回合，但仍是秋色平分，不相上下。

陈霖内力不及对方深厚，但招式身法却奇诡有余，第一次他被“了凡和尚”一掌击伤，吃亏在他过于自恃，低估了这少林第一好手，现在他尽量不与对方硬碰，仗着奇诡绝伦的身手，虽不能说能胜过对方，但却可支持不败！

四外，浓枝密叶之中，正有无数双眼睛，紧张的注视着斗场……

“活阎罗”只不过是“血魔”的传人，竟然能与少林第一高手“了凡大师”分庭抗礼，那“血魔”的功力，当然更是惊人了！

“血魔”——在所有江湖人物的心目中是一个谜，一个恐怖的谜，尽管大家怀疑，那曾数度现身的“血魔”，不是三百多年前的那“血魔”，但，怀疑是一回事，谁敢下这断言呢？谁又曾见过几百年前魔尊的真面目，而加以比较判别？

陈霖与“了凡大师”，一个为了恨，一个为了名更为了任务，各出全力狠拚……

五十招过去了！

一百招……

两百招……

三百……

双方都呈力竭不支之势，“了凡大师”虽然功力雄浑，但对方的身手奇诡得大异武林常规，而且其中含蕴的杀着，狠辣得骇人听闻，使他无以施其长！

陈霖身手固然奇诡绝伦，但在对方掌掌俱可撼山栗岳的攻击下，只要稍一不慎，立有性命之虞，所以时间一久，觉得愈打愈是心寒，他如果想走的话，恐怕无人能拦截得了他，但冷傲孤僻的他，却不屑为此，顽强的硬挺下

去。

事实上陈霖也自知后果十分可虑，七大门派的高手，虎视在侧，即使自己幸能胜了“了凡大师”，必已拚至身疲力竭之境，众高手乘机出手，岂能幸免，但他又不甘心退走……

就在三百招过外的第三招上……

两声闷哼同时传出，只见“了凡大师”以手拍胸，踉踉跄跄退了五个大步，两缕鲜血，从口角溢出。

陈霖张口血箭狂喷，身形猛退八尺之外，坐地不起，面如金纸。

七大门派的高手，欢呼一声，齐齐涌向坐地不起的陈霖……

就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盈耳，无数人影，飞扑场中，七大门派的高手们，惊怔之下，纷纷止住身形，顾盼之处，竟然是那些离场不久的二教一会中人，去而复返。

人影乱晃之中，包围圈顿告形成！

“了凡大师”激动的扫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各位意在何为？”

人圈之中，同时走出四人，一个是那“白骨教”第一护法“生死判胡彪”，另一个是鸱眼鹰鼻的火云红衫老者，另外两个是一对中年男女剑士！

首由“生死判胡彪”接口答道：“请大师立即率众人离场，彼此互不相犯如何？”

“施主等不是说过不再插手此事？”

“哈哈，我等并未曾说过不再插手四个字呀！”

“了凡大师”不由气结。

陈霖这时，又已颤巍巍的站直了身形，满面凄厉的望着场中众人。

他与“了凡大师”互拚到三百零三招之上，两败俱伤，但他的伤却较之“了凡大师”要严重得多！

七大门派的代表们见二教一会卷土重来，料知目的仍在这“活阎罗”身上，当下立有四个代表，齐齐电闪扑向陈霖，他们的心意是先把“活阎罗”抢到手中再说。

陈霖不由目眦欲裂，强忍伤痛，勉强聚集残存真气于右掌，蓄势而待。

这四个代表，以为陈霖业已身负重伤，必可手到擒来，八只手从不同方向抓向陈霖，陈霖待到对方掌爪快将临身的刹那，身形一晃，奇幻无比的划出一招！

惨哼声中，立有两人仰面栽倒，其余两人愕然涌身后退五尺！

只见这倒地的两个代表，业已气绝，各人眉心之间，现出一个血红指印！

“飞指留痕！”

陈霖也就在这一招攻出之后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又跌坐回地上，口一张，又是一口鲜血喷射而出……

陈霖在重伤之后，仍能在一个照面之中，指毙两个七大门派的高手，这种奇招绝式，的确令人惊震！

各门派的代表，一阵惊愕之后，怒哼声起，又有数人扑出……

红影一闪，那鸱眼鹰鼻的火云红衫老者，和那对中年男女剑士，先后射落陈霖身前，拦住各门派的代表！紧接着，又有不下二十的白骨赤衣两教的高手，射向七大门派的高手身后。

场中空气，骤呈紧张，眼看一场混战，就要展开！火云红衫的老者，不屑的扫了七大门派代表们一眼之后，转身面对陈霖，一阵阴恻恻的奸笑道：

“活阎罗，我看你最好是乖乖的随我们走吧，落在我们手里，彼此同气连枝，还有个商量的余地，总比被那些自以为名门正派的伪君子弄去要好得多！”陈霖一咬牙，又摇摇晃晃的从地上站起，傲态不改的冷声道：“你是‘赤衣教’的什么角色？”

“嘿嘿，活阎罗，本大赤衣教首席堂主‘大漠之鹫杜伦’！”“好，我给你记上一笔就是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小子，死在目前，还狂个什么劲！”那边，“生死判胡彪”仍与“了凡大师”默然对峙！事实非常明显，他在监视着这业已受伤的少林第一高手“了凡大师”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二教一会的实力，远超过七大门派众代表。

陈霖虽已身负极重内伤，但面对“赤衣教”首席堂主“大漠之鹫杜伦”仍了无惧色，目中闪射着怨毒至极的煞光，反向前欺了一步道：“你准备把本人怎样？”

“带你回去，由二教一会向你逐笔结算欠帐！”

“凭你还不配！”

配字出口，双臂一圈一划，诡异绝伦的攻出一招，迫得“大漠之鹫杜伦”连退两步，才算避过。

一招方过，另一招又告出手！

“大漠之鹫杜伦”已看准对方受伤极重，如果舍弃近身搏斗，改以劈空掌力，则对方招式再奇，也无法……

心念之中，身形暴退八尺，一口气拍出三道如山劲气。陈霖乍见对方暴退出掌，立知不妙，身形一旋，向侧方飘开，焉知对方的掌风，是朝左中右三个不同位置卷来，无论你朝那一面闪避，都得迎上其中一股劲气！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惨哼又起，陈霖伤上加伤，张口连喷三蓬血雨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栽倒地上！

“大漠之鹫杜伦”面上掠过一抹喜色，向人群一招手道：“带走！”

数条人影，应声扑来……

七大门派的代表们，也齐齐纵身飞扑！但身形才起，立即有数十条人影，如斯响应的飞身拦阻……

陈霖栽倒之后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全身像是被折散了似的，强傲的他，一口气未断，又咬着牙，挣扎着站起身来！

口鼻之间，血迹殷然，前襟已被染成鲜红之色，看上去凄厉如鬼，他那英俊潇洒的形貌，此刻已荡然无存……

那扑来的数条人影，被惊得一窒，齐齐在一丈之外停下身形。

蓦然——

一条灰影，如鬼魅般的泻落在陈霖身前，没有一个人看出他是怎么来的，众人只感眼前一花，人便已现身场中。

只见这来人赫然是一个以灰巾蒙面的怪客。

陈霖乍见这蒙面怪客，有一种以曾相识之感，心念几转，他忽地想起在桐柏山“碧云山庄”之中，如惊鸿一瞥的那个留柬怪人来！心中不由一阵激颤。

桐柏山自进山的峡谷起，直到“碧云山庄”，沿途伏尸如林，想来必是这怪客所为无疑，但他究竟是谁呢？与桐柏派是什么渊源？

心念未已，那怪客已转过身来，语音微颤的道：“孩子，你伤得不轻？”

陈霖苦笑着点了点头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“你太倔强了！”

陈霖又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。

怪客又继续道：“孩子，你岂能逞一时之勇而几遭不测之祸，试想，你若死了，你那些尚未完成的事，谁替你去办，再说，你能安心长眠吗？”

陈霖不由悚然而震，这蒙面怪客似乎深悉自己底蕴，而且他的话有如暮鼓晨钟，使陈霖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的确，他几乎铸成了大错，脸上自然的流露出一丝愧悔之色。

“前辈名讳可否赐告？”

“将来你会知道，现在不要问！”

“慢走！”

“大漠之鹫杜伦”等一阵惊怔之后，又回过意来，齐向前逼进数尺……

蒙面怪客，恍如未觉，继续向陈霖道：“孩子，你该离开了？”陈霖黯然道：“是的，我应该离开了，我败得很惨！”“孩子，这一点小挫折算什么，任何一个武林人，谁都有过失败的经验，但，你牢牢记住一点，失败不足惧，可怕的是仆倒了永不再起，永没有胜的希望！”

陈霖感激的瞥了蒙面怪客一眼，像是无限愧疚的道：“是的，前辈金玉之言，顿开晚辈茅塞，我凭一时血气之勇，几乎葬送了将来！大德不言谢，我走了！”

说着，转过身形，踉跄走去！

“大漠之鹫杜伦”暴喝一声，身形一划而前，拦在陈霖身前，其余的数十个二教一会高手，纷纷飘身阻截……

“找死！”

蒙面怪客沉喝一声，双掌一圈一划，数十条扑来的人影，宛若撞在一堵无形的劲墙之上，被震得纷纷倒射而回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一缕寒飈，径奔向“大漠之鹫杜伦”，劲风未至，已感寒气扑面如割，“大漠之鹫杜伦”身形侧移一丈，怔怔的看着蒙面怪客。

陈霖蹙住一口残存真气，强忍伤痛，举步又走。

“生死判胡彪”放弃了监视“了凡大师”，电闪射向这边，身形尚未落实，蒙面怪客看准他的身形，又是一掌挥出，寒涛暴卷疾涌，锐不可当，迫得“生死判胡彪”翻身闪避不迭。

这两手功力，使得所有在场的高手，心泛寒意，忐忑不已。

这蒙面怪客到底是什么来路？

他为什么要对“活阎罗”施以援手？

众人满头云雾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陈霖这时已离现场二十丈之外！

“生死判胡彪”向二教一会的高手们一挥手，然后向“大漠之鹫杜伦”一摆手，当先扑向蒙面怪客，“大漠之鹫”立时会意，也电闪出手攻来！

二十余的高手们在“生死判”一挥手之间，纷纷向陈霖身后射去。

七大门派的代表们齐齐目注“了凡大师”，不知该如何办才好！

蒙面怪客冷晒一声，双掌交错猛向两侧挥出，分迎“生死判胡彪”和“大漠之鹫杜伦”，“砰！砰！”两声，两人同时被震得连退三步，不由大感骇然！

就在此时，蒙面怪客，身形似电，两个起落，已越众人头里，反身而立。陈霖恨得咬牙切齿，怎奈身负重伤，只好装作不知前行如故。

蒙面怪客不屑已极的“嗤！”了一声，身形迎向那数十条扑截陈霖的身影划了半个弧形，闷哼之声，响成一片，立有近十条人影，仆地不起，其余的不禁亡魂皆冒，齐齐停下身形，“生死判”和“大漠之鹫”也在这时追了过来！

“生死判胡彪”以为今天已可稳操胜算，把使人闻名胆落的“活阎罗”生擒活捉回去，做梦也估不到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，满盘皆输，但对这个蒙面怪客，却是怎么也想不出当今江湖中会有这么一号武功深不可测的人物，当下怒气勃勃的向蒙面怪客道：“阁下亮个万儿出来？”

蒙面怪客阴阴一笑道：“凭你们还不配问！”

这话说得二教一会的高手齐齐脸上变色，尤其“生死判胡彪”是“白骨教”的第一护法，在教中的地位相当崇高，仅次于正副教主，在江湖中可算是目空一切之辈，那里能吞得下这口气，怒哼一声道：“阁下口气大于天，也不过是见不得人面的角色而已！”

蒙面怪客不屑的道：“那你又算是什么角色呢？”

“至低限度，本人不至不敢以真面目见人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蒙面怪客，发出一阵刺耳如割的狂笑，道：“胡彪，若非老夫不愿妄杀无辜，单凭这句话，就可取你狗命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可说生平第一次碰上了克星，登时张口结舌，说不上话来！

这时，陈霖的背影已消失在前头一片苍林之中。

“大漠之鹫杜伦”接上话头道：“阁下不敢道出名号，是否怕报复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就凭你们二教一会，也奢言报复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蒙面怪客，口里说话，眼却不停的四外扫掠，看有没有人追踪陈霖而去。

“生死判胡彪”气得须发逆立，目赤如火，厉吼一声道：“让你知道二教一会的厉害！”

害字方落，双掌已告劈出，蒙面怪客身形一旋而开，顺手反封一掌！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“生死判”几乎立足不牢，身形一阵疾晃！

“大漠之鹫”旋身而进，接着是一对中年男女剑手，飞身加入战圈。

刹那之间，寒芒经天，劲风匝地，呼轰之声不绝于耳。

蒙面怪客。身当四个顶尖高手狠力攻击，依然从容封架，攻守自如，看来还未施展全力，他的功力竟有多高，令人无法想象。

双方拚斗了将近百招，仍是胜负不分之局！显然蒙面怪客一味游斗，不施煞手，目的在使陈霖能有充裕的时间离开。

那边七大门派的代表们，一阵聚议之后，纷纷随着“了凡大师”纵离现场。

蒙面怪客冷眼瞥扫之下，已知他们的用意何在，招式一紧，有如狂风疾雨，迫得“生死判”等四人闪让不迭，就在这一轮疾攻之后，蒙面怪客！电射而起，如经天长虹，朝“了凡大师”等人身后射去，势尽落地，正好拦在众人身前。

“了凡大师”一行，悚然止住身形。

蒙面怪客沉声向“了凡大师”道：“大师最好是率众回山去吧！”

“老衲等奉命行事，岂能空手而返？”

“在下以大师位高望重，谨提忠告，血魔公案，自有向江湖明白交代的

一天！”

“施主根据什么而说此话？”

“信与不信，在于大师，不过在下断言，七大门派如果率性而行，不察是非，不分皂白，必有严重的后果发生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等愣愣了半晌之后，又纷纷向陈霖身影消失的方向追去！

“了凡大师”高宣一声佛号道：“怨老衲等无法应命！”

“好，大和尚，在下言止于此，再见！”

说着又急追二教一会的高手们而去。

且说陈霖强忍伤痛，踉踉跄跄的奔去，走了一程之后，又接连吐了几口鲜血，心里忖道：“不知那蒙面怪客是否能挡得住那么多正邪高手，以自己的伤势而论，决走不出多远去，目前还是先找个隐蔽的地方疗伤要紧！”

心念之中，径朝苍林深处行去，一路分枝拂叶，披荆拨棘，艰困万状，不久之后，居然被发现一个黑黝黝的石洞，这时他已不计及洞中是否伏有毒虫猛兽，挣扎着匍匐进洞，三丈之后，洞径忽地急转为向里倾斜而下。

陈霖重伤之身，待到发觉洞径有异，已无法控制身形，随着斜坡，骨碌碌翻滚而下，初时尚有知觉，只觉这洞经陡斜旋回，像是一个极大的螺丝壳，久久仍不到底，而且平滑得无法留手，越来越陡，最后几乎是直旋而下……

若在平时，他大可以指掌插入石中止住身形，但现在，他办不到。

死亡的阴影，立罩心头，他想他这次死定了，死在这奇绝的旋洞之中。

意识逐渐模糊，最后，知觉全失！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他又悠然醒转，忽感精光耀眼难睁，他试一挪动身形，立即感到一阵椎心痛楚，连手都抬不起来！

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我已出洞了吗？不然怎会强光耀目？

我是死了，还是活着？

不！我还活着，因为我还知道痛楚，人死了，决不会有痛的感受！

他勉强睁开眼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顶上一颗碗大的明珠，镶嵌在顶壁之中，那强烈的光华，就是此珠发出，目光再转，他看出这是一间宽大的石室，石壁均呈乳白之色，配上珠光，互相辉映，使人双目难睁，有如置身水晶之宫。

他激奇的把目光在石室之中浏览，但石室空荡荡的，一无所见，他无法判断这里是否有主人，如果有人住的话，至少该有些几凳被褥之类的东西，如果说是一个荒洞，那顶上的明珠又何所自来？

由于他身负极重内伤，又经过旋洞中的一阵跌撞，此刻脆弱得有如初生婴儿！

饥、渴，又无情的向他迫来，耳鸣心悸，虚汗遍体，眼皮逐渐沉重，终至睁不开来，一颗心似乎在急遽的向虚无飘渺之间沉落，沉！沉！沉……

不禁悲嘶道：“难道我陈霖就这样埋骨在这无名的怪洞之中……”

但声音低弱得连自己都听不到！

求生之念，使他试行凝气行功，可是他绝望了，他发觉已有数处穴道经脉闭塞，凭目前这一丝将断还续的真气，无法冲开！

于是，万千心事，纷至沓来……

母亲被“四毒书生”残害的血仇，将由谁去报雪？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叔叔为自己而死，尚埋骨树穴，他要自己照顾他的独生爱女钟小翠，但钟小翠此刻生死不明，由“天音叟”带走，如果她有什么

差池，自己在九泉之下将以何面目见钟叔叔？

自己的父亲，已知是“桐柏派”第二代掌门陈其骧，也一样生死不明……

“和合会”会长的女儿柯如瑛，与自己有三月之约，看来要变成来生之约！如果说柯如瑛真的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女儿吴如瑛，那自己又负了一个泉下人的重托！

还有——

“天音叟”的前身究竟是谁？何以对自己和“桐柏派”这样关怀？

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师叔等人，行踪何处？

他又想到那救自己脱出七大门派和二教一会之手的灰布蒙面怪客，他断定这怪客就是在“碧云山庄”之中留柬的人，他是谁呢？又一个与“桐柏派”有关的人……

自己因祸得福，进入“血池别府”，成了“血影门”的第三代掌门人，难道“血影门”一脉，将因自己一死而告断绝……死——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死是与生俱来的，也是人生必然的终点站，死并不可怕，也值不得恐，但如果死不得其所，尤其含恨以歿，将是世间最惨痛的事！

陈霖如旭日之初升，许多仇怨恩债待了，但他已面临殒落的凄惨命运！

一颗心宛若被放在油锅中煎熬炙沸，没有适当的字眼，能形容他此刻心中的痛楚于万一……

蓦然——

一阵苍凉的话声，倏告传来！

“娃儿，你身负重伤是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陈霖不由精神大振，这怪洞之中，居然有人，求生之念，油然而生，他睁开双眼，却一无所见，石室虽广，但在珠光照耀之下，明如白昼，纤缕毕现，可是眼光扫了数转，仍然不见这发话的人藏身何处！

天下会有这样奇绝的事，光闻声不见人！

难道这发话的是幽灵，而不是人？

想到这里，不由心中一颤，费力的道：“你在哪里？”“我就在你身旁！”

陈霖不由一阵毛发悚然，道：“在下看不到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何必一定要看到！”

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一阵苍凉悲凄的狂笑，充塞石室之中，笑声中似含有无尽的悲愤和仇恨，久久之后，笑声始停，只听那声音道：“人和鬼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真的是鬼了？”

“我说人鬼没有什么分别！”

陈霖不信此间真的会有鬼，但事实摆在目前，只闻声而不见人，除了是鬼而外，人决无法做到，想及此处不由冷汗直冒，心胆皆寒，硬起头皮道：“在下不懂你说这话的意思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？你不懂，你当然不懂！比如说，你现在所负的伤，已离死不远，几个时辰之后，你就变成了鬼，你说，这有什么差别，人鬼之间，只差了一口气而已，又比如说，一个人既不能见天日，又不能见人，生命对他多余，躯壳也成了累赘，但他却舍不得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你说这种人应该称他是人还是鬼？”

这些似是而非的怪论，听得陈霖几疑是在梦中，激奇冲淡了内心的恐怖，又问道：“那你究算是人还是鬼呢？”

“随你说吧！两者俱无不可！”

“可否请阁下现身一见？”

“没有这个必要！”

陈霖为之语塞，目光再度向石室扫描一周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隐身的可疑之处，上下四周，宛如一个整体，平滑光洁，但他却发现了一样奇事，就是这石室无门无户，自己究竟是怎样掉进来的？他只记得洞径作螺旋形下绕，不久就失去了知觉，醒来时，已仰卧在这石室之中，难道自己是被这……

心念动处，不由脱口道：“在下是被阁下救入这石室之中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如此在下谨申谢忱！”

“不必，我还要治愈你的伤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“我高兴这样做！”

“阁下有什么事需要在下效劳？”

“噫！娃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在下不愿平白受人恩惠！”

“好！娃儿，我也不会平白示惠于人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阁下救我是有目的的了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但如果你不自己跌落这‘百盘地阙’之中，我也无从与你拉上关系，就算它是一种前缘吧！”

“这里叫‘百盘地阙’？”

“不错，深入地下千仞！”

陈霖不由暗自咋舌不已，忽想起自己原本已负极重内伤，焉有滑旋千仞之下而仍得不死的道理，讶然道：“此地从来不会有人来过？”

“有，但他们都已变作了骷髅白骨，永理地阙之中！”“那在下何以又能得以不死？”

“这就是我说的前缘？”

“在下不懂？”

“因为你的资禀超过任何一个落入地阙中的人，所以我把你救入石室！”

“目的要利用在下达成你的某种愿望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一点不错，不过，这是公平交易，我救你，你替我办事，两不相欠，谁也不必感激谁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决不强迫你！”

陈霖心头电转道：“我现在还不能死，我有太多的事情待了，既然双方不谈恩惠，两不相欠，何妨答应他！可是如晤对方的要求超出自己能力之外，甚成荒诞不经！那岂不……”想到这里脱口道：“阁下的条件可否先提上一提？”

“不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如果我说出条件来，你就非答应不可，没有考虑的余地！”

“但在下必须以本身的能力来衡量是否可以办得到？”

“这点不必过虑，你一定能做得到！”

陈霖心念几转之后，毅然道：“好！我答应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娃儿，现在先给你疗伤，闭目、张口！”

陈霖心里的惊诧，莫可名状，不知对方要如何给自己疗伤，现在他断定对方是人，而且是活生生的人，如果是鬼，难道鬼还需要人来替他完成愿望！

对方一定是匿身在夹壁复洞或许是机关一类的所在，而故作惊人之语，当下，无可奈何的闭上双眼，张开口来，口方一张，只觉一粒丸一类的东西，径投口内而入。

但觉那丸药入口，异香馥郁，立化津液，顺喉而下。

那带着浓厚苍凉意味的话音又再响起：“娃儿，不得吩咐，不许开眼窥视，否则……”

“否则怎样？”

“将有严重的后果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震，测不透对方在弄什么玄虚！但想到自己身负重伤，落入这怪洞之中，生死又何足道，如果对方怀不轨的话，取自己性命易如反掌，泰然答道：“一切都依你吧！”

就在此刻，那粒丸药，已在丹田之中发生作用，一股热力，腾腾升起，接着只觉自己的身体被扶坐了起来，一只手掌已抵正“命门大穴”之上，一道炙热的劲流，由“命门穴”中缓缓透入，刹那之间，已与那药力所生的热气合流，穿经走脉，循流不已……

热力愈来愈强，流行也相对的加速，那几处因伤而阻塞的穴脉，也告一一攻通。

陈霖资质超人，而且身怀奇功，这一加以外力辅助，内力真元又源源而生，十个周天之后，已入人我两忘之境……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陈霖悠然醒来，但觉内力充盈，气爽神清……

“娃儿果然不同凡响，前后只化了一个时辰，便已功圆果满，可以睁眼了！”

陈霖一跃而起，俊目神光湛然，向全室一阵打量，石室依然是石室，冷清得近于恐怖，人影未见，也未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！“娃儿，你无须费神了，你不会发现我的！”

声音空洞苍凉，石室回音激荡，像来自顶上，又像发自地下，总之令人无法捉摸，陈霖无可奈何的苦笑一下，默然就地坐了！那怪声又起：“现在我们来谈条件？”

“好！阁下提出来吧！”

“你替我杀三个人！”

“杀三个人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三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太极门掌门‘阴阳掌李政芳’！”

陈霖不由眉头一皱，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华山派掌门‘美髯客陆文龙’！”

陈霖又是一震，两个都是当今七大门派中的一派之尊，但不知第三个又是怎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沉声问道：“那第三人是谁？”

“绛珠仙子朱薇！”

“太极掌门阴阳掌李政芳，华山掌门美髯客陆文龙，绛珠仙子朱薇，一共三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三人都该死？”

“死有余辜！”

“在下愿闻其详！”

“我们是条件交换，你大可不必问为什么！”“那只有让在下糊里糊涂的杀人，而被杀的也糊里糊涂的死！”

那声音突然中断，久久之后，才充满了无限恨毒的一字一句道：“不！要让他（她）们三人知道为什么死！让他（她）们知道因果报应不爽！”

陈霖微微一晒道：“正该如此！”

“娃儿，你师出何门？”

“这个……未便奉告！”

“既然如此我就不问吧！但你的名字……”

“陈霖！”

“好！陈霖，现在我要试你的功力能否胜任！”

“如何试法？”

“眼看右方石壁！”

陈霖随声转头望去，不由一怔，那石壁之上，已现出了一个海碗大的圆孔，敢情那话声就是从这方向传出，看来这间石室必定机关遍布……

“现在对正圆孔发一掌！”

陈霖闻声之下，略不迟疑，对准那圆孔，猛劈一掌，他预料这石壁既然中空，这一掌劈去，必定石崩壁裂，使对方现形。焉知事实大谬不然，一掌劈出，石壁圆孔之中突然飘出一股阴柔劲气，竟然把这重逾山岳的一掌，消卸得无影无踪！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对方的功力竟然高到这种程度……“娃儿，你这一掌对付‘太极’‘华山’两派掌门，勉强可以应付，但如果要对付‘绛珠仙子朱薇’那贱人还嫌不足！”陈霖竟似不信的道：“绛珠仙子的功力难道还超过两派掌门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超出甚多！”

“一个女人？”“哈哈，娃儿，女人！你看不起女人？古往今来，多少英雄人物毁在胭脂阱里，女人阴狠毒辣之处，使男人望尘莫及！”“阁下想来是栽在女人手里？”

对方默然。

“现在就请阁下一述事实经过如何？”

一声沉重苍凉的叹息，从那孔洞之中传出，似乎蕴藏着一种恨，极端的恨！

“娃儿，恨！使我的残命得以延续，为了恨，我偷生人间，我早该死了，愿意我死的人，也认为我已经死了，可是！哈哈！我依然活着，在地阙之中活了十多年，终于天从人愿，碰上了你！我死而无憾了！不过，娃儿，如你不履行诺言，我不……”“阁下过虑了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岂能失信！”

“好，我信赖你！”

“以阁下的功力而论，远超过在下，何以不亲手诛仇，而要假手他人？”

“娃儿，我是鬼，我出不了这地阙！”

“阁下是人，决不是鬼，世间没有鬼，如果你是鬼，何所不能，何必假手于人？”

“现在不谈这些，你既答应了，就该实践诺言！”

“当然！不过在下有一个请求？”

“什么请求？”

“请阁下现身面谈！”

“娃儿，你何必要强人所难？”

“在下不愿强人所难，答不答应在你，不过这‘百盘地阙’之中，想来只你我两人，我既然答应你替你杀人，见上一面又有何妨？”

“你一定要见？”

“阁下看着办吧！”

“好！娃儿，我答应！”声音中充满了悲凄和激愤，似乎他这一决定，是用了极大的勇气！

陈霖激奇不已，对方为什么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这其中……思念未已，只听一阵格格之声，那孔洞突然增大数倍，一个黑影，疾射而出。

陈霖下意识的朝旁边一闪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寒气直冒，他直怀疑所看到的这怪物根本不是人，他虽然不知道鬼是什么形状，但眼前的这怪物，确实恐怖狰狞至极。

只见他五官不辨，头顶上一边是灰白如乱草的头发，另一边却是白森森的头骨，半边脸已被削去，只有一只眼算是完整的，其余眼鼻之处，露出三个黑洞，半边无腮，半排牙齿和牙床，全暴露在外。

身上一袭布衫，只剩下些碎布挂着，两腿齐膝被切，以腿骨支撑着上半身，看起来比常人矮了半截！

陈霖惊愣的望着这不成形的人，说不出话来，心里忖道：“原来对方不愿现身却是为此，他必有一段惨绝人寰的遭遇！”

那怪人肢体被残，五官不全，已无法看出他面上的表情，但从那只闪着怨毒至极的光芒的独眼中，和身躯的抖动，可以想见他的恨是如何的深，心情是何等的激动！

“娃儿，你要看的人就是我！”

陈霖勉强镇住心情，歉然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该称你一声老前辈，我不该让您做这您所不愿的事！”

“娃儿，你坐下来！听我说！”

两人就石室地上，对面坐了下来！那怪人激动了一阵之后，似乎又平静了下来，翕动着两半片嘴唇，沉痛苍凉的道：“娃儿，老夫也是姓陈，名其骥，昔年人称为‘玉金刚’……”

陈霖一听对方的名字，与自己生死未卜的父亲陈其骥只差了一个字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激奇的道：“前辈叫陈其骥？”“怎么！有什么不妥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晚辈的父亲叫陈其骥！……”

怪人身躯平地飞起，移近陈霖身畔，伸手一把抓住陈霖的胳膊，激动的簌簌而抖，一只独眼，闪射出一股异样光芒，把陈霖吓得打了一个哆嗦。

“孩子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的父亲叫什么？”

“陈其骥，‘桐柏派’第二代掌门！”

“他人还在？”

陈霖不由一阵黯然，道：“现下生死不明！”

“孩子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前辈不是才说过叫陈……”

“我是你的伯父！你父亲的胞兄！”

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对方竟然是自己的伯父！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怪人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突然爆发出一阵疯狂的笑声，不！不是笑！是哭，

一种断肠摧心的哭，陈霖也不由为之鼻酸欲泪！半刻之后，笑声始停。

“孩子，这是天意！天意！……”

“伯父何以落得这般田地？”

“霖儿，十数年不见，你长大成人了，哈哈，陈氏有后了！你母亲呢？”

陈霖心里一阵刺痛，悲声道：“她老人家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于是陈霖把当年“血池”之畔“生死坪”上母亲被“四毒书生”迫害的一幕，和自己祸中得福，“血池别府”得获奇缘各节，详细一字一泪的说了出来，听得他的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独眼中几乎喷出血来！

“好！霖儿，报仇雪恨，全仗你了！”

“侄儿份所当为！”

“霖儿，你想是饥渴难耐了，来，到后洞去先吃些东西，我再告诉你一切经过！”

说着当先从那壁洞之中飘去，陈霖也跟着进去，里面却是钟乳满布的一个不见底的巨洞，怪人捧出了些黄精菌菇一类的东西，和一钵水，陈霖此刻早已忘了饥渴，只随便吃了一些，就停手了，急切的望着他的伯父！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平静了一会激动的心情，才道：“霖儿，静静的听我说，十五年前，有一天，你父亲正好在家，突然接到当时风靡黑白两道的江湖巨魁‘百幻书生’柬邀，赴‘生死坪’解决一件私怨，当时我正好在侧，你父亲毫不犹豫的答应前往赴约！……”

陈霖目瞪口呆，心跳加速，迫不及待的插口道：“解决什么私怨？”

“这个我曾追问，但你父亲似有难言之隐，不肯道出事实真相……”

“以后呢？”

“你父亲留书出走，悄悄前往‘生死坪’赴那‘百幻书生’之约，我得知之后，恐怕其中另有阴谋，所以兼程追赶，不料中途之上突然被‘太极掌门阴阳掌李政芳’、‘华山掌门美髯客陆文龙’和‘绛珠仙子朱薇’等三人拦截，显然这是预谋……”

“这三人与‘百幻书生’有什么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猜想，因为‘绛珠仙子朱薇’据说是‘百幻书生’的胞妹，人长得美赛天仙，但却毒如蛇蝎，所以我想这与你父亲的赴约有关！”

陈霖心里又不由一阵激荡！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松开抓住陈霖的手，颓然坐下，接着激动的继续说道：“在与三人激战百招之后，我被‘太极掌门’击中一掌，被‘华山掌门’一剑削去半边面孔，遂不支倒地，复又被‘绛珠仙子’削去两腿，当场昏死……”

陈霖气得咬牙切齿的冷哼出声。

“待到我醒转时，已置身在此石室之中，其后始悉已为‘百盘地阙’之主‘百盘上人’所救，仗他的灵丹妙药得以不死！”

“百盘上人呢？”

“已经在八年之前归天！”

“不知家父……”

“你父亲赴约之后一切经过我已无从得知！”

陈霖眼中现出一层晶莹泪光，脸上尽是杀气，恨恨的道：“我要找到‘百幻书生’究明真象，他（她）们一个也不能活，我要向他们十倍索回这些血

债！”

“霖儿，因了这一点恨，使我活到现在，一切要看你的了，虽然你曾修习‘血影神功’，但限于年龄，内力不足……”

“是的，侄儿深有此感！”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独眼不断的闪眨，似乎在考虑一件重大的事！

陈霖此刻，对这眼前的怪人，已不再感到可怖，代之的是一种同情和怜悯，这种同情和怜悯，升华成一种恨，极端的恨，恨中孕育着可怕的杀机！他默数着那些可杀者的名字，“四毒书生”、“阴阳掌李政芳”、“美髯客陆文龙”、“绛珠仙子朱薇”、“百幻书生”……他连带的想起二教一会，七大门派……

他也想起那托由“天音叟”带去的钟小翠，目前不知生死如何，如果钟小翠真的伤重不治的话，他说过，将要血洗七大门派！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突然开口道：“霖儿，为伯父的于八年之前，地阙主人临终之时，承他把部分真元传给了我，再加上我自身的修为，已将近百年之谱……”陈霖茫然的应了一声：“是的！”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又道：“你身膺数桩血仇，任重道远，但内力不足！”

“这个侄儿知道，但仇不能不报，只有尽力而为！”

“如果你不敌而蹈了为伯父的后辙？”

陈霖不由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颤，这是实情，单以此次被七大门派代表和二教一会围攻的事而论，如果不是那神秘功深的蒙面怪客及时现身援手的话，怕早已不…但功力修为乃是循序而进的，除了特殊的机遇外，根本就不能速成，当下颌首道：“伯父所说极是，今后侄儿当加紧勤练！”

“但远水岂能救近火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激奇的望着“玉金刚陈其骥”，半晌才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侄儿自信本身功力并不差到哪里，只要勤练三年五载……”

“不济事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单只说‘绛珠仙子朱薇’，十几年前就已具非凡身手，十多年后的今日可能又有什么特殊成就，依方才你的那一掌来判断，列入武林第一流身手有余，但要对付那些少数的拔尖巨擘，似嫌不足，三年五载，未必有什么大的成就！”

“依伯父之见呢？”

“只有速成！”

“速成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功力速成，只有期诸于奇缘，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，侄儿心中未存此想！”

“目前就有奇迹在等待你！”

陈霖讶然道：“什么奇迹？”“你听说过佛门开顶大法，助长内力速成的事没有？”“伯父说这话的用意何在？”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独眼之中，闪射出一种湛然神光，直盯在陈霖的面上一不稍瞬，身躯也微见颤抖，半刻之后，一字一句的沉声道：“我要把本身所有的近百年功力给你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巨震，一跃而起，急道：“这个怨侄儿不能接受！”

“这是长者之命，你非接受不可！”

“但伯父您以伤残之身，如果再输出真元，岂不……”“我早说过，我是早该离世的人了，但为了这一个‘恨’字而苟延残喘到现在，天假其便，竟然能碰上你，一切后事有了交待，我死亦含笑九泉了！”

“不！霖儿决不答应！”

“你要我在这不见天日的地穴中多捱些痛苦的岁月？”“侄儿恭请伯父出这地阙，觅安身之所以终天年！”“哈哈！”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一阵狂笑，独眼之中竟然流下泪来，笑声逐渐转变为号声，凄厉刺耳，令人不忍卒听，笑毕之后，厉声道：“违逆长者之命是为不孝！”

“霖儿愿作不孝的人，不愿接受这惨酷的赐予！”

“你要我以这副形貌去现世？”

陈霖一怔之后，毅然道：“侄儿可以觅一人踪罕至的隐秘处所安顿伯父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侄儿断难从命！”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单眼一瞪，出手如电，十缕指风，成网状射向陈霖的下盘，陈霖做梦也想不到他伯父会猝然出手，而且双方相距，不及五尺，可说指出即至，而且对方是蓄意要制住他，所以既疾且狠！

“伯父，您……”下面的话，还未出口，只觉双腿一麻一软，“咚！”的跌坐在地，心里的急痛无法言喻。

就在此时，一只手掌已紧紧的按在他的“天灵穴”上，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，但穴道被制，无从反抗，使得他欲哭无泪，心痛如割。

他的伯父施这“开顶大法”，助长他的功力速成，但伯父本身将因此而牺牲。

一个沉重严厉的声音，在陈霖的耳边响起：“孩子，你太倔强了，你要知道，为伯父的已是生不如死的人了，成全了你使大仇得报，群凶授首，我死亦瞑目，如果你一味恃强不肯答应，虽然这是你对长辈的孝思，但，当你想到功力不及仇家，弄不巧含恨而歿时，你岂不成了陈家的罪人？”

“现在我开始输功，你真元导引，记住，如果你不听话，结果必是两败俱伤！”

话声才落，一股热流，已从“天灵穴”中透入！

同一时间，另一只手掌，已极快的拍活了被制穴道。

陈霖见事既至此，已然无法挽回，如果此刻稍一大意的话，双方都得惨死当场。

于是——陈霖强抑悲痛，运起本身真元，与那热流汇合穿经走穴，下地府，通任督，突天灵，纳入气海……

一盏热茶的时间后，只听“砰！”的一响，夹着一声悠然的叹息，陈霖一翻身抱住“玉金刚陈其骥”，声泪俱下的道：“伯父，您……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使侄儿终生难安！”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单眼微睁，已黯淡无神，久久之后，才声如蚊蚋般的道：“霖儿……你现在已平增百年内力，愿你……好自为之，快意恩仇……如果死而有知，我……仍然……可以分享到这份……诛仇后的满足……”

“伯父！伯父！霖儿会的，霖儿要加倍的报偿那些凶手！”

“记住！百……幻……书生，追寻……你父……的……下……落！”

“霖儿记住了！”

“我的……躯体……不要搬动，愿长眠……此中……顺此……洞径而出，尽头……右壁……扭……左……二……右一

一阵痰涌，阻断了下面的话，这惨遭剧变的人物，死了，安详的死了，死在他侄子陈霖的怀中，十多年的期待，十多年的恨的岁月，奇迹般的终场了！

这是造物主巧妙的安排，遣陈霖来接受他未完的心愿！

陈霖悲从中来，不由嚎陶大恸，泪尽继之以血！

时间——

在这地阙之中，时间停滞了，在感觉上，不知道时光的消逝。

陈霖收拾悲怀，遵照遗言，把他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的尸体，抱回那石室中的地上，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，再次誓言索取血债，然后，怀着满腔的“恨”！离开这“百盘地阙”。

顺着里洞奔行，数十丈之后，洞径变为斜向上方，足足走了两个时辰之久，才到达尽头，看那右面的石壁，果然有一个石扭突出。

陈霖略一寻思之后，左转两下，右转一下，轧轧声中，正面的石壁，突然裂开一道巨缝，天光立地射入。

陈霖一闪出了石缝，面对碧树苍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回首望处，那石缝已然无声无息的关闭了，苔藓杂草，了无痕迹，不禁暗叹昔日经营此洞的人当是一代奇才。

他望着那嶙峋的峰壁，怔怔地出神。

他的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以承受于昔日“百盘地阙”之主的功力，再加上自己的修为，一古脑儿以佛门开顶大法，转输与陈霖，使陈霖平空添了百年功力。

奇缘！难道这也算是奇缘？

他的伯父为了成全他而牺牲了自己。

陈霖获得了百年功力，自可将“血影门”各项绝学，发挥无余，但他的内心是悲怆的，因为这奇迹般的成就，是牺牲了一个至亲长辈换来的！

他眼里的恨意更浓了，他只觉胸胀欲裂，热血沸腾，脑海里只存了一个单纯但却恐怖的意念——

“杀！”

他再次朝那洞穴关闭之处伏身下拜，喃喃的祝祷道：“伯父泉下有知，英灵不远，您看着霖儿逐件完成您的愿望！”

祝毕站起身来，心里百感交集，太多的事情，他不知从何办起——

与“和合会”会长之女柯如璜三月之约将届，在石牢之中，因药力的作祟，他占有了她的身体，他俩也曾剖心誓爱，他不能撇下她！

钟小翠虽已暂时交托给“天音叟”，但她是在重伤之下，生死未可卜，他必须要找到“天音叟”，因为他对她有维护的责任！

最要紧的是赴“白骨教”追索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，以了母仇！

“飘萍客李奇”仍然是追寻对象之一，因为他知道父亲的下落！还有一——

“玉金刚陈其骥”伯父所交代的事，也必须完成！

……心事如潮涌，使他莫衷一是……

蓦然——

一声女人的尖叫，破空传来，听声音极是耳熟。

据声音来源的判断，可能在百丈之外，陈霖略不犹豫，飞身驰去，他新获百年功力，再加上“血池别府”中的奇异根基，身手已到了相当骇人的地步，这一展开身形，有如电光划空，百丈距离，转眼即达。

但一路之上，尽是密林榛莽，绵亘数里之外，而那声尖叫，只叫了那么一声，就再无下文，他以他超级的眼力和听力，竭力搜索，却一无所见，不由傲性陡发，忖道：“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！”

心念之中，蓦地施展“血影冲霄”独门身法，人如一抹淡淡的红光，闪射而起，在数十丈的范围之内，绕林飞掠，一圈又一圈，圈子逐渐向外扩大，像一粒石子投入水中，所激起的层层水圈一样……

在绕到第十五圈之时，一丝异声，飘传入耳，那是一种被压抑了的低笑之声，像是发自一株浓阴匝地的巨树之下。

陈霖轻捷如鬼魅般的绕树一匝，毫无声息的落在树帽之上，从枝缝叶隙之中向下一看，这一看使得他面红心跳，热血沸腾，杀几立萌。

只见一个羊脂白玉也似的胴体，诸般妙相毕陈，被反绑在一枝虬根之上。

身旁站着个俊俏的少年书生，正在自解青衫，口里发着吃吃的淫笑。

再看那少女，秀目圆睁，在拚命的挣扎，那一双玉峰，也随着挣扎之势而急遽的晃动，但却发不出声音，显然口里被塞了东西。

陈霖虽曾在“和合会”石牢之中，与柯如瑛上演过销魂的一幕，但那时他是在药物催动，神志不清之下，像这种玉体裸陈的镜头，还是初次见识，心里既羞且怒，当他的眼光再次触及那少女的粉面时，心中又是一阵巨震——

她赫然是那对自己一再示爱，美如幽谷百合的楚玲姑娘！

她怎的会在这荒山莽林之中，落入色狼之手？

这时，那书生已脱完了最后一件衣服，眼中闪射着欲的光芒，口里又是一阵淫笑，道：“可人儿，保管你销魂蚀骨，欲仙欲死……”

说着，移步就向被缚在树根上的楚玲扑去！

“给我回来！”

语冷如冰，像是发自寒冰地狱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那书生惊悸的电掣回身，只见两丈之外，站着个年龄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俊美少年，脸罩严霜，眼中射出骇人至极的煞光，冷冷照定自己。

被缚的楚玲，乍见来人现身，先是一阵惊喜，接着是羞愤欲死，她此刻是寸缕不挂的呀！

那书生无限怨毒的瞪了陈霖一眼，顺手拣起长衫胡乱往身上一穿，戟指陈霖道：“小子，你想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破坏小爷的好事！”

陈霖半声不吭，缓缓前移数步……

那书生再次发话道：“小子，你别装佯卖傻，不管你是有意无意，你死定了！”

陈霖冰冷的一笑道：“江湖中首戒的就是这一个‘淫’字，鼠子竟敢绑架少女，逞其淫欲，看来这决不是第一次，可能毁在你手下的女子已不在少数了，今天碰上了我，算你恶贯满盈，该要遭到应得的报应了！”

那书生阴恻恻的一阵怪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你究竟是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嘿嘿，凭你这鼠辈还不配问！”

“小狗，你知道小爷是谁？”

“管你是谁，值不得污我的耳朵！”

书生面色陡变，单掌一扬，劈出一道排山劲气！

陈霖连正眼都懒得看他一下，对那骇人劲气，恍如未觉！书生见对方狂傲之态，怒哼一声，把功劲加到十成，心想：“这一掌不要你的命才怪！”岂知掌风眼看击正对方，突然一股强猛无俦的暗劲，反弹回来，顿感不妙，忙不迭的收势闪让，但来不及了，登时如遭雷殛，闷哼声中，连退了七个大步。

这一来，书生知道已碰上了空前未闻的克星，不由寒气直冒，但实在又不甘心到口的羊肉被夺去，硬起头皮道：“你敢留下名来？”

陈霖漫不为意的道：“活阎罗！听说过没有？”

那书生面上立时掠过一抹恐怖惊惶的阴影，脱口惊呼道：“什么，你是活阎罗？”

“不错！你知不知道都无所谓，因为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！”

书生立时面呈土灰之色，身形簌簌而抖，他已意识到对方言下之意，但仍忍不住脱口问道：“什么样的路？”

陈霖身形再近数步，距对方在一丈之间，沉声答道：“死！”

那书生斗志早泯，立萌逃生之念，转身正待……

“别动，你走不了的！”

随着话声，一股强猛的吸力，把他的身形给硬生生的拉了回来，不由亡魂尽冒，死亡的阴影，立罩心头！

一旁的楚玲姑娘，双眸紧闭，一滴滴的泪水，从眼角淌下，她恨不能立时死去，一个黄花少女，赤裸裸的横陈在男人之前，能不羞愤欲死，而且陈霖是她芳心早已期许的人，想不到会在这种尴尬的场面下相见……

陈霖目眦欲裂的瞪了对方片刻，厉声道：“本人不愿污了双手，现在你自点残穴！”

那书生惊悸欲死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在生的希望几等于零的情况下，心中毒念立生，电闪返身，举掌就向楚玲劈去，显然他的目的是要这美赛天仙的玉人儿陪死！

陈霖何等人也，岂容他凶谋得逞，大喝一声：“鼠子敢尔！”

单掌扬处，一抹红光应掌而发，快逾电掣，那书生掌劲尚未吐出，只觉后心之上，如中千斤巨锤，惨号声中，张口射出一股血箭，人也随着飞仆到一丈之外。

陈霖心中已是恨极，飘身上步，双掌猛按，又是半声惨噪，那书生已被陈霖这一按之间，变成了一堆肉酱。

陈霖这才算出了一口恶气，身形一转，楚玲那晶莹似玉的胴体，又映入眼帘，心里立刻起了一阵激荡，俊面绯红，直到耳根，顿觉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楚玲一丝不挂，被缚在树根之上，除了他去松绑之外，别无他途，但这样一来，难免肌肤碰触，而且那诱人的胴体，已使他喘不过气来！一颗心几乎夺口而出！

楚玲此时，真比死还要难受，根本不敢开眼！

陈霖犹豫了半刻之后，终于一咬牙走了过去，先把扔在一旁的衣裙，抛在楚玲的下体，遮住羞处，然后伸两指，一一捻断那些布条！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，使陈霖汗透重衫，全身像发寒热病似的抖个不停。

但，奇怪，楚玲依然一动不动！

陈霖忽地想起，这脆弱的布条，怎能绑得住楚玲姑娘，必是穴道被制无疑，只好再把眼光投落在她的玉体之上，审视之下，果然有三处穴道被制，忙又凌虚以指力解开穴道，楚玲这才嚤吟一声，翻坐而起！

陈霖忙背过身去！

片刻之后，只听一阵窸之声，想是楚玲在穿着衣裙，又过了半晌，先是一声沉重幽怨的叹息，接着一个颤抖的声音道：“你不许回过头来！”

“好！”

“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？”

陈霖略一犹豫之后，道：“我叫陈霖！”

“让我称你一声霖哥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无言的点了点头，因为是背她而立，无法知道对方面上的表情，但从声音中，可以听出楚玲此刻非常激动。

“那我告诉你，我很爱你，不管你的反应如何，我要求你说一句爱我的话，只要一句，我别无苛求！”

陈霖顿时哑口无言，他不否认，在以往两次邂逅中，他对这有如空谷幽兰般的楚玲，很具好感，但谈不上爱，也许，那是爱的萌芽，现在要他说出口，可真为难！

“好，我不勉强你说违心的话，但我仍然称你一声霖哥……”

陈霖深深地体味到楚玲此刻的心境，在同情的催逼下，脱口道：“玲妹，我爱你！”话方出口，又觉后悔起来，柯如瑛的情影，又现心头，他和她已发生不寻常的关系，而且海誓山盟，他能再爱另一个女子吗？

楚玲发出一阵酸涩的笑声道：“霖哥，我此生已无憾了，你亲口说你爱我！”

接着一声“锵！”的轻响，陈霖立感情形有异，回首望处，楚玲手横长剑，已向玉颈抹去，不由惊魂出窍，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，夺下楚玲手中的长剑，但仍迟了半步，楚玲颈间，已冒红光！

陈霖在惶急之中，不计其他，一把抱住楚住的娇躯，连声道：“玲妹！玲妹！你为何要如此，你还是清白女儿身啊！”边说，边察看伤势，所幸抢救及时，只勒了寸许长的一道口子，这才定下心来，替她止住血流！

楚玲秀眸半张，悲声道：“霖哥，你不该阻止我？”

“你这种举动未免太幼稚了，难道生命如此轻贱？”

“但我有何面目见人？”

“这事只能说是意外，而且那鼠辈已经得到应得的报偿好，你并没有受辱啊！”

楚玲悲从中来，索性倚在陈霖怀里痛哭起来，一声声如杜鹃啼血，巫峡猿啼，令人闻之鼻酸，良久之后，才止住悲声！

“玲妹，你怎的会落在这贱子手中？”

楚玲恨恨的道：“我因风闻‘生死坪’上将有一场武林罕见的决斗，而我判断……”

陈霖立即打断她的话道：“什么，还有人敢上‘生死坪’决斗？”

“我只知其中有二教一会的高手，至于对方是谁，还不得而知！”

“哼！我早经藉‘八旗帮’人之口，传言江湖，‘生死坪’不得再作为决斗场所，‘血池’十里之内，任何人不得窥伺，违者死！哼！竟然……”

楚玲又转话题道：“依我判断这可能是一种阴谋，目的恐怕是要对付你师徒俩，所以才赶来，不道在林外官道之上忽然遇见这厮……”

“玲妹认识他是谁吗？”

“太极掌门人‘阴阳掌李政芳’之子‘青衣秀士李司良’！”

陈霖不由冷哼了一声，太极掌门李政芳，是自己要追寻的仇人之一！

楚玲又继续道：“据说这‘青衣秀士李司良’是‘绛珠仙子朱薇’所生！”

陈霖心中不由大震，急道：“绛珠仙子是李政芳的妻子？”

“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楚玲未语粉面之上已透红霞，半晌才期期艾艾的道：“绛珠仙子朱薇，邪淫放荡，和差不多的武林高手都有染，以她的美色，换取武功，所以传说中她的功力兼并各门派之长，一般武林高手，难望其项背！”“她人呢？”

“近来极少露面江湖！”

陈霖又不由暗哼了一声，忖道：“由此推论，当日太极掌门，华山掌门，和这绛珠仙子联手追杀伯父‘玉金刚陈其骥’和‘百幻书生’约斗自己的父亲，显然其中有不可分的关系……”“霖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哦，没有什么，我必须赶到‘生死坪’！”

“去阻止决斗？”

“不是阻止，是要实现‘血十百里之内不许窥探，违者死’的戒言！”

“霖哥，听说此处出动的高手不在少数！须防诡谋？”“嘿嘿，那是他们找死，倒是玲妹你的行止如何决定？”楚玲眼圈一红道：“我要跟你去！”

第七章 血影飞魔

陈霖和楚玲，双双纵起身形，向林外射去，为了不让楚玲落后，陈霖仅以五成功力驰行，饶是这样，楚玲以全力展开身法，只勉强和他驰了个并肩。陈霖心中焦灼不已，恨不能一下飞到“生死坪”。

“血池”是“血影门”的发祥之地，他现在既然成了“血影门”第三代掌门，对于门派所在地的尊严，当然要维护。

他在甫离“血池”之时，就曾传言江湖，“血池”十里以内不许人窥视，否则杀无赦，现在竟然有人公开扬言要在“血池”畔的“生死坪”展开一场空前决斗，视禁令如无物，显然这其中有着莫大的蹊跷，也许正如楚玲所说，这是一个阴谋！

不言可喻，这阴谋是针对自己。

而且其中有二教一会的人，也是自己要找的人！

他心里现在只有一个意念，就是——

杀！

蓦然——

身后传来一阵破空之声，接着一个声音喝道：“与老夫停下！”

陈霖和楚玲互望了一眼之后，双双刹住身形，转身面对来路……数条人影，从林中飞射而出，停身在两丈之外，当先是一个年约五十上下，面目阴鸷的老者，后随八个佩剑的劲装大汉。身形停妥之后，那八个佩剑的劲装大汉，一字形排列在那老者的身后，只见那老者满脸怨毒之容，双眼带煞，紧盯着陈霖和楚玲，一不稍瞬。

楚玲面目失色，轻声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，这老者就是那‘青衣秀士李司良’的父亲，太极门掌门人‘阴阳掌李政芳’，可能他已发现那小贱的尸……”

陈霖一听这当面的老者，正是昔年残害伯父‘玉金刚陈其骥’的三个凶手之一，不由一阵热血沸腾，俊面之上，立呈杀机，一摆手止住楚玲的话，正待……

那老者这时已恨恨的首先发话道：“老夫之子是你俩所杀？”陈霖冷冷的道：“不错，是我杀的！”

老者登时目眦欲裂，全身簌簌而抖，戟指陈霖道：“小鬼，老夫不把你和这贱人挫骨扬灰难消心头之恨！”

楚玲一听对方竟然骂自己是贱人，适才林中险些被“青衣秀士李司良”污辱的一幕，又现心头，粉面一变，正待欺身……陈霖一拉楚玲的衣袖，抢先向那老者道：“阁下就是太极掌门阴阳掌李……”

“不错，小鬼！”

“嘿嘿，好极了，在下正要找你阁下结一笔帐！”“阴阳掌李政芳”激奇的道：“找老夫？……结帐？”“嗯，一点不错！”

“小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何人门下？”

陈霖心里电转道：“索债寻仇，应光明正大而为！”当下冷笑一声道：“老狗，听真了，‘活阎罗陈霖’就是小爷！”此语一出，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不禁老脸失色，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，他身后的八名剑手，也齐齐面露惊骇之容！

想不到这俊美冷漠的少年，就是震撼江湖的“血魔”传人“活阎罗”！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一派之长，而且又悲爱子被杀之痛，怔愕了片刻之后，

阴恻一阵狞笑道：“活阎罗，首先你回答老夫，为什么要向老夫的爱子下毒手？”

陈霖略不为意的道：“仗持所学，强奸妇女，不杀何待？”

“你是所闻，还是目睹？”

“亲眼所见！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脸色又是一变，道：“活阎罗，杀人就得偿命！”

陈霖冰寒至极一阵狂笑道：“老匹夫，你说得半点不差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今天可算得上是天假其便，少爷正好向你结算一笔旧帐！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见对方又再提起旧帐，忖道：“奇怪，这小子出道江湖未久，与老夫素无瓜葛，有什么旧帐好结？”茫然的道：“什么旧帐？”

陈霖又想起“百盘地阙”之中，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那一副不成人形的惨像，还有自己父亲的下落……冷哼一声道：“李政芳，你认识‘玉金刚陈其骥’这个人吗？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顿时如被蜂螫，打了一个寒颤，面色陡然转青，半晌才道：“认识又怎样？”

“既然认识就好办，他托我向阁下讨一笔旧帐！”

“他没有死？”

“嘿嘿嘿嘿，他自被你等毁容残肢之后，十多年来，度着生不如死的凄惨岁月，他死了，在把他的心愿交付与我之后！”“阴阳掌李政芳”冷汗遍身，心寒胆颤，想不到“玉金刚陈其骥”还竟然不死，而把这段秘密托在一代魔尊的传人“活阎罗”手中，这小煞星功力深厚，杀人如草芥，看来今天便是不了之局，即算躲得过今朝，尔后的牵缠将不知伊于胡底。

他愈想愈觉胆战心惊……

陈霖眼中闪射出两股冷电似的棱芒，前欺数步，沉声道：“李政芳，你据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只取你一个人的性命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下意识的打了一个寒噤，道：“否则怎样？”

“血洗太极门！”

这五个字，有如五个焦雷，震得这一派之长的李政芳耳内嗡嗡作响，他身后的八个剑士，也为这一句充满了血腥恐怖的话，震得惊魂出窍。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强捺心神，咬牙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陈霖冷冷一晒道：“我就是我，还会是谁！”

“陈其骥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这个你用不着废话，现在你听着，你当年和华山派掌门‘美髯客陆文龙’，‘绛珠仙子朱薇’联手残害‘王金刚陈其骥’是否与‘百幻书生’约斗桐柏掌门陈其骥有关？桐柏掌门下落生死如何？说！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几乎被震得失了知觉，惊悸莫名连退了三个大步，十多年前的沉案，想不到还会翻现，而且是翻在这恐怖人物的手中……

楚玲却不知双方究竟在谈些什么，只呆呆地怔立一侧！

陈霖又逼近两步道：“李政芳，你说是不是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，一派之长，竟然撒起赖来了，你不知情，我决不勉强你，你不说，自然有旁人会说，不过我是言出必践，今天，现在，你们九个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，同时，我再重申前言，我将血洗太极门！”

太极掌门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见事已至此，顿生一拼之心，两手向左右一

挥，八个剑士长剑出鞘，人影闪晃之中，各按八卦方位站定，把陈霖圈在核心。

陈霖根本就不把这些人放在眼下，故作不见，仍冷冷的向李政芳道：“老匹夫，你不要后悔？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把心一横，厉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欺人忒甚，今天不见真章不休！”接着口里喝一声“攻！”

八个剑士，长剑一领，各向陈霖攻出一剑！

别看轻了这八个剑士，这一攻之下，八只长剑，寒芒映日生辉，以八种不同招式，同时攻出，竟然形成一刚一柔两种剑风，向中央疾漩！

陈霖心头不由一凛，双掌连圈疾划，数圈骇人至极的劲波，朝四外暴卷狂涌而出，“砰！砰！”声中，八名剑士的长剑被卷得倒劈而回，不由亡魂皆冒，齐向后退三步，但每个人的位置依然不变！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从背脊骨里冒出寒气，这“八卦剑阵”是“太极门”专用以克制强敌而用，威力之强，无与伦比，想不到在“活阎罗”举手之间，便被迫开，以下的厉害变化，也因之无从施展！

看起来这“活阎罗”的功力，较之江湖传言还要更厉害十倍，他声言要血洗“太极门”决非虚语！想到这里，更是心碎胆裂！神魂飘荡。

八个剑士被迫退之后，忽听其中之一大喝一声：“变！”八个人登时走马灯般的绕着陈霖疾转起来，愈转愈急，掌中剑也随着疾舞，刹那之间，已分不清人影剑式，只见一道光环，发出阵阵“嗤！嗤！”劈风锐啸，旋转不息，两股不同劲道，朝中心点疾卷猛漩！陈霖一阵眼花缭乱，几乎立不住脚！

猛可里，以七成劲力，向光环劈出一道排山劲气！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震，那光环一窒之后，又旋转如故！

陈霖连劈了三掌，竟然破不了这光环！心里猛省道：“这光环是以八名一流剑手组成，由剑身发出真力，成漩流之势，自己再多劈几掌，也生不了作用，掌劲再强，也得被那涡流带向一边，反而增加了中心漩力，这是一种借力制敌的打法！”

心念之中，十指齐扬，分向左右射出五道红色指风！

陈霖自接受了“玉金刚陈其骥”输以功力之后，本身已具百年修为，差堪可与三百多年前的师尊“血魔唐中巨”相比拟，只是他自己还不甚了了而已。

“嗤！嗤！”连声，十道红光闪闪的指风，径穿光环而出！

数声凄绝人寰的惨噪，破空而起，光环乍灭，人影遽停，地上，四具尸体，尚如喷泉似的冒着鲜血，显然是被指风洞穿前胸而死！

余下的四名剑手，一个个面呈死灰之色，骸觥不已！

一旁的楚玲，算是第一次见识了情郎的身手，既惊且喜。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既悲爱子惨死，又伤门人丧命，一时之间，双目尽赤，欺身上步，更不打话，双掌扬处，一冷一热两股不同劲气，暴卷而出。

陈霖反应之速，回异常流，右掌拍出一股如山劲道，迎向对方的炙热阳掌，左掌疾圈连划，消卸对方其寒激骨的阴掌！

“砰！”的一声大响，双方身形各自一晃。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略不稍息，扬掌挟以毕生功力，猛挥而出，汹涌如潮的劲气中，夹着炙热如焚的罡劲，怒卷而出。……

陈霖冷晒一声，单掌以八成功劲劈出！

就在双方劲气将接触的刹那之间，“阴阳掌李政芳”的冰寒阴掌，已悄悄没声的飒然飘出！……

“砰！”的一声巨震，“阴阳掌李政芳”手腕如折，气翻血涌，蹬蹬蹬一连退了五个大步，同一时间，他那后发的阴柔掌风，竟告触及陈霖的身体。

陈霖一掌震退对方，忽感一股阴寒之气罩体而来，闪避封卸均所不及，急切里猛运真力，准备硬接，岂知他这一意劲运功，“血影神功”立生妙用，一层淡淡的红光，透体而出，那阴寒之气，竟然被消卸得干干净净！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见自己所发的一记阴掌，已着着实实的劈中对方，满以为至少也得使对方受点轻伤，岂知对方竟行所无事，连半点反应都没有，不由亡魂皆冒，这种功力身手，确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，心知再斗下去，老命决然不保，但对方能放过自己吗？心念动处，忽想起一个计策来！……

陈霖并未跟踪进击，他知道对方虽是一派之长，但要取对方性命，易如反掌折枝，当下目射惊人煞光，紧紧照定对方，冷然道：“李政芳，你甘冒太极门被血洗之险，也不愿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？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已经胸有成算，阴阴地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所提的问题，我无法回答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老夫昔年只是受人之托，对于内幕根本不甚了然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老夫一派之长，言出如山！”

“那谁才能答复这个问题？”

“绛珠仙子！”

“他现在何处？”

“已上了‘生死坪’参与一项决斗！你何不径上‘生死坪’去找她？”

楚玲在一旁忍不住道：“楚哥！‘生死坪’的决斗恐是一场阴谋，你别听他的……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把一双怨毒至极的眸子，狠狠的往楚玲盯去，楚玲被看得打了一个寒噤，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！

陈霖早就知道“生死坪”的决斗可能是一项阴谋，目的当然是对付自己，现在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要自己上“生死坪”去找“绛珠仙子”，分明是一种托辞，因为“阴阳掌”本身也是往“生死坪”而去，这个中蹊跷，他焉有不晓之理，当下也不说破，嘴角噙着一丝冷笑，前欺两步，道：“李政芳，我相信你的话，我会去找‘绛珠仙子’那不要脸的女人！”

“阴阳掌”面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喜色，道：“她会圆满的答复你一切！”

陈霖微一点头道：“我相信她不敢不说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阁下已自承曾经参与残害‘玉金刚陈其骥’，这笔帐你不会再推到别人头上了吧？”

“阴阳掌”满以为巧计得售，谁知对方依然不放过自己，登时汗流浹背，面现灰败之色，惊悸莫名的道：“活阎罗，老夫的儿子已惨死在你的手里？”

“那是他咎由自取！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陈霖冰寒至极的悠悠说道：“现在，你们五个先交出性命，待本人究明真象之后，再决定是否血洗太极门，这样办很公道了吧？”

“阴阳掌”和四个太极门剑手，登时惊魂出窍！

人——在生命濒临绝望的边缘时，会不顾一切的起而反抗，这就是俗语所说的“狗急咬豹子！”

五个人凄厉得有如哀鸣似的哼了一声，同时扑向陈霖！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作势是扑向陈霖，其实目的是在楚玲的身上，他盘算只要能挟持住楚玲，才能死中得活！就在四只长剑攻出的刹那，身形一转！电闪袭向楚玲。

楚玲全神注在陈霖这边，做梦也估不到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会来这一手，待到惊觉，对方的五指，距自己的肩头已不及三寸……

不由尖叫了一声，本能的塌肩闪让，扬掌反削——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身为太极掌门，功力自有非凡的造诣，虽然对付陈霖显得不济，但对付楚玲，可就游刃有余了，何况他出手突袭，是志在必得，焉能让楚玲逃出手去，左手抓出之后，右手五指也告从另一方位抓出，诡奇无方！

眼看楚玲避无可避。就要……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——

四声惨嚎，本着一声闷哼，几乎是同一时间传出！

只见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踉踉跄跄的退到一丈之外，面色凄厉如鬼，地上，又增加了四具尸体。

陈霖在一个照面之间，毁了四个太极门的高手，还伤了太极掌门，在千钧一发之间，解了楚玲之危，这种功力，可称得上出神入化，匪夷所思了！

楚玲惊魂甫定，粉面恻色未消，怔怔的看着意中人！

陈霖朝“阴阳掌”嘿嘿一笑道：“李政芳，你想弄鬼无异是白天做梦！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魂儿飞上了半天，久久之后，才厉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这般赶尽杀绝，天也不容你！”

陈霖嘿嘿一阵狂笑道：“李政芳，你还配谈得上这个‘天’字，像你等这些江湖败类，死有余辜，天不容我那是另一回事，首先，我就不能容你们！”

“活阎罗，桐柏派与你究竟有何干连，而使你卖命以赴？”“这个你不必管，‘桐柏派’复派之日，就是‘太极门’‘华山派’在武林除名之期，现在，念在你是一门之长，你自绝了吧！”“活阎罗，你不必张狂，你的末日也在不远了！”

话声中，身形一侧，就待……

陈霖冷笑一声，已如鬼魅般的拦在头里，不屑的道：“掌门人，你逃不了的，你是自绝，还是要我动手？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不由仰天一阵惨笑！……

蓦然——

一条人影，电闪泻落场中，纹风不动，点尘不惊，单凭这一点，就可判断出来人的身手必定也是相当骇人。

场中各人，均为之心中一震！

只见来人赫然以布巾蒙面，只露出两点如寒星也似的眼神！陈霖一见来的竟是一度在桐柏山“碧云山庄”留柬，又复从二教一会及七大门派手中，救脱自己的蒙面怪客，忙趋前两步，深施一礼道：“前辈别来无恙，在下敬谢日前援手之德！”布衣蒙面怪客沉声道：“不必了，孩子！”

陈霖想起桐柏山中遍地伏尸，以及数度现身援手的事，认定这蒙面怪客必定与桐柏派有相当渊源，他想问，但总是开不了口，因为对方曾经拒绝过

自己的问话。

楚玲莲步姗姗，走到陈霖身侧，轻轻道：“他是谁？”陈霖茫然的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！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乍见蒙面怪客现身，先是一震，继之面上恐惧之容全消，及至看到双方竟然还是旧相识，面上又飘起一片疑云。

蒙面怪客目如寒星，扫了在场的三人一眼之后，徐徐向陈霖道：“孩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后辈与他清理一笔旧帐！”

“旧帐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样的旧帐？”

陈霖心里电转道：“对方此刻身份未明，我还是不说真象为妙！”随道：“晚辈系受人之托！”

蒙面怪客目光一不稍瞬的盯住陈霖，道：“受何人之托？”“玉金刚陈其骥！”

蒙面怪客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，略一沉思之后，道：“我不问你所受托的是什麼一回事，但我郑重的告诉你，你不能杀他！”

陈霖心里不由一动，讶然道：“晚辈何以不能杀他？”蒙面怪客神秘的道：“这个你不必问，日后自知！”“晚辈恐怕难以从命？”

蒙面怪客不由一怔，随既哈哈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你信不过我？”陈霖心里大感为难，对方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，而且从桐柏山那件事来判断，这怪客可能与桐柏派有极深渊源，甚或是自己的长辈，可能其中还有别故，但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的话，犹在耳边，对方不但是参与残杀伯父的主凶之一，而且父亲的生死下落，也要着落在他身上，岂能轻易放过！

顿时迟迟不能回答！

蒙面怪客似已察知陈霖心意，又道：“孩子，如你信不过我的话，只管照你意思去做！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骤然老脸变色，狠狠地盯了蒙面怪客一眼！楚玲女孩子家，心细如发，对各人的微妙表情，惑然不已。陈霖十分为难的道：“并非信不过前辈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只是什麼，却说不出来！

蒙面怪客又是一个哈哈道：“孩子，他是一门之长，你怕将来找不到他？如果将来你认为我的话不对，你随时都可以到太极门所在地去找他，在你来说，不会是难事吧？”

陈霖一想，不错，毅然道：“好，就依前辈的话，暂时放过他！”

蒙面怪客嗯了一声，转头向太极掌门“阴阳掌李政芳”道：“阁下可以走了！”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瞥了地上九个弟子的尸体一眼，又无限怨毒地朝陈霖一扫，狼狈的转身驰去，两个起落，已消失在视线之中。

蒙面怪客这才转回头来向陈霖道：“孩子，你是否是赶往‘血池’畔的‘生死坪’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已风闻有人要在那里展开一场空前决斗的事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令师知道吗？”

陈霖含混的应了一声！

他的师父“血魔唐中巨”已死于三百多年前，他是遗命所传的弟子，在一般武林人的心目中，“血魔”是一个全身赤红如血染的怪人，陈霖曾以“血影神功”运集后的面目出现过几次，所以被误认为是“血魔”！

但，所有的人又都怀疑这“血魔”的身份，因为人不可能活到三百多年之久，再则“血魔”几度现身，功力固然高绝，但与传说中的“血魔”又相去甚远，所以，这是一个谜，存在于每一个武林人物心中的谜！

蒙面怪客又进一步问道：“你不与令师一道吗？”

陈霖又无可无不可的点了点头，反问道：“前辈难道也是此次决斗中的一分子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我猜前辈也是赶往‘生死坪’？”

“不错，但只是抱一种看戏的心理而往！”

“前辈能否见示此次决斗的双方是些什么样的人？”“我也只是风闻，详情如何，不得而知！”

“哦！”

蒙面怪客再次深深地注视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孩子，再见了！”“再见！”人影一闪而起，再闪而没！

楚玲适才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，你们是旧识，但你说不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我不懂？”

“因他曾出现过数次，而且曾对我施过援手，但又不肯道出来历，所以我认识他，但也可以说是不认识他！”

“他为何要阻止你对太极掌门下手？”

“这个却不得而知！”

“我想其中有什么蹊跷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当这蒙面怪客现身之时，那‘阴阳掌李政芳’曾面露喜色，惧意全消，似乎预知他的性命已有了保障，及后蒙面怪客见你不允罢手之时，曾说……照你的意思做吧……他的脸色又是一变，而且狠狠的盯向蒙面怪客，所以我断定必有内情！”陈霖心里忖道：“不久之前，蒙面怪客为了保全桐柏基地的‘碧云山庄’曾使无数意图袭击桐柏派的江湖人物伏尸，谅来决不会对自己有何恶意，同时，即使他心存不轨，我又何所惧呢！”当不微微一笑道：“谅来还不至于，不过，我记住就是了！”“小心一点总是好的！”

“哦！玲妹，我们应该暂时分手！”

楚玲面上掠过一抹凄然之色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赶赴‘生死坪’，去阻止这一场决斗，以维‘血影门’的禁约尊严，同时如果这是一项阴谋的话，兵凶战危，我不愿你去冒这个险，卷入漩涡之中，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”楚玲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我的武功有限，恐怕不能为你相助，反而使你感到累赘……”

“玲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愿你卷入江湖是非之中！”“我知道，但我说的也是实话呀！”

“玲妹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再见吧！”

“我们能再见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你不会忘记我吧？”

“不会的！”

陈霖口里这样说，心里却不由打了一个结，他想起曾失身于自己而且又曾海誓山盟互约白首的柯如英，他内心升起一丝歉意！

楚玲却在回想自己被“青衣秀士李司良”剥得一丝不挂的那一幕，芳心之中，感到无比的恨和自卑，虽然对方已被心上人劈死，但这种羞辱在她少女清白的生命史上，将是不可磨灭的污点啊！

想着想着，不由幽凄的叹了一口气！

陈霖歉然的道：“玲妹，我们分手只是暂时，我想再见的不会太长的！”

楚玲凄然一笑道：“霖哥，我知道我不配爱你，就让我在心里永远留着你的影子吧！你曾说过你爱我，凭这句话，我已感到十分满足了！”

“玲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我已被那贼子……”说至此，语带呜咽，粉面之上，一片凄楚之色，大有泫然泣下之概。

“玲妹，你还是清白之身呀！再说那小子已死了！”

楚玲用衣袖一拭双目，情深无限的仔细端详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霖哥，愿你珍重，你该走了！我会永远记住你的！”

两滴清泪，再也忍不住，终于滚下了粉腮！

她美得像一朵恬静高洁的百合，那两滴泪珠，像早晨花朵上的露珠，陈霖不由怦然心动，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，使他情不自禁的上前两步，握住楚玲的一双柔荑，一阵阵的少女幽香，扑鼻而来，使陈霖陶然欲醉。

四目交投，熠熠着青春的火花！

在彼此的眼中，他和她看到了彼此在期待着的东西！

于是——

四瓣火热的嘴唇，凑在一起了，一种微妙的快感，像电流似的传遍全身，这一刻，似乎世界上的一切，都已不复存在，两人搂抱的更紧了！

一种进一步的原始需要，同时从两人的心中升起，热潮使得双方鼻息咻咻，陈霖由此而联想到“和合会”石牢之中，与柯如瑛荒唐的一幕，不禁悚然而震，轻轻推开楚玲的娇躯，柔声道：“玲妹，我真的该走了！”

楚玲像是从一块旖旎的梦境中醒来，粉腮之上红晕未消，秀眸之中还闪烁着薄醉似的光辉，向后退了一步，用手指轻掠鬓边的发丝，娇羞的道：“霖哥！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吻，直到生命褪色的那天！”

“玲妹，我也会的！”

楚玲面上又回复黯然神伤之色，幽幽的道：“多情自古空遗恨，好梦由来最易醒，霖哥，我多么希望长在梦中啊！可是我心里老是感觉到……唉！让命运去安排吧！我何必苛求呢！”

陈霖见她老是说丧气话，一丝不祥的预感，倏上心头，但仍微笑道：“玲妹，命运就在自己的手中，我们没有理由去妄测未来！”

“是的，霖哥，但愿如此！”

“珍重，再见！”

“你也珍重！”

两人各怀不同的感触，黯然的分别了！

楚玲是第一个闯进他心扉的人，而柯如瑛却奉献了她的贞操，这两人之中，他难以取舍，她俩的美，各擅胜场，一个是幽谷百合，一个是盛开的芍药！

他冷傲孤僻，但仍脱不了人性的枷锁，人本来就是感情的动物啊！

陈霖一路疾驰，但楚玲的婷婷倩影，始终在他的脑海浮沉，挥之不去。

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后，大别山苍郁的面目，又遥呈眼前。

陈霖豪性大发，绮念全消，随之而生的，是那一股自小被环境所孕育成的恨。

蓦然——

一样怵目惊心的东西，呈现眼帘，他虽在飞驰之中，但一瞥之下，已认出那是一具死尸，横陈在林绿的疏落树丛之下。

陈霖猛刹身形，就空划了一个半弧，飒然飘落在那死尸之旁，一看之下，心中更是震颤不已，这具死尸，赫然是那太极掌门“阴阳掌李政芳”。

这究竟是谁下的手？

陈霖跌脚痛恨不已，蒙面怪客一席话，使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脱出自己手下，却又不知被什么人杀死，使自己失去了为伯父报仇的机会！心头倏地升起一个怪念头道：“会不会是蒙面怪客下的手？”

但这不可能呀！蒙面怪客开脱他于先，就不会杀之于后！谁是凶手呢？

“阴阳掌李政芳”身为一门之长，跻身七大门派，武功岂是泛泛，竟然在离开与自己拼斗的场所仅半个时辰，而被人杀害！陈霖茫然了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沉思片刻之后，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暂时放开，一个劲向大别山驰去！

“血池”——殷红的池水，仍然翻滚沸荡不休！

“生死坪”——三里之内，人影穿梭闪晃，坪中，黑压压一片人潮，为数当在三百之间，一个个神情在肃穆之中带着紧张和焦灼。

其中占最多数的是二教一会的人，也有门派不详的黑白道高手，更奇的是七大门派中居然也有不少高手在内！这就令人莫测高深了！

近百年来，“生死坪”上虽然决斗是非无了无休，但像这多的高手聚会，几乎囊括了黑白两道的精英，可说是空前的事！说他们是传言所说的来此决斗吗？可是没有决斗的迹象！他们似乎是在等待！

等待谁呢？

自从“血魔”出现江湖之后，曾传告武林，“生死坪”不得再作为决斗的场所，“血池”十里之内，不许人窥视，否则杀无赦！

但这些当今的正邪一流高手，却视禁令如无物，他们的目的何在？

这时——

日薄西山，那将沉的太阳，散发着血红但不刺眼的光芒，照着“生死坪”上下的幢幢人影，显得有些肃杀的意味！

坪中虽然聚集了这多高手，但却鸦雁无声，更显得事态的不寻常。

突然——

一个须眉如霜的鬢铄的老僧，后随将近二十个僧道俗俱全的老少人物，一涌上了“生死坪”，场中顿时起了一阵骚动，纷纷向外移动，空出数丈见方的一块空隙，老僧一行径自走入坪中的那方空出的隙地上！

白眉老僧神目湛然，电扫四周的高手一眼之后，声如宏钟的道：“老衲

少林了凡，为了消弭武林灾劫，特率各门派代表，参与各位除魔大会，有请各帮教为首的现身一谈！”

随着话声，人群之中，走出两个蒙面男女，一个胸前绘有全幅白骨骷髅头标志的老者，和一个身着火红衫的鸷猛巨人，四人分别自我介绍——

“和合会会长”。

“白骨教第一护法生死判胡彪”。

“赤衣教首席堂主大漠之鸷杜伦”。

了凡大师宏宣一声佛号之后，道：“请问胡施主和杜施主贵教主是否也亲临‘生死坪’？”

“敝教主此刻未便现身，请大师海涵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和“大漠之鸷杜伦”同声回答。

了凡大师又道：“血魔唐中巨是三百多年前的魔尊，依情依理，早已作古，而现在竟然有血魔现踪，显然其中定有蹊跷，同时这血魔的残狠作风，却不减当年的血魔，行将见武林又将沦入一次浩劫之中，此次以二教一会为首，柬邀各道高手，对付此獠，实是明智之举，老衲为天下武林苍生幸甚！”

“和合会”女会长格格一笑道：“大师我们已经等候了两个时辰，未见‘血魔’，现身，莫非血魔头自知不敌，不敢出头，如果今后血魔头采取个别报复的手段，后果就严重了！”

各人面上，同时一紧！

“生死判胡彪”接口道：“从桐柏山外的三里坪之役看来，这‘血魔’功力虽高，但还不至于到如何骇人的地步，依在下之见，如果今天‘血魔’不现身的话，我们何妨黑白道联手，组成一队，遍踏江湖，至不济，能把他的传人‘活阎罗’擒获，‘血魔’当不会再龟缩……”

了凡大师道：“施主高见不差！”

“大漠之鸷杜伦”桀桀一阵怪笑道：“日前‘活阎罗’曾伤在大师掌下，以徒论师，这‘血魔’的身手，也不见得高到哪里，如果各门派帮教大联手，‘血魔’势必俯首就擒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面上忽现惊疑之色道：“那日现身救走‘活阎罗’的那蒙面怪客，不悉是何来路，他功力之高，简直不可测度，莫非他就是……”

“大漠之鸷杜伦”插口道：“据手下回报当日三里坪曾目睹‘血魔’是一个全身赤红如染血的怪物，那蒙面怪客，绝非‘血魔’其人，不过，这怪客的身手，确实骇人，他既出面救走‘活阎罗’，当然他们之间必有渊源，如果他们联手的话，后果就不如想象的简单了！”

“了凡大师”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蒙面怪客当日曾面告老衲，‘血魔’公案自有向武林交代的一天，他既出此语，证明他与血魔之间关系必然密切，依老衲忖度，那蒙面怪客可能就是‘血魔’本人，所谓全身赤红，未始不可乔装！同时以蒙面怪客身手之高，武林中似从未听说过有这一号人物！”

数人异口同声的道：“大师所料果然合乎情理，这事无疑义了！”

“和合会”男会长冷冷的道：“无论真假，这‘血魔’师徒，伤人的手法，和传说中三百多年前的魔尊一模一样，这又作何解释？”

了凡大师凝重的道：“这就是老衲等秉承各掌门人之命要究明之点！”

暮在此刻——

一阵阴森冰寒的冷笑，倏告传来，使人听了毛骨皆悚，但这笑声，似远又近，而且声音来源方向，令人捉摸不定！

场中众人，登时紧张起来，纷纷变色，倾耳而听，但却没有一人能判出方向！

接着，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像是从虚空之中传来：“血池十里之内，任何人不得窥探，违者杀无赦！”

声音不大，但却字字清晰！

每个人都在心里暗叫一声：“血魔！”

场中央的各帮教为首的，各向四外一挥手，坪上聚集的高手，纷纷像潮水般的往四外流泻，空出中央十丈见方的空间！只剩下了凡大师，“生死判”，“大漠之鹫”，“和合会”男女会长等五个拔尖高手，万分沉凝的立在坪中央！

空气顿呈窒人鼻息的紧张！紧张之中，透着浓厚的恐怖意味！

他们所要挑战的恐怖人物，将要出现了！

每个人的心弦，都拉得很紧！虽然他们口里谈论，但能否制得住这魔尊，谁也没有确实把握。

一个个噤若寒蝉，坪中静的落针可闻！静得近于死寂！场中都是当今武林正邪两道的高手，他们的结合是很矛盾的，因为彼此的目的不同，但为了达到彼此不同的目的，而采取了同样的手段，正邪互赖，企图一举而毁去这一代的恐怖人物“血魔”，

恐怖的阴影，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头！

“血魔”，毕竟是“血魔”，他仍然是可怕的，意料中，要毁去这恐怖人物，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，血的代价！

每一个人的呼吸，似乎都停止了，因为这是一场既可怕又没有把握的冒险！

又是一阵震人心弦的冷笑，从不可知的方向传来！

使得众高手为之头皮发炸，心旌摇摇！

一团血红的光焰，倏自坪外的林中盘旋升空，眨眼之间，已高至五十丈之外……

惊呼之声四起——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！”

“这是传说中的‘血影冲霄’绝技啊！”

“来了！”

“看，他已朝这方向旋来！……”

场中央的“了凡大师”等不由自主的紧靠在一起！

那团血红的光焰，在空中划了几个弧形之后，如长虹经天般，向坪中划落！

所有的高手，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！

众人只感眼前一花，一个全身透着血芒的火红怪物，已卓立坪中，一双闪着赤芒的眼神，朝四外一阵扫掠，这一眼使得所有眼光与之相触的，打了一个冷颤！

“了凡大师”一镇心神之后，当先发话道：“施主可否肯听老衲一言？”

“血魔”冷森森的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“老衲佛门弟子，谨本我佛慈悲之旨，奉劝施主回头是岸，从此放下屠刀……”

“血魔”仰天一阵狂笑之后道：“了凡，我放下屠刀可以，不过“不过怎样？”

场中各人凝神倾听“血魔”的答复！

“血魔”语冷如冰的道：“要待我杀尽这些武林屠夫之后！”众人不由骇然色变。

“了凡和尚”宣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施主所称屠夫，意何所指！”

“凌弱暴寡，强取豪夺，损人利己，残狠淫凶，抹杀武林道义，不顾江湖章法之徒，均是可杀之辈！”

“阿弥陀佛。施主恃艺妄为，大造杀孽，又作何解说？”“无须解说，我杀的都是可杀的人！”

“施主不听忠言，今天恐怕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了凡和尚，我郑重向你提出警告，念你等还不是罪无可挽之徒，识相的带走你的人吧！本人网开一面，否则的话，嘿嘿！凡今日上得‘生死坪’的人，都是故违‘血池’禁令的人，本人要实践禁令！”

这话使得所有的高手，为之心头大震！

“施主执迷不悟，老衲只好应天而顺人了！”

“和合会”女会长越众而出，激动的戟指“血魔”道：“血魔！阁下虽然掩尽江湖人的眼，但却瞒不过本会长！”

和合会长这一着，确乎出于在场高手意料之外，难道这“血魔”果真是乔装的，而和合会长已看出他的底细，但以适才“血魔”以冠绝武林的“震气传声”之技发话，而使人莫测其声之所自来，又以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展露于众人之前，姑勿论他是真是假，单凭这功力，在当今之世，恐怕找不出能相与颉颃高手！“血魔”嘿嘿一笑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谁！”

“和合会”女会长，娇躯一颤之后，一字一句的厉声道：“你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，你能否认吗？”

场中顿时起了一阵骚动，“无虚剑吴佑年”失踪江湖已十多年，而这些高手差不多都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想不到这震撼了整座武林的恐怖人物，竟然会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化身，众人焉得不惊。

但“无虚剑吴佑年”在短短数十年之间，何来这一身神鬼莫测的功力？

他为什么要以“血魔”的姿态出现？

“和合会”女会长又根据什么指他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？这些都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！

“血魔”一顿之后，激动的一阵哈哈大笑道：“我无须否认，也不须承认，我就是我，不过请问贵会长根据什么下这断语？”这句话，也就是所有在场高手心中要问的话。

“和合会”女会长阴阴的一阵轻笑道：“吴佑年，你不承认？”“我问你根据什么指我是吴佑年？”

“理由非常简单，事实俱在！”

“你说说看？”

“阁下的传人‘活阎罗’腰间所佩的就是‘无虚剑’，不假吧？”“血魔”登时无言。所有场内外的高手，议论蜂起，“血魔”的功力固然震世骇

俗，但在明白了他的底细之后，心中恐怖也随之大减！……“和合会”男会长这时也疾走两步，和女会长并肩而立。“血魔”突然逼近两步，冷冷地向两个蒙面的“和合会”会长道：“所以你俩率会中高手，参与了这次正邪联手的大挑战？”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那我告诉你，你错了！”

男女会长，不期然的后退了一步，同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嘿嘿嘿嘿！如果我告诉你俩，‘无虚剑吴佑年’死了，死于一项卑鄙无耻的预谋，而且他在临死之时，曾把未了心愿托付了人，你俩又有何话说？”

男女两个会长，各自身躯一震，“血魔”的这几句话，不啻是利剑寒刃，戮向两人的要害！

场中空气又为之一变，众高手如坠五里雾中，猜不透其中奥妙。

“血魔”突然厉声道：“金童柯瑜瑾，江湖一美何艳华，奸夫淫妇，共谋亲夫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网是疏而不漏的！”这一点出“和合会”男女会长的真面目，场中又是一阵鼓噪！想不到从未以真面目示人的“和合会长”竟然是失踪江湖的“金童柯瑜瑾”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！

但，“血魔”何以会知道呢？

两个蒙面男女会长齐齐冷哼了一声，那女的咬牙道：“阁下满口胡言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冷笑声中，只见红影一闪一掠，又归原位！惊呼之声起处，只见“和合会”男女两会长，蒙面巾已被揭下，现出两个俊极美极的中年男女来，果然人如其名，虽已年届不惑，但男的仍如临风玉树，女的似秋月春花，不愧金童和江湖一美的称谓。

众高手又是一阵哗然，“血魔”的话没有错，神秘的“和合会长”果然是众所熟知的“金童柯瑜瑾”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。

照“血魔”所说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已然和奸夫勾结，害了亲夫“无虚剑吴佑年”，这又是一桩震惊江湖的奇案！但却被眼前的“血魔”公案冲淡了！

两个男女会长，此刻满面俱是怨毒惨厉之色，狠狠的瞪视着“血魔”，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下去。

“血魔”又复寒嗖嗖的向两个男女会长道：“为了一个特殊原因，我今天不杀俩人，滚吧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身为一会之长，而且又被“血魔”当着天下同道揭破丑事，心里可比死还难受，同时也把“血魔”恨入骨髓，他俩此刻仍在怀疑“血魔”就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化身，对方此刻托言放自己生路，其实极可能要单独施以酷毒的报复，若不乘此时机，与各派联手，毁去这可怖人物，后果不堪设想！两人心念之中，双双怒哼一声，首先发难，攻向“血魔”。

“血魔”毫不为意的顺手一挥，红光闪处，劲气如涛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与“金童柯瑜瑾”两个身形，齐被震得倒翻而回。

这一手震惊了所有的在场高手，似乎“血魔”的功力较之在“三里坪”时，又不知高了多少倍，不禁齐齐心泛寒意，看来今天这一场拼搏，后果堪虞！

“血魔”挥掌震退对方之后，又道：“我说过留你俩一条命，你们注定了要死在‘无虚剑’之下！”

两个男女会长，脸呈死灰之色，怔立无语！

“血魔”又把闪着血焰的目光，扫回在场的高手，声音充满杀气的道：“现在，本人开始执行‘血池禁令’，擅闯‘生死坪’者死！”

此语一出，等于揭开这一场血劫的序幕！

恐怖和死亡的气氛，顿时弥漫全场！

所有在场的高手，并不曾忘了他们此次联手的目的，首先，白骨教第一护法“生死判胡彪”和赤衣教首席堂主“大漠之鹫杜伦”，双双暴喝了一声，同时劈出两道排山劲气，紧接着“了凡大师”，“和合会”男女会长，也适时出手！

这五个拔尖高手，同时出手，威力之强，足可撼山拔岳！

“血魔”周身红焰陡炽，双掌圈划之下，数重红光闪闪的劲波，排荡而出！

劲气相触，发出一阵轰天巨响，只见“了凡大师”身形连晃，“生死判胡彪”和“大漠之鹫杜伦”各被震退一步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功力较差，已退到了五尺之外，而“血魔”本身，也连晃不止。

劲气余波，激荡成漩，五丈之内，汹涌如裂岸狂涛！

看得所有的正邪高手，为之心摇神夺！

这种功力，可真是连听都不曾听过！

双手一分之后，又告欺身而合！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巨响，接着传出几声闷哼，和合会两会长和“大漠之鹫杜伦”涌身疾退，显然已受了伤！

“了凡大师”和“生死判胡彪”也先后跳出圈外！

“血魔”并不跟踪出手，厉声向“了凡大师”道：“了凡和尚，本人最后警告，要你带各门派的人离开！”

“了凡大师”未及答言，人群之中七大门派的高手，齐齐纵身涌出，排在“了凡大师”之后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似乎渴欲出手一搏！

“血魔”见状冷哼了一声，不再开口！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突在这时闪身疾出，罗袖飘处，一缕轻烟，修地向“血魔”迎头罩脸的盖去！烟中透出阵阵异香，“了凡大师”等人，忙不迭的退开一丈之外！

“血魔”恍如未觉，只见那缕轻烟，方一触及他的体外红焰，便自消逝得无影无踪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不由亡魂皆冒，冷汗涔涔而下！

“血魔”阴冷的一笑道：“何艳华，这大概又是什么迷香毒雾一类的东西了，这种江湖下三滥的玩意，别在此地现眼丢人，我说过你俩注定不葬身此地，还不快滚！”

这话说得两个男女会长，面上由白转青，由青变紫。

突然——

东面靠林边的人群，一阵浪裂波分，闪开一条通路，一个奇装怪样的老者，后随十二个面目狰狞的红衣大汉，每一个大汉的手里，执着一个长约尺半，粗如儿臂，黑忽忽的管状东西，径自走入场中！

“了凡大师”等众，纷纷向后移退三丈之外。

那异装怪老者，行到距“血魔”约两丈的地方，停下身来，身后那十二个手执黑管的大汉，以老者为中心，左右各六，成半月形展开！

“血魔”嘿嘿一阵冷笑，并不作声。

异装老者桀桀一阵怪笑之后道：“老夫东海离心岛‘烈阳神火教’下护法乌不律，特来一会中原高人！”

“血魔”从鼻孔里冷嗤了一声道：“老远的赶来送死，嘿！……”

乌不律咧嘴一阵干笑道：“血魔，你别狂吹大气，烈阳神火阵下，管叫你骨化飞灰！”

“血魔”报之以一串不屑的冷哼！

乌不律怪面倏变，眼射骇人煞光，狞声道：“老夫衡量你！”

你字出口，双掌交叉怪异已极的圈划而出，一道炙热如焚的掌风，旋转而出！

“血魔”单掌一挥，一片红光闪闪的气流，暴卷迎去，“砰！”的一声轻响，乌不律的一记炙热掌风，竟告消卸于无形！

乌不律自恃东海绝学，中原武林鲜有能与之抗衡者，不料竟然挡不过“血魔”一挥之势，心头一紧之下，挟以毕生功力，连劈五掌，一波波的热浪，使得三丈外的“了凡大师”等人，为之再退一丈！

“血魔”周身红焰陡炽，形成了一个红色光幢“波！波！”连声，硬承受了“烈阳神火教”护法乌不律的五掌！

看得所有的武林高手，为之目断魂消！

红霞尽敛，一轮明月，已从林梢探出半个头来！

夜翼掩覆之下，“生死坪”上的杀劫，方兴未艾。

“血魔”嘿嘿一笑道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！”

随说，随举掌猛挥，一道红光疾射向乌不律！

乌不律在这几个照面之下，已知“血魔”功深如汪洋瀚海，岂敢硬接，快逾电掣的斜飘八尺，一声惨号，透空而起！

原来那红衣大汉之一，正好靠近乌不律三步之外站立，“血魔”这一掌，虽被乌不律避过，但红芒边缘，却扫中了这大汉，登时尸横当场！

就在那大汉尸身触地的刹那，那执在手中的黑管，随着“咔！”的猛然撞击地面，轰然一声，黑管之内，飞出一蓬烈焰，一阵皮焦肉臭混和着烟硝之味，随风四散，那大汉的尸体立时变成了一段焦炭！

这情景令人怵目惊心！

“血魔”也不由为之一震！

就在此刻——

乌不律狂喊一声：“放！”

十一条黑色筒管，立时像十一条火龙似的，喷出熊熊烈焰，交织成一片火网，罩向“血魔”！由于放射的角度不同，所以这片火网犹如大漠飞沙，上下左右，无不包含在威力之中，而且快逾电闪！只听轰轰几声，烈焰飞卷，烟硝迷漫！……

待到烟尘散尽，场中已没了“血魔”的踪影！

四周立时响起一片欢声，以为“血魔”已在烈焰之中化为灰烬！

“和合会”会长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与“金童柯瑜瑾”似乎特别关心“血魔”的生死，电疾闪身向前，向坪地之上一阵扫掠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尖声道：“他没有死，他逃脱了，地上连骨灰的影子都没有！”

乌不律立即接口道：“他纵有通天澈地之能，也难逃这烈焰阵，除非……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急道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他见机得早，贴地前射，但前面是壁立千仞的血池呀！”

蓦然——

坪缘靠“血池”方向的虚空之中，倏地升起一抹红影，众人连念头都不

及转，只见那红影快若殒星，雷泻入场，赫然又是那“血魔”。

他真的没有死于烈焰阵。

乌不律所料不差，“血魔”反应神速，贴地平射向“血池”上空，凭着“血影冲霄”盖世身法，凌空不需借力，一落之后，又电旋升空，落回“生死坪”中。

所有的在场高手，心弦又告拉紧！只见“血魔”一双血光闪闪的棱眸，扫了“烈阳神火教”诸人一眼之后，倏地电旋一匝，又停回原来方位！

惨噪之声，应一旋之势而发，噗！噗！连声，十一个红衣大汉，无一幸免，全部伏尸当场，每人的眉心之间，留有一个血红的指印。

这种杀人的手法，快捷狠残，可说前无古人！

乌不律厉吼一声，飞身疾扑，一旁的“了凡大师”“生死判”……等不下二十人之多，纷纷欺身进击！

但后来的仍慢了一步，只听一声凄绝人寰起处，一条人影，疾逾飞矢的向“血池”之内落去，乌不律首先葬身血池！紧接着“了凡大师”等人，已纷纷出手猛攻！

刹那之间——

杀声震天，劲风匝地！

惨噪声！

闷哼声！

交织成一首恐怖乐章！

一阵凄厉的鬼啸，又告破空而来，啸声中，只见人影如潮，纷纷涌向场中，这是总攻击的号令！

可怕的血劫，终于拉开了帷幕——

“血魔”旨在维护“血池禁约”的尊严，同时也愤然于正邪各派，假借决斗为名，诱使自己现身，目的是要毁去自己！各帮派教的高手们，却是各怀目的，要藉群力而毁灭这可怖的人物，这人物的存在，使他们席不安枕，如芒刺在背！

于是——

在双方极不相容的情况下，血的帷幕拉开了……

只见人影纵横飞掠，掌风如雷震，剑芒蔽月遮星！重重人影之中，一个血红的光团，横冲直撞，上下翻飞！惨噪之声，此起彼落，撕空裂云，激荡摇曳在夜空之中，像是在演奏一支疯狂的乐章，又像是在奏着宇宙末日的挽歌！一条条的人影，被抛落“血池”之中！

地上，尸体愈积愈多，血——像水洼，像沟渠！

后面的，踏着前面人的尸体，疯狂的猛扑不休！如火如荼！这是武林近百年来，罕有的一次血劫！

“了凡大师”，“生死判胡彪”……等一众拔尖高手，混在人潮之中，反而不能尽力施为，眼看着屠杀在进行，无法扳转惨局。所有的武林高手——疯狂了！

血魔——也疯狂了！

天在旋！

地在转！

鬼哭神号，风狂雨暴，杀气冲霄，乾坤失色！整个的宇宙在颤抖了！

恐怖——

血腥——

疯狂的乐章，仍在持续，血红的魅影，飞疾遂走如故！人影不断的减少！尸体——不断的增加！

失望与恐怖意念，在每一个未死的高手心中滋长，他们已预见到必然的结果——全部弃尸“生死坪”！

他们的预谋，彻底的幻灭了，他们毁不了这不可一世的魔尊！

他们以桐柏山下的三里坪之役，来衡量“血魔”的功力，以为稳操胜算，谁知事实大谬不然，“血魔”的功力，竟然深不可测，有如汪洋浩海！

疯狂过去了，杀伐已近尾声，像一场暴风雨戛然而止。那些幸存的高手们，趑趄不前！蹉跎在五丈之外！

场中，只剩下“了凡大师”，“生死判胡彪”，“大漠之鹫杜伦”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，“金童柯瑜瑾”，和不足十人的七大门派高手，默默和“血魔”对峙，但他（她）们有的口角溢血，有的面白如纸，显然每一个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！

“血魔”周身仍包裹在这血红光焰之中，任何人也无法看出他的表情，但从光焰的起伏摇动来判断，他不是真力亏损过巨，便是受了伤！

死寂又统治了“生死坪”。

寒月疏星，照着一片尸山血海，血腥之气，令人窒息！适才那发动总攻击的鬼啸之声，倏告传来！

场内外的高手们，精神又告一振！

鬼啸之声，愈传愈近，凄厉刺耳，阴风四起，四外林木，发出一片沙沙之声，配上这遍地血尸的情景，更显得鬼气迫人，使人有如置身鬼域冥境之感！

两条人影，如幽灵般的飘落场中。

其中一个身着火云红衫的高大狞恶老者，另一个赫然是一具白骨骷髅！

“生死判胡彪”和“大漠之鹫杜伦”步履蹒跚的越众而出，分别向那红衫老者和白骨骷髅一躬身，道：“属下参见教主！”“免！”

“免！你们负伤了？”

“属下功力不……”

那具白骨骷髅阴恻恻的发出一阵狼嚎般的笑声道：“胡护法，成了，率众速退！”

“遵谕！”

火云红衫的狰狞老者也向“大漠之鹫杜伦”道：“杜堂主，即率残存弟子退出‘生死坪’！”

“遵教主令谕！”

“血魔”眼看着那些残存的高手离去，并不出手拦阻，可能他已知道真正的生死之敌已告来临，必须准备迎接另一场可怕的搏斗，也可能是他已受伤不轻，真力耗竭，出手无力了，更说不定他认为杀的人已够多，足为今后的为戒了！

那具白骨骷髅一晃身欺到“了凡大师”等人身侧，一阵低语之后，“了凡大师”一行，和“和合会”会长夫妇，也转身驰离“生死坪”！

然后，红衫老者和白骨骷髅两人，齐齐欺近到“血魔”身前丈外之地！这时，可以看出那具白骨骷髅，并不是真的骷髅，而是人穿了绘有白骨

骷髅的外衫，乍看分辨不出，近身一看，却入目了然。“血魔”冰寒至极的首先发话道：“来人报名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老夫白骨教主‘白骨尸魔’便是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老夫赤衣教主‘火云尊者’！”

“血魔”仰天一阵疯狂的大笑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两位不请自来，不过本人对于今天这一场风雨，很佩服两位的计算，先驱策一些爪牙和无知之辈，以生命来换取本人真力的损耗，然后两位再乘本人真力剧损之余，来个落井下石，以遂凶谋，是也不是？”两个教主，惊怔的向后退了一步！

“血魔”又道：“可是，哈哈！你们的心力白费了！”“白骨尸魔”阴恻恻的道：“血魔，本教近百高手丧命在你的手下，这笔帐该结了！”

“如何结法？”

“血债血还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大教主，凭你还不配！”“不信走着瞧！”

“血魔”冷哼了一声之后，沉声道：“大教主，我希望你能据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！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四毒书生的下落！”

“阁下与四毒书生是什么渊源？”

“这个你无须问！”

“如此，本教主无从奉告！”

“你敢不说？”

“不说又待如何？”

“嘿嘿嘿嘿！告诉你，你将为‘白骨教’带来严重的后果！”“什么后果？”

“白骨教将被血洗！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

“本人言出如山！”

“嘿嘿！恐怕阁下没有机会了！”

“血魔”怒哼一声，身形前欺两步，语音凝重的道：“你一定不肯道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？”

“嗯！怎样？”

“恐怕由不得你！”

“白骨教”教主“白骨尸魔”向身旁的“赤衣教”教主“火云尊者”瞟了一眼，身形微挫，迅速的劈出一掌，掌挟刺骨阴风，并含腐尸恶臭！

“血魔”冷嗤了一声，一道红光，飘然闪出！

同一时间，“火云尊者”从侧方拍出一道炙热如火的如山劲道。

“血魔”沉哼一声，捷逾鬼魅的撒掌闪出圈外！

“白骨尸魔”和“火云尊者”反应也极神速，同时收招撤式！

“血魔”乘闪身之势，左右开弓，分朝两人各反劈出一道红焰劲气，势道之强，无与伦比，迫得“白骨尸魔”和“火云尊者”齐齐移身换位，避过这闪电式的反击。

“血魔”在经过那一场疯狂的搏杀之后，真元内力，确实损耗过巨，心知此刻如果不当机立断的话，极可能会栽在蓄谋而来的两个教主手里！

心念之中，身形似电，射向“火云尊者”，一旋一绕——就在这一旋一

绕之间，已快得不能再快的攻出了九掌，迫得“火云尊者”左闪右晃，狼狈至极的退了五个大步，才险极的避过这一轮疾攻。

“白骨尸魔”睹状，极快的从后欺进，狂劈三掌！“血魔”连头都不回，身形向侧方划了一个半弧，这一旋飞之势，不但巧极的避过了“白骨尸魔”的三掌，而身形划回之时，又恰对“火云尊者”的右侧。

一般血红飓风，倏告卷出！

“火云尊者”被对方九掌快攻，迫得手忙脚乱，喘息未定，血红飓风，又告卷到，急切里侧身发掌相迎，这一侧身之间，“白骨尸魔”的一掌正好劈到——

“白骨尸魔”一掌劈出，骤失“血魔”踪影，立知不妙，忙不迭的卸去劲势，饶是如此，那已发出不能收回的阴劲，仍极骇人！“砰！砰！”两声，夹着一声闷哼，“火云尊者”同时被两股劲气夹击，登时口角溢血，跌跌撞撞的退到一丈之外！

“白骨尸魔”弄巧成拙，反伤了自己人，不由一窒！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“血魔”身形再闪，扑向“火云尊者”！又是一声惨嚎传出，“火云尊者”已被震飞到两丈之外！“白骨尸魔”厉啸一声，双掌齐扬，一大片刺骨砭肤的阴风，夹着惨绿磷火，漫天盖地的罩向“血魔”。

“血魔”暗地一咬牙，双掌疾抡，划出圈圈红焰，逼住阴风绿磷！

轰然一声，一团烈焰，由后方闪电飞来！

“血魔”不禁心中巨震，电疾斜射三丈，险疾的避过烈火焚身之厄，但由于这一变势，阴风绿磷，罩身而过，只感一阵恶心，身躯连晃不止！

转目望处，那发烈焰袭出的，竟然是重伤的“火云尊者”，只见他身形摇摇欲倒的站在三丈之外，手中持着一支黝黑的筒子！与那东海离心岛“烈阳神火教”十二弟子所用的烈焰黑管，一般无二，心中不由一动，难道……

“白骨尸魔”见对方已被自己所发的“阴风毒磷掌”扫中，竟然屹立不倒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忖：“血魔难道不畏毒，这‘阴风绿磷掌’中者无不立倒！”

“血魔”一旋身又欺到了“火云尊者”身侧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嘿嘿！堂堂赤衣教，原来却是东海离心岛属下！……”

“白骨尸魔”一晃身欺近前去，阴阴的道：“阁下接招！”

掌随声出，又是一蓬绿磷，夹以万钧力道，疾卷而出。

“血魔”电疾回身，举掌相迎——

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磷火与血焰齐飞，双方各退了一步！

“血魔”恨哼了一声道：“白骨教主，本人重申前言，如你不说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本人将摧毁白骨教，血洗幕阜山？”

“白骨尸魔”极恶阴残，仍不免被这句疯狂的话，震得打了一个冷噤，沉声道：“阁下未免言之过早，今晚之局还不知胜负谁属呢？”

“好，让你立刻分晓！”

话声中，红焰一闪，一道撼山栗岳的劲气，暴卷而出！“白骨尸魔”立以毕生修为内力，推掌相迎——

劲气相接，地动山摇，劲风鼓荡如怒海扬波，四山回音雷鸣！“血魔”一连退了两个大步，而“白骨尸魔”却忍不住闷哼了一声，踉踉跄跄，退了八尺之多，身形兀自摇晃不止！“再接一掌试试！”

红焰再闪，劲气如山！

“白骨尸魔”哪敢硬接，晃身横闪一丈！

“血魔”冷哂一声，不容对方有喘息之机，移形换位，掌指齐施，只见一片红焰之中，夹以数缕血光，嗤嗤有声！惨哼声中，“白骨尸魔”胸前似已被指风击中，白骨骷髅衣上，立时殷红一片！

“大教主，如何？”

“血魔，你有种的话，错过今晚，幕阜山中，随时候教，如你能进得了白骨教总坛，本教主决定奉告‘四毒书生’下落！”“血魔”略一沉思之后，道：“好，今晚凭这一句话放过你，去吧！”

“白骨尸魔”主持“白骨教”声势浩大，教中高手如云，几有凌驾七大门派之势，想不到今天败得这么惨！

一场正邪联手的前空大会，灰飞烟灭，“血魔”没有被毁，却陪上了数百正邪高手的生命，使“生死坪”重演了一次三百多年前的庞大杀劫！

“白骨尸魔”惨笑一声，和“火云尊者”双双联袂而起，转眼消失在静夜之中。

“血魔”用目一扫遍地的积尸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划空而起，在星月光照之下，如一抹淡红轻烟，瞬息而渺。（血魔是谁？聪明的读者当会毫不犹豫的说：陈霖！所以作者在此后的故事中，毋庸再作重复的点叙！）

就在陈霖离开“生死坪”后不久，另一条人影出现了，如幽灵似的飘落在“生死坪”中，仰首对空，嘘了一口长气，这神秘的人影是谁？因为他面上蒙着灰巾，使人无法辨认！

灰巾蒙面怪客，像是在凭吊那些丧命的高手，又似在转着什么念头，只见他不停的来回扫掠，最后，他也离开了！

他的身法较之刚才离开的“血魔”，似乎差不了多少！

且说陈霖一路飞驰下山，散去“血影神功”，回复他的本来面目！

他觉得他做了一件痛快的事，又似乎做了一件过份残忍的事，矛盾的心情，使他怅然不已，但当他想到身负的血仇，和江湖中这些败类的卑贱行为时，又释然于怀了！

在拼斗群雄，接近尾声的时候，陈霖确已感到真力亏竭，但他身负奇功，恢复的快，在与“白骨教”、“赤衣教”两个教主周旋之际，他的功力，已恢复到八成，如果他功力全复的话，两个教主决不可能在他的手里走出这么多的照面。

“生死坪”正邪联手拼斗“血魔”，造成空前血案的消息，轰动了整座武林，武林中对于“血魔”的功力，予以重新估价，这一役的表现，竟然与三百多年前的魔尊不相上下！

武林中，恐怕找不出能与之抗衡的人！

无论“血魔”是否三百多年前的“血魔唐中巨”，抑或是别人乔装，总之他的出现，使整座武林震惊，整个江湖颤抖！

他的出现，使武林有如临末日之感！

尤其与“血魔”有过节的帮派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！

与“生死坪”事件，同时盛传江湖的，是七大门派之一的“太极门”掌门人“阴阳掌李政芳”陈尸大别山下的树林中，是何人下的毒手，无从揣测，但一致认为这也是“血魔”的杰作，因为当日太极掌门也是率一子八剑士赶往参与“生死坪”之战的！“阴阳掌李政芳”的独子“青衣秀士李司良”和太极门中的八大剑士，最后证实了也全部弃尸林莽，无一生还！

这件事使其余的六大门派震惊莫名！

同时，另一消息传出，“血魔”将逐个摧毁另外的六大门派！

于是——

六大门派的掌门人齐集嵩山少林寺，共筹对付“血魔”之策！这是空前之举，近三百年来，还没有出现过使各名门大派震颤的人物！

三百多年前，出了一个“血魔”，几乎搅翻了整座武林，三百多年后的今天，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“血魔”出现，真假虚幻，令人莫测！

难道武林已真的面临末日？

“血魔”疯狂的屠杀武林高手，其目的何在？

这一天，夜幕初降之际，一条人影，有若幽灵鬼魅似的淌进了“和合会”的后山！

他是谁？

他就是以“血魔”和“活阎罗”双重身份出现，震撼了整个武林天下的陈霖！

三月之前，陈霖被“和合会长”夫妇，诳入总坛，囚禁于石牢，要从他身上探求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秘密，却不料阴错阳差，促成了他和会长之女柯如瑛的一段孽缘（事详第一集第十五回春潮泛滥）。

双方海誓山盟，并订了三月之约。

陈霖来到了昔日与柯如瑛分手的地方，那一幕旖旎的往事，使他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到面热心跳！

但，奇怪，他等了近一个更次，还不见伊人现身！

空山寂寂，林莽荡荡，月上中天，照得林莽一片蒙蒙，斗转星移，时已三更，依然不见柯如瑛现身，陈霖不由大感焦灼！

“生死坪”上“和合会”会长夫妇的真面目被揭穿，证实了陈霖最初的推断，男的是“金童柯榆瑾”，女的是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逃奔妻子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，所以柯如瑛应该叫做吴如瑛！

他俩互约三月后的今天见面的目的，就是要证实吴如瑛的身世，现在真相大白一切的疑问都不复存在了，陈霖必须把受托于“血池”石窟中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“无虚剑”交给心上人吴如瑛，要她替父报仇，手刃奸夫淫妇！

可是吴如瑛竟然芳踪杳然——陈霖愈想愈感焦灼，事情可能已起了变化，极可能吴如瑛探明了真相之后——被那一双奸夫淫妇发觉，而遭了……

他不敢再往下想，吴如瑛已和他发生不寻常的关系，而且双方海誓山盟，实际上等于是他的妻子！

“她不会来了，我必须立即到‘和合会’总坛，查个水落石出，如果瑛妹她……”

陈霖喃喃自语，说到后来一句，脸上杀机陡炽，接着道：“和合会将鸡犬不留！”

自语毕，身形疾起，朝总会堂方向掠去！

第八章伊人何处

陈霖一阵疾驰，毫不费事的寻到了“和合会”总会坛所在地的石窟入口！只见窟口大开，声息全无，一种异样的感觉，立袭心头。

他一心牵记着吴如瑛的安危，当时不遑细想其他，径朝窟内飘入，他是旧地重临，那条主洞径还依稀能辨，但愈是往里愈是心惊，“和合会”总会坛，了无人迹，像是一个空了的蜂巢，那难以数计的大小石室，全部敞开，显得有点鬼气逼人！

难道“和合会”已经自动解散了？为什么？

吴如瑛的下落如何？莫非已遭到了意外？……

陈霖的一颗心不由狂跳起来，吴如瑛与他有了夫妻之实，她的安危，等于是他自己的安危，而且他曾受她父亲的重托要她仗“无虚剑”替父报仇！

他怀着焦灼万状的心情，继续向洞的深处行去——

忽然，一张字条，贴在当面的洞壁之上，陈霖不自禁的取下一看，登时心跳加速，额角冒出冷汗，两只手也不由颤抖起来！

洞内虽然灯火全无，漆黑如墨，但在陈霖这等高手中眼中，视物仍不殊白昼，只见那字条的头两句是：“阁下诚信人也，果然不忘三月之约……”

陈霖闭目凝思道：“奇怪，难道如瑛出卖了我，三月之约，除她之外，无人得知，但不会呀！这事关系着她的生死和安危，她不会做这种傻事，其中必有蹊跷！”心念未已，继续往后看去：“……但阁下得阅此字条之时，业已身中奇毒，生命只在呼吸之间……”

陈霖不由俊面失色，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不知自己何由中毒，莫非这字笺之上涂有剧毒？下意识的松开了手，把那张字条抛落脚前！

试一运气，果然经穴之中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同时手脚开始微微发麻，头也有晕眩之感，心忖：“糟了，果然中了人家的圈套！”

忽地另一个意念，浮上脑海：“……练就‘血影神功’，可抗百毒……自己只要化上一会功夫，就可把毒迫出体外！”

一颗心又泰然起来，伸手捡起那字笺再看：“……窟口十丈之内，已洒布‘百步追魂散’，阁下纵使功力通天，也难行出千步之外，恐阁下虽死而不明致死之由，特此留笺示告！”

陈霖不由目眦欲裂，把字条扯得粉碎，他倒是不把中毒的事放在心上，唯一使他痛恨的是和合会长用心之毒，与吴如瑛的生死安危！

从这些迹象显示，吴如瑛很可能是被酷刑逼供之后，遭了不测！

但他岂能就此死心，一顿脚，又向里走去！

在他的估计里，他走了可能不止千步，但所中的剧毒，却没有发作的迹象，这证明了他自己本身修习“血影神功”之后，已具备了克毒的能力！

一间精致的石室，赫然在望。

陈霖回忆起这间石室正是自己三月之前，被“和合会长”夫妇诱入总会堂，误饮“长醉露”的地方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曾几何时，又生出了这多的变故！

右面的石壁之上，又是一张字条，上面赫然写道：“阁下能活着到此，足见功力绝世，但埋骨此间的命运业已注定！”陈霖气得冷哼出声，自语道：“我就不信这个邪！”脚步一提，就向那间布置得精致洁雅的石室走去！“娃娃，你想死？”

声音入耳极熟。

陈霖闻声止步，电疾回身，只见三丈之外的甬道中，站着一个人，正是那神出鬼没一再现身的灰巾蒙面怪客，心里不由一动，忖道：“怎的他也来到了这里？”

心念之中，不由脱口问道：“前辈怎的也来到了这里？”蒙面怪客哈哈一阵宏笑道：“娃儿，如果不是我先一步来此，你这时怕已粉身碎骨！”

陈霖激奇的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蒙面怪客身形移前数步，沉声道：“那间石室之内，已被人预置炸药，你如果一步踏入，引发炸药，还能有性命，这就是方才那字笺上所说的……埋骨此间的命运，业已注定！”陈霖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暗道一声好险！讶然向蒙面怪客道：“前辈怎会得悉这石室之中埋有炸药？”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不是不信，而是事前既非参与其谋，怎会断定这石室之内埋有炸药！”

“和合会长的布置，目的是要毁去你，这点你不否认吧？”“当然，不过埋炸药的事……”

“和合会长，在布置这一狠着完了之后，把四个参与执行的弟子处死，以防消息泄露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当我到达此间之后，发现四人之中，尚有一人没有断气，我救了他，他告诉了我一切经过！”

陈霖略一沉思之后道：“难道这也有杀人灭口的必要？”“当然，因为和合会惧怕令师‘血魔’施以酷毒的报复，也许其中另有隐衷，所以‘生死坪’一役之后，和合会长宣布解散，教中弟子，都已流入江湖，如果不杀人灭口，岂不是留下了祸胎！”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“和合会”竟然自动解散，那吴如瑛的下落……

当下惶急的道：“和合会真的解散了？”

“这是不会有假的，你不见这总会坛已了无人迹，而且所有的机关门户业已全部损毁开放！”

“那教主夫妇……”

“当然高飞远走，难道还坐着等死！”

“前辈可否知道他们的行踪去迹？”

“这个无从答复你了！”

陈霖一颗心顿往下沉，吴如瑛如果不是被杀害，就是被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这一对奸夫淫妇挟以远走！

江湖荡荡，伊人何方！

陈霖忽地想起一件事来，满面惊诧的向蒙面怪客道：“前辈对毒这一方面，想来极精？”

“娃儿此话怎讲？”

“前辈是否由前洞而入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就对了！”

“噫！什么对了？”

“前辈既然是从前面入洞，洞口十丈之内，已为和合会长夫妇撒布了天下至毒的‘百步追魂散’，据那字条上所说，普通武林人物，沾及那毒粉，不出百步必死，功力最高的，纵能逼住毒势于一时，但也超不出千步，前辈竟然毫无中毒迹象，所以……”蒙面怪客纵声一阵哈哈大笑道：“问得好！”

我并非精于此道，不过是事先有备而已！”

“事先有备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前辈难道未卜先知，知道窟口十丈之内撒有毒粉！”“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！”

蒙面怪客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，往掌心之中一倒，只见霞光万道，照射数丈的范围，赫然是一粒龙眼大的小珠子！陈霖激奇的看着那粒小珠子，不知对方的用意何在。蒙面怪客用两个手指头，夹起那粒珠子，向陈霖照了几照，然后小心翼翼的纳入袋中，重行置入怀内，道：“娃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倒不曾见识过！”

“这珠子叫‘天眼珠’，功能辨毒，凡珠光照射之处，遇毒则霞光收敛……”

“前辈凭了这珠子辨出剧毒？”

“不错！当我发觉窟口撒下毒粉之时，不敢沾地，贴壁顶而入！”

陈霖仍然觉得事非偶然，紧追着问道：“那就是说前辈一饮一食，一行一动，都得要先由‘天眼珠’探过？”

“这倒不尽然！”

“那前辈在进石窟之先，已有所觉？”

蒙面怪客，眼中奇光一闪而逝，道：“娃儿，你知道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的出身么？”

陈霖不由大感兴趣，急道：“不知，愿前辈一述！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，与‘四毒书生’是师姐妹！……”

陈霖一听提到“四毒书生”眼中立现煞光！

蒙面怪客扫了陈霖一眼，又接着道：“她（他）们都是‘三绝姥姥’之徒……”

“三绝姥姥？”

“不错，你连这鼎鼎大名的人物都不曾听说过？”

陈霖暗自叫了一声：“惭愧！”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

蒙面怪客又道：“这‘三绝姥姥’成名在数十年前，江湖中闻名变色，她是集毒绝、淫绝、狠绝之大成，所以被称为三绝，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是她的门人，焉有不会有毒之理，所以我来到这里，首先考虑到的一点，便是毒！”

陈霖这才恍然的点点头，又道：“前辈可知这‘三绝姥姥’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我判断‘江湖一美何艳美’等人可能会投奔她！”

“这也有可能，不过‘三绝姥姥’已近二十年没有现身江湖，行踪无由得知！”

陈霖不由感到一丝失望，忖道：“纵使踏遍江湖，走尽天涯海角，我也得要寻到吴如瑛的下落，至少要得到她生死的确讯！”想到这里，心中不禁一阵剧痛，撇开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托付不谈，他与吴如瑛已经发生过关系，而且双方曾互誓白首，他能抛舍得了吗？

蒙面怪客熟视陈霖半晌之后，道：“娃儿，你与和合会长夫妻是什么纠

葛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只是替人办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样的事这样严重，迫得和合会为之解散？”

陈霖心头电转道：“蒙面怪客三番两次有恩于我，而且亦曾有恩于‘桐柏派’，目前虽然不明他的身份，但意料中可能与父亲有很深的渊源，何妨直言相告！”

心念之中，坦然道：“受托于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的前任丈夫‘无虚剑吴佑年’！”

“哦！那是你的师父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无虚剑吴佑年！”

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“江湖中如此传说，始因于‘生死坪’之役中，‘江湖一美’当从指令师‘血魔’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的化身！”

“前辈也如此相信？”

蒙面怪客眼中奇光又是一闪，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但武林中一致认为令师不是三百多年前的‘血魔’？”蒙面怪客，两点寒星也似的眼芒，从蒙面布巾的两个小孔之中透出，照定陈霖，似乎要照澈对方的内心深处，静待答复！陈霖莞尔一笑道：“世间事真真假假，有如过眼烟云，这倒是无关宏旨！”

蒙面怪客眼中忽现失望之色，一顿又道：“娃儿，你进洞之时，显然已触及剧毒，竟夷然无损，你也说个道理我听！”“本门武功，可御百毒！”

蒙面怪客身躯似乎微微一震，又道：“娃儿，你确实是出自‘血池’之中？”

陈霖只好点了点头！

蒙面怪客沉吟了一会之后，语音沉重的道：“可否寄语令师，我希望能和他谈面一谈？”

陈霖讶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我想证实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样的事？”

“这个恕我不答复你了！”

陈霖心里想道：“奇怪，蒙面怪客似乎有意无意的在探查自己的出身详情，难道真如楚玲妹妹所说，他有什么企图，他既要见，我何妨约期和他一见，届时不难看出端倪，同时自己也亟需要摸清他的真面目！”当下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个可以办得到！”

“你能代令师作主？”

“我想这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一月之后，请到‘生死坪’，如果万一家师不允，晚辈也好当面回话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

陈霖忽地想起桐柏山“碧云山庄”之中那回事，自己的父亲是“桐柏派”掌门，目前生死不明，据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说，是应“百幻书生”之约后，即告失踪，这只有待寻到“百幻书生”等人之后再予查究，唯是这蒙面怪客，不惜大开杀戒，维护“桐柏派”所在之地，而且师叔“桐柏一剑西门

俊”等人行踪如何，也得要探询个水落石出，心念之中，面色沉凝十分的道：“桐柏山中，使进犯的各帮教高手遍地伏尸，解了该派之危，又复留柬示意的那回事，是否前辈所为？”

蒙面怪客身躯一连几晃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我所为？”

“第一，晚辈到达‘碧云山庄’之时，曾瞥见前辈身影一晃而没，自问不会看错，第二，除了前辈，恐怕江湖之中很少找得出这样的身手来做这非常的事！”

“嗯！算你猜对了，不过我又问你，你师徒先后援手‘桐柏派’，为了什么？”

“这个，晚辈有个交换的意见！”

“什么意见？”

“前辈先出示真面目身份来历，晚辈再为奉告怎样？”

蒙面怪客沉思有顷之后，哈哈一笑道：“那就作为罢论吧！”

陈霖大感失望，道：“前辈为什么要如此隐秘行踪？”

“日后自知，目前时机未至！”

陈霖空怀满腹疑云，却奈何不了对方，如换了别人，依陈霖的性格，怕不早已出手揭露对方的面目了，但蒙面怪客曾数度有恩于他，他不愿太过冒昧！苦笑一声道：“晚辈还有要事待办，就此告辞，前辈对晚辈数次援手之德，容后图报！”

“哈哈！娃儿，此须小事毋庸挂齿，再见了！”

陈霖一拱手，转身转窟外驰去！

心里充满了无边的失望和凄怆！短短三个月，不料生此大变，不知伊人何处！江湖荡荡，要找一个毫无线索而且有意隐匿的人，谈何容易！

离开“和合会”总会坛所在地的石窟，一路飞驰出山！

蒙面怪客离奇神秘的作为，使他惑然不已，心里忖道：“目前如能找到那‘飘萍客李奇’师叔，不但父亲的下落可得些梗概，这蒙面怪客如是与桐柏派有渊源的话，也不难推断出来！”

想到这里，他连带的想起“天音叟”那怪老人，看样子只有他知道师叔“飘萍客李奇”的行踪，如果再遇上时，非逼他说出来不可！

他又想到托“天音叟”带走的钟小翠，不知生死如何？他的心又是一阵剧痛！

本来他和钟小翠是要赴“生死坪”外去收捡“风雷掌钟子乾”的遗骸，想不到半途碰上七大门派的人，致使钟小翠负了重伤，想到这里，不由恨恨的喃喃自语道：“如果小翠妹妹伤重不治的话，哼！我非血洗少林寺不可！”

这时如果有人看到陈霖脸上浓重的杀机的话，准得骇一大跳！出得山区，踏上官道。

陈霖向路人打听了幕阜山的方向，兼程疾进，他要赴“白骨教”总坛向教主“白骨尸魔”追查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。“白骨尸魔”的话，又在耳边响起：“……只要你能进得了白骨教总坛，本教主立即奉告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！……”“白骨尸魔”敢说这样的话，必然有所倚恃！

难道白骨总坛是龙潭虎穴，刀山剑林？

即使是，我又何惧之有！

心念之中，豪雄之气陡发，飞驰得更疾速了！

这一天清晨，宿露未干，晨雾迷蒙，陈霖出了投宿的镇甸，呼吸着沁人

心脾的清新空气，在官道上缓缓驰行，心旷神怡！……蓦然——

一条白影，在晓雾之中，冉冉飘来，眨眼即至身前。陈霖目光何等犀利，一眼就看出是那分手不久的楚玲，猝然两臂一张，迎了上去！

楚玲正自奔驰之间，只见一人迎了上来，认为对方意存轻薄，娇哼一声，电闪拍出两掌，随着叱道：“狂徒，你以为姑娘是什么人？”

谁知掌势方发，骤失对方人影，正自惊疑之间，突然腰际一紧，已被抱了个结实，不由芳容失色，芳心剧跳，双肘向后疾撞！这一撞之势，快、猛、狠辣兼备，而且是出其不意！……但，她仍然走了空，双肘反撞之下，空荡荡的，但围在纤腰上手，却没有松开。

楚玲羞、愤、急、怒交织，用尽全身之力一挣，但却挣不脱，厉声叱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，意欲何为？”

“姑娘难道听不出我是谁？”

声音入耳，楚玲为之精神大振，啐了一声道：“霖哥，你坏死了！”

腰间一松，眼前一花，面前立着的果然是英俊挺拔的意中人——活阎罗陈霖。

“玲妹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楚玲面上先是一阵惊喜，但随又为一种焦灼凄迷的神色所掩盖，幽幽的道：“霖哥，我正在找你，我不敢希冀能找到你，但却又无巧不巧的碰上了你！”

陈霖惊异不止的道：“你找我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天下真的是有神灵存在的话，我得感谢神灵，他安排得这么巧，我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找你，想不到一找就着！”“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”

楚玲一付泫然欲泣之概，配上她那副清丽脱俗的面庞，使人顿生天见犹怜之感！

“我来向你告别！”

“告别！什么意思？”

两粒泪珠，滚下了粉颊，颤声道：“霖哥，你说你爱我，你曾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，然而现在我又要向死亡挑战，感谢上天的安排，我能见你最后一面，让我在记忆里永远保留这一份爱……”

陈霖满脸迷惘不解之色，声音中充满了焦急和不安的意味，道：“玲妹，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？”

楚玲悲声道：“家父已落入白骨教人 手，多半凶多吉少，做女儿的，岂能坐视！”

“我正要到白骨教总坛，令尊的事……”

“不是！家父在八旗帮总坛！”

“噫！玲妹可否说清楚些？”

“八旗帮已被‘白骨教’鹊巢鸠占，帮主江鲲以下至少有百人罹难，昔日家父本应接掌帮主之位，却被那不成材的师叔江鲲捷足先登……”

陈霖不由一皱眉道：“是否，因了一柄剑而师兄弟阋墙，相约决斗‘生死坪’……”

“不错那已是过去的事了，家父在获悉八旗帮被挑，帮主以下多人罹难，总舵已被改为白骨分坛的消息之后，忝是八旗帮一脉，不堪祖帮基业被挑，三日前单身只剑，直闯总舵，谅来……”陈霖打断了对方的话道：“也不见

得就有什么凶险呀？”楚玲苦笑一声道：“白骨教派来出掌分坛的是黑道中以凶残狠毒出名的魔魁‘吸血残神古森’，在他手下，例无全尸，功力之高，骇人听闻，所以我担心家父此去，恐怕……”陈霖俊面一片湛然之色，道：“玲妹的意思是要独闯总舵？”楚玲粉颊之上现出一种坚毅果敢之色道：“是的！”“如果令尊不敌，你又如何是那‘吸血残神古森’的对手……”

“家父万一不敌已遭不幸，做女儿的岂能偷生！”陈霖不由暗暗点头，沉声道：“玲妹不会拒绝我和你一道前往？”

楚玲芳心大慰，但表面上仍是冷静肃穆的道：“如你愿意，我当然不会拒绝，但我不勉强你去做也许你不愿意的事！”“哈哈，玲妹的忧苦，我没有理由不分担！”

楚玲心里感到无可言喻的甜蜜，不期然的展颜一笑！陈霖也报之一个会心的微笑，道：“我们走吧？”“好！”

忽然，一条纤纤之人影，飞泻落在两人身前，身材婀娜，曲线浮凸玲珑，但再往上看，却是一张其丑无比的脸，这真是造物者的恶作剧！陈霖心头陡然一震，惊喜莫名的道：“是你，翠妹！”来的正是大别山中，身负重伤，为“天音叟”带走的钟小翠。楚玲一听对方的称呼，一缕微妙的感触突升心头，但当眼光落在对方奇丑无比的脸上时，心里又释然了，代之的是惊诧！钟小翠犀利的眸子，一掠楚玲之后，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，这位是谁，她长的多美啊！”

这句酸溜溜的话，使得楚玲讪讪地满不是意思，心中疑念顿起：

她是谁？

她与霖哥是什么关系？

霖哥难道真的会爱上这奇丑无比的女子，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！

陈霖也不由俊面微热，道：“她是玲妹……啊……她叫楚玲！”转面又向楚玲道：“玲妹！这是我的师妹，叫钟小翠！”楚玲眼里飘过一抹疑云，道：“师妹？”

“是的，家父和翠妹的父亲是同门师兄弟！”

“哦！”楚玲恍然而悟，初时她尚以为钟小翠也是血魔门人哩！

陈霖无限关怀的细细打量了钟小翠一阵子，才道：“翠妹，你的伤完全好了？”

“嗯！你还记得我这丑妹妹吗？”

陈霖不由一愣，接着尴尬的一笑道：“翠妹这是什么意思，我受钟叔叔遗示，要我照顾你，钟叔叔对我的大恩，粉身难报，怎的翠妹会说出这等话来？”

楚玲一听对方的关系，强忍住一口气，别过头去，故作不知！钟小翠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何需人照顾！”陈霖委曲求全的道：“翠妹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尽其在我！”

“哼！”

陈霖怕话越说越僵，他何尝不知道对方言中之意，嫉妒是女人的天性，而且产生在一种男女之间微妙的心理上，换句话说，只有爱才会产生妒，心里暗道：“翠妹，我不是嫌你丑，美与丑真正的分别，并不在容貌上啊！但我已经有了一个吴如瑛，又缠上了一个楚玲，我如何能再爱你呢！”当下转过话题道：“翠妹，那位‘天音叟’前辈呢？天幸你已经没事了，不然的话……”钟小翠眼里奇光一射，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当日我曾经向七大门派的人宣布，如果你有不测的话，我要血洗少林寺！”

陈霖的眼中，又不自禁的现出骇人煞光。

钟小翠娇躯不禁为之一震，虽然她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已约略的窥见了他的性格，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，从这句话里，她体会到了一种异乎寻常而很深的发自对方内心的关切，情不自禁的叫了一声：“霖哥！”

楚玲也被陈霖这句充满恐怖意味的话，惊得转过面来！陈霖再次道：“翠妹，天音前辈呢！”

“你要找他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第一，我要亲自向他致谢对翠妹你援手之德……”

钟小翠双眼一眨，脆生生的一笑道：“这倒是不必了，那第二呢？”

“第二，我要向他请教三师叔‘飘萍客李奇’的下落！”钟小翠眼里忽现一种近似神秘又似揶揄的色彩，道：“如果他不告诉你呢？”

陈霖顿了一顿之后，神情严肃的道：“恐怕做不到！”“哟，你要对他用强？”

“那是没有办法的事！”

钟小翠发出银铃也似的一长串笑声道：“你真的要找他？”“当然，而且是必然！”

“现在就去？”

陈霖略一沉吟，把目光向默然静立一旁，如一尊大理石雕像也似的楚玲看了一眼，然后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妹，他究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会带你去！”

“现在我有一件紧要的事，刻不容缓！”

钟小翠眼里又闪着嫉妒的光芒，冷冷的道：“是这位楚姑娘的事？”

“不错，她的父亲正在危难之中！”

楚玲忽地幽凄的叹了一口气，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！我不愿阻你的事！”

陈霖急道：“不！玲妹！”又转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妹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‘天音叟’前辈现在何处，只待这方面事一了，我立刻赶来！”

钟小翠偏头一想之后，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三日为限，你赶到距此百里的钟家堡后山张公祠，过时不候！”

“那翠妹你呢？”

“我吗，嗯！我也有事待办，我该走了！”

陈霖不禁惶急的道：“翠妹，至少你该告诉我你的住所，还有令堂大人……”

钟小翠娇笑一声道：“别急这些事，以后再谈吧，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！”说完，娇躯一起，电闪射去！

陈霖望着她逝去的背影，废然的叹了一口气，向楚玲道：“玲妹，八旗帮总舵，何时可以赶到？”

“两天！”

“两天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以我的功力而言！”

陈霖一阵盘算之后，道：“玲妹，我们至迟须在明天早晨赶到地头！”

“我没有这份功力！”

陈霖轻笑一声道：“我有办法！”话声中，一把拉起楚玲的玉臂，身形一展，快逾电掣星驰的向前射去，楚玲但觉耳畔风声呼呼，有若腾云驾雾一般，芳心之中，对于心上人的功力造诣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！

八旗帮总舵，位在草山之南的“凤仪坳”——

现在已改为“白骨教”凤仪分坛，分坛主是“吸血残神古森”。在进坳的两座土丘之间，几株疏落而高大的枫树，正沐浴在朝阳金辉之中，坳内显得一片宁静，几个穿着白骨骷髅头号志短衫的人，梭巡在坳口之间——

两棵相对的枫树上，各挂着一具尸体，衣衫片碎，血肉模糊，散发出阵阵的腐臭之味，使这早晨的清新，变成了污浊，瑰丽的朝旭，被渗入了一抹阴森恐怖的色彩。

这时，两条人影，向坳口方向疾驰而来！

转眼已临切近，身形也告缓了下来，可以看出是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人，男的丰神似玉，风标绝世，女的玉貌花容，清丽出尘！这一双少年男女正是陈霖和楚玲！

两人在坳口停下身形，首先入目的是那两具怵目惊心的死尸！

楚玲一看之下，悲啼一声向右面的那具尸体扑去，一恸而绝，陈霖细看之下，不由目眦欲裂，原来右面的一具尸体，正是心上人的父亲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，左边的一具却是“八旗帮”帮主江鲲，面目还依稀可以辨认。

“何人大胆，敢闯分坛？”

喝声中，八个白骨教徒，一字儿排在身前！

陈霖杀机满面的走到那八个白骨教徒的面前一丈之地，冷森森的道：“活阎罗特来奉访！”

“活阎罗！”

惊叫声中，八个白骨教徒，顿时面如死灰，亡魂皆冒，一个个脚瘫手软，动弹不得，想不到“血魔”的传人，“活阎罗”会光临“凤仪分坛”，这煞星所至之处，必然是一片血腥！

陈霖再次发话道：“你们之中，有一个可以活着回去报讯！”

这简直就是阎王令，八个白骨教徒，自知难逃一死，在陈霖那骇人的目光瞪视之下，他们连反抗或是逃走的念头都不曾起，因为那是多余！

一道血红的掌风卷处，惨噪之声，破空而起，地上，不多不少，七具死尸！另外幸免的一个，呆了半晌，才告惊魂入窍，反身向坳内奔去！

陈霖这才转身走向楚玲，伸指虚空点向她的“天殷穴”。

嚤的一声，楚玲悠悠醒转，放声大哭，一声声如杜鹃泣血，巫峡猿啼，断人肝肠，铁石人闻，也将为之伤心落泪，陈霖也不禁泫然泪下。

人，在最伤心的时候，劝解往往是多余的，不如随其尽量发泄，倒还好些。

陈霖怔怔地看着心上人，一言不发，那凄凉至极的啼声，散放在空间，圈划出层层令人心颤的悲哀线条，扩散，波动！

蓦然——

“凤仪坳”之内，遥遥传来一阵急遽的号角声！

陈霖搀起楚玲道：“玲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为死者复仇！”

楚玲用衣袖拭干了眼泪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霖哥，我誓要杀尽这些丧心

病狂的白骨教徒！”

“走吧！迟了恐怕元凶漏网！”

两人飞身朝坳内扑去！

坳内丘陵起伏，怪石嶙峋，歧道百出，所幸楚玲是轻车熟路，略无阻滞。

白骨教凤仪分坛——也就是原来的“八旗帮”总舵，由于“活阎罗”的突然来临，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，空气中已散发着死亡的气息。

沿途不见半个人影，那些桩卡，不知是伏匿不出，还是已全部撤走，总之全坳死寂得如鬼域，极可能的是他们自忖无法阻遏得了“活阎罗”，现身等于送死，所以干脆由他长驱直入。

血红耀眼的孔明灯，冉冉升空，灯上绘着白骨骷髅头的号志，不下十盏之多！

“霖哥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可能是分坛求援的讯号！”

陈霖说对了，那正是“白骨教”求援的讯号，该教吞并“八旗帮”，成立分坛，不过是短短数日工夫，一切还未就绪，却不道煞星骤临，分坛主“吸血残神古森”，虽然凶狠暴戾绝伦，但听了“活阎罗”的大名，仍不免惊魂出窍，股栗不已。

“活阎罗”何以会猝然光临凤仪坳？

他与“八旗帮”难道又有什么渊源？

这令人无从忖测，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的，便是死神已向“凤仪分坛”伸出了手，“血魔”师徒所至之处，必然是尸山血海！恐怖——使得所有分坛内的白骨教徒惶惶然如临末日！谁说不是呢！

“凤仪分坛”的命运，已决定在当陈霖慨允和楚玲同行之时！而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被陈尸坳口，更加重了陈霖的杀机！分坛主“吸血残神古森”一方面发出求援信号，一面召集香主以上的高手集议，所有的高手都一致主张撤出分坛。“血魔”师徒武功之高，简直无从想象，出手之辣，也同样的骇人！

凭分坛内的这数十高手，想与“活阎罗”抗衡，不啻以卵击石！教主“白骨尸魔”在教徒的眼中，是神奇莫测的人物，然而在“生死坪”之役中，合以赤衣教主之力，乘“血魔”在久战乏力之后，全力以赴，险些不能全身而退，以师量徒，“活阎罗”的功力，当然同样的不可思议！

就在众高手集议不决之际，分坛之外，传来一阵惊呼！坛内的高手顿时面上失色，分坛主“吸血残神古森”当先起立，众人随着一涌而出！

只见一个俊美至极的少年，和一个清丽绝俗的少女，并肩立在分坛外的空坪之中，两人有一共同之点，就是目含怨毒，脸笼杀气。

分坛主一行现身之后，所有分坛内的教众，纷纷围集空坪四周。

空气紧张的使人鼻息昏窒。

想不到使武林震颤的“活阎罗”，竟然是这么一个俊品人物！“吸血残神古森”狰狞的面目中，微露惊怖之色，上前三步道：“少侠就是人称的活阎罗？”

陈霖冰寒至极的答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在下白骨教凤仪分坛坛主吸血残神古森，不知少侠……”

楚玲心切父亲惨死，早已热血沸腾，目眦欲裂，一听对方就是元凶首恶，哪里还按捺得住，娇斥一声：“恶魔，纳命来！”就待纵身飞扑……

陈霖一把把她拉住低声道：“玲妹稍安毋躁。他们逃不了！”然后冷冷地向古森道：“吸血残神，‘八旗帮’总舵何以会成了白骨教的分坛？”

吸血残神古森生平第一次被人指名喝问，但却不敢发作，闻言之下，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在下奉命接掌分坛，这点阁下可以到敝教总坛去问！”

陈霖冷哼了一声，眼中神光熠熠，照定对方，沉声道：“湘鄂一剑楚文鼎和八旗帮主江鲲被惨杀后陈尸坳口枫林之上，这可是你的杰作？”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面上掠过一抹骇然之色，再向后退了一步，默然不答。

楚玲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！

陈霖依然冷峻如故的再次发话道：“这你不会否认吧！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位姑娘就是湘鄂一剑的女儿！”说着眼光朝楚玲身上一转。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阴残的朝楚玲盯了一眼！

所有在场的教众，已从这句话中，听出了“活阎罗”的来意！

……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硬起头皮问道：“阁下是替这女娃儿索帐来的！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本人与白骨教之间，也有旧帐待结，在帐未结算之前，我曾经发过心愿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白骨教教徒！”

这话使得所有的白骨教徒，齐齐从背脊骨里冒出寒意！

楚玲转头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，我要手刃此魔！”

陈霖点点头道：“好的，玲妹，我必使你如愿！”说着，把身形紧靠楚玲，右手掌轻附在她的背后，楚玲粉面之上，立现灿然红光！同时，把如电神目向四周的人群一扫，宏声道：“凡原属八旗帮的弟子，被迫胁从的，立即出场排在我身后！”

人群之中，立时起了一阵骚动，紧接着，人影乱晃，纷纷涌向陈霖的身后，为数竟在百人以上。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恨得直咬牙，面上不期然的透出阴残之色，狞声道：“阁下意欲何为？”

陈霖毫不为意的冷声道：“今天我要你们这些兔崽子全部葬身凤仪坳！”

杀气随着话声涌起，弥漫了整个空间，杀气中散放出浓重的死亡气息！

陈霖缓缓移开附在楚玲背后的手掌，然后向她附耳低语了一阵，只见楚玲面上先是惊喜，随后变为浓炽的杀气！

谁也不知道“活阎罗”在弄什么玄虚。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回顾了身畔的数十名高手一遍之后，咯咯一声怪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当真要血洗本分坛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被震慑了的凶戾之气，骤然迸发，他可不是任人宰割之辈，凭“吸血残神”四个字，江湖中谁不退避三分，否则白骨教主焉能委以分坛主的重任，当下厉吼一声，身形暴弹而起，掌影如幻，圈起层层弧线，奇诡得使人不可思议的划向陈霖！一场无可避免的血劫，终于在“吸血残神”出手之间，展开了序幕。

数十名高手，也猝然发难，纷纷出手！

陈霖冷笑一声，数圈血红光影，如闪电般卷出！挟以嗤嗤破风锐啸。“血影神功！”

惊呼声和惨叫声，同时响起，人影翻飞，血箭喷洒！地上赫然散抛了十

多具尸身！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也在这一个照面之中，被震回到原来的位置之上。

其余不下二十的高手，惊悸的暴退回古森的身侧！“活阎罗”举手投足之间，毁去了分坛属下的十几名高手，这种功力，简直是匪夷所思，所有在场的白骨教众，一个个惊魂出窍，面如土色！

死亡的气息更浓了！

虽然现在是辰己之交，旭日高照，但却冲不淡人们心头上极端的阴霾和恐怖。

陈霖一击之后，立即收手不攻，望着“吸血残神古森”冷笑一声道：“古森，我给你一个公平的决斗！”

“公平的决斗？”

“不错，这决斗关系着你的生死？”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惊诧骇异的望着陈霖，不知对方所说的决斗是什么一回事，如何决斗，他自忖万万不是陈霖的敌手，所谓公平决斗，还不是死路一条！

但事情却大大的出乎他意料之外！

只听“活阎罗”继续道：“这位姑娘要亲手报杀父之仇，不愿别人插手，本人决定袖手以观，你们双方生死各凭功力，这不是很公平的决斗吗？”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作梦也估不到会有这样的事，难道这女娃儿也有什么超人的功力不曾，凭她，会是自己的敌手？这其中有什么玄虚？当下阴声道：“和她决斗？”

“不错！”“阁下不插手？”

“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说过不插手就不插手！”

“万一这位姑娘不敌，又……”

“嘿嘿！你尽可一走了之！”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脸上抹过一丝阴残的笑意！

“锵啷！”一声，楚玲已掣剑在手，一双秀目，全为仇恨之光充满，粉腮之上，一片骇人的杀机，缓缓向“吸血残神古森”欺去。陈霖不屑的瞥了古森一眼，退移两丈之外。

场中静得落针可闻！

这奇突的发展，令人莫测高深，“活阎罗”竟然要同伴的少女，去独斗凶名满江湖的“吸血残神古森”，而且还声言不插手，这简直的不可思议！

难道这女子也具有惊人的身手？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不经意的朝渐欺渐近的楚玲瞥了一眼，转向陈霖道：“如果本人幸胜，阁下可否不再过问此间的事？”陈霖毫不迟疑的道：“可以！”

楚玲在距对方丈外之地停下身形，无限怨毒的道：“恶魔，本姑娘今天要把你剁成肉泥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只怕你办不到！”

“吸血残神”恨不能一下就拾夺了对方，好让那煞星离开，一阵怪笑之后，双掌十指曲如钩，快逾电掣的朝楚玲抓去，部位角度，奇诡绝伦！

楚玲手中剑一领，斜斜划出，这一划之势，玄奇得令人有封架闪避均无可能之感！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惊悸的收手暴退，他已看出这女子负有不世奇功，轻

敌之念一扫而空，怪不得“活阎罗”敢说不插手的话……心念未已，楚玲的第二招，又告电闪攻到！

这一招不但玄奇，而且中蕴令人无从捉摸的杀着，较之方才一招，更见厉辣，迫得“吸血残神古森”又向后退了三步。楚玲两招迫得对方连招架之力都没有，看得场内外所有的人咋舌不已！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凶残之性骤发，就在连退三步之后，劈出数道如山劲气，有若裂岸狂涛，澎湃呼啸而出！

楚玲竟然视那骇人掌风如无睹，手中剑连圈连划，剑气疾漩而起，发出一阵撕空锐啸，把对方排山劲气，消卸得一干二净！这一手功力，使得所有的人为之目眩神夺！这种剑势，这种功力，堪称奇绝武林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！

陈霖嘴角被微笑划上了两道优美的弧线！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不由心胆俱寒，他决估不到这看似荏弱的女子会有这高的功力，而且出手尽是怪招！

“恶魔，纳命来！”

楚玲剑随招出，又是方才所使的第一招！

“吸血残神”再退！

楚玲第二招又告恶狠狠的出手！

如此两招，循环施展，迫得“吸血残神古森”手足无措，冷汗遍体，虽然只两招，但他却无法破解，顿时险象环生！“吸血残神古森”的好梦破灭了，只此两招，时间一久，就足以制他的死命。

他想逃，但“活阎罗”虎视在侧，对方刚才声言，这是公平的决斗，生死击于各自的功力，如果他开溜的话，“活阎罗”势必出手！

心神一分，身形顿滞，嗤的一声，右臂连袖带肉被削去了半尺长一条，鲜血泉喷而出，楚玲得理不让，而且志切父仇，出手更见威棱！

又是一声闷哼，左胸血光又现，把白骨骷髅头的号志，染成了红色！

场内场外，惊呼之声迭起！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两番受创，而且脱身无望，求生更难，顿生拼命之心，厉吼声中，右手五指不顾一切的抓向剑身，左掌挟以毕生功力，猝然劈出！

这是拼命的打法，楚玲的剑式再玄奥，恐也难挡这同时攻出截然不同的两式！

楚玲一看来势，不由乱了方寸，急切里左掌猛挥而出，右手中的剑，顿然一滞，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双掌相接，身形各自一晃，但剑尖却已被对方扣个正着！不由粉面失色，运劲一抖，竟想不到的，竟然掣回了长剑！

细看之下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原来剑尖已被对方硬生生的抓断了三寸来长的一截！

“吸血残神古森”同样的想不到对方一抖之势会这样强劲，剑尖虽已被自己抓断，但那从剑身透过来的暗劲，震得他手臂发麻，这一骇使他愕然愣住。

楚玲微震之后，断剑又告电闪划出！

“吸血残神”一个闪避不及，剑锋已削正手腕！惨哼声中，一只右掌，齐腕被削落坠地，血喷如泉！

惊呼之声又起！

楚玲一招得手，乘势再进，剑花错落中，又是一声令人心颤的惨噪，“吸

血残神”一条左臂，齐肘而折！

白骨教众，为之丧魂失魄！

身后的“八旗帮”旧部，则暴发出一阵欢呼！

陈霖不禁将头连点！

楚玲厉喝一声：“古森！纳命来！”一柄断剑，朝对方胸前直插进去，没及剑柄！竟然刺了个对穿！

楚玲一松手，往后倒退三步！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“吸血残神古森”倒卧在血泊之中，身上还插着那柄断剑。

陈霖趋前一步，手抚楚玲的香肩道：“玲妹，恭喜你父仇得报！”

楚玲眼中又现泪光，凄然一笑道：“霖哥，感谢你的成全！”

原来在未交手之初，陈霖决以要楚玲亲报大仇，但她的功力，远非“吸血残神古森”之敌，急中生智，以手附于她的“命门穴”上，施展“血影门”罕绝千古的独门绝技“借力充元”大法，把一部分内力，从“命门穴”透入，充填在楚玲的两臂“太渊”“经渠”“三里”“曲池”诸穴之中，使楚玲在眨眼之间，具备骇人功力！该项功力，藉本身真元推动，而透于掌，所以楚玲在运掌动剑之间，显得内力惊人！

但这种“借力充元”，仅是应急之用，只能持续两个时辰，两个时辰之后，渐次消散，而恢复如旧。

陈霖在以“借力充元”大法，使她功力激增速长之外，附耳传以三招剑式，楚玲心领神会，果然如愿以偿，手刃仇魁，报了父仇！

这件奇突得使人难以置信的事，只有陈霖和楚玲心里明白，旁人无由知晓。

楚玲对于情郎既感激又迷惘，他的功力简直的不可思议啊！

两人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，千言万语，都包含在这一笑之中。

原来立身在“吸血残神古森”身侧的近二十高手，已不知在何时悄悄地渗入到场周那些白骨徒众之中。

“霖哥！那些白骨教徒如何处置？”

陈霖面上陡现煞光，扫掠了四周一遍这后，冷冷的吐出了一个字：“杀！”

空气在陈霖吐出这一个杀字之后，又呈骇人的紧张！

又一重血的帷幕，将要揭开……

暮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，倏告传来，转眼之间，近十条人影，电闪般泻落场中！每一个胸襟之上，都绘有大小不等的白骨骷髅头号志！

场中空气，又告一变！

陈霖如冷电利芒般的眼睛向来人射去，不由一阵热血冲胸，只见来人之中为首的正是那“白骨教”第一护法，“生死判胡彪”。

“生死判胡彪”乍见陈霖之面，先是一惊，既而嘿嘿一阵鼻笑道：“活阎罗，掌底游魂，竟敢公然向本教所属分坛肆虐！”

他只知道大别山下陈霖负重伤而在蒙面怪客掩护之下退走，却不知陈霖自得他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输以全部真元之后，变了另外一个人，而且也就是“生死坪”之会中，造成旷古血劫的“血魔”的本来面目！

陈霖可记得对方，首次在大别山下，乘七大门派对付自己之际，横里伸手，又在“生死坪”中参与凶谋，而告漏网，当下语冷如冰的道：“胡彪，

今天你死定了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又是一阵嘿嘿怪笑，不屑的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这种狂话到别人面前去吹吧！别在本护法面前现眼！”

陈霖前移三步，沉声道：“胡彪，如果你能接得下我的一掌，你非但不死，同时我放过所有白骨教徒，否则的话，你死之后，继之而来的将是数百冤魂！”

这话使得所有在场的白骨教徒，头皮发炸，浑身起栗。“生死判胡彪”一怔之后，狞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不是做梦吧？你以为本护法是何许人？”

“嘿嘿，我说过你死定了就是死定了！”

“恐怕死的是你而不是我！”

“咱们就证明一下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凶睛向陈霖身后的那些近百“八旗帮”众一扫之后，道：“活阎罗，我也有话说在头里！”

“你说吧？”

“阁下死了之后，这批八旗帮徒将给你陪葬！”

“八旗帮”众之中，立时起了一片怒哼，但大多数的人心中是忐忑的，万一这“活阎罗”真的不敌“生死判胡彪”，他们一个也不要想活，而且还要遭化尸取首的惨酷待遇。楚玲冷哼一声，欺前数步，娇斥道：“胡彪，死到临头，还狗叫些什么！”“生死判胡彪”凶睛朝楚玲一瞪，嘿嘿一阵阴笑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陈霖在一旁代答道：“八旗帮新任帮主楚玲！”

这话使得所有的在场者齐为之一惊，楚玲本身也不例外，不知陈霖是什么用意。

那近百的“八旗帮”旧部，却不由欢呼起来！

楚玲杏眼睁得大大的，直盯着陈霖，眼光中充满惊讶、疑惑、兴奋、迷惘……等混合而成的复杂色彩！

陈霖向她点点头，报以一个微笑。

“生死判胡彪”突然嘿嘿狂笑道：“新任帮主，八旗帮？哈哈哈哈！八旗帮早已不存在了，此地是白骨教凤仪分坛，……哈哈哈哈！凭她，也想当帮主？”

楚玲粉面倏寒，厉声道：“放屁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脸上抹过一片杀机，阴恻恻的道：“你在骂谁？”

“骂你！”

“你仗着谁的势敢这样无状，活阎罗？你的情夫！是不是？”

楚玲这一下可真有些受不了，银牙一咬，一掌飞递而出！

陈霖以“借力充元”奇功，填充在她手臂各穴之中的真气，还未散去，再加上她本身的功力，这一掌之势却也相当惊人！

“生死判胡彪”那里把楚玲放在眼下，顺手挥掌迎去，哪知事情大出意料之外，一声巨响声中，楚玲退了两步，而“生死判胡彪”却退了四步之多！

楚玲冷嗤一声道：“就凭这个，知道了吧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心中这一震非同小可，这小女子的确不可小觑，竟然有这么高的功力，一惊之后，继之是满腹怒火，自己大话说在前面，堂堂白骨教第一护法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儿，一个照面之间震退，实在丢脸之极，

恼羞之下，嘿嘿一声冷笑，欺身近前，双掌齐扬……

陈霖心里可是雪亮，楚玲适才手刃“吸血残神古森”，一方面是借着“借力充元”奇功，而最主要的还是那三招剑式，现在她是赤手空拳，要想与功力仅次于教主的“生死判胡彪”相搏，非吃亏不可，这一个照面楚玲是挟恨而发，“生死判”因太过轻敌，仅顺手一挥，所以吃了个哑吧亏！

就在“生死判胡彪”举掌待发，楚玲也正出掌相迎的电光石火之间，陈霖身形微晃，已挡在楚玲身前，面对“生死判胡彪”。

“生死判胡彪”扬起的手，突告垂下，狞声道：“活阎罗！迟早都是一样，反正逃不了一死！”

陈霖嘿嘿一笑道：“胡彪，你没有机会了，老话一句，我只发一掌，接得下接不下看你的造化了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气得七窍冒烟，手指场中的那些尸体道：“活阎罗，你百死不足以偿其辜！”“嘿嘿嘿嘿，废话！”

突然——

人群之中，起了一阵骚动，那原属分坛之下的高手，纷纷飞身而出，排在“生死判胡彪”身后，连同新来的，共有三十余众之多，一个个怒目切齿，跃跃欲动！

陈霖不屑的瞥了那些高手一眼，向“生死判”道：“胡彪，我要发掌了，这一掌决定你和所有白骨徒众的生死！”

“生死判胡彪”暴喝一声：“本护法先打发你！”

话声中，身形微退，双掌倏地上提平胸，眼中凶芒闪烁，狞恶之态，使人不寒而栗，他身后的白骨教高手，齐朝两侧闪开！陈霖依然一副冷漠从容之态，毫未作势！

场内场外，数百双眼睛全集中在这一对人的身上！

这将是石破天惊的一击！

“活阎罗”的功力，固然深不可测，但“生死判胡彪”的身手，在白骨教徒的眼中，也是不可思议的，仅仅次于帮主！“活阎罗”一再声称，一招决定众人的生死，当然不会是假话！

他们盼望着“生死判”能一举击败对方，否则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场中的空气似乎凝结住了！

“八旗帮”原先被白骨教胁迫收容，现在又重返楚玲这面的近百帮众，也同样把心提到了口边，万一“活阎罗”不敌，他们同样逃不过白骨教的毒手！

空气在死寂之中，透着无比的杀机！

陈霖表面上看去似是从容轻松，其实暗中已把全部功力凝聚双掌！

“生死判胡彪”眼中凶芒更炽，身形也在微微抖动，显然他已把功力运到了极限，蓄意要一掌毁去“活阎罗”。

这出手前的一刻，难耐得有如一年。

蓦然——

“生死判胡彪”从喉里逼出了一声怪哼，平胸的双掌，猛然推出，一道排山倒海的劲气，以撼山栗岳之势，暴涌狂卷过去，带起四周空气激荡成涡，势道之强，惊世骇俗，在江湖中还真是少见罕闻。

所有场内外的高手，全部屏息而待这一掌的结果！

只有楚玲芳心坦然，她深深相信心上人的功力……

陈霖俊面一紧，左脚后引半步，双掌乍提，凝重但却迅快的倾力推去。
一片血红色的罡风，飒然卷出……

“轰隆！”

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巨响传处，沙尘土石，蔽天而起，十丈之内，劲风触肤如割，回音在坳内来回激撞，有如千雷齐发，震耳欲聋，久久不息！

沙尘散处，只见“活阎罗”兀立原地，丝纹未动，“生死判胡彪”却站在离原地三丈之处！

所有的白骨教众，惊魂归窍之后，陡发一阵欢呼！他们的第一护法“生死判胡彪”在形式上总算输了一筹，但总算接下了一掌！“活阎罗”不能食言而肥，说过的话不算数，看来今天这一幕杀劫，就此告一段落了！

就在众人心念未已之际——

奇事出现了！

只见“生死判胡彪”身形一阵晃动，接着，口鼻耳眼之中，齐齐渗出鲜血，口里发出一声像野兽重伤临死时所发的惨嚎般的哀鸣，身形缓缓倒下！

“死了！”

“白骨教”的第二高手，居然在“活阎罗”一招之下被毁！

惊呼之声四起，数十个高手，齐齐涌向“生死判胡彪”，证实他确已经死了，死在“活阎罗”不可思议的奇功之下，七窍出血，证明他五脏尽糜。

紧接着，另一个恐怖的念头立时浮现在白骨教诸人的心中，“活阎罗”的话，清晰地每一个人的耳畔响起：“……如你不能接下一掌的话，你死之后，继之而来的将是数百冤魂……”

如果“活阎罗”真要屠尽所有白骨教徒的话，没有一人能够幸免！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陈霖仰天发出一阵狂笑，这笑声听在白骨教人的耳中，不啻是死亡的讯号，大屠杀的前奏，一个个面现死灰之色，眼中闪着震慑惊悸的光芒！

死——毕竟是人最大的威胁啊！

人——当面临死亡的威胁时，除非他无能为力，丧失了起码的反抗力量，否则没有人愿意束手待毙，虽然明知无济于事，但也要作最后的挣扎，这是人求生的本能。

就在陈霖狂笑之声将落之际，场中数十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已齐齐举步向他身前欺去，场外四周，无数双眼睛在惊悸欲死的情形下，静观事态的演变！

楚玲后退数步，仁立在“八旗帮”众弟子前面。

空气在这一刻中紧张到极点——

陈霖笑声一敛，冷冷地看着欺近来的数十高手，杀机在脸上缓缓叠出。

三丈——

二丈——

一丈——

数十道掌风，汇集成一股骇人至极的巨流，从不同角度暴涌而出，劲势之强，足以扫平一座沙丘。

血红劲气，也在同一时间卷出！

“砰！砰！”连震，惨嚎之声响成一片，数条人影，已在这一照面之下，震飞到三丈之外，踣地不起！

人影遽然一分，又告会合。

血红劲气，再度卷出，血箭乱射中，又有近十的高手横尸当场！
眼看不须几个照面，这数十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将半个不剩，全部伏尸。

恐怖，血腥，弥漫着全场，死亡的画面，层层叠出。“活阎罗”似已存心要屠尽所有白骨教徒！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声沉喝，破云传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却入耳惊心，似含有无穷威力：

“住手！”

场中人影，在这一声沉喝传来之后，倏然分开，但那数十个不顾一切出手相拼的高手，只剩下寥寥十人，其余的，已变作了惨死冤魂，陈尸现地。

一条人影，如幽灵般的现身场中，赫然是那神秘的蒙面怪客。

陈霖心中不由一震，不知蒙面怪客又何以在此现身。但蒙面怪客终究是自己的恩人，而且似与父亲所掌的“桐柏派”有极深渊源，只好躬身为礼，道：“前辈光临有何指教？”蒙面怪客声音凝重十分的道：“孩子，你真的要杀尽所有在场的白骨教中人？”陈霖一顿之后，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所行所为死有余辜！”“你不嫌杀孽过重？”

“八旗帮自帮主以下，被杀的不在少数……”

“你与八旗帮有何渊源？”

“谈不上渊源，后辈只是为所当为！”

“你杀的人也不算少了，应该放过这些奉命行事的人！”陈霖俊目一扫那些如待宰羔羊般的白骨徒众，忖道：“是的，他们固然可杀，但总是被人控制指使的可怜虫而已！”恻隐之心一生，杀机骤灭，道：“放过他们可以，但难保不会卷土重来！”“白骨教徒数以千计，你能杀的尽吗？”

“但后辈决不容白骨教再侵犯八旗帮一草一木？”

“这个我可以负责，今后八旗帮将不会再发生意外事端！”陈霖激奇的道：“前辈能负这个责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这个你可不必问！”

陈霖茫然的凝注了这神秘的蒙面怪客半晌，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出来，只有一双如寒星般的眼神，透出面巾之外，是那么的神秘、威棱、深不可测，心念几转之后，道：“后辈的朋友，也就是该帮嫡传后人楚姑娘，将出掌八旗帮！”

无数双眼睛，齐朝楚玲射去，八旗帮徒，更是激动不已，楚玲粉腮升起两片红霞，疾行几步，激动的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！我不要出掌八旗帮！”

陈霖剑眉一蹙，道：“玲妹，你要眼看‘八旗帮’因此而烟消云散，何况，令尊照理该是上任的帮主，现在令尊和旧帮主已遭不幸，舍你而谁？”

楚玲不由默然，她的芳心却激荡不已，她有些怕，她自知功力有限，如何能当一帮之主，但她却无法驳回陈霖的话，自己确实是名正言顺的啊！

蒙面怪客，不待陈霖出声，已挥手传言，遣散了那些白骨教徒。

一场骇人的血劫，算要被中途戛止了，“八旗帮”总舵，又恢复了宁静。

楚玲在众人的簇拥下，进入总舵，她在无可奈何之下，接任了帮主，收拾残局，她是多么的不愿意啊，她只望伴着情郎去圆那绯色的梦！接任帮主之后，她将常伴寂寞，备尝那相互思念之苦。

蒙面怪客神秘的有如神龙，就在陈霖一行进入总舵之际，悄然的离开了，他如鬼魅般的出现，又如幽灵般的消失。

陈霖目前最急迫的事，是要赴钟小翠和“天音叟”之约，他必须要从“天音叟”的口里，探询出“飘萍客李奇”的下落，只要寻到“飘萍客李奇”，他就可以揭开父亲生死之谜，和当年赴“百幻书生”之约的经过，同时，也可以在“飘萍客李奇”的口里，探测蒙面怪客的来路。

蒙面怪客的离奇举动，使陈霖感到莫大的困惑！

如果说蒙面怪客确实与“桐柏派”有渊源的话，“飘萍客李奇”是“桐柏派”掌门人亦即自己父亲的师弟，不可能不知道端倪。

到目前为止，杀母的仇人“四毒书生”下落未明，父亲生死莫卜，残害伯父的凶手只有“无极派”掌门“阴阳掌李政芳”朝过相，但他却已经陈尸大别山下，不知死于何人之手，如果不是蒙面怪客突然现身阻止的话，他已经替伯父除了一个仇人……千头万绪，齐涌心头，使得他忧心如焚！

“玲妹，啊！不！帮主，我预祝你重振八旗帮，我现在要离开了！”

楚玲面上立现幽怨之色，起身离座道：“什么，你要走了？”“是的，我不得不走，很多的事情等待了结！”

“你不能陪我些时？”

“玲妹，我会再来看你的！”

楚玲惨然一笑道：“你还会来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霖哥，我送你一程！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离开总舵，向“凤仪坳”外缓缓并肩驰去！

“霖哥，我有点胆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能担得了帮主的重任吗？”

“难道你不顾令先尊在生时的心愿，他老人家对于‘八旗帮’是重视如第二生命的，不然他不会只身赴难，你应该勇敢的站起来，以慰泉下之灵！”

楚玲默然，两粒豆大的泪珠，滚下粉腮，又道：“可是我的功力你是知道的，我怕……”

“这点不必顾虑，蒙面怪客亲口应允担保不会再有人来寻衅……”

“这蒙面怪客到底是什么来路？”

“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不久就会弄明白的，我仅知他的功力奇高，行事诡秘，可能与家父的门派有特殊关系存在，总之他不会有恶意的！”

“我总觉不安，从他的眼睛中，我真觉的感到他似有别的用心！”

“这个，玲妹，我们暂时不谈吧！哦！对了，我有样东西给你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陈霖神秘的一笑道：“这东西是无形的，到坳外再说吧！”

转眼之间，两人已停身坳外的一株枫树之下，陈霖首先开口道：“玲妹，我想传你一套剑法，和几句练功口诀，这就是我所说给你的东西！”

楚玲在一喜之后，又面色凝重的道：“霖哥！武林规矩，本门武功例不泄外人，这事如让令师……”

“这个你毋庸多虑，我所传给你的是由本门剑法脱胎而出的一套剑法，形式上已完全改观，但威力有过之而无不及！”

于是陈霖指比口述，一会工夫，楚玲已领悟于心，他像是做了一件生平最惬意的事，冷漠的面上，飘过一抹笑意，是发自内心的笑！

楚玲离情别绪满心怀，终于忍不住再度问陈霖道：“霖哥，你不能多陪我些时，即使是一天，或半天？”说着一脸希冀渴望之色。

陈霖无限歉疚的道：“玲妹，我心急如焚，我怕误了我师妹钟小翠之约，那影响太大了！”

“有这样严重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必须寻到一个人，而此次的约会是唯一的机会，这个人关系着我的一生，我不能错过这机会！希望你能谅解！”

楚玲眼圈一红，凄声道：“霖哥，你会再来吗？”

“会的，一定会的！”

楚玲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惶急的道：“霖哥，我们疏忽了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剑！先父所佩的剑，那是‘八旗帮’传代之宝！”

陈霖也想起来了，在他刚离“血池别府”到达“生死坪”上之际，楚玲的父亲“湘鄂一剑楚文鼎”和他的师弟八旗帮主江鲲，曾因了这一柄剑而师兄弟相约决斗，这件事楚玲曾和他谈过，现在他们都死了，但这柄剑却不能丢失的呀，这是“八旗帮”的象征，而且也可以说是心上人父亲的遗物！

“玲妹，不要焦急，我们分头查访，总要把它寻回来，依我看八成是落在‘白骨教’中人之手，好在我不久有‘白骨教’之行，我会乘机查探！”

楚玲无可奈何，但又感激的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只好这样了！”

“玲妹，我们该说再见了，愿你珍重！”

“霖哥！……”

千言万语，万种情思，尽在这一声轻唤之中！

两人又情不自禁的拥抱在一起，吻！疯狂的吻！无言之言最真挚，无声之音最悲哀，吻！代替了他们彼此要说的话！

融化了！

陶醉了！

身上每一个细胞，都在有韵律的跳动，震颤！这是最可贵的一刻，也是最伤怀的一刻，因为这一吻之后，他们要分离了，将来，谁也无法预料！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他们从迷茫中醒来，现实使这一刻的欢愉变成泡影！

他们相对的笑了，笑得很凄然，离别，在一双情人来说，是最最伤神的一回事！

他们在珍重声中，黯然的离别了！

陈霖不敢再回头多看一眼，用极快的身法电射星旋而去。

楚玲目送情郎的身影消失，怀着像是失望、空虚、怅惘，又像是满足、安慰的复杂心情，缓缓向坳内驰回！

且说陈霖一路疾驰，不到半盏茶的时间，已快出了草山的范围，“凤仪坳”已被抛在十里之外！

眼前，是一片狭长如带的枣林，官道已隐约在望。

突然——

一声令人心颤神摇的娇脆之声，飘传入耳：“好俊的身法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疾刹住飞射之势，轻灵妙曼地划了一个半弧，停下身形，俊目扫处，只见数丈之外，枣树丛中，露出一个女人身影，罗袖飘飘，

裙裾轻扬，头面被密叶遮掩，看不真切，但胸部以下，却十分清楚，曲线玲珑，浮凸剔透，令人一看之下，绮念顿生。

陈霖看了一眼之后，心忖：“管她呢，自己应办的事还多着！”转念正待……

那含有无限魅力的声音又告传来：“活阎罗，彼此相见，亦属有缘，何不停下一谈！”

陈霖这一来不理对方也不成了，不知这女子是什么样的人，何以一语便能道出自己的名号，心念之中，转回身来，当眼光再度触及那窈窕绝伦的诱人体态时，心中又不自禁的怦然一动，冷冷的道：“林内是哪一位，唤住在下有何见教？”

一阵扣人心弦的格格娇笑过后，那脆生生的声音又道：“阁下何不请过来一见？”

“尊驾何人？”

“见面自知？”

陈霖冷冷一笑道：“在下没有闲工夫厮缠，对不起……”

“哼！架子倒不小！”

随着话声，陈霖只觉眼前陡然一亮，枣树之后，转出一个天仙化人也似的少妇来，美，美得不像是凡俗中人，从头到脚没有一样不美，尤其那一双勾魂摄魄的眸子，闪动之间，发散出使人着迷的光彩！

天下竟会有这样美的人！

陈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对方太美了，美得近于虚幻！

他见过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，在记忆中自己的母亲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轮廓宛在，然而和这当前的少妇一比，便黯然失色了。

吴如瑛，楚玲——她们也同样的美赛天仙，但在她们的身上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！

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！一颗心怦怦而跳，一张俊面，也发起烧来！

一阵如兰似麝的异香飘处，那少妇已婷婷玉立在身前不及一丈之地，正用那双美得可怕的眼睛，注定自己，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色！

他不敢和她对视，想移开目光，然而不能够……

“活阎罗，你感到很突兀，是吗？”

声如乳莺出谷，玉盘落珠，每吐一字，心弦就为之震颤一下。

冷傲孤僻成性的他，似乎已变了另外一个人，感到从未有过的窘迫，好半晌之后才吐出了几个字道：“请问芳名大号如何称呼？”

“格格格格！”又是一阵魅人至极的娇笑。

第九章绝色少妇

笑声荡气回肠，使人不自禁的油然而生非非之想。吴如瑛，像一朵已开的芍药，楚玲则是一朵高洁淡雅的空谷幽兰，此刻，在陈霖的心目中，已黯然失色了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一朵怒放的牡丹！

惊世绝俗的美，再加上少妇特有的风韵，令人目断魂销。绝色少妇笑罢之后，充满诱惑的双眸，朝陈霖面上一扫，樱唇半启道：“你要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陈霖下意识的低了一下头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可惜我没有名字！”

“你没有名字？”

“名字只是一种记号，代表着每一个不同的人，如果你真正的认识这个人，在心里印上了他的形象，有没有名字又有什么关系，又何必一定要有名字！”

“那彼此用什么来称呼呢？”

绝色少妇，露出两排编贝玉齿，破颜一笑道：“看你长得倒是满聪明的，怎的说出这等傻话，桃杏梅兰，莺燕凤鸳，你随便叫就是，反正你自己知道某个字是代表着某个人，不就结了！”陈霖瞠目不知所对，少妇的这种怪论，似是而非，但却驳她不倒。

“怎样，你同意我的说法！”

陈霖尴尬的一笑，答不上话来！

绝色少妇，明眸一转又道：“活阎罗，别人都说我美，但我自己却认为不尽然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陈霖不由面红过耳，一颗心怦怦乱跳，他忖不透这美绝天人的少妇是什么来路？何以要对自己说这种尴尬的话？又何以能道出自己的名号？

他本想不答对方，但似乎有一种力量使他不能抗拒，讷讷的道：“你……你的确很美！”

“是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美在何处？”

“无一不美！”

绝色少妇，又是一阵格格媚笑，整个娇躯，有如花枝乱颤，乳波臀浪，加上醉人异香，使得陈霖产生一种窒息的感觉，绮念随之大炽！

陈霖体味到自己的感情，已逐渐趋近于一个可怕的边缘！

他想离开这可怕的诱惑，但他的脚不听指挥，仍然一动不动的怔立当地！

他尽量提高理智，去想那和自己已有合体之缘的吴如瑛，情深一往的楚玲，但他仍然失败了，这少妇的情影，已闯进了他的心扉，而且有反客为主之势！

他奇怪自己有这种近于可笑的想法，竟会一见钟情于一个少妇，但他无法克制这个思想，他的冷漠又在这一刻之间消散，他发觉自己仍是软弱的。

绝色少妇似已洞悉陈霖的心意，娇躯再向前移数步，媚声道：“你真的认为我很美？”

陈霖紧张得冷汗直冒，嗫嚅的道：“我想任何一个见到你的人，都会这样认为！”

“你这话是发自内心？”

“嗯！”

绝色少妇，娇躯再前移两步，与陈霖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不及三步，彼此呼吸可闻，陈霖下意识的退了一步！心里一阵怦然急跳。

“你既然认为我很美，那你照实回答我一句话！”

陈霖讶然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“你爱我吗？”

每一个字，如一柄巨锤，重重地敲击在陈霖的心上，使得他全身为之一震！

绝色少妇对一个见面不到盏茶时间的陌生男子，竟然说出了这种近于无耻的话，而且面不红，耳不赤，好像是在说一句极普通的话，陈霖焉得不惊！

理智突然在他的心里抬头，离开吧！她决不是什么好来路，说不定是含有某种目的而来，自己与吴如璞已有白首之约，与楚玲也曾互相示爱，不能也不该再去爱一个少妇啊！何况对方来路不明，难保……

眼光又不期然的和对方相触！只见对方眼中闪烁着一种期待，渴望，渗和着柔媚，诱人的火焰，衬托着粉面桃腮，迷人体态，陈霖刚抬头的一丝理智，立被淹没了！

他无法向自己否认，他不爱这绝色少妇！

绝色少妇嫣然一笑道：“怎么？你不否认，那你便是默认了！”

说着，娇躯向前一送，一只柔若无骨的玉掌，已搭上陈霖的肩膀，鼻息如兰，薰人欲醉，那高耸的双峰，几乎触及陈霖的胸部。

陈霖顿时有如触电，理智的提防崩溃了，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欲念，陡然炽烈起来，有如江河决堤，海涛澎湃，不可收拾！心跳加速，全身有如火焚。

那娇滴滴的声音，又在耳畔响起？

“活阎罗！不，可人儿，你说你爱我吗？”

陈霖这时，已完全被欲念所控制，气吁吁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爱你！”

你字未落，双臂一振，把绝色少妇抱在怀中，向一丛浓密的枣树之后行去！

这时，他脑海中除了欲之外，一切已荡然无存！

绝色少妇，也同时把一双羊脂白玉也似的手臂，向陈霖颈间一圈，双眸欲闭还睁，香泽微微，一片桃红，染上了粉颊，此情此景，足以令人发狂。

枣林之内，春色无边！

一幕不堪入目的也是销魂蚀骨的喜剧上演了！

疯狂！

绮旎！

……

云停雨止，两人互相依偎，像一双新婚的情侣，懒洋洋的躺在枣树丛中。疯狂后的疲乏，使他们谁也不愿开口说话，春潮余波，还荡漾在空气之中！

良久，绝色少妇轻轻的舒了一口气，吐气如兰的道：“活阎罗，这多难听的称呼，你该有个名字的，是吗？”“我叫陈霖！”

“陈霖！你姓陈？”

326 “难道有什么不妥？”

“哦！没有什么，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！”

“那你呢？现在该不会再说没有名字了吧？”

“我吗？你最好不要问，叫我一声姐姐如何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还要隐秘身世呢？”

“以后你会知道的，比如说，我随便捏造一个名字告诉你，你意下如何！”陈霖无可奈何的一笑。

绝色少妇眼中奇光一闪而逝，笑盈盈的向陈霖道：“霖弟，我这做姐姐的有句话问你，你不会使我失望吧？”

“这很难说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各人有各人的隐衷，比如说你的名字你就不曾告诉我，那就是你的隐衷，我同样的感到失望，但我不强迫要求你说？”绝色少妇，粉脸一变，但随即又恢复常态，道：“好的，如你认为不能答复你就缄口不说好了，我不怪你！”

陈霖在这一阵疯狂的发泄之后，理智已恢复了一丝丝，冷静的道：“你问吧！”

“你是‘血影门’中人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众所周知的！”

“你的武功学自你的师父？”

陈霖莞尔一笑道：“姐姐这句话其实是多余，任何武林人的武功，没有不受于师父的，否则的话，师父两字又何从称起呢！”“好！那你的师父又学自何人呢？”

“师父的师父，还不是等于一句话！”

“不！”

陈霖不由激奇起来，不知对方用意何在，迷茫不解的道：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绝色少妇面上飘过一抹神秘的色彩，一双任何人见了都会着迷的眸子，朝陈霖扫了几扫，然后才幽幽的道：“你为什么坦白承认呢？”

陈霖诧异的道：“承认什么？”

“承认你师父的武功并不是传自你的师父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轻轻推开绝色少妇的娇躯，坐直了身形，道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！”

“你要我说出来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就是说你的师父‘血魔’并不是真正的‘血魔’，真正的‘血魔’是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不可能活到现在，所以你的武功传自你的师父不假，但你的师父却决非受人亲传，而且他也决不是‘血魔唐中巨’！”

陈霖心里当然雪亮，他忖不透对方提这问题的用意何在！是为了好奇？还是……他一时也想不通，反问道：“你又何所据而云然？”

“根据常理常情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天下事岂可一概以常理衡量，奇闻怪事，所在都有！”

绝色少妇先是一怔，继而轻轻一笑道：“弟弟，我说你师父是进入‘血池’得获奇缘，又能生离那绝地的第一人！”口里说，双眼却直盯住陈霖一不稍瞬，她要从他的面部表情来寻答案。

陈霖心里确实吃惊不小，这绝色少妇的推断完全极近事实，但他冷漠成

性，面上不会随便流露出来，虽然他现在已经完全屈服在她的美色之下，但在某些方面，他仍然是清醒的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这个很抱歉，恕我无法奉告了！”绝色少妇面上流露出一股失望之色，似无可奈何的道：“我说过你愿说的事我决不勉强你……”

蓦然——

飒飒风声之中，数条人影，已向枣林方面射来！

绝色少妇变色而起，把衣裙略一整理，向陈霖道：“有人来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数条人影已穿林而入，只听一个声音道：“噫！奇怪，莫非又出了岔子，怎的这么久还不见动静？”另一个声音道：“真是奇怪事，既是驰援而来，却又临时变计，要我们按兵不动，等待下文……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正待……

绝色少妇，已捷逾电闪的飞泻出去，接着数声惨噪从五丈之外的林中传出，陈霖大感奇怪，疾掠过去，一看，不由呆了，只见林地中躺着四具尸身，死状厥惨，一律是头碎骨裂而死，每一个死者的前襟上都绘有斗大一个白骨骷髅头，不言而喻死者必是“白骨教”的一流好手！

绝色少妇，笑意盎然，盈盈向陈霖身边靠来！

陈霖一指地上的死尸，激奇的向绝色少妇道：“姐姐，这是你下的手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陈霖不由暗自心惊，举手投足之间，便毁去四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这份功力，出现在这绝世佳人的身上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当下又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？”

绝色少妇毫不为意的道：“有仇！”

“你和他们四个有仇？”

“不！整个的‘白骨教’！”

“什么样的仇？”

“目前也不能告诉你！”提到仇，陈霖不由悚然而震，万千心事，又现脑海，理智终于抬头，他想起父仇母仇，家仇，本身的怨仇，也想起了钟小翠之约。

无数的事在等待着他——

赴“白骨教”追查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！

探访“飘萍客李奇”的行踪！

究明吴如瑛的生死！这事必须要从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夫妇的身上着手！

寻觅“百幻书生”的下落，这不但关系着父亲生死之谜，而且也与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的死，有连带的关系。还有——

蒙面怪客“生死坪”之约！

……

他忽然感到自己已经做了一件不可宽恕的事，竟然与绝色少妇发生了这种荒唐的关系，他觉得很对不起生死不明的吴如瑛，情深一往的楚玲……

绝色少妇柔媚的“喂！”了一声道：“弟弟，你在想什么？”陈霖从沉思中被唤回，眼光再次触及对方深邃如海的眸子，心里又是一阵怦然，他的理智又告动摇了，他直觉的感到离不开这绝代尤物！

“我必须离开她！”他向自己提出警告，于是，硬起心肠道：“我得走了！”

绝色少妇粉面微变道：“你要走了，到哪里去？”“赴一个友人的约会！”

“你真的要离开我？”

陈霖的心，又不由一荡，他不敢再和她的眼光接触，他怕会丧失了离开她的勇气，他有太多的事要做，他是“血影门”的第三代掌门人，他不甘心做她裙下之臣，而且……

心念之中，毅然道：“是的，我必须离开，我们已做错了一件事！”

“做错了一件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不该发生关系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你是有夫之妇！”

绝色少妇娇躯不由一震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你玩弄了我的身体，现在你后悔了？”

陈霖面孔一热，答不上话来。

绝色少妇明眸一转，脸上绽开两朵笑花，柔声道：“弟弟！我是爱你的！”

“可是你是有夫之妇，你可曾想到后果？”

“你凭什么断定我是有夫之妇？”

“难道你是黄花少女？”

“难道你不会去想我是一个寡妇？”

“寡妇？”陈霖的心又猛烈的跳动起来，几乎不能自持，绝色少妇有如一块磁石，把他牢牢的吸住，她每说一个字，他的心弦就震动一下。

他不愿意再滞留下去，但又提不起勇气离开。

绝色少妇幽怨悱恻的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弟弟，你不会拒绝我们再见面吧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你走吧！”

陈霖心中升起一缕莫可名状的怅惘之情，他真有些舍不得离开她，但又不能不离开，他下意识的感觉到自己竟然深深地爱上了她：他犹豫了，满脸都是依恋之色！终于忍不住道：“姐姐，如果我要找你的话……”

绝色少妇以一阵迷人的格格娇笑打断了陈霖的话道：“你不用找我，我会找你！”

这又是一句使人迷惑的话，显示出这绝色少妇的确是神秘得使人无法索解。

陈霖茫然的一点头，鼓起最大的勇气道：“姐姐，再见了！”“且慢！”

“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绝色少妇荡意盎然的一笑，美目斜睨，周身散发出一种无形的媚惑至极的使人陶然欲醉的氛波，柳腰款摆，移向陈霖，玉臂一张，像梦呓般的道：

“弟弟！吻我！”

陈霖顿时又被带入一个梦中，樱唇微启，丁香舌吐，软玉温香抱满怀！

沉醉！

沉醉！

久久，两个人影才悠然分开！

陈霖一路飞驰，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像是丢失了什么？绝色少妇的情影，在他的脑海里升沉浮漾，他第一次为情所困，为情烦恼！

绝色少妇出现的突兀，而且身世又讳莫如深，但她的美，冲淡了陈霖心中的疑念。

第二天，过午时分，陈霖来到了钟家堡！

今天是他与钟小翠相约见面的最后一天，心中窃喜不曾失误！

他径自向堡后的山顶驰去！

山后，一望之地，苍松间着翠柏，蔚然成林，林隙之中，隐约露出一段粉墙，陈霖心想：“这必是翠妹所说的张公祠无疑！附近的山巅都是童山濯濯，草木不生，一眼可以望出老远，再不见有什么祠宇建筑之类的东西发现！

身形一展，就向那松柏林中射去！

松柏成行，夹着一条被野荆蔓草烟没了的小径，沿径走去，约莫二十丈远近，一座半圯的门楼，一块泥金剥蚀的破匾，剩下半个公字，一个祠字！

陈霖自语一声道：“是了，这就是翠妹所说的张公祠了！”

入得门楼，只见败瓦颓垣，蓬蒿满眼，烂扉破轩，凄凉至极！

奇怪，翠妹何以要约我在这种荒芜颓败的地方见面？

祠并不大，前后只有两重院落，陈霖前后搜了一个遍，别说是人，连鬼影都不见半个，一时怔在当场，没了主意！

翠妹当然不会和自己开玩笑，而自己也不曾听错，她说的确是钟家堡后山的张公祠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正自不得主意之际，只见院中高可及人的蓬蒿，发出一阵簌簌之声，接着，丛草向左右一分，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穴！

陈霖惊诧的向后退了两步，劲贯双掌，一不稍瞬的注视着那洞穴！

蓦然——

那洞穴之中，缓缓伸出一个怪头，一团毛茸茸的东西，露出一对电芒也似的眼睛！

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举掌就待……

“娃儿，你准备做什么？”

声音入耳极熟，陈霖不自禁的松了劲道，再一辨识，不由欢叫了一声道：“哦！天音前辈，是您！”

随着，那怪头冒了上来，露出全身，竟然是一个须发盘虬，仅露两眼的怪人，不是“天音叟”是谁！

“娃儿，你果然如约而到！”

“我那钟小翠妹妹呢？”

“天音叟”叹了一口气，语音悲哽的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陈霖一颗心不由噗噗乱跳起来，不知翠妹发生了什么意外？当下也不遑深思，随着“天音叟”向洞穴之中走去，洞内是一条石级甬道，斜斜伸入地下，身才入洞，“嗒！”然一声，那洞穴已被封上！

这荒废古祠之中，竟然有这种设置，真是鬼神莫测！

洞径之内一路都有珠光照耀，如同白昼。

约五十丈之后，由斜下而变为平进，两转两折，数间布置得清丽古朴的石室，顿现眼前，顶端的石室，门上垂着一道珠帘，隐隐透出一阵阵饮泣之声！

陈霖更是惊异不止！

“娃儿，到了！”

随着“天音叟”这一喊嚷，戛然而止，只听一个微弱的声音道：“是那小霖儿吗？叫他进来！”

陈霖心中又是一震，事情竟然奇突得这般出人意外！

“天音叟”一推陈霖道：“娃儿，进去吧！”

陈霖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掀帘而入，迎面一张木榻，罗帐半卷，上面躺着一个妇人，一双失神的眼，正怔怔地望着门的方向，床畔的踏脚矮几上，坐着钟小翠，泪眼婆娑，双肩还在微微的抽搐，看了陈霖一眼之后，又转头向着床上，道：“妈，他就是大师伯的孩子陈霖！”

陈霖忙趋上前，双膝一曲，道：“拜见叔母！”

半晌之后，床上才响起一声暗哑低沉的声音道：“小霖儿，我看到你时，你尚在襁褓之中，十多年了……唉！你靠近来，让我看看你……”陈霖依言站起身来靠近床沿，不由唬了一跳，只见床上人双眼无神，气息奄奄，已到了油枯灯尽之境，心里一阵酸楚，掉下泪来！他想起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要他照顾小翠母女的话，更是难过不已。

“孩子，你……长得一半像你的母亲……一半像……你的父……亲！”

陈霖点了点头！

“唉！可怜！……孩子，你比翠儿……还要可怜……没有妈……爸爸又生死……不明！”

接着是一阵急喘。

陈霖触及伤心往事，泪水又簌簌而落！

“孩子！我不中用了，但我……很高兴，我可以看到翠儿……的爸……”

钟小翠凄楚的唤了一声：“妈！”

陈霖哽咽道：“叔母，你会好起来的……”

钟小翠的母亲又继续费力的道：“我就是放心不下翠儿，我，把她交给你……了！”

陈霖凄声道：“叔母，我会照顾她的，我受了钟叔……”钟小翠忙扯了陈霖一把，止住了他的话！

石室之外传来“天音叟”的声音道：“孩子，你来，我和你谈谈！”

陈霖忙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妹，你伴着叔母，我去去就来！”说着出了石室，和“天音叟”进入另一间石室之中。“天音叟”目注陈霖半晌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要找我？”“是的，请前辈赐告我那师叔‘飘萍客李奇’的行踪！”“你一定要找到他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瞒前辈说，晚辈受四师叔‘风雷掌钟子乾’临终指示，要我寻到李奇师叔之后，告以一切经过，请他指示家父的生死下落！”

“天音叟”哈哈一笑，伸手往面上一抹，立时变为一个貌相清癯五绺长髯飘拂的中年人，道：“孩子，你知我是谁？”

陈霖不由惊“哦！”出声，仔细一打量对方的形貌，激动无已的道：“难道您……就是李奇叔叔？”

“不错，你的一切经过，翠儿已经告诉了我！”

“叔叔和翠妹母女一直都住在这里？”

“不！翠儿是在大别山下身受重伤，为我带来此处才知道我的真面目！”

“叔叔何以会寻到这个所在，这里的布设是您……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摇摇头道：“不！你错了，我发现这废祠地室纯属偶然，也可以说是奇缘遇合！”

陈霖激奇不已！一切的发展，完全出乎意想之外，很多事真不可以用常

理来付度，自己出道以来，所遭所遇，都是那样的突兀离奇，不可思议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似乎也非常激动，半晌之后，又道“桐柏派”瓦解之后，我一直流荡江湖，虽有复仇兴派之心，奈何力不从心，五年前我暗地潜来钟家堡探视小翠母女，忽逢恶风暴雨，暂避入这荒祠，一个骇人的霹雳，扫开了院中蓬蒿，震开了地穴之门，在好奇心驱使之下，探这洞穴，却发现这正是百年前武林异人‘狂笑叟’隐居之所……”

陈霖愈听愈觉纳罕不已。

“我得了他的遗著‘天音宝录’，练成‘天音功’，改变形貌，自号‘天音叟’，重出江湖，探访昔日摧毁‘桐柏派’的仇家……”

“家父的事可否请为小侄一道？”

“掌门大师兄被‘百幻书生’柬邀赴‘生死坪’决斗之后下落即告不明！”

“家父赴约是单独前往？”

“掌门大师兄赴约的第二天，才有留柬传回‘碧云山庄’，就在当晚，‘碧云山庄’被数十不明来历的高手突袭，门中弟子死伤枕藉，本派从兹一蹶不振，而被从八大门派之中除名！”

陈霖不由发指，眼中立现煞光，恨恨的道：“这些偷袭的人，迄未查明？”

“事后调查所得其中有‘太极门’‘华山派’，东海离心岛‘烈阳神火教’，可能‘百幻书生’‘绛珠仙子’兄妹也在其中！……”

“太极掌门‘阴阳掌李政芳’已被杀在大别山下！”

“江湖传说是你所为？”

“不是，凶手是谁不得而知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哦了一声之后，接着又道：“桐柏派被袭，导源于‘轩辕经’这本奇书！至于‘百幻书生’约斗令尊究系为了觊觎这部奇书，抑或另有他故，不得而知，除非寻到‘百幻书生’才能确知令尊的生死，但我数年查访，一无所获！”

陈霖不由大感失望，满以为寻到“飘萍客李奇”就可以知道父亲的下落，谁知事实大谬其然，“飘萍客李奇”竟然不知道！看来这事只有竭力追查“百幻书生”兄妹才能够水落石出了！

“那轩辕经呢？是否已被……”

“据我判断，已随掌门大师兄同时失踪！”

陈霖杀气腾腾的道：“李叔叔，我必要寻回失经，探明家父生死，查证昔日仇家，用血来给他们作答复，让武林中那些心存非份的不肖之徒，有所警惕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不由连连点头。

陈霖又道：“李叔叔，西门叔叔出面重振‘桐柏派’又告神秘失踪，而‘碧云山庄’又被江湖帮派入侵，却被那蒙面怪客解了此厄，并留柬说诸人无恙，复派尚非其时……”

陈霖接着把蒙面怪客几次现身的经过详述一遍，道：“就叔叔所知，与‘桐柏派’有渊源的人中，是否有这样的高手？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满面激诧惊讶之色，一想之后道：“没有！”

“那这神秘的蒙面怪客解救西门俊师叔等于先，又迭次援手小侄于后，他的动机何在？他是谁？”

“这颇耐人寻味，我也无法揣测！当初桐柏山那些进犯的宵小遍山伏尸，

我疑是你所为，现在你这么一说，事情就显得蹊跷了！”

“叔叔真的想不出与桐柏派有关的人中，有这么个功力极深的人？”

“我肯定说没有！”

“假使说某一个本来功力平平的桐柏弟子，忽然得了奇缘，像我所遇……”

“这就难说了！”

陈霖一阵寻思，忽地想起蒙面怪客要在“生死坪”约晤自己的事，不由心中一振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，当下面现喜色道：“有了！……”

“什么有了？”

“我有一个机会使蒙面怪客道出真情！”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蒙面怪客曾一再追问‘血魔’的来龙去脉，他和任何武林人物一样认定小侄是‘血魔’的传人，而‘血魔’决不是三百多年前的那‘血魔’，他要我转告家师‘血魔’一月之内在‘生死坪’一晤，当然他决估不到‘血魔’‘活阎罗’本是二而一的两个面目，小侄乘赴约之机，设法使他现出本来面目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点点头道：“霖儿这话有理，这蒙面怪客诡奇的行径，确实有揭穿的必要，说不定与你父亲或本派有什么利害关系存在，同时西门俊师兄等人的行踪究竟如何，也得探明，江湖风云诡谲，人心难测，说不定其中……”

“依小侄看来，这蒙面怪客决无恶意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蓦然——

另一间石室之中，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号！

“飘萍客李奇”面色陡变，道：“不好，小翠的母亲……”

话才说得半句，人已穿出室外，陈霖全身猛然一震，紧跟着追去！

进得那石室，只见钟小翠伏在她母亲的身上，已然昏厥过去！钟母双眼紧合，一动不动，似已气绝。

一种难言的悲惨气氛，弥漫全室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急用手一探小翠母亲的脉息，悲声道：“还没有断气，但神仙难救，返生乏术了！”

陈霖只觉全身发麻，悲声唤着：“翠妹！翠妹！”

钟小翠又告悠悠醒转，肝肠寸断的惨唤了一声：“妈！”接着“哇！”的喷出一口鲜血，此情此景，铁石人见了也会落泪！

陈霖也不顾男女授受之嫌，扶起钟小翠的娇躯，道：“翠妹，翠妹，当心坏了身体，望你节哀应变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飞指点了钟母的数处穴道，暂维那一丝残气不散。

钟母长长的喘了一口气，竟然又清醒过来，声细如蚊蚋般的道：“翠儿，我刚才见到了你的爸爸？他……他……身上有血！”

钟小翠又要扑上床去，却为“飘萍客”挡住，低声道：“翠儿不可莽撞！”

钟母脸上泛起一抹红光，精神似乎振作了些！转着两只眼，打量了陈霖和钟小翠几遍之后，脸上皮肉微微一阵牵动，道：“我放心不下的是翠儿……”

陈霖心如刀割，钟母显然是因为心悲丈夫惨死而成不治，“风雷掌钟叔叔”却是因救自己而死于“四毒书生”之首的“白衫夺命剑”之下，推根溯

源，自己是罪魁，声泪俱下的道：“叔母！‘四毒书生’迫害家母，毒杀钟叔叔，此仇不共戴天，侄儿必竭尽全力，寻获仇踪，将之碎尸万段！……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一扬手止住陈霖。

只听钟母道：“翠儿和霖儿，身世相同，才貌相当，我希望他们两小能结合，也免了我……”

一阵呛咳，打断了下面的话。

陈霖虽在极度悲伤之中，但少年心性仍在，忖道：“翠妹分明长得奇丑，叔母却说与我才貌相当，想是病久失神了！”

钟小翠缓缓底下头去，芳心有如鹿撞，这毕竟是羞人答答的事啊！

“飘萍客李奇”在旁一推陈霖道：“霖儿，你听见了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一怔神道：“不过什么？难道……”

钟小翠已徐徐抬起头来，冷冷的道：“不过我长得太丑，比不上你那什么玲妹是不是？”

陈霖急着分辩道：“不是，我决无这样的存心，我只是恐怕……唉……”

钟母微弱的声音又起：“霖儿，你不愿意是吗？”

陈霖本想说出自己已经和吴如瑛发生关系，占有了她的身体，自不能遗弃她，又有一个痴情的楚玲，但他说不出口，急得满面通红，另一个影象又泛心头，那是一个美艳天下的神秘少妇，想到那荒唐的一幕，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！

他自己问自己：“我能接受翠妹吗？我配吗？”

钟小翠语冷如冰的又道：“霖哥，家母病危，希望你能让她老人家在临终之时得到一点安慰，让她得到一份满足，我会感激你的，至于以后的事，我自有打算，我不会缠住你的！”

说到后来，话声变为酸楚。

陈霖并非嫌钟小翠长得丑，而是他和她之间，根本上没有爱情可言，但基于道义，基于责任，他没有推辞的余地，心念数转之后，极端严肃的向钟母道：“叔母，我喜欢翠妹的，我答应您，我会永远照顾她！我受钟叔叔大恩，粉身难报，而且他老人家遗示也要我照顾她！……”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完全是出自肺腑之言！”

钟小翠低头不作一声。

钟母把眼光扫向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三师兄，这事……完全……托付你了……他们都是小孩……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神目湛湛，深深地注视了陈霖一眼，然后向钟母道：“我会替他们作主！”

钟母脸上浮现一丝安慰的微笑，再费力的转动眸子，看了两小一眼，双眼徐徐合上，喉头一声痰涌，死了！脸上是那么的安详。

钟小翠伏在她母亲的身上一恸而绝！

陈霖也不由痛哭失声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老泪频挥，半晌之后，向陈霖正颜厉色的道：“霖儿，愿你心口如一，虽然你的功力高绝，但……”

陈霖用衣袖拭干眼泪，恭声道：“李叔叔，你过虑了，霖儿不是那样的人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钟小翠醒而又厥者数次，声嘶泪尽，眼中竟渗出了血来，生离死别，毕竟是人世间最惨痛的事啊！

在“飘萍客李奇”的安排下，陈霖和钟小翠在钟母的灵前订了婚约，一方面是“飘萍客李奇”深谋远虑，一方面是藉此以安死者之灵。

钟母的遗体，卜葬在祠外的松柏林中。

三天之后，陈霖重新踏入江湖，目标指向幕阜山“白骨教”总坛。

一路上，陈霖思绪如潮，真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！

吴如瑛生死未卜，但她与自己已有了夫妇之实，他很后悔不曾问“飘萍客李奇”有关“三绝姥姥”的事，和合会解散之后，吴如瑛极可能是被她母亲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带去投奔“三绝姥姥”，因为她是何艳华的师父。

楚玲现在掌理“八旗帮”，她的痴情，她的不同凡俗的美，她那幽怨而深邃的眸子，在在都使他荡气回肠。

钟小翠，现在已然是自己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在感恩报德的心情下，他接受了她，虽然她很丑，可是他不在乎，使他莫释的是他和她之间没有爱情！

绝色少妇，陈霖想到她那世间少有的美，媚力，诱惑，和那荒唐的一幕，不由面红心跳，他和她之间的关系，与其说是爱，不如说是欲还来得恰当些。

他真不知如何安排自己。

女人——烦恼之源！

离开她们吧！远远的。

把她们逐出心湖，自己要办的事太多了，岂能因……

数声惨噪，倏告破空传来，打断了他的思路——

陈霖身形一紧，有如一缕淡红的轻烟，向惨号声所传的方向飘闪而去，眨眼之间，已闪射到百丈之外，只见道旁的草丛之中，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，停身看时，尸体竟然有七具之多，每具尸体的头颅，中分为二，死状之惨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细察死者伤痕，并非普通刀剑所伤，似是一种极高的怪异掌风所劈！

一时之间，也忖测不出下手的人为谁，是什么样的怪异武功？

陈霖看不出所以然，反正事不关己，也就算了，便举步待离开。

忽地，左侧五十丈之外的林中，又是数声凄厉绝伦的惨号传来！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身形一展，疾掠过去！

林中又是三具的尸身，死状和道旁草丛中的七人一模一样，脑袋被劈为两半，红白之物流了一地。

陈霖可沉不住气了，疾升树顶，目光向四周一阵游扫，竟然毫无所见！忖道：“自己闻声而至，不谓不快，何以不见下手之人的分毫踪影，那这人的功力身手，也未免太可怕了！”

一想之后，又觉不对，对方身手再奇，总不会在眨眼之间，脱出自己视线之外，莫非这下手的人还隐匿在附近林中？

心念动处，展开绝世神功，绕林飞驰，林并不大，仅有数十亩地大小的范围，连绕数匝，依然一无所见，废然停下身形，纳罕不已。

蓦然——

不远处的浓密枝叶中，“唰！”的射起一条人影，疾逾鹰隼的盘空一匝，泻落陈霖身前，赫然是一个单眼独臂的怪老者，一脸凶残狞恶之相。

陈霖暗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上了天哩！”

那怪老者闪着一只精光四射的独目，打量了陈霖几眼之后，突然哈哈狂笑起来，笑声如涛吼海啸，震得四周林木款摆摇晃，叶落如雨。笑毕，狞声向陈霖道：“小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追踪老夫？”

陈霖冷冰冰的道：“这些人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“嘿嘿嘿嘿！小子，你知道老夫是谁？”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双残鬼叟！”

陈霖不屑的道：“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独眼一翻，气得浑身乱抖，恶狠狠的道：“小子，你胆子比天还大，竟敢藐视老夫……”

“藐视你又待怎样？”

“小子，你报出师门，老夫宰了你之后，再找你师门算帐！”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凭你还不配问我的师门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做梦也估不到这年未满二十的娃儿，闻名之后不但不惧，反而出言顶撞，丝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这可是生平仅见的事，忖道：“这小鬼可能是甫出道的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但，不对呀！凭这小鬼刚才绕林飞驰的身法，也属自己生平仅见，放眼江湖，有谁能调教出这等惊世骇俗的身手？”当下厉声喝道：“小鬼，你究竟师出何门？”

“我说你不配问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小鬼，你狂妄得老夫生平仅见！”

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老子活劈了你！”你字方落，独目之中凶光一闪，独臂倏然上扬，立掌如刀，竖推而出，一线白森森的怪异掌风，发嗤嗤裂帛之音，快比电闪！

陈霖骇异不已，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，闪射到八尺之外，毫发之差，险险避过。

天底下竟然有这种神奇绝今亘古的诡异武功，几乎令人不能置信。

方才所见死尸，全都一脑袋中分为二，原来是被这种怪异掌风所劈。

“双残鬼叟”惊“噫！”了一声，身形如鬼魅般的一旋，每二掌又告出手！

陈霖又是一闪让过。

“噤！”的一声，石屑纷飞疾射，五丈外一块斗大青石，竟然被一切为二！陈霖不由为之咋舌，心里暗道：“好厉害，一般江湖高手，恐怕没有几人能躲得过这种既快且辣的怪异掌风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两掌均告走空，心中骇凛不已，暴吼一声：“娃儿，真有自己的，再接一掌试试！”

话声中，只见他独臂半扬，手掌疾颤，一道道的白森森的光影，层层圈出，三丈之内，全被光圈溢满，嗤嗤之声，刺耳如割

陈霖心中一凛，立展“血影冲霄”绝技，一溜淡红色的轻烟，一闪升空，脱出白色劲气之外，凌空一连数折，有若巨鸟翱翔，姿态美妙已极。

“双残鬼叟”骇然收势。

陈霖也跟着飘然下地，冷声道：“阁下也接我几手试试！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无限气沮的道：“老夫只道这种掌法武林中将无人能躲，

想不到你竟能轻易避过……”

“武学深如瀚海，岂能以一得而自足！”

“老夫月来试招，无不得心应手！”

“什么，试招？那些死者都是被你试招毁去的？”“双残鬼叟”毫不为意的点点头。

陈霖却为之打了一个寒噤，天下竟有这等凶残的人，把别人的生命拿来试验武功，看来这魔头的这种怪异武功，必是最近才练就的，不然怎会说试招的话。

“双残鬼叟”对眼前这俊美冷漠的少年，越想越奇，估不透他的来路，瞪着一只独眼发愣。

陈霖缓缓前移三步，冷漠的道：“双残鬼叟，你接我几招试试！”

“你敢呼老夫名号？”

“那该如何叫法？”

“论年纪辈份，难道当不得一声老前辈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起先本要取陈霖的性命，及至陈霖露了那两手闪避的身法，就知不是易与之辈，凶焰顿然收敛了大半。陈霖不屑的一阵冷笑道：“双残鬼叟，若论江湖辈份你差得远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的辈份差得太远了！”

“小子，你敢出言无状？”

“我这是抬举你！”

“哼！抬举，嘿嘿嘿嘿！我鬼叟今天开了眼界，碰上了天下第一狂人！”

“差不多！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来路？”“你一定要知道？”

“难道你不敢说？”

“听清楚了，区区在下活阎罗！”

“活阎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血魔的传人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惊怔的向后退了两步，想不到眼前这少年正是最近震撼了整座武林的一代巨擘“血魔”的传人“活阎罗”，当下独眼连眨，道：“嗯！难怪如此，连老夫奇绝天下的‘轩辕神风掌’都能轻轻避过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脱口道：“轩辕神风掌？”

“嗯，你识得这种掌法？”

陈霖不答，尽自寻思道：“轩辕神风掌，轩辕……桐柏派惨遭除名，导源于一部‘轩辕经’，据李奇叔叔说‘轩辕经’已随父亲一起失踪，不知这‘轩辕神风掌’是他的独门绝活，还是得自‘轩辕经’，如果是的话，那眼前这‘双残鬼叟’……”

心念及此，不禁面色一寒道：“你这‘轩辕神风掌’传自何门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先是面色一变，接着一阵阴恻恻的怪笑道：“这个不劳动问？”

陈霖面色更寒，双目棱芒立现，沉声道：“如果我一定要问呢？”

“我双残鬼叟自出道以来，还不曾被人胁迫过！”

“那今天就算第一次吧！”

“哼！别人惧怕你‘血魔’师徒，我双残鬼叟还不在于！”“不管你在不在乎，你必得回答我这句话！”“如果不呢？”

陈霖面上杀机一显而逝，一字一顿的道：“你办不到！”“哈哈哈哈哈！活阎罗，你太小觑老夫了，哈哈哈哈哈！”“小觑你又怎样？”

“告诉你，你想威胁老夫，等于白日作梦，你同样的办不到！”“那你就试试看！”

陈霖看字出口，已飞快的劈出一掌，一股赤红掌风，应掌而发！

“双残鬼叟”冷笑一声，也立即逼射出一缕白森森的劲气，“嗤！”的一声，一线白光，竟然直穿血红掌风而入……陈霖心中不由一震，左掌疾圈，劲气成涡漩出，把那白光消卸！右掌之式不变，同一时间，“双残鬼叟”已电旋侧闪，避过这一击。

这一个回合，双方旗鼓相当，不分轩轻。

陈霖略不稍停，双掌连圈疾划，血红色的劲波，层层涌卷而出！

“双残鬼叟”独臂连翻，手掌疾颤，白森森的劲气，丝丝缕缕有若干刃百剑齐发，疾劲锐啸，声势相当骇人。

“波！波！”之声，密如连珠般响起，红白两色劲气，扩散迸射，煞是奇观！

蓦地——

陈霖在奋力一抡之后，改掌为指，十缕红色指风，如利箭般射出！

“双残鬼叟”心神俱颤，忙不迭的向侧方倒闪开去，但仍不能完全避开，一缕指风，擦顶而过，连发带皮，去了一条血槽，痛得他毗牙裂嘴，几哼出声。

陈霖收手冷哼一声道：“双残鬼叟，你那‘轩辕神风掌’是否学自‘轩辕经’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面色乍变，惊悸的退了一步，好半晌才道：“你凭什么如此论断？”

“我只问你是不是？”

“你无权追问老夫武功来历！”

“百幻书生和绛珠仙子朱薇等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身躯陡地一震，满面疑惧之容，不正面答复陈霖的话，反问道：“百幻书生兄妹与你又有什么纠葛？”“这个你不必问！”

“那老夫的事更无须你操心！”

陈霖面上掠过一抹杀机，厉声道：“你如不说实话，可别怪在下出手不留情！”

“你准备怎样？”

“要你死！”

“嘿嘿！活阎罗，我双残鬼叟的老命可不是任由人予取予夺的！”

陈霖俊面一寒，杀机顿炽，厉喝一声：“你不妨试试！”掌出如幻，奇诡绝伦的一连攻出了九掌，这九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不同角度拍出！

“双残鬼叟”身形有如幽灵鬼魅，一阵飘忽闪晃，居然被他避过这奇幻的九掌。

陈霖杀机已起，就在九掌落空之后，身形微挫，身上渐现红光……他又想到“双残鬼叟”还不失为一条好线索，如果把他毁去，父亲生死下落将更

无法着手了，心念之中，又把“血影神功”中途卸去！

蓦地——

风声飒然之中，一条纤纤人影，飞泻入林！

陈霖与“双残鬼叟”同时一惊，抬头望去，来的赫然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。

那绝色少妇立稳娇躯之后，先向陈霖含情默默的注了一眼道：“弟弟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说罢嫣然一笑，这一笑有如春花怒放！

陈霖登时面红过耳，一颗心怦怦而跳！

“双残鬼叟”狞笑一声，正待……

绝色少妇，回过身去，面对“双残鬼叟”，粉面之上透出重重杀机，一双蚀骨消魂的媚眼，连连眨闪，娇脆悦耳的道：“十多年不见，我们之间的那笔旧帐也该清结清结了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狞恶的面上，泛起怨毒之光，独眼狠狠的盯住绝色少妇道：“不错，这断臂残眼之恨，老夫无一日稍忘！”

绝色少妇格格一笑道：“月前听说江湖中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叫做‘双残鬼叟’，一时无从想起，格格！想不到你鬼叟阁下在名号之上又加了双残两字，这倒是非常恰当！”

陈霖一时之间到呆住了，不知他两人之间有什么过节……

“双残鬼叟”无限怨毒的道：“不要脸的臭女人，今天不把你埋骨扬灰……”

“住口，你骂谁不要脸？”

“骂你，你这比婊子还不如的贱货！”

陈霖听在耳里，可老大不是意思，这绝色少妇曾与自己发生过不可告人的关系，莫非自己真的碰上了一个荡妇淫娃！

绝色少妇粉面一变之后，娇声斥道：“鬼叟，你别出口伤人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出口伤人，难道你是一个烈妇？”

绝色少妇当着陈霖的面被人臭骂，任她皮厚也受不了，银牙一挫，粉面倏笼寒霜，娇躯一晃，闪电般出手攻向对方，招式之奇，功力之强，也可算是江湖罕见。

“双残鬼叟”竟然被迫得退了三步。

陈霖算是第一次见识到她的身手，暗赞道：“足可称才貌双绝而无愧！”

绝色少妇跟踪再进，玉掌翻飞，出手尽是奇绝武林之学！而且招紧式密，使得对方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！

“双残鬼叟”恨满心头，兼之凶残成性，在被迫两次退身之后，身形突地一扭，立即化为三个人影，绕着绝色少妇一旋！

绝色少妇轻笑一声道：“鬼叟，你这套‘鬼影三现’别在我面前卖弄！”口里说话，手却不停，一式“天女散花”，双掌幻成漫空掌影，分朝四方扫拂而出。

“双残鬼叟”怒哼一声，身形暴退五尺，立掌如刀，一阵疾颤，“轩辕神风掌”已告施出，只见无数缕白光，从不同角度电闪射向绝色少妇！

绝色少妇见状不禁亡魂皆冒，她可无法敌挡这怪异掌风，眼看她就要伤在……

陈霖冷哼一声，右掌挥出一道掌风，卷向绝色少妇，左掌五指一曲一伸，五缕血红指风，电射向“双残鬼叟”，他这出手，几乎与“双残鬼叟”立掌

施功是同一时间！

“双残鬼叟”如果不收势的话，绝色少妇固然逃不过那怪异掌风，而他自己毫无疑问的必然毁在陈霖指风之下！当下不遑攻敌，先求自保，收势飞纵！

而绝色少妇已被陈霖的掌风推送到一丈之外，否则的话，“双残鬼叟”纵然被迫收势，但那已发出的掌风仍然可致人于死！

她一抹额上的汗珠，向陈霖感激的一笑！

“双残鬼叟”恶狠狠的向绝色少妇道：“贱货，你逃不了的！”接着又转向陈霖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被她媚上，有一天你会后悔莫及的！”陈霖下意识的朝绝色少妇看过去，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只见她眼中闪射着的是一种阴残狠戾之光，他无法说出这种感受，只觉得这种神色与她的美极不相衬。

绝色少妇，似微有所觉，侧头对陈霖一笑，这一笑的魅力，足使陈霖消除对她的任何疑念，她的确太美了，美得不像是凡俗的人……更何况陈霖已和她发生过不可告人的关系，那销魂的一幕，至今思之犹觉面热心跳。

“双残鬼叟”当机立断，他知道如果陈霖在她的怂恿下不顾一切的向自己出手，再加上她本人，今天要想全身而退，就大成问题了，就在陈霖和绝色少妇对视的瞬间，半言不发，电闪飞遁。陈霖蓦地惊觉，作势就要追……

绝色少妇反而一拦陈霖的身形道：“弟弟，由他去吧！”陈霖不由一怔，这一怔之间，“双残鬼叟”已消失无踪，不由讶然道：“你不是要和他算帐吗？”

绝色少妇神秘的一笑道：“他跑不了的！”

“可是现在他已经走了，而且他的功力并非泛泛之流可比呢？”

“我自有对付他的方法！”

陈霖着急道：“可是我……”

“你怎样？”

“我不能让他脱出手去呀！”

绝色少妇惊诧不已的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要向他查证一件事！”

“查证一件事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我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事吗？”

陈霖心念一转，忖道：“你连名字都不肯告诉我，我的事又何必告诉你！”当下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到以后再说吧！”

绝色少妇嗯了一声，也就不再追问下去，一双媚目，在陈霖面上扫来扫去，粉颊之上，又现出一种桃红的色彩，移身靠近陈霖道：“弟弟，你现在要到哪里去！”

软语温香，陈霖一颗心又怦然急跳，绮念又生，略不思索的脱口道：“到幕阜山白骨教总坛！”

绝色少妇娇躯微微一震，脸上飘过一抹奇异的色彩，道：“什么，你要上白骨教总坛？”

“是的，我要去探查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！”

绝色少妇“啊！”了一声，粉面一片激动之容，向后退了两步，两眼一不稍瞬的注定陈霖，语音微颤的道：“四毒书生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提到“四毒书生”陈霖绮念全消，代之的是一种椎心刺骨的恨，俊目之中，立时流露骇人煞光，但当他瞥见绝色少妇的神态时，不禁激奇的道：“怎么，姐姐，你难道认识四毒书生？”

绝色少妇立时以一笑掩饰窘态，美目一转道：“没有这样的事，我是忖想‘四毒书生’怎会在‘白骨教’中？”

“这事江湖尽知，‘四毒书生’曾被‘白骨教’追杀，此中因由，无人得知，但彼等的下落，只有‘白骨教’才能清楚，而且……”

绝色少妇紧张的道：“而且怎样？”

“生死坪上教主‘白骨尸魔’曾说过如能进得了白骨总坛，立即奉告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这不是分明摆着……”

绝色少妇盈盈一笑道：“如果‘四毒书生’已经不在人世了呢？”

陈霖不由一愣，忖道：“对呀！白骨尸魔只答应告知下落，并不曾说交出人来，如果‘四毒书生’真的已不在人世的话，那亲仇岂不……”当下俊目一瞪道：“即使死了我也要寻到尸首，毁尸挫骨！”

绝色少妇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，又道：“四毒书生与你有这么深的仇，这么大的恨？”

陈霖不愿说出当日母亲被迫杀等经过，含糊的回答道：“不管生死，我必得之而甘心！”

绝色少妇面色突然变得极为严肃，像一尊宝相庄严的观音大士，陈霖心里又是一动，暗赞道：“她多美呀！几乎世间所有的美都集中在她一人的身上，无论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都有其独特超凡的美，母亲虽被称为武林之花，但与她相较，恐怕还要逊色半分！”

心里想，面上不自禁的流露出一股恋慕激情之色！

绝色少妇语音沉凝的道：“你一定要上幕阜山，闯白骨教总坛？”

“势在必行！”

“你自信能闯得进去？”

“区区白骨教总坛有什么了不起，难道是龙潭虎穴？”

“较之龙潭虎穴犹甚三分！”

陈霖豪气万丈的道：“我活阎罗还不在于！”

“你决心要去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白骨教有近百的高手教众毁在你师徒之手，他们要得你而甘心？”

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那就要看他们的本领了！”

绝色少妇芳心之中升起一片难以言喻的感受，陈霖的英风豪气，是她生平仅见，她似乎觉得她第一次真正的爱上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对她而言，也许是一个可怕的人物，但她不能自己，她初次懂得了爱！沉吟了半晌之后，幽幽的道：“你能不去吗？”“办不到！”

绝色少妇螭首微摇，道：“白骨教总坛所在之地，三面是悬崖绝涧，飞鸟也难越过，只有一面可以登临，但该教在那一面布下了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任你功力通天，也是有去无回！”陈霖讶然道：“你何以知道的这么清楚？”

“这个你不必管，反正我说的绝对是事实！”

“这并不能使我却步！”

“即使以令师‘血魔’的身手，恐怕也不易安然而退！”陈霖心里暗道：“血魔就是我的化身呀，我却不信这个邪，亲仇不共戴天，为人子者，岂能

计及生死二字！”当下剑眉一扬，道：“那倒不见得！”

“我是为你好呀！”

“我知道，谢谢你的关怀，即使那是地狱之门，我也得闯上一闯！”

绝色少妇黯然的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决意如此，也是无法的事，我希望不会出什么舛错！”

陈霖感激无限的深深注视了绝色少妇一眼，道：“姐姐，我会小心的！”

“好！”

“如此，姐姐，后会有期，我要走了！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不陪我多谈几句话，你不珍惜这一刻？”

陈霖心里不由一荡，话中之意，他岂有觉察不出的道理，但他的一颗心，此刻已飞向白骨教总坛，他恨不能立刻手刃亲仇而后快，绮念顿生又灭，歉然的道：“姐姐，我很抱歉，希望不久再见，有更多的时间伴你！”

绝色少妇绮念难消，粉颊之上红晕宛然，美目之中，也荡漾着感人的光焰，娇躯向前一送，轻轻地唤了一声：“弟弟！”陈霖情不自禁的张臂迎去！

他再一次吻了她！

陈霖尽力克制那蠢然欲动的欲火，一吻之后，轻轻推开了她，道了声：“再见！”身形飞射而起，划空而去，他怕不能克制自己，所以匆匆离去，但心里仍然有一份怅然的感觉。

绝色少妇，怔怔地看着陈霖的身影消失，幽幽的叹了一口气……

她生平阅人无数，但却不知道何谓爱情，现在她第一次爱上了一个人，却给她带来了烦恼！

她在叹了一口气之后，也紧跟着向陈霖逝去的方向驰去。且说陈霖怀着异样的心情，离开了绝色少妇，向幕阜山方向疾驰！

他与绝色少妇之间的感情，是爱是欲，很难分得清楚，但，欲所占的分量较重，因为在最初，他和她关系的开始是基于欲，而后，转变成了爱，现在，在他的脑海里一个唯一不变的观念，就是她长得太美，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美……

“她是谁？”

她何以要隐秘身世？

在陈霖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谜！他想揭开这个谜，然而却有无从着手之感！

他联想到那乘机逸去的“双残鬼叟”，她何以要阻止自己追截他，他所使的“轩辕神风掌”如果真的是得自“轩辕经”，这不但关系着“桐柏派”覆亡的公案，也关系着自己父亲的生死下落，因为父亲陈其骧是桐柏掌门。

想到这里，不由懊丧的喘了一口大气！喃喃自语道：“我必须找到他——双残鬼叟，这是唯一的线索，岂能失去！”

日正当中，陈霖登上了幕阜山——

偌大的山区，要想寻找“白骨教”总坛所在之处，确不是件易事，他尽朝那最高的峰头驰去，以便远眺搜寻。

一峰又一峰，一岭又一岭，只见郁郁苍苍，山风雾嶂，大有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之慨。

难道就这样摆手不成？他惘然了！

突然，脑际灵光一动，他记起了那绝色少妇向自己说过的一句话：“……总坛所在之地，三面是悬岩绝壁，飞鸟难越，只有一面可以登临，但却布有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任你功力通天，也是有去无回……”

他心中这一喜非同小可，这不是极好的指路标吗！

三面绝壑……一面……

于是，陈霖豪气勃起，朝一座极高的岭顶飞升，然后，据高下视，只要能找到三面断绝的孤峰，那就是白骨教总坛无疑。

他运足目光，向四外一阵瞩目，只见正南五里之外一座苍莽孤峰，云雾缭绕，有三面的峰头，距离都在数百丈之外，面对的一方，和自己所立处的巛脉相连。

心中狂喜道：“是了！必是这座孤峰无疑了！”

立即展开“血影冲霄”独门身法，如一缕淡淡红烟，向那孤峰方向飘射而去！五里距离，眨眼即到。

沿岭飞升，不到半盏热茶工夫，岭势一缓，原来已到了岭脊之上，眼前现出一片原始莽林，浓阴蔽日遮天，盘结如幕，林中央，一条三丈宽阔的通道，静卧在树幕之下，一眼望去，十丈之外，黝暗如黑夜，虽是在大白天，仍有一种阴森恐怖之感！

林里林外，成了两个一明一暗，截然不同的世界！

陈霖缓下身形，向那原始林幕所形成的隧道欺去！

将近林缘入口，两侧巨木之后，忽地现出八个劲装大汉，襟前各有一个白骨骷髅头的标志，一字儿横排道中，其中一个暴吼一声道：“来人止步！”

陈霖恍若未闻，仍然不疾不徐的向前走去！

八个白骨教徒，齐齐虎吼一声，拔出长剑，向陈霖身前逼来！待到双方距离不及两丈之际，其中为首的一个再次发声喝问道：“来人通名报号，何以不听阻止，擅闯总坛重地？”

陈霖从鼻孔里冷嗤了一声，正待……

就在此刻——

远远传来两短一长的三声鬼啸，凄厉刺耳！八个教徒惊怔的互望一眼，转身退去，消失在林道之中。

陈霖奇诧不已，不自觉的止住了脚步！

一条人影，捷逾电闪星旋的从暗黑无光的林道之中射出，眨眼已到面前，竟然是一个五十上下的瘦小老头，双目精光炯炯，襟前的号志，足有斗大，想见这老头在教中的地位不低，在距陈霖一丈之处，刹住身影，打量了陈霖几眼之后，道：“阁下敢是活阎罗？”

陈霖不由一愕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那老儿又道：“在下奉教主令谕，有几句话转告？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白骨锁魂大阵，奇奥险恶无比，闯入者有去无回，请阁下三思！”

陈霖心中不由啧啧称奇，白骨教主何以要人传这么几句话，他是怯敌，抑是恫吓，还是另有目的？当下也不遑深思，冰寒至极的一笑道：“本人一向有进无退！”

那老者轻哼了一声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还有一句话转告！”

“讲！”

“如果阁下进入阵中之后，在五十丈之内想退身的话，可拔身林顶而出，如深入五十丈之外，那就办不到了！”说完，径自转身驰去。

陈霖心中更奇，忖道：“奇怪，白骨教究竟是安的什么心，为什么一再要自己退身，而且还不惜透露部分阵中之秘？实在令人费解，但我陈霖堂堂‘血影门’第三代掌门，又何惧于你这区区锁魂大阵！”

心念之中，举步便向林中走入！

行约十丈，只觉阵阵阴风，扑面而来，触体生寒，再往前看，黝黑如无星无月的夜，以陈霖的目力，竟然只能隐约辨出五丈以内之物，五丈以外，一片漆黑空蒙，心中不由一凛，忖道：“看来这‘白骨锁魂大阵’确有几分明道！”

当时，劲聚双掌，以备不意之变，身形略略一滞之后，又继续前移！

刺骨阴风，愈来愈盛，中间杂有中人欲呕的腥臭之味，林木的影子，已然不见，只觉四周都是无尽的黑暗，阴森恐怖，有如鬼域！

两声鬼啸，突然起自身侧，陈霖不由悚然一震，只见两具白森森的骷髅，正向自己身前移近，颈间各挂一块木牌，分别写着“拘魂”“摄魂”两个字。

陈霖在一惊之后，双掌分朝两具白骷髅挥去，“波！波！”两声，骷髅立被震得四散纷飞，两蓬蓝烟突然升起，又复向四周扩散，挟着点点蓝星，中杂扑鼻异香。

香味入鼻，立感一阵晕眩？显然这异香是一种奇毒。

他有鉴于自己因修习“血影神功”之故，本身已具防毒能力，忙不迭的运动一周，立感清明如初，晕眩之感立失！

鼓勇再进，鬼叫之声突起，凄厉刺耳，无数蒙蒙鬼影，来者森森白骨骷髅，漫空而至，张牙舞爪，疾扑而来！恐怖骇人至极。

陈霖清啸一声，双拳交相拍出，一圈圈的红色劲波，层层卷出，边拍边走，顿时蓝星激射如雨，白骨纷飞，鬼影乱飘！但白骨鬼影，成千累万，此灭彼进，生生不息！……

照此情形发展下去，铁打的金刚也得被活活困死！

如果此刻他想退身的话，还来得及，只要照方才那老者的传言，拔空而遁。

但，陈霖能这样做吗？他来此的目的何在？

掌式更密，劲波层层狂泻翻卷而出，三丈之内，白骨鬼影无法逼近！只在劲气圈外狂奔乱跳，啾啾吱吱之声震耳欲聋，阴风怒号，地惨天愁，有如枉死地狱！

那些白骨骷髅，只要一触及劲波边缘，立时升起一蓬蓝烟，化为齏粉。

陈霖借着凌厉掌风，节节前进！

地上骨屑碎片，厚几盈尺！

突然——

一阵隆隆雷声，白骨鬼影纷纷隐去，眼前现出一片漠漠黄沙，天光微露，已不如前时的昏昧黝暗，一眼可以望出极远，但仍然像阴阴欲雨似的，一片灰蒙蒙之色！

陈霖置身无垠的黄沙之中，虽然明知是幻景，但却无法破解。

一阵飞驰疾射之后，黄沙漠漠如故，无边无际，顿感进退狼狈起来！忖道：“这白骨锁魂阵竟然如此厉害，难道我就这样永久困在此中不成？”

心念之中，身形凌空射起，如弩箭般直上十余丈高下，然后拧腰变势，

绕空盘旋，每旋一匝，就升为十丈左右，他曾借这一式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上了“血池”绝壁，在升高数十丈之后，他失望了，下望仍是漠漠黄沙，上望灰蒙蒙的混沌一片！只好又落回沙中！

在急怒交进之下，他真想狂杀一阵，然而竟然连鬼影都不见半个。

时间，在不知不觉中飞逝，他不知道被困了多久，只是感觉得口干舌燥，饥渴的煎迫，几乎使得他发狂！

蓦然——

身后传来一阵步履之声，他惊悸的回头一看，却一无所见，但步声宛然，渐来渐近，不由大感骇然，难道这来的是鬼而不是人？但他不相信世间会有鬼这种东西存在。

脚步声戛然而止，只听一个声音似乎就在耳边道：“活阎罗，这‘白骨锁魂阵’的滋味如何，任你功夫盖天，嘿嘿……”陈霖忖度那发声的方位，猝然劈出一掌，但却毫无反应，那声音又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已成了瓮中之鳖，还狠些什么？”陈霖肺都几乎气炸，怒喝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人鬼又有什么区别，再过些时，你还不是变成了鬼，阵中又多添一副白骨骷髅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白骨教主”！”

“阴谋暗算，行诈弄鬼，算得了什么，你敢正面与我较量？”“嘿嘿嘿嘿！你自无法破阵，鬼嗥些什么，告诉你，你的生死，只在本教主举手投足之间，不过……嘿嘿！”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你如接受一个条件，让你安然出阵！”

陈霖傲然道：“本人向来不受威胁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临死还充好汉，不管接不接受，你听着，如你能道出‘血魔’的来龙去脉，就可免一死，否则的话，休想活着离去，你自己慢慢的考虑吧！”

说完，又是一阵脚步声，由近而远，转眼寂然。

陈霖心里可比死还要难受百倍，出道以来，他第一次被人当作了掌中之物！

饥渴疲累交煎之下，他渐感不支，神智由清而浑，眼前幻象环生——

第十章 绝处逢生

钟小翠、吴如瑛、楚玲、绝色少妇，一个一个向他走来，又一一的消失，他想抓住她们其中之一，但扑过去时，却抓了一个空，她们像捉摸不定的雾影……

他急得冷汗直流，浑身颤抖！

难道她们都不理我了？她们的脸上，不都呈现着轻蔑和不屑吗？

接着，蒙面容、飘萍客，向他嘲弄，嗤之以鼻——

“活阎罗，你的武功也不过如此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”“孩子，你太任性了，白骨锁魂大阵岂是你能闯的？”……

“四毒书生”满不在乎的从他身旁走过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他挟以毕生功力，猛劈数掌，但掌风已失去了平时的凌厉，虚飘飘的像是毫不着力……

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出现了，慈祥的道：“孩子，翠儿交给你了，你得向我发誓，终生爱她而不渝？”

“会的，钟叔叔，我毫无条件的爱她，直到永远……”“你骗我，你并不爱她，你只是为了感恩报德而和她订了婚约……”

“不，钟叔叔……”钟叔叔不是死了吗？怎的……

“雪山三尊者”，“芒砀二鬼”……还有无数的高手，一个个遍身血污，形态狰狞向他逼来，他惊悸的后退，后退……“活阎罗，我们之间的血帐该结算了！”

“看你还能飞上天去！”

“你往日的威风何在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哄笑之声，震耳欲聋。

陈霖心里急忬道：“莫非我已经死了，这些都是毁在自己手下的人啊？”

一丝灵智未泯，他隐约觉得自己置身何地，不禁狂叫一声道：“这是幻象，幻象！”他闭上了眼，竭力镇慑心神！那些声音果然远去了，终至于无！

他再次睁开眼来，幻象消失了，眼前仍是一望无涯的漠漠黄沙，阴风惨惨，昏昧得犹如暴风雪之前的阴沉。

饥渴像一条毒虫，在啃啮着他的内脏！

脚步声又告由远及近，最后停在身旁，可是他一无所见！白骨教主的声音又空幻的响起：“活阎罗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”

陈霖傲态不改的道：“没有什么可考虑的！”

“你宁愿死？”

这句话有如万斤巨锤，敲击在他的心上，他不能就此死去啊，大仇未报，无数的切身事体未完，他这一死，岂能瞑目！“你如能说出‘血魔’的底细，就可脱出生天！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一样似剑尖般的东西，忽然抵在他的“命门穴”之上。“活阎罗，取你的性命，不费吹灰之力！”

他不怕死，只是他觉得目前还不能死，但冷傲倔强的性格，却使他不甘心屈服！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你就取取看！”

话声中，暗集全身功力于背部，施展从未用过的“血影门”救命绝学“透穴神风”，数股骇人劲气，猝然从背部各穴之中疾射而出！

接着是一声惨哼和长剑坠地的脆响！另一侧传出一声惊呼！

陈霖电疾回身，依然一无所见，但他断定持剑要胁自己的白骨教主，显然已伤在“透穴神风”之下。

“活阎罗，本教主立刻超渡了你！”

一道重逾山岳的劲气，匝地卷来！

陈霖虽然因阵法作怪而无法发现对方形影，但听风辨向，仍能测出对方的位置，冷哼声中，挥掌猛迎过去！

轰然巨震声中，又是一声闷哼传来，而陈霖本身也被震得连退了三个大步，气翻血涌，几乎闷哼出声，一个意念，电般掠过脑际：“白骨教主功力又精进了吗？不可能！生死坪之役他和赤衣教主联手合拼自己，尚且不敌，现在这一掌的威力在自己十成功劲反击之下，竟然还能把自己震退，这……”心念之中，陡然喝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白骨教主！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活阎罗，你想是昏了头了！”

“你绝对不是白骨尸魔！”

“就算不是又待如何？你已是釜中游鱼，还逞什么强？”陈霖一顿之后，恨恨的道：“有一天白骨教必在我的手里灰飞烟灭！”

“哈哈！口气不小，可是你没有机会了，纵是我不杀你，你也会活活困死阵中，何况我已经决定了马上就要送你上西天！告诉你，方才一时不察，被你那怪武功所伤，嘿嘿，现在，你将没有施展的余地了！”

陈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吃亏在有目如盲，看不见对方的形影，如果对方猝施毒着的话，根本防不胜防，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就在“白骨教主”话声一落之际，一片金刃破风之声，夹着嗤嗤指风锐啸，从不同角度袭来，一个人而能在同一时间，从不同角度攻击，这种功力确实骇人。

陈霖功力虽已达到通玄之境，然而对手太强，又苦于闻声而不见人，只能凭听觉去辨识袭来的指风剑气，终算他功力超人，双掌一阵圈划，荡出层层劲波，护住周身。

剑气嘶风，指风锐啸，攻势愈来愈猛，陈霖在完全被动采取守势之下，渐呈不支之势，险象环生！

“活阎罗，如你能支持一个时辰而不死，本教主解散白骨教，自决当场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，并不作答！但他心内明白，像这种打法，半个时辰恐怕都难支持。

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去了，陈霖在对方凌厉诡辣的狠攻之下，只觉真力损耗极巨，迫出去的劲波，已有封挡不住之势！

“嗤！”的一声，背部一麻，接着一阵剧痛！

接着，肩部又中了一剑！

鲜血涔涔而下。

陈霖厉吼一声，蓄集全身真力，“透穴神风”又一次施出，骇人的劲气，从周身三十六大穴之中，分朝四方激射而出，威力之强，足可洞金裂石！

又是一声惨哼传出，对方攻势遽停！陈霖也借此获得了喘息之机。

只听见白骨教主“白骨尸魔”咬牙切齿的狞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话声才落，眼前突起变化，漠漠黄沙，顿变为崎岖嶙峋的怪石叠嶂。

阴风四起，一阵阵凄厉的鬼啸声，充塞了整个的空间，四周又呈初入阵时的昏昧黝暗，无数的白骨骷髅，毗牙舞爪如飞蝗也似的扑来，夹着浓烈的腐尸恶臭。

陈霖气贯胸膛，恨充五腑，抡掌猛挥！

骨屑骸片，纷飞疾扬，惨烈无伦。

但此消彼起，挥之不尽，扫之不竭，鬼啸盈耳，恶臭薰天！陈霖渐感真力不继，头昏脑胀，心里忖道：“完了，我陈霖想不到含恨在这白骨销魂阵中，一切的恩怨情仇，都将幻灭！”他歇斯底里的狂呼道：“我不能死啊！我不能……”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能死，你死定了！嘿嘿，活阎罗，一刻之后你将成为死阎罗！”

陈霖血脉贲张，拼着残存真力，猛挥数掌！有如骇浪惊涛，汹涌激荡，把那些白骨骷髅，如滚汤泼雪也似的扫得四散纷飞！可惜，他所对付的，是没有知觉的白骨骷髅，前面的消散，后面的又密密麻麻的扑来！

死亡的阴影，罩上了他的心头！

他已无法再支撑了！

终于——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倒地不起，但神智未泯，奇怪的是在他倒地之后，那些白骨骷髅却纷纷散去，刹那之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“活阎罗，最后一个机会，如果你据实说出‘血魔’的来龙去脉，马上送你出阵，如果再一味恃强的话，嘿嘿……”

陈霖一咬牙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“好极，现在本教主就让你慢慢品尝死亡的滋味！”

眼前景物又是一变，顿感金光耀目难睁，只见自己躺在一片草坪之中，阴霾全消，丽日中天，散发出使人晕眩的热力，草坪之内，骨屑骷髅，堆积如丘，东一簇，西一簇，令人怵目惊心，草坪四周，是苍莽榛林，黑压压的漫无边际。

身前，颤巍巍的走着那白骨教主“白骨尸魔”。

陈霖目眦欲裂的挣扎着站起身形，正待……

“白骨尸魔”狞笑一声，快逾电闪的劈出一掌！

陈霖此刻真气已竭，身负数创，单只饥渴就已经把他煎熬得差不多了，何能闪避这一掌，“蓬！”的一声，被掌风劈个正着，惨嚎得半声，张口喷出一股血箭，飞泻到三丈之外，当场晕绝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又悠悠醒来，只觉全身骨痛如折，试一运气，不由骇绝，身上的穴道，竟然有数处不通，真力也微弱得可怜，如在平时，可借通玄的深厚内力震开，现在可办不到了！

白骨教主仍然兀立当场，向陈霖阴阴的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身上已被本教主以独门手法点中数处大穴，明告你，江湖中恐怕无人能解，你现在的活动范围，只有三丈，超出三丈之外，阵法又会发动……嘿嘿……你就乖乖的在这里听候死神的接引吧！”

说完，身形一闪，失去了踪影。

陈霖仰望苍穹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是一片空白！

蓦然——

一个美艳天人的少妇，娉娉婷婷向陈霖走来，行动之间，散发出迫人的

魅力。

陈霖心里不由大震，她怎的会出现在这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之中！

来的正是那神秘的绝色少妇！莫非这又是幻影，他用力的揉了揉眼睛，仔细打量，是那么的实在；近了，一阵如兰似麝的幽香，扑鼻而来，他证明了这不是幻象，是她，一点不假！

她怎么会来到此间？他想不透！

绝色少妇满面爱怜之色，娇滴滴的道：“弟弟，你伤得重吗？”陈霖把头微点，惊诧至极的道：“姐姐，你……”

绝色少妇玉掌连摇，止住了陈霖的话，走进身去，用一双柔荑，在陈霖身上一阵抚摸，微带责备的口吻道：“我说你不要冒失乱闯，你不相信，如果万一出了差错，我这做姐姐的岂不痛断肝肠，现在我先带你脱出险地，一切留后再说！”

说完一把抱起陈霖的躯体，左盘右折，向外电闪射去！陈霖此刻心里的感受，简直无法形容，他感激绝色少妇在这生死关头施以援手，但他却有更多的疑问——

绝色少妇何以会突如其来，她何以知道自己被困阵中而及时援手？

她到底是谁？

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何以困不住她？

难道她也是白骨教一份子？有可能吗？

……

他愈想愈觉迷惘！

他也由衷的感到一份屈辱！他——堂堂“血影门”第三代掌门，使整座武林为之震颤的“血魔”正身，竟然受惠于一个妇人女子，虽然她爱他，她是他的情人，可是在内心里，他是多么的不愿意啊！

这深深地伤了他的自尊心！

绝色少妇抱着一个身躯比她几大了半倍的健壮男人，丝毫不显累赘，身法依然轻灵巧快，疾逾星飞丸泻！不久之后，已穿林而出，飞泻下岭！她把他安置在一个浅浅石穴之中！

陈霖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姐姐何以知我被困阵中？”“我早就说过，任你功力通玄，冒闯‘白骨锁魂阵’的话，绝对是凶多吉少！”

“但是姐姐你呢，为什么能出入自如？”

绝色少妇似乎早就料到陈霖有此一问，神秘的一笑道：“我从家师那里学了些阵法的毛皮，天下阵法万变不离其宗，但我这次是冒险的尝试，终算天从人愿把你带出？”

“你进阵完全为了我？”

“噫，这是什么话，难道为了别人！”

“你既能进而复出，应该知道破阵之法？”

“我告诉你这次完全是一种冒险，全身而退已是万幸，哪里能谈得上破阵！”

陈霖默然片刻之后，恨恨的道：“不久之后我会再来！”绝色少妇粉面微微一变道：“弟弟，四毒书生究竟与你何仇何怨，而使你舍死忘生的追索？”

“这个目前不便相告！”

“弟弟，我相信你的功力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再告诉你一句，进入阵中，功力并不可恃，我希望你不要再以生命当儿戏！”

陈霖语意坚决的道：“谢谢姐姐的关怀，我不达目的不休！”“希望非常渺茫！”

“一切在所不计！”

“哦！弟弟，我们先别争论，你伤在哪里？”

“我被白骨教主点了数处大穴，他说天下无人能解！”绝色少妇粉面之上，一片激动之情，一双秀眸，不停的转动，似乎在考虑一个难题，半晌之后，才幽幽的道：“弟弟，我听人说过白骨教主的独门点穴手法，普天之下，没有几人能解……”“既然是没有几人，证明并不是绝对无人，当然还是有人能解！”

“话虽如此，你到哪里去找这能解的人呢？”

“也许我自己能解！”

“你！你能？”

“我是这样猜想，能否做得到还在未定之天，主要的是我真力未复……”

“你如何解法？”

“目前我也没有把握，须待功力稍复之后！”

“你穴道被点，还能运功恢复功力？”

“这个……暂且不说吧，我有一件事感到非常奇怪！”“什么事？”

“白骨教主的功力，似乎比在‘生死坪’之役时增长了不少，短短几日的工夫，竟然先后判若两人，先时我还以为向我出手的另有别人，但最后他现身时，却又是他本人不假，这真令人莫测！”“哦！”

绝色少妇粉面又是一变，“哦！”了一声之后，又道：“天下的事很难说，也许他得了奇缘，如服下千年灵芝之类的奇珍异宝……”

“这也很难说！”

蓦然——

岭顶之上，响起一片急骤的尖锐哨音，此起彼落，互相呼应。绝色少妇，紧张的立起身来！

陈霖讶然道：“姐姐，什么事？”

“白骨教总坛方向突传警号，恐怕是发现你失踪的关系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弟弟，你在这里等一会，我去探探情况！”绝色少妇闪身出洞，电疾驰去，不久又复返身回来，道：“弟弟，白骨教高手已倾巢而出，可能是要搜索你的踪迹，我们目前走不了？”

陈霖恨哼了一声，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，绝色少妇，忙伸手扶住，显得十分惶然的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杀人！”

“杀人，凭你这受伤之身？”

陈霖不由默然无以为应，确实，他此刻已无力出手。

杂乱的破空之声，遥遥可闻！

绝色少妇粉面之上，神色不停的变幻，不知她是惧怕一旦被“白骨教”的高手们发现形迹而众寡不敌，抑是另有什么疑难不决的事？犹豫至再之后，道：“弟弟，你且隐藏在这洞里，我去设法转移追截者的目标，然后我们再乘机脱出险地，你看如何？”陈霖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！

绝色少妇又匆匆出洞而去。

洞外不时飘过人影！

陈霖恨得牙痒痒的，但此刻他穴道未解，功力未复，只有徒唤奈何！

白骨教主的独门点穴手法，除了使他真气运行被阻之外，别无异样，以他自己的忖度，如果以“血影门”的“震脉开穴法”来解的话，可能没有问题。

但施行这独门绝技，必须觅一极隐僻之处才行……

破风之声久久不闻，陈霖忖料追截自己的“白骨教”高手已被引朝另一个方向。

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去了，绝色少妇芳踪杳然。

陈霖强傲孤僻的性格仍在，忖道：“我何必一定要等待一个女子来施以援手，被他救出阵外，已算是相当丢脸的事了，为什么还要等她再次援手，何况她又无法为自己解开被制穴道，走吧！寻一个隐秘处所，先震开穴脉，恢复功力再说！”

心念动处，勉提残存真气，缓缓走出洞外，向右侧的密林走去。

破空之声，倏告传来——

陈霖急向一丛茂草之内钻入，一脚踏空，跌了下去，原来茂草掩盖着的，是一个土坑，深可寻丈，人匿其中，外面决无法看出，心忖：“这倒是个施出的好所在！”

数条人影，泻落在陈霖方才离开的那浅浅石洞之前，一路搜索过来，只听其中之一的道：“奇怪，活阎罗分明已负重伤，又中了教主独门点穴，竟然能免脱？”

另一个道：“白骨锁魂大阵竟然困他不住？”

“莫非是被功力绝高的能人救走？”

“当今武林还有谁的功力能超过血魔！”

“对，可能为他的师父‘血魔’救走！”

“不见得，‘血魔’现身之处，必然是血雨腥风，他既能出入自如，岂有甘心悄然离开的道理，我看事情大有蹊跷！”

“可能是‘血魔’顾及‘活阎罗’的伤势而暂时退走？”

“嗯？如果是的话，当‘血魔’卷土重来之时，哼！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……

话声又逐渐远去。

陈霖不由暗哼一声道：“这些魔爪子说的不错，当我再来之际，就是‘白骨教’灰飞烟灭之时！”

接着，又传来绝色少妇叫唤的声音，陈霖几乎按捺不住要出声招呼，但转念一想道：“管她，且先震开穴脉，恢复功力要紧！”当下把心一横，只作未闻，在那土穴之中盘膝跌坐，垂帘内视，按本门心法，施运“血影神功”。

一遍又一遍，内力源源恢复……

“震脉开穴法”，奇绝古今，陈霖借复苏的内力，全意施为，闭阻的经脉，竟然一一被震开，他这一喜岂同小可，经穴畅通之后，真气运行无阻……

一蓬淡红的雾气，笼罩全身，弥漫了整个的土穴，渐渐变为血红，功行一百周天之后，红色渐消，陈霖一跃而起，飘离土穴。

现在已是入夜时分，淡月疏云，点缀着山野的夜空，显得分外的宁静，万籁无声，只有时而传来一两声枭鸣，打破这沉寂。

仰望“白骨教”总坛所在的孤峰，像一个沉睡中的巨魔！

陈霖恨满心头，毫不犹豫的飞身向岭头驰去！

将及那“白骨锁魂大阵”所布的莽莽苍林，忽见一队数在三十左右的徒众，由岭麓方向飞驰而来，想是该教所派出来搜索自己的高手中的一部分！

陈霖望着那渐来渐近的人头，口里发出了数声冷笑，杀机顿时炽烈起来！转过身形反而向那些人影缓缓迎了过去——

惊“噫！”声中，数十条人影纷纷停下身来，其中之一高声叫唤道：“是他，活阎罗！”

陈霖停下了身形，双目在夜暗中，有如两颗寒星，照定来人。

另一个声音又道：“他已被教主以独门手法点了数处要穴，沉着应付，我们捉活的！”

人影“唰！”的一分，形成了一个半弧形的包围圈！

内中一个老者，抢前几步，嘿嘿数声冷笑道：“活阎罗，识相的乖乖随我回总坛，免得动手动脚费事，怎么样？”

陈霖心里电似一转道：“妙呀！这是个好机会，我何不将机就计随他们进入总坛！”心念之中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们教主可在总坛之中？”

那为首的老者道：“随时候驾！”

“好极，走吧！”

众高手想不到活阎罗竟这样好说话，反而一怔！

那为首的老者，向左右一挥手，那数十高手纷朝南侧林中隐去，然后才转头向陈霖一抬手道：“随我来！”当先朝莽林正中的通路驰去！

陈霖在心里发了一声冷笑，紧跟着纵去，十丈之外，昏暗无光，一片浓黑墨染，刺骨阴风，又告呼呼响起！

陈霖暗道一声：“不妙！”

白骨鬼影，又从四面八方，飘舞呼啸而来！

陈霖本是鼓勇而来一见这情状，心里立生退意，半日前的遭遇，使他余悸犹存，他知道冒闯的结果，仍然又和半日前一样，深陷其中，他很后悔不曾向绝色少妇问明出入阵势之法，否则的话，破阵不能，进入总坛总是可以的，自己的目的也仅如此！

“是的，我必须再找到神秘的绝色少妇，向她问明出入之法，如果莽撞的话，结果必蹈覆辙，绝色少妇说的对，对付这种阵势，功力并不可恃……”

思念未已，无数的白骨鬼影，已告近身！

陈霖估量自己入阵还没有超过五十丈，照绝色少妇所说，拔空出阵还来得及！心念之中，劈出数道劈风，扫开白骨鬼影，一式“血影冲霄”，凌空拔起，三叠之后，已升高到三十丈左右，果然莽林已在自己脚下，向里望去，一片阴沉迷茫，向外看时，了无异状。

略不迟疑，就空旋身叠腰，流星也似的射落莽林之外！

回顾了莽林一眼，展开身形，向山外泻去！

方入市集，只听一般江湖人在谈论着一件惊人的事！

当今各大门派的掌门人，不知为了何故，齐奔华山。

各大门派的掌门人，平时极少有离开所掌门派重地的，现在竟然一致行动，奔赴华山，想来华山派必发生了非常事故！

陈霖忽地想起，华山掌门，“美髯客陆文龙”也是残杀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的主凶之一，而且伯父之死，又与父亲的生死之谜和“桐柏派”的覆亡有关，残杀伯父的凶手，除了太极掌门“阴阳掌李政芳”已离奇的死亡外，余下的尚有华山掌门和绛珠仙子朱薇，而绛珠仙子朱薇又是“百幻书生”的

胞妹，父亲失踪是赴“百幻书生”之约！由此类推，这几人都有不可分的连带关系！

只要能寻到其中之一，不难使真相大白，“绛珠仙子”和“百幻书生”早经绝迹江湖，寻访起来确实不易，太极掌门已神秘的被杀，目前唯一可靠的线索就是华山掌门“美髯客陆文龙”……

在没有找到绝色少妇问明出入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方法之前，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只好暂缓打听，且先赴华山再说。于是，陈霖草草打尖之后，直朝华山方面兼程驰去！

由于七大门派之一的“太极门”掌门在大别山下被杀，江湖中一致认为这是“血魔”师徒所为，各大门派齐感震惊莫名！

由少林了凡大师率领的调查“血魔”真相各门派代表，又告折羽而归！

接着江湖中复又轰传“血魔”将逐个消毁各大门派！

于是由少林掌门人“悟真大师”柬邀各大门派掌门齐集少室峰，共商对付“血魔”大计，各门派掌门各率门下好手，先后到达嵩山少室峰，计有：

武当掌门人玉虚子！崆峒掌门人天机子！

昆仑掌门人玄元大师！

峨嵋掌门人凌风师太！

太极新掌门人剑掌双绝朱昌！他是已死掌门“阴阳掌李政芳”的师弟。

独有华山派掌门人“美髯客陆文龙”迟迟未至！

各掌门人大感惶然，一时揣测纷纭！

莫非华山派遭受了变故？

也许华山掌门在赴少林的途中遇到意外？

……

就在各派掌门齐

集少林寺的第二天，惊人的事发生了，一张柬帖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少林正殿匾额之上！以少林寺戒备之严，再加上六大门派的掌门人和所率总数近百的高手环视之下，竟然被人入寺留柬而不被发觉，则这留柬人的功力之高可以想见。

少林监院悟明据报之下，

立即亲赴正殿，取下那张柬帖，一看之下，脸色大变，忙不迭的急趋禅房，送陈掌门师兄悟真大师。这时，正值各门派掌门人齐集禅房研商除魔卫道大计。……

“悟真大师”接过一看之下，也是脸色大变，持柬的手，竟有些儿颤抖。

紧靠“悟真大师”而坐的武当“玉虚道长”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师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悟真大师”顺手递过道：“道长自去看来”

“玉虚道长”接过一看之下，不由脱口惊呼道：“血魔！”此语一出，举座皆震，都把惊诧的目光，集中在少林“悟真大师”的身上，希望从他的口里，得知事实的真相。

“悟真大师”满面肃然的向武当“玉虚道长”道：“道长，请一读此柬！”

“玉虚道长”面色沉凝的看了各掌门人一眼之后，朗声宣读道：“字达各大门派掌门……”

各大门派掌门人脸色同样一变，只听“玉虚道长”又接下去念道：“顷悉各贵掌门应少林‘悟真大师’之邀，齐集少林，目的在倾七大门派之力对付本人，美其名曰除魔卫道，实则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，‘太极’、‘华山’两门，与本人有不可解之仇怨，除‘太极’掌门已伏诛外，五日之内决赴华

山取陆文龙项上人头，各掌门人既有除去本人之心，此诚千载良机，五日之内，本人当在华山恭候，想各位定必欣纳此约也。”

各门派掌门不由一阵面面相觑！

他们要找“血魔”，而“血魔”却自动找上门来！

“血魔”的功力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是可怖的，到目前接柬为止，他们还没有商量出对付“血魔”的万全之策，如果一个应付不好，将造成武林空前浩劫！

太极门新任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心切前任掌门师兄“阴阳掌李政芳”等十人的惨死，无限悲愤的起立说道：“血魔既已出柬相邀，而且声言五日之内要取华山掌门人‘美髯客陆文龙’项上的人头，敝人认为我们应该在五日之内赶到华山，或许能挽救华山派一场浩劫，各位先进以为如何？”

“峨眉凌风师太”鸠头杖重重的在青砖地上一顿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朱掌门的话有道理！”

崆峒“天机子”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假定留柬的是‘血魔’本身，以传言中他的功力而论，就算我们此刻赶去，恐怕还是让他先到一步，如果他有心要杀华山掌门的话，我们怕阻止不了……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目中威棱毕露的道：“不见得！”

“天机子”反问道：“何以不见得？”

“玄元大师”面色一整道：“道友把‘血魔’估计得太高了，而且华山掌门美髯客陆文龙也并非浓包到束手待毙的程度，同时华山门下人才辈出……”

“天机子”嘿嘿一笑，打断“玄元大师”的话道：“大师可否耳闻‘生死坪’之役‘血魔’的表现如何？”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以主人身份，一抬手道：“两位请暂别争论，朱掌门人也请坐下，我们先参详应采取的步骤！”

禅房之内，暂时归于沉寂，谁也不再开口说话，但每个人的心是沉重的。

峨眉“凌风师太”首先打破沉寂，道：“依我的愚见，我们应该立刻赶往华山‘群玉观’，不论是否来得及挽救华山派的浩劫，我们不能不尽人事，至于如何对付‘血魔’，我以为到了华山之后看情况再议！”

太极新任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立即接口道：“师太的高见极是，这是唯一可行之方！”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目光遍扫座中各人一眼之后，道：“老衲也以师太之见为然，哪位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各掌门人都默认通过，其实，谁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良策来应付“血魔”！

于是，六大掌门人连同所属的高手，总数近百，浩浩荡荡，疾奔华山而去，昼夜兼程而进，第四天辰未已初，一行人已入华山山区，“群玉观”遥遥在望，众人松了一口气，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无比的紧张，因为他们将面对一个可怕的敌人——血魔，这无异是以各大门派的名誉和精英，作一次冒险的赌博，同时，华山派是否已遭“血魔”荼毒，也难逆料！蓦然——

一阵悠长的钟声，飘送入众人的耳鼓。

崆峒“天机子”高声叫道：“如何，我说我们无法阻止……”武当“玉虚道长”脱口惊叫道：“不好，这是悼亡的钟声，莫非华山掌门已遭了……”

这话无异是一个晴天焦雷，使得所有的人为之心头巨震，难道“血魔”竟然真的取去了华山掌门“美髯客陆文龙”的项上人头！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以焦急的口吻道：“我们快走！”说着当先一紧身形，其余的各掌门人和各门派的高手们，也同时以全力猛驰！

钟声在悠长之中含着肃杀的意味！

事实证明，各门派的掌门人果真来迟了一步，“群玉观”已被笼罩在凄风苦雨之中，除了那使人心颤的阵亡丧钟之前，了无人迹！

一行人怀着异样的心情鱼贯入观！

只见华山弟子，全部都集中在第二重院落之中，面对正厅，俯首痴立，寂然无声，院中全为悲怆哀伤的气氛所弥漫！一行人只好止步！

正厅之内，走出一个须发如银的老者，以苍凉悲愤的音调宣布道：“装殓已毕，各弟子且回本位！”

钟声乍停，众华山弟子纷纷散去！

那白发老者这才急趋“悟真大师”等一行身前，抱拳为礼道：“敝派惨遭祸变，简慢了各位大驾，敬请恕罪！”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贵掌门人……”白发老者沉痛的道：“敝掌门师侄昨晚三更在寝室之中遇害……”

太极新任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抢前问白发老者道：“伍老前辈可否把经过一述！”

原来这白发老者是华山第三十二代弟子，掌门“美髯客陆文龙”的师叔，名叫“追云剑伍天雄”，当下一抱拳道：“请各位掌门人进厅待茶，小老儿再将详情奉告，各贵门下也请到偏院小憩！”

说着躬身肃客，另有两个华山弟子把各门派随行的弟子引到西院。

各掌门人徐步入厅，只见厅中摆着一具新棺，烛光明灭，香烟缭绕，令人有说不出的凄然之感！

众人分别在华山掌门灵前上香行礼之后，进入厅右的静室落坐！

峨嵋“凌风师太”激愤的道：“伍老师主，这行凶的是否‘血魔’？”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将头微点，面上的肌肉一阵抽搐，目中闪射恨毒交集之光，沉痛无既的道：“此次惨变，事先毫无警兆，昨日晚间约三更时分，掌门师侄居寝之中突然传出半声惨噪，接着是一阵刺耳阴笑，全观的门人弟子全被从睡梦中惊醒，纷纷趋出探试，只见一条血红人影，一路狂笑飞驰而去，瞬息无踪，小老儿曾起身追截，但那血红人影，身法快得出奇，为我生平仅见，两闪之间，便已无踪，小老儿心急观内事故，不遑追赶，折回身来，始悉掌门师侄业已遭害，失去顶上人头！至于那凶手是否‘血魔’却难以判定……”

各掌门人齐齐面露悲愤之容。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高宣一声佛号道：“杀害贵掌门人的正是那‘血魔’，此獠不除苍生无噍类了！”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悲愤已极的道：“我华山派与‘血魔’势不两立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”

太极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立即接口道：“太极门将与贵派采同一步骤！”

武当“玉虚道长”沉声道：“贵派与‘血魔’是否最近结有嫌怨？”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毫不犹豫的道：“这是绝对没有的事！”

“如此看来，江湖传言不假，‘血魔’志在逐个消毁七大门派，太獠极与华山两派，不过是首当凶焰而已，这命运也许不久就会临到其他各大门派！”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转向“悟真大师”道：“小老儿还有一事未明？”

“请讲！”

“大师何以确知这行凶的人是‘血魔’？”

“悟真大师”从袍袖里摸出一张柬贴，递过去道：“施主一看便知！”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接过去看罢之后，递回“悟真大师”又道：“血魔既然胆大妄为若此，公开挑战七大门派，谅来必会依言重来，至于柬上所说与敝派有不可解的仇怨，这却令人费解？”

“这也许是借口，无中生有！”

崆峒“天机子”永远是那副阴沉莫测的样子，冷冰冰的接口道：“这却未见得！”

所有的目光，都为“天机子”这句话所吸引，这在武林中素以阴险机智见称的“天机子”，众料他决不会无的放矢，必有所本而作此语。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一惊之后，道：“愿听掌门高见！”

“天机子”深沉的一笑道：“其中的道理说出来简单之至，任何人只须略加分析便可明了！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插口道：“道长说出来大家听听看？”

崆峒“天机子”冷眼朝“玄元大师”一瞥，然后徐徐说道：“首先各位大概不曾否认眼前这‘血魔’决不是三百多年前的那‘血魔唐中巨’，第一，人终归是人，不可能活到三百多岁！第二，据敝门下在江湖中所获的资料显示，这‘血魔’的功力在‘三里坪’之役并未见得如何骇人，而后来‘生死坪’斗各门派帮教时，却有惊世骇俗的表现，这证明了其中别有蹊跷，如果说他真的是三百多年前那‘血魔’的话，时至今日功力岂非到了不可思议之境，放眼当今武林，有谁能当其一击？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立即接口道：“这与华山掌门之死有何关连？”

“天机子”微含不屑的一笑道：“大师是否同意本人的说法，这‘血魔’并非三百多年前的‘血魔’？”

“这点武林中人都持同一的看法！”

“好！既然血魔不是三百多年前的血魔，那现在有两个可能！”

众人人为之精神大振，静待“天机子”的下文。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忍不住道：“请问两个什么可能？”

“天机子”得意的一笑道：“第一个可能，有人进入‘血池’之后，获得了昔年‘血魔唐中巨’遗留的武功，所以成了第二个‘血魔’！当然这人是无数年代以来所有先后冒险窥探‘血池’的无数顶尖高手之中，唯一的生还者！”

各掌门人人不自禁的点头同意这精辟的推理。

“天机子”又接着说道：“第二个可能这‘血魔’可能是一个不出世的巨憨所乔装！而华山、太极两位掌门可能与这乔装‘血魔’的人结有宿怨，所以先后被杀！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不服气的道：“江湖中盛传‘血魔’将逐一对付七大门派，难道是空穴来风，同时他公然柬邀各派掌门来此会

“天机子”以数声冷笑打断对方的话道：“太极掌门之死，恰好是在各帮教门派引诱‘血魔’现身‘生死坪’而予以围歼的当日，而且出事的地点是在大别山下，足证太极掌门当日也是赶赴‘生死坪’的豪雄之一，至于其中的因果，当然局外人无由论断！”

太极新任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悲愤的道：“以在下所知，先掌门师兄并未结有什么生死之仇！”

“天机子”似笑非笑的道：“不能这样肯定的论断一件事！至于说外传‘血魔’将逐一对付七大门派，我看也不尽然，如果他有这企图的话，大可逐门逐派的猝施辣手，何必出柬相邀！”

武当“玉虚道长”沉凝的接口道：“道兄所见极是，但却难保‘血魔’没有乘机施展毒谋，一网打尽之心！”

众掌门人被这句话说得心泛寒意，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啊！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以严肃的口吻道：“不论‘血魔’的本来面目是谁，目的何在，他既然出柬相邀，料他即将或不久就要现身，各位掌门有什么高见，请说出来大家参详……”

暮在此刻——

一个华山门下，不待通报，急匆匆的冲进厅屋之内，满面灰败之色，直趋“追云剑伍天雄”的座前，一躬身道：“弟子参见师叔祖！”

举座为之一惊，料知一定又有什么新的变故发生。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沉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弟子双手呈上一张五寸见方的小帖！

“这东西何处得来？”

“弟子在返山的途中，不知何时被揣入衣襟之中，回观后始才发觉！”

“好！你退下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一看之下，激动得须发直抖，浑身乱颤，顺手递与少林“悟真大师”，道：“请大师过目！”

“悟真大师”接过一看，纵令他涵养功深，也不由勃然变色，朗声念道：“各位诚信人也，不愧掌门至尊，如期莅临华山，本人因有事他往，不克践约，特着门人‘活阎罗’代履此约！血魔。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首先不耐道：“血魔竟然着门人来践我等之约，未免欺人忒甚！”

“天机子”针锋相对的道：“这活阎罗也许功力与乃师相差很微，也很难说。”

峨嵋“凌风师太”鸠头拐杖一顿道：“我们大可将这‘活阎罗’擒下，还怕‘血魔’不出面么？”

“天机子”冷笑一声道：“恐怕很难！”

“道兄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事论事而已！”

“你把对方估计的太高了！”

“何必徒作口舌之争，事实自会证明，我天机子不过是据情而言罢了！”调转笔头，且说陈霖自获悉各大门派掌门齐奔华山之后，也向华山疾赶

一方面，他要找华山掌门“美髯客陆文龙”清算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被残杀的血仇，同时急于要从对方身上追查父亲的生死之谜。

另一方面，他早有耳闻各大门派将倾力对付自己，此次聚集华山可能与此有关，基于这两种原因，他急于奔赴华山。

两日夜的奔驰，陈霖以骇人的速度到达雒南，由此向北至多一天的工夫

就可抵达华山，他在城厢之外打尖，借以稍憩征程。数群僧道俗俱全的怪异行列，先后从酒店之前驰过。他判断这必是各大门派的掌门人等奔往华山，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也朝同一方向驰去，行未数里，忽觉身后似有极微的破风之声，紧盯不舍，猛一回身望去，不由心中一震，追自己的竟然是那神秘的蒙面怪客。

眨眼之间，两人已照面而立。

陈霖有感于蒙面怪客迭次对自己施以援手，而且似乎与“桐柏派”有相当渊源，忙抢前恭施一礼道：“前辈何往？”蒙面怪客哈哈一笑道：“巧极了，我正要找您！”

“找晚辈？”

“嗯！上次我要您转达令师，一月之期。在‘生死坪’一晤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家师已首肯，不曾失误。”

“目前距约期只有短短五日了，我听说他将要有华山之行？”陈霖心中不由一震，这话从何说起，江湖所传的“血魔”本是自己的化身，怎会说有华山之行，当下不动声色的道：“晚辈现在就是要赶赴华山？”

蒙面怪客眼中奇光一闪而逝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令师不去么？”陈霖：“由晚辈代理前往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前辈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

蒙面怪客沉思了一刻之后，道：“我记得您与‘和合会’会长夫妇有段过节未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半个时辰之前，我曾见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在雒南城西官道现身，往西而去！”

陈霖不由一阵热血沸腾，他必须要找到自己有夫妻之实的吴如瑛，她不忘“无虚剑吴佑年”之托，当下急匆匆的道：“恕晚辈无礼，再见！”

见字出口，人已在十丈之外。

蒙面怪客望着陈霖逝去的身影发出数声阴森的冷笑，掉头驰去。

陈霖怀着激动的心情直向城西官道赶去，把身法施展到极限，有如一缕淡红轻烟，一个时辰之后，约莫奔到了近百里远近，却一无所见！心里转念道：“像这样盲目追赶，岂非白费气力，还是先赴华山要紧，华山事了，还得赶赴‘生死坪’践蒙面怪客之约，吴如瑛妹妹的事，只好缓一步了！”

心念之中，又回头赶去，这一往返，耗去了近两个时辰！

当他抵达华山派所在地“群玉观”时，也正是各大掌门接到“血魔”的短柬而慌惑不安之际！

陈霖甫抵观门，立即有四个华山弟子现身拦阻，其中之一道：“少侠来到敝观，有何贵干？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我要见你们的掌门人！”

四个华山弟子顿时面露悲愤之容，仍由其中为首的答道：“请问少侠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
“这个您不必问，您只替我通禀就是！”

“请少侠按江湖规矩先报出名号来意！”

陈霖不耐烦的道：“我只问你们掌门人是否在观中？”

“这个，在少侠未报出名号之先。恕在下不便置答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如此，我自去找他！”

说着举步便往里闯，四个华山弟子齐齐怒喝一声，嗖的拔出长剑，横阻门外，另一个厉声道：“华山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”

陈霖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岂止撒野，我还要血染‘群玉观’！凭你们四个就想阻我？嘿嘿！找死！”那为首的长剑亮了一个门户，怒目横眉的喝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活阎罗！”

“活阎罗？”

四个华山弟子，同时惊叫出声，也同时惊动了观内的其他弟子，纷纷涌出，陈霖冷眼瞥扫之下，旁若无人的举步便闯！四只长剑，幻起漫空银芒，凌厉至极的电闪攻击！陈霖单掌一圈，只听四声闷哼同时响起，四个华山弟子抱手而退，四柄长剑已被震飞到数丈外的草丛中。

无数人影，从观门涌出，一叠声的喊着：“为掌门人报仇！”陈霖大感愕然，难道华山掌门……

剑影霍霍，掌风呼轰，像是夏天的阵头雨，暴泻向陈霖。陈霖初意只要找到掌门人“美髯客陆文龙”，不愿多事杀戮，见状之下，不由激发心头隐恨，顿时杀机上脸，怒哼一声，双掌上扬……

观内忽地传出一阵急遽的钟声，所有的人，突然停手不攻，潮水般退去，刹时走得一干二净，陈霖上扬的双掌，也告缓缓垂下！

蓦然——

一阵步履杂沓之声，观门之内，现出七个人来，僧道俗俱全，一个个目蕴精光！面色沉凝！陈霖一看就知是各门派的掌门现身了！

众人身形才定，陈霖已冷漠至极的发话道：“你们之中谁是华山掌门？”

当中一个威棱老和尚抢前两步，宣了一声佛号说道：“老衲少林悟真，少施主是否卸令师之命而来？”

陈霖被问得满头雾水，半晌才道：“我找的是华山掌门！”“悟真大师”再次问道：“少施主是否奉令师之命而来？”“是又怎样？”

众掌门人同时脸上一变，“剑掌双绝朱昌”厉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意在为何？”

“我要见华山掌门清算一笔旧帐！”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眉毛一皱道：“少施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没有什么，一笔血帐待结！”

“华山掌门已惨遭令师毒手，难道说少施主会不知……”“什么，华山掌门死了？”

“不错，少施主是明知还是故问？”

“是死于……”

“令师血魔所为！”

陈霖全身为之一震，天下竟有这等离奇的事，自己要找的两个人，太极掌门死了，死得很离奇，华山掌门也死了，死得更奇，难道江湖中真的又出了一个“血魔”不曾！

他百思不得其解，茫然的喃喃自语道：“怪事！怪事！”峨嵋“凌风师太”鸠头拐杖往地上重重的一顿，目射骇人棱芒，道：“梟獍之后，仍然是梟獍，这事虽是你师父所为，但仍然容你不得！”

“呼！呼！呼！”一连劈出三拐！

空气在凌风师太出拐之后，骤呈紧张！

陈霖冷哼一声，并食中二指一屈一弹，一般血红指风，应指而出，“当！”的一声巨响，“凌风师太”的精钢拐杖，被指风点中，直荡开去，几乎脱手而出，人也踉跄向后退了三个大步。这一手使得其余的各掌门人为之心头巨震。

“凌风师太”一派之长，论功力也在一甲子以上，竟然被“血魔”的传人在一个照面之间迫退，几乎当场出彩，登时老脸变色，举杖又待……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侧顾道：“师太且慢出手，先把话问明再动手不迟！”

“凌风师太”心里有数，恨哼一声，乘机下台。

“悟真大师”又转向陈霖道“令师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少施主分明是卸命而来，何以故作此语？”

“我来此是为了一段个人仇怨！”

“什么样的仇怨？”

“人已死说之无益！”

“令师柬约老衲等前来华山用意何在？”

陈霖不由张口结舌，答不上话来，事情竟然愈演愈奇，几疑是在梦中。

“悟真大师”取出先后送达的柬帖，掷与陈霖道：“少施主再不会故作不知了吧！”

陈霖抄起一看，不由恨得目眦欲裂，心火直冒，忖道：“果然有人假‘血魔’之名行凶，而且居心险恶，显然是要想假七大门派之力，除去自己，但，这假名的人是谁呢？为什么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，他知道自己与华山掌门有仇？他知道自己会上华山？而且时间算得准确之至？这未免太可怕了！”

想到后来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！

当下脱口道：“这是假的！”

“假的？”

在场的各大掌门激奇惊怪的注定陈霖。

冷眼看人的崆峒“天机子”这时阴阴的开口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说什么是假的？”

陈霖肚里当然雪亮，“血魔”本是自己的化身，自己不曾下手，那当然是别人冒名行凶的了，他自忖与其他门派无怨无仇，也不愿多惹是非，当下沉住气道：“这两张字柬是假的，先后杀害太极、华山两派掌门的另有别人！”

此语一出，各掌门人更是惊疑莫释。

“天机子”又道：“何以为证？”

陈霖略一思索道：“太极和华山两掌门与我有仇，我必欲杀之而后快是事实，但我却被人先我而行，至于这两张柬帖非家师‘血魔’手笔，而且家师自‘生死坪’之役后，从未离开‘血池’半步！”

陈霖说的前半段是实话，后半段却是他随便胡扯的，因为他不能告诉对方“血魔”就是自己的化身啊！

就在此刻，观前五丈之外的柏树丛中，突然传来一声冷笑！以各派掌门的功夫，再加上陈霖的造诣，竟然不曾发觉有人隐身在侧，则这发冷笑声的人修为之高，也必相当惊人。所有在场的人，全被这冷笑声惊得一怔。

一条人影，幽灵似的从柏树之后现出身来。

陈霖心里又是一震。

乍看来人身形，似乎极熟，但看面貌却又陌生得素未谋面。这现身的竟然是一个年在二十上下，面如冠玉的少年书生，这少年书生美则美矣，只是目光流转不定，面带阴沉，看来是个阴险狡诈的人物。

所有目光，都集中在这少年书生的身上，猜不透他的来路！少年书生环顾众人一眼之后，大刺刺的向陈霖道：“你凭什么说你师父‘血魔’不曾离开‘血池’半步？”

众掌门人惊异不置，这少年书生竟然是冲着“活阎罗”而来。陈霖更是愕然不已，半晌之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少年书生阴森的一笑道：“我要戳破你的谎言！”陈霖更奇了，讶异至极的道：“什么谎言？”

“你说华山血案有人假冒‘血魔’之名行凶，你的师父未离开‘血池’半步，这便是谎言！”

各掌门人全把目光迫向陈霖，看他如何作答。

陈霖心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难道这突如其来的少年书生已识破了自己的底蕴不成？不然怎会说出这样的话！但心虽震惊表面仍冷漠如故，沉声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就是我，没有名字！”

陈霖不由气往上冲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得交待个明白出来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“否则怎样？”

“你就别想离开！”

少年书生冷笑数声道：“我爱来则来，爱去则去，你其奈我何？”

陈霖面寒如冰的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看！”

少年书生毫不为意的道：“用不着试，我现身的目的就是要拆穿你的谎言！”

“你说看看！”

“令师自在‘血池’，你又没有和他一道，焉知这血案不是他所为？”

陈霖顿时放下心来，原来对方并不知自己的底细，仅是揣测之词而已，又道：“你又根据什么说我不与家师一道？”“你一定要我说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我只说出一点就够了，当此血案发生之前这一段时间，你被困在幕阜山‘白骨销魂大阵’之内，是也不是？”陈霖不由毛骨悚然，对方对自己的行动竟然了如指掌。他是谁？

他对自己有什么企图？

他何以会知道自己的行动？

当下身形倏地前欺三步，厉声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“这毋劳动问？”

“你不说？”

“不说又待如何？”

“这可由不得你！”

你字方落，闪电般劈出一掌！

少年书生身形一划，避开这一掌，反欺到陈霖左侧，还攻两招。

陈霖心中不由暗惊对方的功力不弱，一掌劈空之下，对方怪招已临，当下不闪不避双掌一圈一剪，硬封来势。

少年书生半途撤招，暴退数尺，道：“活阎罗，容后再见！”身形似电，疾射而去！

“哪里走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施主留步！”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宽大的袍袖一拂，一股绝猛劲道硬把陈霖挡回原地！那少年书生已在这眨眼之间，消逝无踪。

陈霖一口怨气实在吞不下，返身面对“悟真大师”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待如何？”

“悟真大师”仍不愠不火的道：“少施主，恕老衲直言，在令师没有现身之前，屈留少施主暂住华山！”

陈霖怒极反笑道：“你们想拘禁我？”

“为了上体天心，下恤武林苍生，老衲等不得不然！”陈霖仰天一阵狂笑之后道：“大和尚好慈悲的心肠，悲天悯人，哈哈哈哈哈！冠冕堂皇之至，在下斗胆奉劝各位还是省事一点的好，在下无心和各大门派为敌！”

武当玉虚道长接口答道：“可是目前已有两派的掌门死在令师徒之手？”

陈霖厉声道：“我说过不是！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宏声喝道：“事实俱在，狡辩何益？”陈霖不由气结，冷冷的道：“那你们准备怎么办？”“追云剑伍天雄”和太极新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双双抢步而出，齐声道：“血债血还！”

陈霖急气之下，杀机顿起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凭你们还不配！”在场的都是一派之长，岂能听得下这种狂傲至极的话，怒哼声中，人影一阵晃动，把陈霖围在核心之中。

一时之间，空气紧张无比，紧张之中隐泛杀机。

又见一阵人潮涌动，那些华山弟子和跟随各掌门人的高手，纷纷现身，在外围加上了一圈人墙，为数不下三百人之众。陈霖冷眼一扫之下，忖道：“看来今天又要被迫大开杀戒了！”

如果陈霖有心要退走的话，恐怕无人能阻挡得住，但冷傲成性的他，却不屑为此。

少林一向是武林各宗派之首，所以“悟真大师”也隐以此行之首自居，发话道：“少施主你还是乖乖就范的好，老衲保证不难为你，一切将听候令师出面解决！”

陈霖恨声道：“各位有什么问题只管提出，在下自信还接得了！”

峨嵋凌风师太一顿鸠头拐杖，道：“活阎罗，明白告诉你，要你抵华山太极两位掌门人的命，你接不接得了？”“我早说过，这两人不是家师所杀，即使是家师所杀，也不过是‘杀人者人恒杀之’的因果循环而已，谈不上抵命！”

“凌风师太”冷笑一声道：“我说你接不了，如何？”

陈霖嘿嘿一笑道：“是非不论，各位如自信能取得下本人项上人头，只管出手，不然的话，就请各归庙堂，太极华山两掌门之死将来自有交待，即使各位不提，在下也要查个水落石出！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倒说的轻松，就凭你几句话要我们退去，告诉你，抵命事小，为武林消弭灾劫事大，自古正邪不共存！”

陈霖知道今日之事决无法善了，七大门派联手对付他的事，他倒不放在心上，最使他愤恨莫名的是他不能手刃华山掌门为伯父“五金刚陈其骥”报仇，同时又失去了一条查探父亲生死下落的线索，而这行凶的人竟然还假冒“血魔”之名！

少林掌门“悟真大师”紧接着“玄元大师”的话尾道：“少施主，你明

白正邪不共存的道理吗？”

陈霖愤然道：“大和尚，本人重申前言，不愿与各大门派为敌，如果各位一味相逼的话，一切后果在下恕不负责！”

太极、华山两派弟子，心切掌门惨死之恨，早已跃跃欲试，闻言不由怒哼出声。

崆峒掌门“天极子”突地欺近少林“悟真大师”，低声道：“依贫道愚见，不若令所有的门人弟子退去，人多反而碍手脚，一时也可避免演成惨剧，大师以为如何？”

“悟真大师”一想不错，退一步说，如果以六大掌门再加上华山派长老“追云剑伍天雄”七人之力，而不能拾夺下对方的话，其余的弟子岂非枉送性命，当下点头道：“道长所见甚是！”

接着向各掌门人道：“请各位传令所属弟子立即退离现场，不闻召唤，不许外出！”

各掌门人目注了“悟真大师”一眼之后，纷纷传令所属门人弟子离开现场！

场中空气因各门派弟子的退离而更形紧张，这显示着一场空前的剧战将要展开。

陈霖冷漠的看着各门派的行动，半言不发。

“悟真大师”眼看众门人弟子退尽之后，满面庄严凝重之色道：“少施主，老衲最后忠告，盼少施主三思！”

陈霖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道：“大和尚，本人也提最后忠告，希望各掌门人慎重从事！”

“悟真大师”一副悲天悯人之色道：“佛门虽广，不渡无缘之人！”

峨嵋“凌风师太”心记方才一招被迫退之辱，抢先发难，左掌右拐，凌厉绝伦的向陈霖攻去。

陈霖一咬牙身形不退反进，左手曲指如钩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向拐杖抓去，右掌轻轻一划，消卸对方的掌劲，以攻还攻，奥妙绝伦！

“凌风师太”心头大震，忙不迭的撒杖暴退。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双掌已告从侧方电闪拍出，劲力万钧！

陈霖身形半转，单掌疾迎，一道红色劲气，应掌而发！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“玄元大师”被震得连退了五个大步，看得各掌门人心泛寒意，“活阎罗”的功力竟然也高到如斯地步。

就在“玄元大师”被震退的瞬间，少林“悟真大师”的“碎碑掌”挟以十成功劲，电闪劈出，他有心要在这一掌之间予对方的重创，但他低估了陈霖的……

陈霖深知少林“碎碑掌”的威力，若论真功实力，七人之中，当以“悟真大师”修为最高，也同时存着一举而创对方的心，双掌以八成功劲猛推而出！

隆隆巨震声中，周遭劲气鼓荡如潮！陈霖身形连连摇晃，而“悟真大师”却被震得踉跄倒退五尺之多。

“悟真大师”佛门高弟，然而仍脱不了好胜之心，乍退又进，以全身功劲，疾推一掌，势如滔天骇浪，足可撼山栗岳。陈霖心头一凛，功集十成，沉凝无比的推了出去！

真气相触，发出一声天坍地陷的巨响，闷哼之声，同时传出……

“悟真大师”直退到一丈开外，方始稳住身形，口角缓缓溢出一缕鲜血。其余的五掌门一长老，齐齐怒哼一声，各发一掌——六个顶尖好手，同时出掌，其威力可以相见。陈霖心头一紧，募集毕生功劲，双掌疾抡，层层劲波，向四面涌出。

“砰！砰！”连震，劲气激荡如倒海翻江，人影纷飞，闷哼迭起，五掌门一长老被劲波卷退到一丈之外，而陈霖本身也感到气翻血涌，逆血上冲。

人影乍分又合，联手出掌如前！

刹那之间，劲气弥天，轰声匝地，尘沙激漩成柱，周遭林木摆荡如风中弱草。

三个照面之后，双方俱呈难支之势。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就原地一阵调息之后，又加入战圈，这一来，情势大变，陈霖顿居劣势！

如果陈霖此刻施展“血影神功”的话，六掌门一长老恐怕已见死伤，那“血魔”之谜，岂非不攻而破，所以他考虑至再，仍不愿施展。

又是两个回合过去，陈霖顿感不支，心念急转道：“如果一味以一对七硬拼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看来不施辣手是不行了！”

心念之中，身形电闪拔起，斜划而落，脱出包围圈外，不待对方重行合围，以快绝诡绝的身法，先射向功力轻弱的华山长老“追云剑伍天雄”和太极新任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，掌指并用，两声惨哼传处，两人踉跄倒退数步，坐地不起。

陈霖略不稍停，雷疾攻向昆仑“玄天大师”和峨眉“凌风师太”，又是两声闷哼，两条人影飞泻到三丈之外，摇摇欲倒，鲜血源源溢出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陈霖被“悟真大师”一掌击中，登时喷了一口鲜血，一连几个踉跄，身形未定，崆峒“天机子”又告电闪扑到，陈霖情急之下，猝施杀手……

“天机子”眼看对方已无闪退的余地，正庆得手，忽见眼前指影一晃，待觉出有异，已是不及，只觉额前眉心一阵剧痛，仰身栽倒！

原来陈霖已施出了绝着“飞指留痕”，但总算他没有存心要对方的命，指下留了分寸，“天机子”虽然昏倒，但还不至死。

武当“玉虚道长”和少林“悟真大师”眼看情势危殆，一个用剑，一个用掌，各以本门绝学，双双夹攻而上。

陈霖一咬牙，身形雷旋疾划，巧妙绝伦的避过剑掌夹击，又是一式“飞指留痕”攻向“玉虚道长”！

武当向以剑术领袖武林，身为掌门宗师，自然有其独特造诣，剑方走空，立即变势封住门户，陈霖的“飞指留痕”竟然递不进去，不由为之一愕！就在陈霖一愕的雷光石火之间，少林“悟真大师”的双掌，已就势变式，横攻过来！

“蓬！”的一声，陈霖一个踉跄，又喷出一口鲜血。

“玉虚道长”改守为攻，猝然划出！

陈霖这下可是横定了心，左掌诡奇无伦的一圈一划，硬把对方的长剑荡开少许，右手一扬……

“玉虚道长”应势而倒，眉心之间留了一个淡淡的指痕！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见所有掌门人都先后不死即伤，只剩下自己一个，他做梦也估不到堂堂七大门派的掌门联手竟然会惨败在对方手下，还谈什么除

魔卫道，心里可比死还难受百倍，仰天高叫一声：“我佛慈悲，弟子要开杀戒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身形微挫，双掌平胸推出，一道悠然劲风，飘向陈霖！

陈霖一看来势，就知悟真和尚已施出了佛门至高的掌功“菩提禅掌”，不由心中大骇，提聚所有残余内力于双掌，猛然迎去！

冷傲的性格使他不屑于闪避！

“菩提禅掌”潜劲如山，一声震天巨响传递，两条人影同时飞泻而出，“砰！砰！”两声，双双摔落地下。

毕竟陈霖功高一筹，一咬牙，又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，他可知道目前的处境与自己绝对不利，现在自己已身负重伤，如果各门派的高手复出，或是各掌门人之中，有受伤不重的功力回复再度出手的话，可就不易对付了，同时自己的本心，也未存有和各大门派为敌的念头！

他扫视了现场一周，然后缓缓挪步离开，他笑了，惨然的笑！

目前，他必须要设法恢复自己的功力，短短五日的的时间，他要赶到“生死坪”赴蒙面怪客之约。

他迫不及待的绕过一重山峰，寻了个隐蔽的处所，运功疗伤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他入了物我两忘之境——

一蓬淡红的雾气，由头顶缭绕而生，笼及全身。

就在此刻，一个人影幽灵似的出现在他身后，赫然是那曾经一度现身的少年书生，只见他面含阴笑，目露杀光，一步一步的向陈霖移近。最后他紧站在陈霖的身后，一掌上扬，对正陈霖的“百会大穴”，只要他手掌一落，陈霖决难逃一死！

他是谁？

他何以要在七大门派掌门之前指斥陈霖说谎？

他为什么要取陈霖的性命？

陈霖正在运功的紧要关头，对身边事毫无所觉，他不知道死神已站在他的身边，他的生命只在呼吸之间！

他身上的红色雾气，愈来愈盛，像一座红色的光幢，把全身罩在其中。

那少年书生，一只手举起又放下，他似乎在考虑该不该下手杀了陈霖，此时，他要毁去陈霖的话，容易得像杀死一只蚂蚁！半盏热茶的时间过去了，那少年书生，目光在不停的流转变幻，他仍然委决不下，手举起来，又收回去！

陈霖身上的红雾渐敛，内行人一看就知是功行圆满的现象！那少年书生，眼中杀光陡炽，似已决定要这么做，手掌疾行下按——

但当掌心将要接触头顶的刹那，他又停住了！

最后，他收回了手掌，像幽灵般的消逝。

陈霖运功完毕，一跃而起，容光焕发，英姿飒爽，他当然不知道他已经是再世为人，险些被那少年书生所毁。

“赴生死坪！”

这是他目前急于要做的！

身形一展，如流星殒石般驰下了华山！

第四天的正午时分，他赶到了“生死坪”。

第十一章 烈阳神火

“生死坪”——

这充满了神秘，血腥，恐怖的地方，多少年来，不断的上演着恩怨仇杀流血惨剧的舞台，这时，丽日中天，山风轻扬，是那樣的恬静，安适。

坪中央，静静地矗立着一个颀长的人影——

他是谁？

他在等待什么？

陈霖上得岭头，远远的就发现了那人影，从身形上判断，那人影正是邀约自己的化身——血魔，会晤的神秘蒙面怪客。想不到他已先到了。

陈霖心里不禁有些儿激动，蒙面怪客终竟是自己的恩人，而且也曾援手过“桐柏派”，自己却以另一种面目来会晤他，内心里浮起了一丝歉意。

但他立刻又想到——

蒙面怪客约自己——血魔——会晤的目的何在？

他究竟是谁？

“飘萍客李奇”叔叔，曾叮嘱自己，务必要乘这机会揭开他的真面目，不错，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！

心念之中，立时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刹那之间，他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周身赤红如血的怪人——血魔！身形一划，数个起落，似飘絮般的轻轻落在“生死坪”中。

蒙面怪客电闪回过身来，身形在微微的颤抖，面对这一代恐怖人物，他的心仍是忐忑的，两道锐利的眼神，直射在对方的面上，但，他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对方只是一个赤红如染血的怪物，连眼芒都带着血色。

陈霖压低了喉咙，首先开口道：“阁下要见本人？”蒙面怪客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有何贵干？”

蒙面怪客略微一顿之后，道：“在没有谈到本题之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请阁下据实相告？”

陈霖心里略呈紧张，道：“请讲！”

“阁下是否与‘桐柏派’有相当渊源？”

陈霖心里又是一震，他曾怀疑蒙面怪客与“桐柏派”有渊源，因为上次各帮派袭击“碧云山庄”时，蒙面怪客以一人之力，尽诛来犯之敌，并救走意图复派的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等人，而现在对方却反问自己是否与“桐柏派”有渊源，对方此话的动机何在？他将要说些什么？自己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的好？心念数转之后，道：“请阁下先表明身份！”

蒙面怪客发出一声轻笑，道：“目前未便表明！”“那我也先请问阁下是否与‘桐柏派’有渊源？”“这个……我的回答是否定的！”

“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阁下前在‘碧云山庄’曾对该派伸过援手，并曾留柬……”蒙面怪客立即接过话去道：“那只是基于武林道义！”“武林道义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陈霖大受感动，想不到蒙面怪客对“桐柏派”的援手，只是基于道义，那对方可能是武林中最了不起的正派人物，难怪“飘萍客李奇”测不出他的

来路，但他为什么拒绝透露名号？掩饰本来面目？当下微微激动的道：“阁下的侠肝义胆着实可佩！”

“谬奖！”

“请问桐柏一剑西门俊等人现在何处？”

“阁下还不曾答复我的问题！”

陈霖略略一顿之后，毅然道：“不错，本人与‘桐柏派’确有相当渊源！”

蒙面怪客身躯微微一震，又道：“在下还有一个问题！”

“请讲！”

“阁下是否卜居在‘血池’之中？”

陈霖不禁大感为难，因为这关系到“血影门”的秘密，同时对方向何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？但蒙面怪客在他的心目中，已成为一个侠隐之流的人物，也不虞其他，为了要追出对方下面要讲的话，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蒙面怪客却不再问下去，把话题一转，声音中充满激动之情，道：“如此在下斗胆要说出阁下的真面目？”

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两步，蒙面怪客竟然要说出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可是以自己所知，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秘密呀，难道……于是沉声道：“你说说看！”

蒙面怪客眼中棱芒似电，一不稍瞬的注定“血魔”，显然他对这问题十分凝重审慎，好半晌才一字一句的缓缓道：“如我猜测不错，阁下就是失踪十多年的‘桐柏派’第二代掌门‘中原一剑陈其骧’，不知是否有错？”

陈霖心中不由巨震，不知对方根据什么而作此揣测，而把自己的化身，测度为自己的父亲“中原一剑陈其骧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……

莫非父亲当年已真的被迫落或抛尸“血池”之中？

他何据而云然呢？

父亲昔年应“百幻书生”之约，来“生死坪”决斗，以后即告下落不明，但此事局外人又何由知道呢？

莫非这蒙面怪客昔年曾目睹这一幕惨剧？莫非……

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思念被拉回到若干年前，他的童年时代——

他记得每年母亲总要带着自己长途跋涉到“生死坪”一次，每次都面对“血池”悲不可抑，但母亲不告诉他原因，他也无法知晓，只是感到奇诧而已。

母亲曾告诉他，父亲在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有一天会回来，现在，他长大成人了，理解力使他感到那谎言的幼稚可笑！最后一次，母亲遭了“四毒书生”的毒手……

一阵热血沸腾，他几乎狂喊而出！“杀！报仇！”

蒙面怪客见对方久久不语，认定自己所料不差，紧追一句道：“阁下莫认了？”

陈霖被这句话从沉思中唤回，脱口道：“中原一剑陈其骧是否是被‘百幻书生’以阴谋暗算迫落‘血池’之中？”蒙面怪客，眼中忽然现出骇然之色，但一瞬即逝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阁下不是‘中原一剑陈其骧’了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那阁下与‘桐柏派’究竟是什么渊源？”

“这个，目前也未便奉告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渊源极深，我不但要助

桐柏派后人复派，重新跻身八大门派之林，而且更要查明昔年惨案真相，为死者报仇！”

说到“报仇”两个字，眼中血芒陡炽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紧跟着又道：“阁下的这种测度，必然有所根据？”

蒙面怪客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根据桐柏山下的‘三里坪’之役，阁下为了‘桐柏派’而首开血劫！”

这句话合情合理，陈霖不由大感失望，原来蒙面怪客根本不悉个中真象。

父亲的生死，仍然是一个谜，太极掌门，华山掌门可能知晓其中究竟，但他们先后离奇的被杀了，现在除了寻到“百幻书生”或“绛珠仙子”才能查个水落石出之外，别无其他的蹊径可循了。

在赴约之初，他有心要揭穿蒙面怪客的庐山真面目，他意料多少可以获得一点父亲生死下落的线索，现在他彻底的失望了，蒙面怪客竟然毫不知情。

是否揭开对方的真面目？

他犹豫了，对方于自己有恩，于“桐柏派”有德，他岂能强人之所不欲，或许对方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，是别有苦衷，好像自己，不也是具备着双重身份——血魔，活阎罗——吗？而且，对方的行为纯出乎侠义道的精神。

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，对方约晤了自己，难道就是为了证实自己是否对方意料中的人物？也许……

心念动处，脱口问道：“阁下约晤本人，就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没有其他问题？”

“有！但你既不是我想像中的人，说之无益！”

陈霖好奇之心大炽，可能对方要说的话，与父亲或是“桐柏派”有关，急道：“我虽不是你想像中的人，但也差不了多少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“因为我与‘桐柏派’的渊源极深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蒙面怪客说了两个字之后，突然不语，似乎在考虑说与不说。

陈霖紧迫着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蒙面怪客，眼中忽现骇人煞光，但一闪即逝。

陈霖心中不由一动，但他对蒙面怪客已深信不疑，也未朝深处去想。

蒙面怪客又道：“但此事关系‘桐柏派’至巨，阁下能作得主？”

陈霖一听，想知道的心更切，毅然道：“当然作得了主！”“好！如此我就奉告阁下！”

“请讲！”

蒙面怪客又顿住了，似在作最后的考虑，显见他要说的话，必然是相当重要，所以才一再犹豫不决。

久久，才沉声道：“阁下是否听说过‘双残鬼叟’其人？”陈霖心中不禁一震，他清楚的记得那独目独臂的怪人，为了试验武功而滥杀无辜，他那怪异的武功，叫“轩辕神风掌”，掌风拍出成一线白光，被他所伤的人，都是脑袋一分为二，他疑心那“轩辕神风掌”是学自“轩辕经”，正待要下重手迫对方就范之际，恰好绝色少妇现身，声言她与他有宿仇待解决，而让他乘机兔脱……

当下激动的道：“我听说过这人！”

“桐柏派失了一件传派之宝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‘轩辕经’，随着掌门人‘中原一剑陈其骥’失踪！”“这本‘轩辕经’正落在‘双残鬼叟’的手中！”

“什么？落在他手中？”

“不错，落在他手中，他所擅长的‘轩辕神风掌’就是‘轩辕经’所载奇奥武功之一，不过据我所知，他还没有全部习成，最多是七成！”

陈霖强自压抑心里激动之情，声音微颤的道：“那桐柏掌门‘中原一剑陈其骥’必然是丧命他手？”

“这却不得而知！”

“双残鬼叟的行踪落脚……”

“可能在‘东海离心岛’，也可能在‘赤衣教’总坛！”

陈霖奇诧莫名的道：“这就奇了，‘双残鬼叟’竟系何等样的人物，怎的会与‘赤衣教’和‘东海离心岛烈阳神火教’发生了关系？”

蒙面怪客得意的哈哈一笑道：“阁下对此一无所闻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‘双残鬼叟’就是东海离心岛‘烈阳神火教’教主！”

陈霖心里又是一震，事情的奇突，竟然这样出乎意料之外，但随着在心里涌起的是一种恨和杀机混合的情绪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双残鬼叟，烈阳神火教！嘿嘿，有一天我会血洗离心岛，鸡犬不留！”

蒙面怪客在一旁打了一个冷颤，这不啻是决定了“烈阳神火教”的命运，以“血魔”的功力和作风而言，血洗离心岛决非空口说大话。

陈霖一阵激动之后，又道：“那他与‘赤衣教’又是何种关系呢？”

“烈阳神火教，僻处东海离心岛，久想染指中原武林，‘赤衣教’实际上说起来是‘烈阳神火教’的一个分坛，是该教问鼎中原的先驱！”

陈霖心里暗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难怪‘生死坪’那次战役，竟然有‘烈阳神火教’中人现身，哼！问鼎中原武林，岂非是白日做梦，首先我陈霖就不容！”

蒙面怪客又道：“阁下刚才提及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等人的下落？”

“不错，有这回事，这件事只有你才能知道！”

“当日在下解了他们被突袭之围以后，本拟把他们引到一个稳秘处所，暂时待机，却想不到……”

陈霖一听话风不对，不由着急道：“怎样？”

“变生不测……”

“出了什么岔子？”

“半途忽遇久不现踪江湖的黑道巨魔‘丧魂太岁’，激斗之下，全部罹难惨死，只剩西门俊一个活口被挟走，生死不明！”陈霖几乎忍不住怒吼起来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丧魂太岁何以要对他们下手？”

那老魔认为‘轩辕经’在西门俊的手里！”

“丧魂太岁的巢穴在何处？”

“在下目前正在积极查探之中！”

“阁下难道不是‘丧魂太岁’之敌？”

“逊了一筹，自保可以，救人不足！”

陈霖不由骇然，蒙面怪客竟然自承不敌，那这“丧魂太岁”的身手，确实惊人。

一时之间，百感交集——

“白骨教”护坛的“白骨锁魂大阵”阻隔了自己追索杀母仇人“四毒书生”之路。

“轩辕经”竟然会落在“双残鬼叟”之手，那父亲到底是被“百幻书生”所害，还是丧于“双残鬼叟”之手？

西门俊叔叔一行，又被“丧魂太岁”所杀，“桐柏派”的元气大丧……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这一对奸夫淫妇，不知何以会自动解散“和合会”？

吴如瑛也随之生死下落不明！

想起吴如瑛，他不由生英雄气短之感，她是第一个闯进他心扉而奉献贞操的人，虽然事情的发生是由于巧合，但事实是不容抹杀的，他和她互誓白首，他在血池石窟受她父亲“无虚剑吴佑年”的重托，要他寻到她为父报仇，岂知在真相大白之际，她却失踪了……

突然——

他心里升起了另一个意念——蒙面怪客似乎老尾随着自己，每一次紧要关头他就不期然的现身，这决非巧合，同时，这许许多多的秘密他从何得来，他的行为，似乎“行侠仗义”四个字不能解释，因他已超越了这个范围，他有什么企图吗？……

蒙面怪客干咳了一声，以引起陈霖的注意，然后道：“阁下，在下要告辞了！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阁下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陈霖沉吟片刻之后，心念顿决，道：“请你一现庐山真面！”

蒙面怪客似乎料不到对方最后会来这一手，一窒之后，道：“歉难从命”

陈霖把手一横道：“本人向来言出如山，说一不二！”

“阁下未免强人所难？”

“难道你见不得人？定要藏头露尾？”

“在下好意把所知的奉知，难道错了？”

陈霖不由语塞，但这个疑团不破，心里实是不安，忖道：“你虽数次援手于我，但有恩报恩，却不能让你永远神秘下去！”顺口答道：“好意敬领，但本人喜欢坦诚相见，最恨故作神秘！”“阁下这是违心之论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阁下的本来面目又是谁？”

“我就是我，血魔就是血魔！”

“这话只能骗骗无知小儿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血魔唐中巨是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阁下何以自圆其说……”

“你又安知本人不能活到现在？”

蒙面怪客一时答不上话来，他口里虽如此说，但心里无法肯定真假。

陈霖身形突地前欺数步，沉声道：“阁下当真不愿表明身份？”

蒙面怪客眼中忽露惊怖之色，向后退了三步，道：“阁下难道要向在下出手？”

“也许！”

蒙面怪客厉声道：“身为武林道，可杀不可辱！”陈霖的心软了，他委

实对蒙面怪客下不了手！

怔了半晌之后，道：“阁下请吧！”

蒙面怪客一拱手，转身驰下了“生死坪”。

陈霖目送蒙面怪客身影消失之后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卸去了“血影神功”，红色褪尽，还复了他俊美的面目。他又一次面对这母亲惨死，奇缘所在的神秘“血池”，思前想后，不由潸然泪下！

暮在此刻——

两条人影，飞风般的泻落“生死坪”中。陈霖心里一震，难道又有人不顾禁约，擅闯“血池”重地！回首望处，来的是一个须发虬结的怪老头，和一个奇丑绝伦的少女！

“霖哥！”

那少女身形未定已自娇呼出声。

“哦！翠妹妹！李叔叔！你们怎的会来此地？”

来的正是化身“天音叟”的“飘萍客李奇”和他的未婚妻钟小翠。

钟小翠伤感的道：“我们来取父亲遗骨和母亲合葬！”陈霖心里一阵黯然，她的父亲“风雷掌钟子乾”是为了救自己而死的啊！忙移身过去，向“飘萍客李奇”躬身为礼道：“侄儿有礼！”

“哈哈，免了！蒙面怪客和你的约会践过没有？”“他方才离开了！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咦，你不是决定要在这次约会中揭开他的面目吗？”“是的，可是我下不了手！”

“好了，这事以后再说，你们约晤的经过怎样？”陈霖目眦欲裂的恨声道：“西门俊叔叔等已遭了‘丧魂太岁’的毒手！”

钟小翠和“飘萍客李奇”宛若被焦雷轰顶，齐齐惊叫出声。“飘萍客李奇”偏头想了一想之后，道：“不可能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丧魂太岁早在十年前因积恶如山而被当时的八大门派，各派高手十人，联手击成重伤而死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难道死人还能复活？”陈霖大感愕然，道：“蒙面怪客如此说的！”

“江湖诡谲万端，你不揭开他的真面目，是一大错误！”陈霖府首无语！

钟小翠插口道：“这事倒无所谓，下次还会碰头的！”陈霖向钟小翠瞥了一眼，又道：“蒙面怪客自承他自己正在积极追查‘丧魂太岁’的巢穴，届时会通知我！”“飘萍客李奇”激动的像是自语般的道：“桐柏派奇祸频仍，从此将一蹶不振了，西门师兄之死，必须要追出真凶，这事，哼，仍须着落在蒙面怪客身上！”

陈霖追悔不已，一时心软，放过了揭破蒙面怪客真面目的机会，照此看来，他所说一切，都有问题……

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桐柏派列为传派之宝的‘轩辕经’落在‘双残鬼叟’之手！我想家父也许……”

“可靠吗？”

“可靠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侄儿与那老魔动过手，他曾施出‘轩辕神风掌’！……”“有这等事，

以后呢？”

“被他免脱了！”

“那我们得向‘烈阳神火教’总坛一行！”

“烈阳神火教远在东海离心岛！”

钟小翠忍不住插口道：“霖哥，你错了！”

“我错了？”

“半月之前你这样说是对的，现在可不同了？”

陈霖惊异得大睁双目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钟小翠道：“烈阳神火教本是‘赤衣教’的幕后支持者，现在‘赤衣教’已不存在，正式更名‘烈阳神火教’，教主就是‘双残鬼叟’！”

“哦！想不到马上成为事实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接口道：“这事已轰传甚久了，你……”

“一刻之前，侄儿从蒙面怪客口里得知‘烈阳神火教’想插足中原武林！”

“事不宜迟，我与翠儿先取出师弟骸骨，回里殡葬之后，就要往探‘烈阳神火教’，至于西门师兄等的惨事，目前却无从着手！”

陈霖急道：“事关家父生死之谜，侄儿拟立即赴该教一行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点点头道：“以你的功力而论，我很放心，但你阅历不够，当心诡谋！”

“是的，侄儿敬谨受教！”

“哦！你探访那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！……”

陈霖愤然把闯幕阜山，被困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经过说了出来！但他略去了被绝色少妇救离的那一段，改为误打误撞的脱险！

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听得惊心动魄不已。

陈霖想起绝色少妇竟然能出入“白骨锁魂大阵”而无阻，只要自己找到她，请她说出出入阵势之道，仍可一闯白骨总坛，但他对于这神秘莫测的一代尤物，仍感到十分茫然，以她的身手来说，绝非无名之辈，可是由于自己的阅历不广，揣不出她的来路，使得他既爱又恨，忖道：“李叔叔浪迹江湖，经验阅历必丰，何不问一问看，也许他能……”

钟小翠明眸一转，啾啾莺声的道：“霖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哦！没有什么！”

口里答话，心里却在想到，天赋与翠妹一双美目，一副莺喉，一个窈窕婀娜的娇躯，却给她一张奇丑的面孔，造物者未免太恶作剧了！

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霖儿，你准备如何办？”

“我，我希望能获得破阵之秘！”

“这谈何容易，天下阵法千奇百幻……”

陈霖鼓起勇气，乘机问道：“李叔叔，就您所知当今江湖之中，武功堪列顶尖之林，容貌可称绝世无双的少艾妇人有几人？”

钟小翠激奇的盯着陈霖，不知心上人何以突然提出这怪问题来？

“飘萍客李奇”哈哈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你问这干吗？”

陈霖心中有病，不自禁的脸上一热，轻轻一笑道：“我自有用意！”

“嗯，霖儿，你与翠儿秉承她母亲的遗命订婚，你可不能做出对不起她的……”

陈霖心中不由一凛，绝色少妇使他着迷而情不自禁的发生了不可告人的事，吴如瑛与他不但发生了关系而且两人曾海誓山盟，楚玲的痴情使他欲罢

不能，这些，将如何向钟小翠解释呢？将来！唉！将来如何安排自己？

闻言之下，尴尬的一笑道：“这……这不会的！”

“我希望不会就好！”

钟小翠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去，片刻之后，突然抬起头来，一双明眸直直的看着陈霖，道：“霖哥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因为我长得丑……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把手连摇，意思是要阻止钟小翠说下去，但钟小翠恍若未见，仍侃侃而言道：“你接受我是为了怜悯，为了报先父的一点小惠，是吗？”

陈霖顿时面孔涨得通红，极口分辩道：“翠妹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，我发誓永远伴着你！”

“我知道你会的，但不是出自本心！”

陈霖急得冷汗涔涔而下，惶然道：“妹，你……你……完全想错了！”

钟小翠丑脸之上一无表情，双眼却锋利如电，毫不放松的道：“你说，凭良心说，我们之间有爱的存在吗？”

事实正如钟小翠所说，陈霖在最初与钟小翠见面时，心里根本不曾想到爱这方面，他只是为了她父亲为他死而遵遗命照顾她，后来，在钟母的遗命下，与她订了婚约，是基于感恩报德之心，但他能承认吗？他忍心去戮伤她的心吗？

但他所说永远伴着她，确是真的发自内心。

他痛苦的回答道：“翠妹，我俩名份已定，希望你不要作无谓的想法！”

钟小翠凄然道：“霖哥，妹此生已属君，永不更改，但我以前就曾经说过，我自有打算！”

陈霖喟然一声长叹，缄口无语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一跺脚道：“你两娃儿是怎么搞，尽斗些什么，快闭上嘴吧！”

一顿之后，转面向陈霖道：“霖儿，你方才所提问题，依我所知，在十多年前有，就是‘绛珠仙子朱薇’，算来她将近四十岁了，论美，你母亲和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和她，各擅胜场，论身手姿容双绝的，那得首推‘绛珠仙子朱薇’，但她的品格却为武林正派人士所不耻，目今江湖中我想是没有这样的人！”

陈霖茫然了，若以年龄而论，绝色少妇只在二十出头之间，她当然不会是“绛珠仙子朱薇”，但她是谁呢？以她的武功容貌，应该尽人皆知才对！

“飘萍客李奇”也不再追回陈霖提这问题的用意，他知道少年人是富于幻想的，再谈下去，徒使陈霖难堪而已，话题一转道：“如果你能寻到一个人，或者能有助于你破阵，但此人生性怪僻绝伦，早已绝迹江湖，他武功平平，但对于河洛图书，五行八卦，奇门阵法，机关布设，在武林中却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！”“谁？”

“无名无号，人都称他为‘南宫先生’！”

“南宫先生？”

“不错，他复姓南宫，武林中人皆称他南宫先生而不名！”“如有必要，我会找到他的！”

“恐怕很难！很难！”

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！”

“好，霖儿，只此一点，即足以使你称尊武林！”陈霖讪讪的一笑……

钟小翠眼中满含泪水，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，我们今天来此是为了起出父骨，请你指引埋骨之所！”

陈霖黯然的点了点头，率先引路，到那坪外林中那株古树之前，树根上陈霖昔年用以堵塞孔洞的石块仍在，只是满布苔藓杂草，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往事历历，如在目前，陈霖已由一个孤苦无助的小孩，变成了举世震惊的人物，溯本追源，若没有“风雷掌钟子乾”舍命相救，他焉有今日，触景生情，掉下了几点伤心泪来！移开石块，以掌功劈大孔洞，一堆森森白骨骤现眼前。钟小翠募见乃父遗骨，不禁放声痛哭起来，悲哀的气氛，充塞在每一个人的心头，陈霖抚骨大恸，哀伤不减于钟小翠。“飘萍客李奇”也不由老泪纵横。

许久之后，三人先后止悲，用一个布裹装好遗骨，由钟小翠负在身上，离开了“生死坪”，出得大别山，“飘萍客李奇”仍和钟小翠一路，陈霖则要分道扑奔“烈阳神火教”总坛！

这一对未婚夫妻，没有什么缠绵的话别，就这样互道一声珍重再见黯然分手了。

且说陈霖心事重重，踏上了官道，目标指向原“赤衣教”现在改名为“烈阳神火教”的总坛所在地——风雷谷。

风雷谷——狭长深邃如袋，两侧峭壁千仞，谷中终年风势不断，谷道幽深迂回，风声激撞回应有如雷鸣，故有“风雷谷”之称。

数天之后，陈霖到达了“风雷谷”！

谷中正中，高烧着一堆熊熊烈火，火焰高达数千丈，火焰的上端，高悬一个珠状的东西，被火焰一照，反射出灵光万道，令人不能逼视！

陈霖心想，这大概就是象征着烈阳神火了！

谷口宽约十丈，几乎全被火焰堵塞，人未走近，已感热浪迫人。

奇怪的是竟未发现半个人影。

难道这烈火有什么玄妙存在其中，像“白骨教”以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为其屏障一样？但看来看去，火就是火，并无出奇之处。

陈霖犹豫了半刻之后，忖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闯！”

心念之中，身形一展，就向那堆烈火的边缘射去，他要想绕火旁的空隙进入谷道，谁知身形方起，那堆烈火，突然炽旺起来，火舌乱吐，暴卷狂伸，整个谷口全被堵塞不留半丝隙缝，热浪熏人如烤！

如果硬要闯去的话，势必被烈焰吞噬。

陈霖骇然凌空倒泻落回地面，陈霖这一退身，那火势又小了下去！看得陈霖惊震莫名，这火可透着邪门，想来如不是设有机关，便是被人操纵。

他怔怔地望着那巨火出神，谷口既被堵塞，两旁又是峭立千仞的岩壁，较之那“血池”周遭的岩壁还要高耸陡峭！

他再闯，同样的又被烈焰逼回。

一时之间，他感到无计可施。

正自不得计的当口，蓦然，轰的一声，火焰突告高涨十丈以上，火云卷舒，向外方扩展，暴涌而至，火星迸射如雨，四周气流成漩，威势好不骇人，陈霖忙不迭的倒射十丈开外，饶他闪退得快，身上衣袂已被烧穿了几个拳大的孔。

同一时间，那高悬半空的火球，霞光陡盛，如灼灼赤阳，漫出一片白热

的炽芒刺，目有如针灸，陈霖骇然又退了十丈远近！

但见火焰冲霄，火花爆射，如捣碎银河，万星齐落，加上耀目霞光，构成了一幅奇绝古今的立体大图案。

半刻之后，又恢复如初！

陈霖顾盼寻思有顷，突地想起自己曾仗着“血影冲霄”绝技，由“血池”飞升，难道就无法超越这数十丈高的火焰。

一时雄心陡起，口中发一声轻啸，身形就地拔起，绕空疾划圆弧，如灰鹤舞空，一连飞绕十匝之后，身形已拔至百丈高下，“唰！”的就向谷口射去！

成弧形超越火焰划去——

“轰！轰！”声中，火焰又告高涨，然而却无法达到陈霖那样的高度。

陈霖划空超越火焰，向谷道之中泻落，正自庆得计，叵知双足才一触及谷道地面，两旁岩壁，突地射出无数火箭，嗤嗤之声盈耳，笼罩十丈范围。

急切里，只好挥掌圈出劲气，不使那火箭近身，且挥且走！

火箭愈射愈密，有如置身火海之中，反观走过的地方，火箭自停，忖道：“莫非这火箭发射的机括是设在谷道地上！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就挥拨之势，向前劈出一道劲风，扫开一条甬道，身形跟着离地飞射向前，果然所料不差，足才离地面，火箭顿时停止。

待地势尽落地，火箭又发！任你身法似电，也无法闪过同一瞬间发射的十丈火海。

谷道曲折迂回，而且不知究有多长，才能到达总坛所在，如果像这样且挥且走的话，时间长了，任你功力通天，也会不支，同时火箭冲势极强，只要挥出去的掌风不够劲道的话，准扫拨不开，若被射中，岂不活活火葬。

既然不能落足而驰，那只有超越谷道而进，但两旁是平滑如镜的千仞峭壁，猿鸟尚无法托足，何况是人？

这样又进了里许远近，情况愈来愈劣，如此下去准得累死，即使让他顺利通过，但此来乃是索仇追秘，身入险地，如果内力剧损的话，将何以应敌？

同时谷道之中，除了火箭之外，难保没有其他更厉害恶毒的布设？

一阵苦思苦想，居然又被他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，当然，这办法除非功力有陈霖若者，才能行得通，换了别的一般高手，仍是白费。

谷道横宽最宽处不超过二十丈，窄处仅五六丈，陈霖身形又告离地凌空划起，旋升至三十丈高下，然后向两壁成之字形跳掷撞射而进，左足向右壁一点，射向左前方的石壁，左脚又一点，又向前石壁之间射去，如此往复疾射而进。

谷道火箭，果然已不再发射！

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后，估计已深入五里之遥，谷道豁然开朗，现出一大片房舍来，陈霖精神大振，奋起神威，如殒星般朝那片房舍射去。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”三声钟声，破空传来，震得四壁齐应。

陈霖径朝房舍之前的那片亩大的方场泻落……

方场正面，是一间突出的广厦，气派十足，大门敞开，门顶大书“令厅”两个斗大的金字，不问可知，这间广厦就是“烈阳神火教”的总坛令厅了。

陈霖身形甫定，广厦内，立时涌出一群红衫人来！紧接着，红影纷射，无数的教众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把方场围得水泄不通。

那群红衫人，不多不少，共有十个，在行到距陈霖身前三丈之处，一字

式排定，一个个体态威猛，面目狰狞，但全都半声不吭，默默地行动。

陈霖面寒如冰，冷眼注定来人，也是一言不发。

接着，门内又缓缓走出一个高大凶猛的火云红衫老者，径越过那一排红衫人，向当中一站，面对陈霖，眼中棱芒似电，数闪之后，格格一阵怪笑。

陈霖一看来人，竟然是不久前在“生死坪”中，和“白骨尸魔”双战自己的原“赤衣教”主“火云尊者”，现在“赤衣教”认本归宗，改为“烈阳神火教”，他这教主不知被贬为什么职位。

“火云尊者”可不认识陈霖，他只认识陈霖的化身“血魔”。

“火云尊者”格格怪笑之后，狞声道：“小子，算你本领通天，竟然能闯越烈阳神火，夹道箭网，可是，嘿嘿，风雷谷可非善地，管叫你来时有路，去时无门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未见得！”

“小子，报上名号，说出来意！”

陈霖冷冰冰的道：“叫你们教主‘双残鬼叟’答话！”

众人同时心中一震，对方竟然直呼教主名号，忖不透他的来路。

“火云尊者”一怔神之后，格格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公然直呼教主的尊号？”陈霖剑眉一扬，眼中奇芒立射，沉声道：“叫他名号算什么，我还要取他项上人头！”

十个红衫人，同时怒哼出声，沉郁得像一阵雷鸣。

“火云尊者”暴喝道：“小子，你找死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要你们教主答话！”

“火云尊者”双目凶光顿射，前欺一步，正待……他身后的十个红衫人中的一个，闪进数步，道：“不劳副教主动手，本堂请命！”

陈霖心里忖道：“原来这老魔变成了副教主！”

“火云尊者”目光朝那红衫人一扫，道：“罗堂主小心应付，这小子……”

“尊令谕！”

那被称为罗堂主的红衫人身形再进一丈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通名受死！”

陈霖不屑已极的道：“凭你还不配问！”

红衫人气得打了一个噎，扬掌便攻。

陈霖冷喝一声：“躺下！”身形怪异至极的一闪，不知他如何出手，惨叫声中，那姓罗的堂主应声倒地！

这一手，震惊了所有在场内场外的教徒，齐齐心泛寒意，这是什么武功？一个堂堂的教中堂主，竟然在半个照面之间被毁。“火云尊者”惊怒交迸，怪吼一声……

另九个红衫人，齐齐抢步而出，九掌齐扬，九道如山劲气，汇合成一股骇人的狂澜，以撼山栗岳之势，匝地卷向陈霖。陈霖冷冷一晒，双掌贯足十成功劲，疾推而出，掌风呈淡红之色！“火云尊者”见状之下，心头大骇，狂吼道：“你们退……”但他的话音，已被如轰雷也似的掌风所掩——

震天巨响之中，惨号挟以闷哼齐起，三条人影飞泻而出，直摔到两丈之外，倒地不起，其余的连连倒退不迭。

劲气余波，卷起遍地沙尘如幕。

场外所有的教众，惊呼之声响成一片。

“火云尊者”再次挥手发话道：“你们且退下！”

然后走近那最先丧命的堂主尸身之前，只见死者的额头眉心之间，赫然一个拇指大的血印，不由脱口道：“飞指留痕”，面上顿现骇然之色，转向陈霖道：“你是活阎罗？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不错！”

场内场外，又是一阵骚动，想不到“血魔”的传人会光临“风雷谷”，怪不得视谷道内外的布设如无物！

这可怖的人物光临“风雷谷”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简直不堪想象。

“火云尊者”身为副教主，表面上自不能露出怯意，硬起头皮嘿嘿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擅闯本教总坛重地，毁去本教四位堂主，意欲为何？”

陈霖冷漠至极的道：“要你们教主出来答话！”

“活阎罗，你休猖狂，你入了风雷谷，就等于进了森罗殿！”“哈哈哈哈哈！就算是森罗殿，我活阎罗又有何惧！”蓦在此刻——

令厅之内，突然传出一片金钟之声，所有的徒众，顿时肃静下来，只听一个声音道：“教主驾到！”，“火云尊者”转身面向令厅，其余的堂主教众人等，齐齐转身肃立，一个身披烈火红袍的独目缺臂老者，满面凶残狞恶之相，缓步而出！

所有场内外教众，齐齐躬身为礼！现身的正是“烈阳神火教”教主“双残鬼叟”！只见他径直走向场中，独目之中，凶芒闪烁，一扫陈霖，然后向部众一抬手，道：“堂主以外，其余一律退下！”

轰嗒声中，方场四周围的教众，纷纷转身离开，刹时走个干净。

然后，一扫场中的尸身，脸上肌肉一阵牵动，阴残的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意欲为何？”

陈霖心里，激动万分，他要从“双残鬼叟”身上追查“轩辕经”的下落，和父亲陈其骧的生死之谜！闻言之下，沉声道：“阁下别来无恙，在下特来造访，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故作不知道。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轩辕经是否在阁下手中？”

“怎么，难道你想觊觎不曾？”

“那你是承认了？”

“不错，本教主保有此物已十年多了，劝你少生非份……”陈霖俊面倏寒，厉声道：“既然你承认得了‘轩辕经’已十多年，我来问你，‘轩辕经’如何入你之手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脸色大变，独目睁得滚圆，道：“你凭什么要问这句话？”

陈霖恨恨的道：“就凭‘轩辕经’在你手中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活阎罗，你狂些什么，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‘风雷谷’？妄想！”

“你不说？”

“不说！”

陈霖面上倏涌杀机，前移三步道：“双残鬼叟，这可由不得你！”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血洗风雷谷！”

“火云尊者”及另六个堂主在一旁不由怒哼出声。

“双残鬼叟”一窒之后，又复嘿嘿一阵阴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可知天有多高？地有多厚？”

陈霖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你以为我办不到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针锋相对的道：“你以为你死不了？”陈霖几乎气破胸膛，身形一欺，闪电出劈出了一掌！“火云尊者”和另六个堂主暴喝一声，齐齐推掌相迎，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陈霖身形一晃，“火云尊者”微退半步，六个堂主则退了三步之多！

一线白光，雷光石火的朝陈霖头顶射来——

原来“双残鬼叟”又施出了“轩辕神风掌”！

陈霖疾以右掌划出一道涡流旋劲，消卸了对方的怪异掌风，身形半侧，左手五指疾弹，五缕血红指风，雷射而出，迫得“双残鬼叟”横飘八尺，险极的避过。

右掌反划，又是五缕指风，疾射向“火云尊者”等人。“火云尊者”等人不虞陈霖会来这一手，忙以掌风相迎……“双残鬼叟”可知道陈霖指风的厉害，见状急叫一声：“快闪！”单掌又扬，又是两线白光，电袭而出。

陈霖右手原式不变，左掌挥抡相迎！

“火云尊者”等人家风劈出，对方的指风，竟然穿透掌风而入，立知不妙，忙不迭的收掌闪避，但仍是迟了一步，两声惨噪过处，其中两个堂主，立被指风穿心而亡，鲜血喷了一地。“双残鬼叟”猝然拍出的一线白光，也同时被陈霖左掌抡圈而出的漩劲消卸。

前后已有六个堂主丧命当场！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“火云尊者”和另四个堂主，从后侧猝然施袭！

陈霖腹背受敌，而且对方都是江湖中一等高的高手！

当下双掌暴抡一周，由掌变指，十缕血红指风，分朝两方射出，疾劲锐啸，以攻还攻，这一着果然奇效，登时迫得腹背之敌，收势闪避……

陈霖得理不让，身形暴弹，十指猝袭“双残鬼叟”，如果此刻“双残鬼叟”也全力施展“轩辕神风掌”的话，极可能有两败俱伤，甚或一方被毁，他当然不愿如此，身形暴移两丈，避过陈霖凌厉狠辣的一击！

电光石火之间，陈霖又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，返身疾扑“火云尊者”等五人，惨号声中，又是一名堂主闪退不及而横尸当场！

“双残鬼叟”厉吼一声，“小子欺人太甚！”身形乍欺，飘忽有如鬼魅，单掌诡奇莫名的一气攻出了二十一掌之多！

陈霖被这奇诡的招式，迫得连退了五个大步，冷哼了一声，施出本门“血影掌法”立还颜色……

刹那之间，只见两条人影变作两缕轻烟，追逐纠缠，根本看不出招式手法，只听呼轰噼啪之声不绝于耳！

看得“火云尊者”等人目断心悬，惊为生平仅见。

半声惨哼传处，人影乍分，只见“双残鬼叟”左颊之上，鲜血淋漓，原来他的左耳，已被陈霖不知用什么手法，削去了一半！

话声中，身形向后一退，独臂向空一挥，“火云尊者”等人也跟着疾退，陈霖心头一震不知对方又要施出什么歹毒怪功，目不稍瞬的注定对方，岂知久久并无动静，不由冷哼一声道：“双残鬼叟，你少弄玄虚，今天是生死会，不见真章不散，你……”

话才说得一半，忽然瞥见正面令厅檐牙屋角瓦隙之间，露出无数人头，

和一些黑忽忽的管口，不由得大感骇然，这忽黑的东西在“生死坪”中他曾见识过，能喷射火焰，当之立成焦炭！

不自禁的游目四顾，果然十丈之外，尽是持管的教徒，不知什么时候又形成了三重包围圈，每圈间隔十丈，所有的管口，都朝着自己，待命而发，不由俊面为之失色！

就在陈霖这一瞻顾之间，“双残鬼叟”等已退到令厅廊檐之下，每人手里，同样多了一条黑忽忽的铁管似的东西。

“双残鬼叟”得意的狞笑一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的性命只在抬手之间，任你功力盖世，也难逃这三重火网，不过本教主还愿意和你做一桩交易！”

陈霖毫不为意的冷笑数声，道：“什么交易，你说出来听听看？”

“只要你说出令师‘血魔’的来路，同时承诺不再与本教为敌，本教主放你一条生路，如何？”

陈霖闻言之下，不由哈哈狂笑起来，心里忖道：“看来普天下的武林人物，都判断‘血魔’决非真正的‘血魔’，都想知道个中秘密……”

“活阎罗，这是生与死的抉择，没有什么好笑的！”“我笑你在做梦！”

“什么？嘿嘿嘿嘿，活阎罗，只要本教主一抬手，你就得骨化飞灰！”

“鬼叟，我偏不信这个邪，你就抬抬手看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面色陡变，狞声道：“活阎罗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”

话声未落，手中铁管一扬，四面八方的铁管，同时发动，轰轰声中，烈焰激射狂喷而出，只见火龙舞空，烟硝弥漫，整个方场，顿成一片火海！

陈霖早在“双残鬼叟”扬手的瞬间，以全部功力集中施为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一缕淡红轻烟，直线上升，快得犹如闪电一掣，没有一个人能看出他已飞升火海之外。

焰消火灭，检视现场，却没有发现“活阎罗”烧残的尸首，众人这一骇非同小可，难道“活阎罗”真有通天彻地之能？暮在此刻——

令厅顶上，数条人影，电闪泻落，接着令厅之内，又接二连三的射出十数条人影。

“双残鬼叟”等众人，骇然惊怪——

“砰！砰！”连声，那些人影，一一摔落方场之中，寂然无声。众人定睛望处，哪里是什么人影，原来是些断了气的死尸，被飞掷而出。

惊呼之声四起，连“双残鬼叟”等几个为首的人物，也不由惊惶失措！

一阵阴森冰寒的冷笑，从令厅之内传出，笑声不大，但却刺耳如割，“双残鬼叟”脱口呼出一声：“不妙！”当先向令厅之内射去，“火云尊者”等几个高手，也跟着纵身而入，一看之下，不由亡魂皆冒！

令厅居中教主的大位之上，端然坐着一个全身赤红如火的怪物，“火云尊者”在“生死坪”上曾在他手下负过重伤，忍不住脱口惊呼一声：“血魔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一教之主，身负奇功，从东海入中原，有心要一争江湖霸主，但面对这恐怖神秘的人物，也不禁心胆俱寒，其余的几个就不用提了！

“血魔”神不知鬼不觉的现身令厅之中，简直不可思议！

刚才“活阎罗”神秘的脱出火海，莫非是他所救？

为什么师徒两人同时光临“风雷谷”？是为了“轩辕经”？

“血魔”出现之处，必然带血劫以俱来，看今天之局又属不堪想象！

原来陈霖以全力施展“血影门”的绝技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在一瞬间向空闪射，脱出火网，飘落屋面之上，念头疾转道：“双残鬼叟的‘轩辕神

风掌’太过玄奇，若不施展‘血影神功’决难在短时间内把他制服，若当面施出神功，岂不自败行藏，揭露了‘血魔’之秘，现在他们决料不到我已脱出火海之外，何不如此如此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立运“血影神功”，周身顿时赤红如火，径朝令厅之内闪入，十几个原本伏于屋顶的教徒，被他以“飞指留痕”神功毁了飞掷向场中，接着令坛之内的几个守坛高手，也被同一的手法所毁！

陈霖眼中闪射着骇人的血芒，朝几个惊愕莫名的高手一扫之后，把目光停留在“教主双残鬼叟”的脸上，阴寒至极的道：“双残鬼叟，如果你不希望‘烈阳神火教’总坛变成屠场的话，你照实回答本人几个问题，现在容你老考片刻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既惊又怒且骇！

“血魔”充满了恐怖威胁的话，使众人心旌摇摇，寒气直冒。

令厅之中，顿时被恐怖的气氛笼罩，使人透不过气来！

“双残鬼叟”知道对方所提必然是“轩辕经”问题，不知“血魔”师徒一再逼迫“轩辕经”的来路意在何为？心念几转之后，向“火云尊者”等人道：“副教主，请你们暂时退下？”

“尊教主令谕！”

“火云尊者”等忧疑的望了“双残鬼叟”一眼，转身退去，厅中，只剩下“双残鬼叟”和陈霖的化身——血魔相对。

陈霖冷冷的催促道：“你考虑好了没有？”

“双残鬼叟”怨毒至极的道：“没有什么好考虑的！”

“如此说来你是愿意牺牲所有的徒众了？”

“血魔，你逼人太甚了！”

“嘿嘿！本人向来说一不二，待我血洗风雷谷之后，再找你问话，你是最后一个死的人！”

陈霖说着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身上散发的血红光焰，照得令厅尽赤。

“双残鬼叟”独眼之中闪射着惊悚怨毒渗半的光芒，凄厉的嘶吼道：“血魔，本教主虽死，你也活不了！”

陈霖不由一怔，难道对方还有什么绝着安排，心念未已，只见“双残鬼叟”一闪身靠近厅壁而立，手拉住壁上的一个钢环，狞笑不止。

“双残鬼叟，你乘早别打歪主意！”

“嘿嘿！歪主意，告诉你，这令厅四周，埋了万斤炸药，只要本教主举手之势，你我，同时化为劫灰！”

陈霖不由骇然，“双残鬼叟”的话，决然不假，“烈阳神火教”本来是以弄火为能事的一个组织，自己牺牲在此，确实值不得。但，又不甘心如此罢手，自己此来，乃是为了追查父亲的生死下落，说不定对方就是血海仇魁。他十分追悔，先时为了顾忌身份被泄，不曾运起“血影神功”解决对方，如今反而受制，真是三十年老娘倒绷孩儿，阴沟里翻船了。

当下，强自镇定心神，沉声道：“双残鬼叟，你别以为得计，你以为拼着同归于尽，可解你全教被屠之劫，你错了，别忘记，还有本人的门人‘活阎罗’在外面待机而动！”

这一着果生奇效，“双残鬼叟”面上顿现惊疑之色，确实他几乎忘了一个功力胜过自己的小煞星——活阎罗！

他犹豫了，但扣住钢环的手，并没有放下！

陈霖又道：“你回答本人几个问题，未见得就会死呀？”“双残鬼叟”的决心根本的动摇了，他只是以此威胁对方而希望保全全教徒众的生命，焉知还是失了策，不禁恨声道：“阁下身手绝世，难道还想图谋‘轩辕经’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‘轩辕经’仍是‘桐柏派’之物，不属于你，也不属于我……”

“那阁下意在何为？”

“本人只要知道‘轩辕经’何以会在你的手中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快讲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独眼连翻，似在考虑一件极为难的事……陈霖又道：“我先警告你，不许虚言巧饰！”

“双残鬼叟”万般无奈的道：“我得自另外一人之手！”陈霖激动的道：“谁？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“双残鬼叟”立身之处的厅壁上，突然裂开一道小门，现出一个体态婀娜的蒙面女子来，紧贴着他的身后一站！

陈霖看这女人的身影，似乎极为眼熟，但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……”

“双残鬼叟”独眼仍盯住陈霖不放，口里却向身后的女子发话道：“你……你出来做什么？”

这蒙面女子嗤的一声冷笑，娇躯一扭，消失在那小门之中，小门随之而掩，“双残鬼叟”身躯一震，独眼之中，陡然射出一种恨极之色，口中含糊不清的道：“女人……蛇蝎……绛珠仙子……淫毒……”

陈霖一看情形有异，又听对方口里说出“绛珠仙子”四个字，难道方才那蒙面女子就是“绛珠仙子朱薇”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了……

急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她是谁？”

“绛……珠……轩辕经……她……取回……”

“双残鬼叟”眼光逐渐黯淡，“砰！”倒下，死了！

陈霖心头巨震，作梦也估不到会生此变，闪身上前，一察“双残鬼叟”的尸体，只见背后命门之上，插着一根蓝注注的钢针，还有半寸长的一段，露在外面。

忽自道一声：“糟！不能让那女子免脱！”一掌向那小门的方位挥去，“轰隆！”一声，木屑纷飞，厅壁坍碎了一半，闪身疾掠过去，却见一重院落，哪有半丝人影。

逐屋细搜之下，竟连那些教徒都没了踪影。

陈霖顿脚追悔不迭，竟然让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失之交臂，此刻再要找到她，可比登天还难。

他在想！

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！

据江湖中传言，“绛珠仙子朱薇”美艳绝伦，淫荡狠毒，以自己的美色去换取别人的武功，可能这“双残鬼叟”也是她面首之一，他既然吐露出“轩辕经”系得自这淫毒的女子，那父亲生死之谜的关键，仍然是在“绛珠仙子”和“百幻书生”兄妹的身上，这女子够狠，竟然以这种手法置“双残鬼叟”于死地……

如果自己能料及这一着的话，至低限度“双残鬼叟”不会死，从他的口

中可以发掘出全部真相，可是，神仙也难料到这突然之变呀！

他忖料“绛珠仙子”可能还不曾离开“风雷谷”，如果向教中人查问，当能知其下落，但奇怪的是令厅周围竟然杳无人踪……

心念之中，重又移身到那方场之中。

蓦然——

一阵嘈杂的声音，起自厅内，接着金鼓之声大震，陈霖激奇的转目扫视，只见无数教徒，纷纷现身，为数当在五百以上，令厅之内，涌出不下五十的红衫人来，为首的正是那副教主“火云尊者”，一个个怒目切齿，脸带怨毒，看来这些红衫人，必是教中的全部高手，这时发现教主被杀，愤而现身。

刹那之间，陈霖又被围在人圈之中。

“火云尊者”一行，迎面逼向陈霖，停身三丈之外！

陈霖此刻已然知道“双残鬼叟”与父亲的生死并无直接关系，原先存在心中的可怕杀机，业已消去了大半，忖道：“烈阳神火教也非什么正派帮会，而且教中人多系出身东海，若任其滋蔓，终必危害中原武林！……”

为首的“火云尊者”，无限沉痛怨毒的发话道：“血魔！杀我教主，毁我教众，‘烈阳神火教’无分上下，誓报此仇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那风雷谷内，将不留一条活口！”

这话使得所有的教众，齐齐打了一个冷颤。

“火云尊者”咬牙切齿的道：“牺牲在所不惜，全教弟兄，焦土赴仇，风雷谷将在转眼之间，被炸成废墟！”

陈霖不禁心头巨震，看来这风雷谷必然处处都设有炸药，如果爆炸的话，自己说什么也无法全身而退，势将随同这些存有“与敌共偕亡”的决心的教众，化为劫灰！

自己纵使功夫通天，也无法阻遏这疯狂残酷的行动！“火云尊者”惨然一笑道：“血魔，刹那之间，玉石俱焚，本教自此除名江湖，而阁下也将绝迹武林，哈哈……”陈霖内心虽然惶急，但语音仍阴冷平静如恒的道：“火云尊得，纵令你们全部赴死，又其奈我何，不过我告诉你，‘双残鬼叟’并非死在本人之手！”

“这话能置信吗？”

“你们可曾注意到死者是被什么功力致死！”

“这个……是被毒针刺入穴道！”

“你等认为本人如有心要取他的性命，需要用这下流手法吗？”

众人默然，疑云顿起，不错！“血魔”的功力身手，杀人易于折枝，何必借助于毒针，但教主又死于何人之手呢？陈霖又道：“火云尊者，绛珠仙子朱薇现在何处？你照实说来！”

“什么，绛珠仙子！”

“不错，你们教主就是死在她的手中！”

教众不由一阵哗然！

“火云尊者”惊疑的道：“绛珠仙子绝迹中原武林已十多年，怎会忽然现身杀人？”

“你当真不知道？”

“无法想象！”

“一个身材窈窕，面罩丝巾的女人……”

“什么，是她？她是绛珠仙子？”

“不错！”“她会向我们教主下毒手？”

“为什么不会？”

“她是教主的新婚夫人呀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新婚夫人变作了追魂夜叉！”

“火云尊者”向身旁的数十红衫人大喝一声：“搜！”立即有一个红衫人排众而出，一躬身道：“禀副教主，教主夫人已于一刻之前出谷而去！”

“什么，她走了，出谷去追！”

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追不到她！”

所有的人又是一惊，不知“血魔”此言何意？

“火云尊者”急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绛珠仙子的功力，融会了各派之长，恐怕与你们教主不相上下！”

“教主已死，阁下还有什么需求？”

陈霖连想都不想的脱口道：“烈阳神火教从此不得再插足中原武林，即日起撤回东海！”

“阁下未免逼人太甚！”

陈霖一心惦记着要去追赶“绛珠仙子朱薇”，不愿多费时间，冷冰冰的道：“听不听由你，如果本人再次现身风雷谷的话，将是尸山血海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吧字出口，只见红影一闪升空，像一缕淡烟般飘向出谷方向，转眼消失！

“血魔”消逝了，但他的话仍如万钧磐石，压在众教徒的心头！

“火云尊者”一阵苦思之后，终于决定了暂离中原，以避“血魔”杀焰。

且说陈霖出了“风雷谷”，散去神功，恢复了本来面目，一路向山外疾驰，但，人海茫茫，要到何处去追觅“绛珠仙子”的行踪。

想不到风雷谷之行，又扑了一个空，勉可自慰的是证实了与父亲生死真正有关的还是“绛珠仙子朱薇”，当然祸首必是她的兄长“百幻书生”。

使他迷茫不解的是为什么“轩辕经”会从“绛珠仙子”手上落到“双残鬼叟”手中，而让他练成了“轩辕神风掌”？而“绛珠仙子”又为什么变做了“双残鬼叟”的新婚夫人，不但取回了“轩辕经”，还要了他的命……江湖诡谲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

出道迄今，连半个仇人的影子都看不到，他恨得直咬牙！

“噫！”一声惊噫，蓦然从身侧传来！陈霖应声止住身形，只见一个发如乱草，十足猴相，身上穿着一袭青布身衫的土老头儿，正睁着一双小眼，紧盯着自己。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他是谁？似乎在哪里见过！

那土老头儿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咱俩有缘又见面了！”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忘了永和镇悦来居酒楼之上……”

陈霖忽地猛省过来，惊奇的道：“哦！你是‘猴叟曹贻’……”

“猴叟曹贻”小眼连眨，一咧嘴，嘻嘻一笑道：“不错！正是我土老儿！”

陈霖想起当日在悦来居酒楼，若非遇见“猴叟曹贻”道出群豪夺宝一节，自己可能就不会介入“三里坪”之役，对方还不失是一个血性人物，能急友之难，为西门俊叔叔奔走卖命，当下改容道：“前辈别来无恙？”

“什么，你叫我前辈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令师‘血魔’的辈份……”

陈霖不由暗自感到好笑，截住对方的话道：“论年纪该如此称呼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双手连摇道：“武林中只论辈份，不论年纪！”

“这却使不得！”

“嘻嘻，那你就叫我声猴叟吧！”

“恭敬不如从命，猴叟意欲何在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顿时收起滑稽之相，正色道：“我跑断了猴脚，兀自查探不出老友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的下落！”

陈霖俊面之上立时飘过一抹恨毒之光，伤感的道：“他可能已不在人世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他如何了？”

“桐柏山‘碧云山庄’二度被袭，西门俊和派中弟子数十人被一个蒙面怪客所救，不幸又落入‘丧魂太岁’之手，所属全部死难，他本人却被劫持而去，谅来……”

“猴叟曹贻”激动得浑身直抖，道：“这消息由何而来？”

“蒙面怪客亲口相告！”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丧魂太岁十多年前被八大门派的高手围攻，重伤而死，江湖中可说尽人皆知，哪里会把钻出一个丧魂太岁来！”

陈霖大惑不已，照理蒙面怪客不会虚言哄骗自己，但“飘萍客李奇”和“猴叟曹贻”两人说法一致，“丧魂太岁”早已丧生在八大门派之手，那西门俊叔叔一行，到底是遭遇如何呢？退一万步说，蒙面怪客决无阴谋残害西门俊叔叔一行之理，因他救之于先呀！于是陈霖把蒙面怪客为“桐柏派”解围和留柬的经过说了出来！

“猴叟曹贻”偏头一阵思索之后道：“江湖之中，波诡云谲，很多事都不能以常理推论，你焉知对方的所作所为，旨在掩人耳目，实则别具深心，单以他不肯显露真面目这一点看来，事情就大有可疑！”

陈霖点点头道：“猴叟所见甚是，我必设法弄个水落石出！”“少侠师徒迭次援手‘桐柏派’，我谨代西门老友致谢意！”陈霖几乎笑出声来，道：“不敢当！”

“少侠对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的生死下落，是否有一查之心？”“当然，做事岂能虎头蛇尾！”

“如此我猴叟愿听差遣！”

“这万不敢当！”

“论江湖阅历，不是我老猴儿自夸，还有一点；论功力，比之少侠，那就望尘莫及的了！”

“猴叟自谦了！”

“什么自谦，

我老猴儿可是实话实说！”

“哦！猴叟，你可曾听人谈起过有关‘百幻书生’和‘绛珠仙子’的行踪？”

“这倒不曾！”

陈霖不由黯然，稍停又道：“那南宫先生呢？”

“南宫先生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问他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向他请教一种阵法！”

“阵法？我猴叟可以得闻原因吗？”

“我要进白骨教总坛，但却无法通过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听人说这南宫先生精擅九宫八卦，奇门阵法之术，所以想向他领教一二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得意至极的哈哈一笑道：“你问对了，我敢打赌，除了我老猴子，知道南宫老儿行踪的，恐怕是千不得一，而且我与他还有点儿香火情……”陈霖喜不自胜的道：“那就劳你引见！”

“你且慢得意，这老儿怪僻绝伦，素性不喜和人打交道，而且极怕是非，如果我率尔带你去见他的话，恐怕连我和他之间的这点香火情都将不保！”

“那就请你说出地头，我自去寻他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沉思有顷，道：“这样好了，我俩分头行事，我自去找他，你故作误撞上门，我届时从旁加点火，但切记不能露出你我曾是相识！”

“好，就这么办，南宫先生隐迹何处？”

“樵止山！”

“樵止山？”

“不错，在第三个峰头的正背面，结庐而居，三年前我还去过一次！”

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动身如何？”

猴叟曹贻一想之后，道：“由此去‘樵止山’三天可达，你无妨稍慢一点，第四天的上午你抵达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嘻嘻一笑，当先驰去！

陈霖随后向同一方向，缓缓而驰，他有足够的时间打尖歇憩。

樵止山——山势峻拔陡峭，一般普通人要想攀登，可不是件易事。顾名思义，隐隐寓有采樵的人到此止步的意思。第四天日出时分，陈霖怀着兴奋的心情，登上了樵止山，这种山势，以他的身手而言，并不殊于平地多少，他按着“猴叟曹贻”的指示——

一峰——二峰——三峰，从峰顶下望，山背半腰之处，数丛野竹，隐约露出半椽茅舍，陈霖喜孜孜的注视了几眼，飞身下峰。几个起落，已到了那几丛野竹之前，故意咳了一声，意在通知“猴叟曹贻”自己已经抵达，然后，绕过竹丛，径向那小屋行去，心里盘算着应该如何启齿，说出来意，不知道南宫先生究竟怪僻到什么程度！

茅屋蓬门半掩，屋前屋后，杂草丛生高与人齐，根本就不像有人住的样子，侧耳细听，屋内连半丝声息都没有，心中不由紧张起来！

向着那茅屋高叫一声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毫无反应。陈霖忖道：“奇了，连猴叟曹贻都没影儿，莫非这又是什么阴谋不成？”心念之中，三不管的就朝屋门飘去，探头一望，只见蛛网尘封，根本就是一间久无人居的荒屋。

“少侠，这里来！”

陈霖一看，屋侧竹丛之后，“猴叟曹贻”愁眉苦脸的在招呼自己，忙飘身过去，一看，呆了！

眼前是一座隆起的坟墓，墓碑之上刻着：“南宫先生之墓”六个简单的字！

不禁从头直凉到脚跟，下意识的道：“南宫先生死了？”“死了！”两人静静地对着那墓象，半晌无语，一个伤老友遽尔作古，另一个却感到极端的失望，为什么天下事都是如此的变幻莫测！

久久之后，“猴叟曹贻”眼睛一亮，道：“这事大有蹊跷！”“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“南宫老儿决不会死，三年前我俩晤面时，他精神矍铄……”“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！”

“我要弄个清楚！”

“什么，猴叟，难道你想掘开坟墓来看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坚决的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要开墓一查！”

陈霖一听“猴叟曹贻”竟然真的要打开“南宫先生”的坟墓看个真假，讶然道“这样做对于死者是否太不敬？”

“目前除了这样，无法判明南宫老儿是否真的死亡，如果是真，那我得查明他何以会突然辞世，如果是假，那这假冢到底是南宫老儿为了蔽人眼目而为，还是别有他故，我也得要弄个明白，否则于心何安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大义凛然的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，扬掌便待向墓头劈去……
暮在此刻——

陈霖忽地转身向着五丈外的一丛野竹冷笑一声道：“什么人在此鬼鬼祟祟的，给你滚出来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不由放下手来，心里着实佩服“活阎罗”的机警。

话声中，竹丛之后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老者身着黄葛布长衫，头上挽了一个髻，足踏芒履，手持一枝斑竹杖，边走边道：“人死仇消，两位难道还要掘墓毁尸不曾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一拉陈霖的衣袖，忙自迎上去道：“南宫老儿，你在弄什么玄虚？”

陈霖精神大振，想不到南宫先生竟然没有死，那坟是假的，只不知他弄这假墓的用意何在？当下也紧跟着“猴叟曹贻”迎了上去。

“南宫先生”双眼射出骇人棱芒，朝陈霖一扫，然后向猴叟道：“猴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不由一怔，他感到这老友三年不见，已完全变了，单只那逼人的目芒，他不相信南宫老儿在短短三年之间，有这高的造诣，同时，他往常惯称自己老猴儿，今天却改称猴叟

陈霖此来系有求于人，忙趋前深深一礼道：“在下冒昧晋谒，请阁下海涵！”

“南宫先生”带理不理的嗯了一声，转向“猴叟曹贻”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陈霖心里十分不快，但想起传说中此老怪僻绝伦，也就释然了。

“猴叟曹贻”大感窘迫，他只知对方叫“活阎罗”而不知道姓名，如果以这名号向南宫老儿介绍的话，事情可就不好办了，也算他机智过人，念头一转道：“这位少侠也是来拜访你的，我们在此巧遇，连我还不曾请教过他……”

“南宫先生”作色道：“猴叟，你们不是串通了来的吧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微凛，忖道：“好厉害的老头儿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面不改色，故意怒声道：“南宫老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如你不愿见我，我马上就走！”

“南宫先生”冷冷一笑道：“如此请便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气得瞪目鼓腮，口里直吹大气。

陈霖在一旁大是过意不去，为了自己而使他们老友反目，但这老儿也未

免太不给人留余地了，若不是为了有求他，今天就得给点颜色他看，当下强蹙一口冤气，道：“阁下误会了，在下是慕名拜程造访，与这位确是巧逢……”

“南宫先生”冷哼一声道：“去去去！我老人家没这份闲工夫扯淡！”

说完，真的掉头就走！

“猴叟曹贻”气得浑身直抖，道：“南宫老儿，你对老友竟然绝情至此？”

陈霖俊面一变，忖道：“我就不求你指引，难道普天之下只你一人识得阵法，今天非教训你一下，杀杀你的阴阳怪气不可！”心念之中，一闪身横拦“南宫先生”身前，一摆手，道：“阁下慢走！”“南宫先生”怒目而视，道：“怎么样？难道你想对我老人家出手？”

“也许会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急闪身过去，心里虽气急，但对方终是多年老友，生怕陈霖出手无轻重，伤了他，反向陈霖道：“有话好说，切莫动手！”

“南宫先生”不屑的道：“你俩一搭一挡，倒是表演得很逼真的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气得答不上话来，他直觉的感到这老友确实变了。

陈霖倔强冷傲之性突被引发，重重的哼了一声道：“阁下目无余子，毋乃太过？”

“目无余子又怎么样？”

“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我姓南宫的活了这大年纪，还不曾被人教训过！”

“那今天你就尝尝这种滋味！”

说着身形一欺，迅快绝伦的劈出一掌！

“猴叟曹贻”不由大急，高唤一声：“少侠不可！”从斜里拍出一掌，横截陈霖的掌风，而“南宫先生”也在此时挥掌相迎……“砰！砰！”两声巨震，陈霖因劈出的一掌仅用了五成功劲，被猴叟从中一截，消去了大半，而“南宫先生”的一掌力道竟大得出奇，堂堂被震退了三步之多！

“南宫先生”哼了一声道：“大言不惭！”

惭字未落，身形奇幻无比的一划，快逾电掣的一连拍出三掌，掌掌俱挟雷霆之威。

陈霖心里微讶，右掌以八成功劲相迎！

“猴叟曹贻”干瞪着眼，无法阻止！

“隆！”然巨震声中，双方各向后退了两步。

“噫！”猴叟不禁惊噫出声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南宫老儿功力平平，比自己还逊了一筹，竟然能和名震江湖的“活阎罗”分庭抗礼，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。

陈霖也因一再听说过对方功力平平，彼此既无仇怨可言，所以出手也就留了情，焉知事实大谬不然，对方的功力足可当武林顶尖好手而无愧！不由雄心陡起，忖道：“难道这般目中无人，原来还有两下子，我如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活阎罗三个字就白叫了！”心念之中，仍以单掌一划而出！

“南宫先生”阴恻恻的一笑，不闪不避，挥掌急迎——

“猴叟曹贻”一颗心直提到口边……

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劲气鼓荡如潮，四周的竹丛，发出一阵沙沙之声，随着劲风，猛摇狂摆，陈霖身形连晃，忍不住向后移了一步，才告稳住，而“南宫先生”却退了三步之多！

猴叟又是一声惊“噫！”他想不透南宫老儿功力猛进的原因何在？

就在“猴叟曹贻”惊“噫！”之声出口的瞬间，“南宫先生”身形玄奇的一划，诡奥厉辣得不可思议的猝然攻向“猴叟曹贻”出手之快，江湖罕见！

“猴叟曹贻”做梦也估不到多年老友竟然会向自己出手，不由一窒，这一窒之间，对方的掌指，已从极其诡异的角度，袭向胸前各大死穴。

显然“南宫先生”旨在取猴叟的性命！

猴叟避无可避……

陈霖也是万万料不到这古怪老儿竟然出其不意的向老友下杀手，总算他反应极速，双掌齐扬，电闪拍出，掌风带着淡淡的血光。

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处，半声惨嚎，挟着一声闷哼，也同时响起！

人影乍分！

“南宫先生”已退到三丈之外，口角挂着两缕鲜血，眼中尽是怨毒光芒！

“猴叟曹贻”胸衣尽裂，殷红一片，跌坐地上……陈霖这一掌虽伤了“南宫先生”，但却无法完全阻遏对方的既快且辣的怪招，猴叟仍不免受了重伤！

但也亏得陈霖这一掌，否则猴叟准得横尸当场！

陈霖疾移步到猴叟身前，亲切的道：“猴叟，伤势要紧吗？”猴叟惨然一笑道：“不要紧？哦！他走了！”

陈霖闻声回顾，只这一瞬之间，“南宫先生”已然消失在竹丛之外，陈霖怒哼一声，电闪射起身形，俊目扫处，数十丈外，人影一闪而没，身法快得令人咋舌！他记挂着猴叟的伤势，不遑追截，恨恨的止住身形，回转原处！

猴叟已颤巍巍的站起身来，从怀里取出自备伤药，外敷内服！

陈霖余怒未息，愤然道：“他跑不了的，下次碰上我必取他的性命！”

猴叟仰首向天，默然无语，似在想什么心事，也许是悲伤于老友的出手下绝情！久久之后，才自语般的道：“怪事！怪事！”陈霖诧异的望着满面迷惘的猴叟，道：“什么怪事？”猴叟激动无已的道：“如非有你在侧，我真以为是在梦中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猴叟走南闯北，一生浪荡江湖，什么希奇古怪的事看过不少，也听过不少，可是就没有眼前的事儿这样出乎想象情理之外！”

陈霖若有所思的道：“是否为了南宫老儿突然翻脸不认人，对你这多年之交下毒手？”

猴叟摇摇头道：“这也是，但并不是主要的！”陈霖奇道：“那你激动的主要原因何在？”

“如果说不是他，那他是谁呢？从容貌上看来，千真万确的是他！如果说是他，但他的举止行为却又完全的不是他……”陈霖听得满头雾水，不知猴叟在说些什么？忍不住大声道：“猴叟，你安静一会儿！也许你所受的打击太大了，使你……”猴叟双眉紧蹙，一双小眼变成了两粒绿豆，下巴更尖了，活脱像一只老猴子，不住的抓耳挠腮，闻言之下，把手连摇道：“你不懂！”

“就是因为我不懂才问你！”

猴叟激动稍平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南宫老儿精于九宫八卦奇门布阵之术，蜚声武林！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否则我何必巴巴的赶来樵止山！”“你到此地之时，是否觉出这些东一簇西一丛的野竹有何异样？”

“这倒没有！”

“这就是问题之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些野竹都是按正反五行生克的方位而植，普天之下，恐怕没有几人能欺近他的小屋，可是我来时，发现这阵势已破！”“也许是他自毁的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陈霖略不思索道：“第一、这间茅屋蛛网尘封，似久已无人居住，他可能在你上一次来过之后，迁地移址！第二、他造这假象，目的就是要人认为他已不在人间，基于以上两点，这阵势可能是他自毁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微一颌首道：“你的推论未始不可能，但为什么呢？”

“这可就要问他本人了，旁人何由忖知！”

猴叟又道：“南宫老儿的功力我清楚，比我猴儿还逊一至二筹，但今日看来，竟然前后判若两人，功力较之三年前，增加何止两倍，这岂非是不可思议的事！”

陈霖心念一转道：“这也未见得！”

猴叟小眼一瞪道：“你又有何见地？”

陈霖道：“假定他在一年前或两年前，偶获奇缘，而在短短时日之内，功力大增，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！”“好，这一点也算如此解释，还有更重要的两点，你纵有苏秦张仪的辩才，恐怕也难使它接近事实！”

陈霖不由大感兴趣，好奇的道：“哪两点？”

猴叟神色凝重十分的道：“第一点，南宫老儿一向都称我为老猴儿，而今却改称猴叟！”

“也许他有意要断绝一切交往！”

“不合情理！”

“那第二点呢？”

“他的目光之中，似乎含有一种阴毒之气，邪而不正，令人不寒而栗，这与原来的他，完全是两个极端，绝对的不同！”陈霖偏头一想之后，道：“也许他在最近练了一种什么邪功，所以使目光改色？”

“这更不对了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南宫老儿的素性我深知，生平守正不阿，对于异端邪说，更是深恶痛绝，若说他去练什么阴功毒技，是不可思议的事，同时适才交手他受伤败落，也未见施展什么歹毒阴功，他的身手仅属诡奇，而谈不上歹毒！”

陈霖不由词穷，猴叟的话，使他无从反驳，相反的他也感到了事情的突兀可疑。

但南宫先生终究是南宫先生，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，至于事实的演变，却就使人莫测了！

“猴叟曹贻”沉思有顷之后，眼睛突然一亮，道：“莫非……”便随即又大摇其头道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”

看得陈霖激奇不已，讶然道：“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“这太不可能了！”

“说出来听听看？”

“由此西去三十里，有一座‘断魂谷’，如果南宫老儿是被谷主所算的话，那他的奇突转变，就不算为奇了，可能他本性已失，被人所用！”

“断魂谷主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淫、毒、狠三者甲天下！”

“是男是女？”

“女的！”

“什么名号？”

“三绝姥姥！”

陈霖面色陡变，一把抓住猴叟的手腕道：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三绝姥姥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和四毒书生的师父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怎么，你和她……”

“我要找她！”“你要找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猴叟曹貽”惊奇万状的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告诉你也无妨，你可曾听说过‘无虚剑吴佑年’其人？”“知道，但他早已失踪江湖，他就是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的丈夫……”

陈霖放开了猴叟的手腕，伸手向腰间一探：“锵啷”一声龙吟起处，陈霖已抽出了腰间的长剑，青光熠熠，寒气森森！运劲一抖，剑芒暴涨八尺，数根野竹，恰当其锋，纷纷倒折！“猴叟曹貽”下意识的向后连退三步，愕然望着陈霖，不知他此举何意？

陈霖收剑入鞘，道：“猴叟可识得此剑？”

猴叟点点头道：“如我所料不差，这当是‘无虚剑’？”“不错，这柄正是‘无虚剑’！”

“哦！……我有句话想问你，不过你一定要作答！”“什么话？”

“江湖中曾一度传言，令师‘血魔’就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的化身，‘和合会’会长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和她的奸夫‘金童柯瑜瑾’怕被报复，而自动解散了‘和合会’销声匿迹……”陈霖轻轻一笑道：“你错了！”

猴叟追问道：“那你的这柄‘无虚剑’由何……”

“吴佑年亲手托我转交给他的女儿吴如瑛，要她代父报仇！”“无虚剑吴佑年难道已遭……”

“不错，已被他的妻子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串同奸夫‘金童柯瑜瑾’用最卑劣的手段所害！”

“猴叟曹貽”又不自禁的“哦！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与‘三绝姥姥’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既是她的门人，我猜她在解散‘和合会’之后，极可能投奔她的师父而去，她的女儿吴如瑛也同时失踪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必须寻到吴如瑛，把这柄剑交给她，转告乃父遗言！”

陈霖口里在说，心中却激动不已，想不到无意中得到了“三绝姥姥”的行踪，吴如瑛和自己身心早已结合，岂能令她的遭遇长久成谜，而且“四毒书生”与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，“三绝姥姥”既是彼等的师父，少不得也算上一份……

心念及此，眼中煞光显现。

猴叟道：“我疑心南宫老儿是着了‘三绝姥姥’的道儿，迷失本性，这虽不过是揣测之词，但仍有一查的价值，我必须揭揭开南宫老儿突然改变的这个谜底！”

“我赴‘断魂谷’之时，会顺便一查！但我不明白你何以会想到这一点？”

“三绝姥姥，淫毒狠三绝，年老而色不衰，又善用百毒，所以我疑心南

宫老儿是着了她的道儿，舍此实在无法解释这怪现象！”

陈霖一心牵挂心上人吴如瑛的生死安危，恨不能一下子飞到“断魂谷”查个究竟，心急如焚，当即向猴叟道：“猴叟，我们再见，我想立即赶往‘断魂谷’，南宫老儿的事，我会顺便打探，至于令友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的下落，我待此间事了，当积极追查！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有何见教？”

“你可知道‘断魂谷’的真相！”

“去了就会知道！”

“嘿！‘断魂谷’步步凶险，寸土均毒！”

陈霖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但想起自己自练‘血影神功’之后，身上已具备有克毒的本能，又何惧之有，当下释然道：“我不在乎这些！”

猴叟义形于色的道：“少侠！我老猴儿舍命相陪！”

“这大可不必！”

“你以为我猴叟是贪生畏死之徒，空口说大话的？”

“不？你会错了意了，坦诚相告，在下对于毒这项，自信尚能克服，如果你猴叟执意要去的话，丢了性命，未免太不值了，何苦呢！”

猴叟一阵思量之后，道：“如此我在谷外相候如何？”

陈霖对这热心为友的猴叟，感佩不已，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这就走！”

两人同时纵起身形，扑奔“断魂谷”方向！

四十里距离，那消半个时辰，便已到达。

只见万山环拱之中，现出一个怪石嶙峋，寸草不生的峡谷，陈霖俊目一阵扫掠之后指着谷外一座小峰头向猴叟道：“你就在这峰头等待如何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道：“好，一切小心！”

陈霖应了一声，径朝谷内扑入，方进谷口，只觉阵阵异香，扑鼻而来，他知道这必是毒雾迷香一类的东西，忙自闭止呼吸，让“血影神功”在体内缓缓运行，以抵制毒的侵袭！身形仍往内欺进……

忽然，一群野鸟，从上空飞过，一阵呱呱哀鸣，纷纷坠落谷中，方自触及谷地，立时冒起一阵轻烟，羽毛随风飘散，连骸骨都不曾剩下半点。

陈霖不由咋舌，果然猴叟之言不虚，谷内处处皆毒，自己若非具有克毒的本能，恐怕在入谷之初，就已遭受了和这些野鸟同样的命运。

半盏热茶的工夫，陈霖已深入谷内近五里之遥——

眼前，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石笋，石笋与石笋之间的空隙，恰容一人通过，如果有人伏匿在石笋林中猝施突袭的话，的确防不胜防。

陈霖心想：“我何不径越笋林之顶而进，视界也广阔些广！”心念动处，正待飞身纵上石笋……

蓦在此刻——

身侧突然传来一声极其耳熟的娇喝：“什么人敢闯‘断魂谷’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一道飒然劲风，已告电闪般卷到，势强力猛，未可小觑……

忙不迭的往斜里一闪，急忖道：“她是谁？声音竟然这样耳熟？”心念未已，一条纤纤人影，已从石笋丛中射出，赫然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！

陈霖定睛望处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喜孜孜的道：“瑛妹，你真的在此，我是专门找你来的！”说着移步过去！……

那少女杏目圆睁，怒意横生的娇喝道：“站住，谁是你的瑛妹？”

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激动的道：“瑛妹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“闭嘴，谁认识你这狂徒！”

“你不是吴如瑛妹妹吗？”

“我自叫柯如瑛，谁说我姓吴，哼！……”

陈霖宛若当头挨了一棒，想不到自己千方百计的探求她的行踪，目的是为了她的父仇，她竟然反脸不认人了，和合会石牢中绮旎的一幕，后山海誓山盟的情景，又涌心头，强自忍住一口气，又道：“瑛妹，过去的一切不谈，希望你说出我陈霖究竟有什么地方使得你反面无情，我掉头就走！”那美艳少女粉面之上掠过一丝疑云，迷惘的道：“你叫陈霖？”

陈霖这一来可就引动真火了，冷冷的道：“你装得倒满像的！”

那少女恍如未闻，自顾自的喃喃道：“陈霖……陈霖……这名字我在哪里听过？是的，好像我认识这么个人！……”半晌之后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认识你！”

陈霖的美梦在这一刻之间完全破碎了，对方竟然说不认识自己，女人心，海底针，罢了，过去的当它是一场恶梦吧！让它永远的埋葬了吧。“无虚剑吴佑年”泉下有知，也该痛心于他有这么个女儿吧！当下愤然道：“你真的不认识我？”少女螭首微摇道：“不是不认识，也许我想不起，因为你的名字很熟！”

陈霖惨然一笑道：“想不起就算了，我走了！”

“慢着！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‘断魂谷’毒绝天下，没有人能深入百丈而不死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你不怕毒，是吗？”

“这毋劳操心，我没有闲工夫跟你闲扯！”

“噫，你这人怎地如此不讲理？”

“哼，吴如瑛，我深悔认识你这么个女子……”

“告诉你我叫柯如瑛！”

“你父亲将死不瞑目，灵魂永不得安息！”

柯如瑛粉面一变道：“我父亲自在谷中，你到底是在说些什么，我完全不懂？”

“你父亲是否金童柯瑜瑾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母亲是江湖一美何艳华！”

“噫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陈霖肺都几乎气炸，不屑至极的冷哼了一声，解下腰间的长剑，递与柯如瑛道：“柯如瑛，这是什么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！”

“这是无虚剑！”

“无虚剑？没有听说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是你父亲的遗物，报仇在你，不报仇也在你！”

柯如瑛惊愕万状的向后退了三步，茫然不解的道：“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陈霖见对方那一种错愕迷惘之状，是那么的逼真，丝毫也不像是故意做

作，忽地想起半日前“樵止山”中，“南宫先生”对多年至交“猴叟曹贻”猝下杀手的那一幕，不禁心头猛震，再细察对方神情，果显呆滞木然，一顿脚道，“不好，我几乎铸成了大错，瑛妹极可能是被药物迷失了本性，所以对于前尘影事，一概不知！现在我已在此现身，谷中自无不发觉的道理，如果让瑛妹回转，后果不堪设想，目前且先带她出谷，设法解了她的毒，让她恢复记忆大事！”

心念之中，把那柄“无虚剑”又击回腰间，激情无已的道：“瑛妹，对于过去的事，你真的竟一丝也想不起么？”

“噫，你口口声声叫我瑛妹，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呀！若非我看你的长相还不像个恶人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“否则怎样？”

“你不会活到现在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痛，道：“瑛妹，你是否被她们强迫服下了什么药之类的东西，使你记忆丧失……”

“她们？谁？”“你的母亲和你母亲的师父三绝姥姥等！”

“胡说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先不饶你！”

陈霖心忖：“在这种状况之下，说什么也是白费，倒是如何设法使她自己出谷才是正经！”当下试探着道：“姑娘愿不愿出谷一行，我有些话要和你说？”

“噫，你这人好没来由，我又不认识你？”

“以后你会认识的！”

“有话在这里说也是一样？”

“这里诸多不便！”

柯如瑛粉面倏寒，怒声道：“你乘早别打什么鬼主意，告诉你，姑娘今天不杀你已属万幸，识相的赶快滚吧！如果让我姥姥撞见，你准活不了！”

陈霖心内疾转道：“看样子如果要带她走，只有用强迫手段的一途了！”
蓦然——

石笋林内，遥遥传来一声呼唤：“瑛儿！”

陈霖心里一动，忖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，目前她灵智未复，如果谷中人出面的话，她无疑的是站在与自己敌对的一方！”柯如瑛娇声道：“看在似曾相识这一点份上，你赶快离开，我母亲快来了！”

陈霖应声道：“好，我马上就走！”

走字出口，身形电似一闪，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，虚空一丈以指风点中对方的晕穴，陈霖既然蓄意出手，她当然毫无闪避的余地，半声未吭，便已虚软的倒下！

陈霖一伸手抱住……

“瑛儿！”

又是一声呼唤传来，比前近了许多！陈霖抱着心上人吴如瑛，身形一展，如一缕淡烟，向谷口方向消失。

出得谷外，径奔那座与猴叟约定的峰头，转眼登临！“猴叟曹贻”估不到陈霖出来得这么快，起立相迎道：“事情如何？”

“尚无头绪！”

“噫！她是谁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的女儿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陈霖只好把经过的情形，详细说了出来！

猴叟过去一探吴如瑛的脉息，仔细一审视道：“脉派而不实，印堂带紫，双目呆滞，是中了解药一类毒物的迹象！”陈霖首先把吴如瑛轻轻地放落地上，然后愁眉双锁的向猴叟道：“猴叟，目前该怎么办？”

“她暂时交给我，你仍进‘断魂谷’去设法取得解药！她的穴道暂时不要解开，在她记忆未复之前，动起蛮来，我可无法看住！”

陈霖无可奈何的道了声：“好！”无限怜惜的注视了吴如瑛几眼，惨然一笑，飞身下峰，又向“断魂谷”驰入。刚抵达石笋林前，已有一男一女伫立而待，女的美艳如仙，男的丰神似玉，正是那和合会长夫妇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。

陈霖蓦地刹住身形，俊目煞光隐隐，朝对方一瞄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眼中充满怨毒之色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居然寻来了？”

“不错，任你胁生双翅，入地飞天，我活阎罗仍然找得到！”“金童柯瑜瑾”恨恨的哼了一声道：“活阎罗，此地便是你埋骨之所！”

陈霖不屑至极的冷嗤了一声道：“柯瑜瑾，若不是你们这一双狗男女另有死所，此刻轮不到你在此饶舌了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声色俱厉的接上去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把我女儿怎样了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的女儿，被你用毒药迷失本性的女儿，你也配做她的母亲，告诉你，你的女儿将是你俩的索债人，血债！懂吗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同时打了一个寒颤。

陈霖接着又道：“何艳华，我命令你拿出解药！”

“解药？什么解药？”

“解你女儿所中之毒的解药！”

“你想得太天真了！”

“你不肯？”

“不肯又怎样，告诉你，如果你要她活下去的话，快把她送回来！”

陈霖心中不由一震，这淫妇毒如蛇蝎，不知在亲生女儿的身上弄了什么手脚，当下怒目切齿的道：“何艳华，你还算是人吗？”

“不管算不算，你要她活的话，就把她送回来，你很爱她是吗？告诉你，她已服下了‘月月摧命丹’，每月必须服一次解药，否则的话，她只能活一个月，你更别妄想解救，普天之下，别无解药，至于让她忘记过去的一切，主要的原因是不忍心伤她，我仍爱她，也不希望她与我为仇！懂吗？”

陈霖心里一股股的杀机直冒，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何艳华，蛇蝎比起你来还要逊色三分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毫不为意的一笑，道：“活阎罗，要解药可以，叫‘无虚剑吴佑年’亲自到此来取！”

“吴佑年早死了！”

“你以为化身血魔就可以瞒人耳目？”

陈霖心里暗自好笑道：“原来这女人一直认定‘血魔’就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的化身，怪不得自动解散和合会，怕的是血魔找上门来！”当下冰寒至极的道：“不管你如何猜测，今天得交出解药来！”

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那可由不得你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一阵格格荡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入了‘断魂谷’，便注定了死数，还逞什么强！”

陈霖心里牵记着晕穴被点的吴如瑛，心知今天之势若不用强，休想对方会拿出解药来，身形一欺，掌出如幻，电闪攻向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见对方的掌式，奇奥绝伦，似乎全身各大要害重穴，都在对方掌指笼罩之下，封架无从，不由骇然疾退。

同一时间，“金童柯瑜瑾”怒哼一声，双掌挟以毕生修为功力，猝然拍出，势如怒海狂澜，轰轰然有如雷鸣。

陈霖目的只是要制住对方，迫使交出解药，并无意取他俩的性命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他要让心上人吴如瑛持乃父的“无虚剑”手刃奸夫淫妇，所以未施杀手，就当“金童柯瑜瑾”掌风拍出的刹那，身形捷逾鬼魅的一闪一划，避过劲锋，欺到了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的身侧伸手可及之地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玉掌双挥，娇躯再退！

“金童柯瑜瑾”一掌劈空，旋身再进，又是一掌出手！

陈霖蓦地返身，挥掌疾迎，真气相接，声震全谷，“金童柯瑜瑾”被震得倒撞向丈外的石笋上，闷哼出声！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高嚷一声：“退！”娇躯一扭，反射向石笋丛中……

陈霖大喝一声：“与我回来！”

随着话声，身形雷射而起，绕空一划，这一划之间，一道其强无比的劲气，已告横扫而出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又被逼回原地，一张粉面尽是凄厉之色。

陈霖冷冰冰的道：“何艳华，俗话说：‘虎毒不食子’，你这比禽畜还不如的女人，今天如不交出解药，我活阎罗就捣毁你们这狐窝狼穴！”

蓦然——

一声阴森刺耳的冷笑传处，一个娇媚不输江湖一美的声音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

随着这一声冷喝，石笋之后，走出一个荡意撩人的半老徐娘来，媚眼一抛，柳腰款摆，前移数步，格格一笑道：“娃儿，你就是活阎罗？”

陈霖从鼻孔里嗤了一声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你要捣毁我的‘断魂谷’？”

“必要的话，我会做！”

“你在做梦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！格格格格！断魂谷主！”

“什么？你就是三绝姥姥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在他的想象中，“三绝姥姥”不知是怎样的一个老怪物，想不到对方竟然是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，一怔之后，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三绝姥姥，咱们先了新帐再结旧帐！”“住口，你乳臭未干，竟敢直呼我老人家的名号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！叫你一声三绝姥姥算是客气，否则的话……”“怎样？”

“应该称你为老骚狐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粉面遽寒，媚眼全敛，煞顿气现，厉声道：“你敢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不敢，我还要杀你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怒极反笑道：“娃儿，你有多大的气候，敢出此大言，我还是生平首次听到这种状类疯癫的话，告诉你，小鬼，入得我‘断魂谷’，便注定了死数！”

“区区‘断魂谷’，不过仗着些毒物，唬唬那些平常江湖人而已，小爷我可不在乎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转头向“三绝姥姥”道：“师父，瑛儿她……”

“三绝姥姥”一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身形再进数步，距陈霖不及一丈，冷笑数声之后，恶狠狠的道：“小鬼，你把我那孙女怎么样？”

陈霖剑眉一扬，道：“不怎么样，本人只是在完成一件受人所托之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血仇大事！”

“受何人所托？”

“无虚剑吴佑年！”

“你的师父‘血魔’？告诉他，有种的话，亲自来找我理论！”“三绝姥姥”也把陈霖化身的“血魔”当做了“无虚剑吴佑年”，陈霖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目中煞光陡炽，俊面一片铁青，道：“现在我要你立即取出迷魂解药，和月月摧命丹的解药！”“金童柯瑜瑾”在一旁道：“姥姥，这小子曾断送了瑛儿的贞操！”

陈霖把带煞的眼光，朝他一瞪，“金童柯瑜瑾”不由连打了两个寒噤。

“三绝姥姥”面色又突然一变和声道：“娃儿，如你喜欢瑛儿的话，我老人家可以替你作主！”

陈霖不屑的哼了一声道：“你，你做主？你配吗？你凭什么要替她作主！”

“娃儿，你别忘记她是我的徒孙女？”

“哼！是被你毒害的徒孙女，她不需要你这样的师祖，更不需要淫贱无耻，逆伦败德的母亲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阴恻恻的接口道：“小子，你别忘了，她姓何？”

“放屁！你恋奸谋夫的时间，她已经三岁了！”

江湖一美不由语塞！

“三绝姥姥”沉思了半刻之后，突然转变语气道：“娃儿，解药给你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？”

陈霖为救吴如瑛的心切，忖道：“且听对方提的是什么条件，如果不太悖乎情理的话，我就答应，先救了心上人再说！”当下冷然应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你说出‘无虚剑吴佑年’之谜，我给你解药！”

陈霖心念疾转道：“说出来又何妨，救瑛妹要紧！”点头应道：“好！”

“你先说吧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面上一副紧张激动之色，四只眼睛，一不稍瞬的瞪视着陈霖，长久留在她俩心中的谜，立即就要揭晓了！

由于“血魔”的出现，“活阎罗”身上又佩着吴佑年的独门兵刃“无虚剑”，使这一对奸夫淫妇，寝食不安，惴惴自危，心头上蒙上一层阴影，日夕处于恐怖之中。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吴佑年死了！”

三人同时一震，异口同声的道：“死了？”

“不错，死于‘血池’之底的石窟中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激动的道：“他真的死了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“那这‘无虚剑’为什么会……”

“本人受他临死重托，要把剑亲手交给他的女儿吴如瑛！”“要她替他报仇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粉脸之上，升起一片难以言喻的复杂神色，不知是后悔，是激动，是欣快，是难堪，抑是别有打算，总之令人无法捉摸。

陈霖冷笑一声，接着又道：“你们给这可怜的女孩子服下迷药，使她迷失本性，丧失记忆，消灭她复仇之念，又给她吃下月月摧命丹，来控制她的生命，你们不嫌残忍吗？何艳华，你不否认她是你的女儿吗？哈哈！你们错了……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颤栗了，这淫毒的女人，第一次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，她不敢想象她的亲生女儿将来向她寻仇的情景……

她用一种近于乞怜的眼光，望着“三绝姥姥”道：“师父，瑛儿的事……”

“三绝姥姥”道：“我自有主张！”随即又向陈霖道：“那令师‘血魔’究竟是谁？”

“血魔就是血魔！”

“我说他的本来面目！”

“这不在我们交换的条件范围以内！”蓦然此刻——

远远传出来几声尖锐的口哨，“三绝姥姥”等三人面上顿露喜色，陈霖看在眼里，忖道：“莫非‘断魂谷’中来了帮手，但我又何所惧哉！”当下道：“拿来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媚眼一翻，格格一笑道：“拿什么来？”“解药！”

“什么解药？”

陈霖登时杀机罩脸，厉声道：“三绝姥姥，你敢毁约？”“三绝姥姥”毫不为意的道：“毁约又待如何？”“嘿嘿，我要你们溅血五步，‘断魂谷’中将鸡犬不留！”三人闻言一震之后，又复平静如初，似乎不把对方这充满血腥味的话当做回事。

“三绝姥姥”轻轻一笑道：“娃儿，解药对于你已失去意义了！”

陈霖闻言之下，俊面惨变，一个不祥的预感，立升心头，莫非“猴叟曹贻”和瑛妹妹在自己离开之后，遭了什么……身形倏地前欺三步，劲贯双掌，咬牙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们把她……”

“嘿嘿，娃儿，你很爱她是吗？……”

“说，你们把她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放心，不会怎么样，只是重返‘断魂谷’的怀抱而已！”陈霖恨得直咬牙，忽地想起“猴叟曹贻”来，吴如瑛既已被“断魂谷”中人夺回，那“猴叟曹贻”的生命就大有问题了，“断魂谷”是以弄毒为能事的呀！

不由激愤的道：“还有我那朋友？”

“什么朋友？”

“照顾吴如瑛的老者！”“这却不得而知！”

“那你又怎知你的徒孙女已回谷中？”

“嘿嘿，你刚才听见哨音没有，那便是得手的信号！”陈霖此刻心乱如

麻，吴如瑛又被他们擒回，猴叟生死不知，目前除了制住“三绝姥姥”或是活捉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事情或有转机……

心念之中，厉声喝道：“三绝姥姥，现在听着，我有三个问题，要你办到！”

“噫！小子，你口气不小，‘断魂谷’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说出听听看！”

“第一，离此三十里的樵止山南宫先生是否是被你们所用？第二，你当不会否认‘四毒书生’是你的门人，说出他们的行踪！第三，把吴如瑛交给我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不由仰天一阵狂笑，久久才道：“娃儿，别说三个，半个也办不到！”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“有什么好悔的？”

陈霖恨哼一声，身形猝然弹起，疾扑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……空气在陈霖弹身出手之间，骤呈紧张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娇躯一拧，正待……哪知对方招至中途，突然诡异至极的一划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向“金童柯瑜瑾”，这一着谁也想不到！

惨哼声中，“金童柯瑜瑾”连意念都未曾动，右肩已被捏碎，身形跌跌撞撞的直退到一丈之外，兀自哼声不止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见情郎受伤，芳心大痛，娇斥一声，飞掌进击。

陈霖冷笑一声，双掌以十成功劲猛挥而出，劲道万钧，隐泛血光！

“三绝姥姥”大喝一声：“徒儿，退！”双掌一抡，圈出一股阴柔劲风，卷向陈霖劈出的劲气！

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“三绝姥姥”变色而退，陈霖也感到一阵气翻血涌。

“三绝姥姥”这一震非同小可，果然江湖传言不虚，单只这“活阎罗”的功力，也许就在自己之上，他的师父“血魔”就别提了！

陈霖也暗自震惊于这女魔的功力竟有这样深厚，一愕之后，旋身疾进，双掌如真似幻，诡奇至极的圈划而出，只见血光隐隐，劲气如涛……

“三绝姥姥”可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掌指齐扬，奇诡厉辣不遑稍让。

刹那之间，只见两条人影飘忽闪烁，有如鬼魅，乍分乍合，稍沾即走，五丈之内，劲气鼓荡如潮，令人鼻息皆窒，“砰！砰！”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双方各出奇招，极尽诡辣之能，旁观的人很难分得出何招何式！

一旁的江湖一美夫妇，看得眼花缭乱，目眩神迷！

转眼之间，双方已互换了五十回合。

陈霖顿感不耐，绝着遽施，“飞指留痕”竟告出手……

“三绝姥姥”只觉眼前一花，对方的指头已点到自己的眉心之间不及三寸，不由亡魂皆冒，总算她功力高绝，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，以攻为守，张口吐出一口唾液，疾射对方的咽喉“灵泉穴”。

这一着可谓妙到毫颠，而且大大出人意料之外，呖尺之隔，张口即至……

陈霖被迫偏头闪让，手势不由一窒，电光石火之间，“三绝姥姥”已退身五尺之外，芳容之上，惊怖之色宛然。

这招“飞指留痕”可说出无虚发，竟然被她躲过，陈霖也觉骇然。

一退之后，身形又进，依然是那招“飞指留痕”。

“三绝姥姥”早已有备，对方身形才进，已快逾电闪的一划而开，反欺陈霖右侧，双掌猝然劈出，劲势之强，无与伦比。

陈霖也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，收势旋身，挥掌疾迎。

这一掌双方都已用足十成功劲！

一声轰天巨响过处，“三绝姥姥”蹬蹬蹬一连退了五个大步，陈霖身形一阵摇晃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再接一掌试试！”

掌随声出，挟以毕生功劲，其势足可撼山栗岳。

“三绝姥姥”岂敢硬接，倏地斜飘八尺，避过这骇人的一掌，紧接着，罗袖交叉一拂，挥扫而出。

陈霖只觉对方这一拂之间，一缕异香，扑面而来，香味入鼻，顿感呼吸窒阻，忙不迭的闭住吸呼，猛一提气，本身具备的克毒本能，立生妙用，窒阻的感觉，马上消失。

“三绝姥姥”见自己施出的天下至毒“闻香绝命”，对方竟然犹如未觉，不由寒气直冒，忖道：“人言‘血影门’中人百毒不侵，看来实有其事，单只谷道之中散布的剧毒，对方两出两进夷然无损，就可见一斑了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见师父从不轻于一用的绝着“闻香绝命”竟然奈何不了对方，也不禁花容失色，心颤不已。

“金童柯瑜瑾”大概受伤不轻，已悄没声的退下去了。

陈霖不屑的冷笑一声道：“老狐狸，你那些下三滥玩意儿收拾起来吧，别拿出来现眼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（231），粉面白里泛青，厉声道：“小鬼，今天如果收拾不了你就枉称三绝姥姥！”

姥字出口，身形猝然一欺，奇诡狠辣无匹的一口气攻出了廿四掌之多，迫得陈霖左闪右晃，连连后退。

陈霖俟对方掌势将尽，尚未来得及发招换式的瞬间，掌指齐施，一片红色劲气之中挟以五缕血红指风，绵绵不断的翻涌激射而出。

“三绝姥姥”顿时手足无措，无论她如何闪避，对方有如附形之影，把自己牢牢地罩在掌劲指风之中，只要被一缕指风射中，不死也得负伤！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见乃师危殆；娇躯一闪，玉掌连翻，径袭陈霖身后大穴。

陈霖恍若未觉，一味进逼！迫得对方汗流侠背，险象环生。

“砰！砰！”连声，陈霖后背已结结实实的中了几掌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见自己分明已中对方的要害大穴，对方不但不倒，连哼一声都没有，反而觉得似有一种极强的反震之力，使自己手腕发麻，不由心颤胆寒……

眼看只要再多延片刻，“三绝姥姥”非栽在陈霖手下不可！

危机千钧一发！

蓦在此刻——

吴如瑛突然现身出来，娇喝道：“狂徒，你敢伤我姥姥！”飞身进扑！

陈霖心里一痛，撤招而退，忖道：“事情棘手了！”忍不住痛苦的叫了一声：“瑛妹！”

吴如瑛一扑不中，娇喝道：“谁是你的瑛妹，无耻狂徒！”

喝声中，欺身出手疾攻！

陈霖只好连连闪避，对方的神志已被药方迷失，说什么也不能还手！吴如瑛的喝骂，有如支支利箭，射向他的心房！

“三绝姥姥”乘势退身，兀自喘息不止。

“活阎罗，你离死不远了！”

一声阴森刺耳的话声传处，石笋之后，又现出一个人来，赫然是那“樵止山”的“南宫先生”，面容呆滞平板，但双目却射出骇人光焰。

陈霖心想：“又是一个被迷药控制的可怜虫！”

但转念一想，又觉不对，他的两眼神光充足，与吴如瑛截然不同，难道这“南宫先生”甘心附魔，作了“三绝姥姥”入幕之宾……

思虑未已，“南宫先生”已告扬掌攻来！一股如山劲道，应掌而发，劲势之强，竟然不亚于自己出道以来所会过的少数几个顶尖高手！当下不敢怠慢，急起相迎！

“砰！”的一声大震，双方身形各自一震，同一时间，吴如瑛的双掌又告攻到，陈霖不禁啼笑皆非！

“三绝姥姥”阴阴一笑，加入战围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也不甘后人！

三个顶尖高手合击，威势之强可以想见，最惹厌的，却是吴如瑛夹在当中，陈霖投鼠忌器，许多重手法无从施展，顿时被迫得手忙脚乱。

陈霖估量情况，这样拼战下去，吃亏的还是自己，须得设法予以各个击破！

心念动处，身形如幽灵般一闪脱出圈外，电闪射向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！惨噪之声起处，一条人影，飞泻而出，直落到三丈之外！

吴如瑛厉叫一声：“你敢伤我母亲，我给你拼了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和“南宫先生”眼看着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被对方劈飞，却来不及出手救援，各自心灵一紧，双双怒哼一声，狠命猛攻！

陈霖边打边想，这笔帐只有以后再算了，且先带走瑛妹，查探“猴叟曹贻”的下落要紧，若然此刻施展“血影神功”的话，固可拾夺下对方，但一来顾及泄了“血魔”之秘，以后很多事不好办，二来恐误伤了瑛妹岂不遗憾终身……

心念一决，故技重施，身形连闪，如鬼魅似的飘出圈外，疾扑吴如瑛……

“三绝姥姥”和“南宫先生”论身手已可算是当今江湖中难见的巨擘大憨，前车之鉴，对方身形才失，忙不迭的电闪旋身，各绕一个半弧，左右夹抄。

但，她和他毕竟还差了一筹……

尖叫声起，吴如瑛已被陈霖挟在胁下，闪身三丈之外。两人登时一愣。

陈霖扬声道：“再见，三日之内我必再来，你等……”话声未落，只觉腰间一麻，不好两字，尚未出口，顿时手瘫脚软，栽倒在地。

吴如瑛一挺身而起！

“三绝姥姥”欢叫一声：“瑛儿干得好！”

飞身上前，又连点陈霖数处穴道。

陈霖连半声都没有哼出，便自失去了知觉。

“三绝姥姥”朝“南宫先生”骚媚入骨的一笑道：“带回去吧！”“南宫先生”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处置？”

“照谷中往例，乱刃分尸！”

“还是放了他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目前不能让他死，他还有利用的价值，至少须待‘血魔’伏尸之后！”

“你要纵虎归山，放龙入海？”

“你别忘了我们的计划少了无法完成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顿时沉吟起来！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移前两步道：“师父，如果留下这祸胎，您可以想象得出那后果，今天如果不是瑛儿出其不意的点了他的软麻穴，我们要想得手恐怕比登天还难，而且，他的功力较之‘血魔’差不了多少，放了他等于增强了敌人的一倍力量……”

“三绝姥姥”把手连摇道：“我自有道理，回去再说吧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依然不舍的道：“师父，如您不愿本门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的话……”

“回去再说！”

一行人越过石笋林，进入一座堡垒型的巨大石屋之中。

陈霖醒来之时，他发觉自己被绑在厅前的石柱之上，厅中坐着“三绝姥姥”、“南宫先生”、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“金童柯瑜瑾”，厅外，静立着数十成双成对的男女剑手，一看就知道是“和合会”的高手。

原来“和合会”解散之后，却全部隐匿在这“断魂谷”中。

陈霖目眦欲裂，用力一挣，焉知竟然提不上劲来，原来尚有数处穴道被制。

“金童柯瑜瑾”被陈霖拍碎肩胛，一手已残，此刻正以怨毒至极的眼光瞪视着陈霖，看样子恨不得把对方生吞活剥下去。

“三绝姥姥”一阵得意至极的狂笑之后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愿死还是愿活？”

陈霖目赤如火，厉声道：“老狐狸，你且先别得意……”

“住口！如果你愿活的话，很简单，把‘血魔’的一切隐秘来历详细说出，然后我老人家作主，把瑛儿配给你，这条件优厚吧？”“呸！你以小爷为何许人？”

“三绝姥姥”面色一变，但瞬又复原，冷冰冰的道：“如果你要死的话呢？嘿嘿，恐怕你受不了，小子，你衡量一下吧！”陈霖咬牙切齿的道：“死！算得了什么？只要你们有这能耐取我性命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阴笑一声道：“小鬼，你真的不怕死？”“哼！”

“你知道你如何死吗？”

陈霖一听话里有话，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你准备把小爷怎样？”“格格格格，你很爱瑛儿是吗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她将把刀尖送进你的心脏，懂吗？格格格格！她将是送你归阴的人，怎么样？死在爱人的手里，你该瞑目才对！”陈霖宛若被五雷轰顶，差点儿昏死过去！

吴如瑛是他的爱人，两人曾海誓山盟，互订白首之约，想不到她们竟然在把她的神志以药物迷失之后，要她来充当杀死自己的刽子手。

这真是惨绝人寰的悲剧！

也是骇绝千古的残忍行为！

只有人性全泯的人，才会想得出这种酷毒的方法！

陈霖在心里暗道：“如果我不死，你们谁也别想活！”此刻——

如果他运起“血影神功”的话，毫无问题的可以冲开被制穴道，回复功力，但他不敢轻于一试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如稍有异动，无异自速其死，他在等待机会。

“三绝姥姥”又道：“活阎罗，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说愿死还是愿活？”陈霖极口狂呼道：“愿死！我活阎罗何惧一死！”

所有厅内外的人齐齐为之动容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向“三绝姥姥”道：“师父，是否要先点他的残穴，或是给他服那‘长醉露’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用，为师的独门点穴手法错不了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再次向陈霖道：“小鬼，你不后悔？”“何悔之有！”

“好，叫瑛儿出来！”

陈霖的心，蓦地一沉，立按心诀，缓缓提取“血影神功”……“南宫先生”走近陈霖身边道：“小鬼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陈霖不屑至极的道：“行尸走肉，女人的玩物而已，哈哈！想不到你清名满武林的南宫……”

“你错了！”

陈霖不由一愣！

“南宫先生”又道：“在你临死之前，本人无妨告诉你，让你做个明白鬼！”

说着，用手朝面上一抹，立时变成一个俊美的少年书生。陈霖不由目瞪口呆，这少年书生他至死也不会忘记，在华山自己被七大门派的掌门人联手合攻时，他曾一度现身，想不到……

江湖之中，风云诡谲，很多事不能以常理揣测，此刻，陈霖深深的体味到这句话的意义，同时他也佩服猴叟的见地，他早就看出了“南宫先生”的异状。

这书生为什么要冒充南宫先生？为什么要造假墓？由此推论，“南宫先生”必然已遭遇到了意外。

他到底是谁？

他上次华山现身究竟目的何在？难道……

陈霖如坠五里雾中，迷茫不辨东西南北。

那书生轻笑一声，伸手朝脸上又一抹，少年书生又突然变为中年儒士！

“活阎罗，你知道我是谁？你想不到吧？我就是你要我的‘百幻书生’哈哈哈哈哈！活阎罗，你可以瞑目了！”

陈霖不由目眦欲裂，血管贲张，想不到对方就是自己寝寐不忘的仇人“百幻书生”，父亲的生死，桐柏派覆灭之谜，全在他一人身上，但自己此刻穴道被制，变作了俎上之肉，只有听任宰割的份儿。

他本可立以“血影神功”冲开被制穴道，但又恐弄巧反拙，因为他以神功开穴，终究没有他们下手来得便当。

如果他们发觉异像，杀他不过举手之劳。

“百幻书生”得意至极的又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追索‘四毒书生’为了什么？”

一顿之后又道：“太极掌门、华山掌门，死得很奇突是吗？他俩在九泉之下等你，会告诉你一切经过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陈霖目眦尽裂，鲜血缓缓自眼角渗出，“百幻书生”先杀死“太极掌门阴阳掌李政芳”又复假冒“血魔”之名，毁了“华山掌门美髯客陆文龙”为

了什么？

他明白了，是为了灭口，为了湮灭昔日的一段公案。

“太极掌门”、“华山掌门”、“绛珠仙子”三人联手残害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，而父亲却是在同时间内赴“百幻书生”之约而告失踪，不可言喻他们几个必是沆瀣一气的！事情演变到杀人灭口，显见事态的不寻常。

难道父亲已遭了……他不敢往下想。

“百幻书生”为什么要柬邀自己的父亲？

父亲为什么毅然一人赴约？这些都是不解之谜，如果今天自己真的丧生在此的话，这一切都完了，顿时，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，他必须要活下去！

于是——

他暗自把“血影神功”提聚到五成，身上已微现血光，这是极大的冒险，若然此刻被对方看出蹊跷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“百幻书生”仰首沉思，不知在转什么恶毒念头。

厅内厅外，一片死气沉沉！

陈霖疾以五成“血影神功”向被制的穴道缓缓撞去！……一处！

二处！

三处！

还有两处穴道撞开，便可恢复功力。

他窃喜没有人发觉他的解穴行为。

只要再有片刻的时间，最后的两处穴道撞开，“断魂谷”中所有的人……

暮在此刻——

“百幻书生”突地转头向“三绝姥姥”道：“姥姥，请摒退所有的人，我有话要问他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微一颌首，一挥手之间，厅外所有的“和合会”徒众，纷纷退去，只剩下厅中数人。

“百幻书生”阴阴一笑，步向陈霖身前，一伸手解了他的哑穴，陈霖此刻只剩下最后一个穴道未解，但双方面对面的站立，他怕功亏一篑，只好暂停施功。

“‘活阎罗’！你说‘血魔’到底是谁的化身？”

陈霖一咬牙，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又是一阵阴笑，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姓陈不错吧？”陈霖心中这一震非同小可，如果自己的身世被揭开的话，马上就会死在“百幻书生”之手，但他又岂屑于不承认，恨恨的瞪了对方一眼，默然不答！

他一心再等待一个机会，一点点的时间，撞开这最后的一处穴道。

“百幻书生”又道：“活阎罗，你不希望在临死之前，再捱受些痛苦吧？”

陈霖恨得牙痒痒的，厉声道：“你准备怎样？”

“嘿嘿，不怎么样，我将逐一割下你的五官，看你说是不是说！”

“百幻书生，你任性的做吧！有一天你会得到十倍于此的报偿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闻言之下，心头不由一阵忐忑，还有一个神秘而恐怖的人物“血魔”，真说不定他会找上门来。面色一变之后，双目立射奇光，一不稍瞬的紧紧盯在陈霖的面上，一字一句的说：“你就是被‘四毒书生’劈落‘血池’的那孩子，桐柏派掌门陈其骥的后人！”

陈霖闻言之下，新仇旧恨，齐袭心头，他恨不得把眼前所有的人撕成碎片，但他知道目前处境的危殆，只要稍一不当，就会失去最后一线生机，当

下寒声道：“随你如何推测吧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并未从陈霖的表情上找到答案，他感到微微的失望，他仍然摸不清陈霖的实在底细，他的推测是根据陈霖师徒迭次援手桐柏派和苦索“四毒书生”而来！

陈霖由此断定对方不但和自己的母亲惨死有关，而且也关联了父亲的生死之谜。

“百幻书生”又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阴笑，道：“活阎罗，不管你是与不是陈其骧之后，反正你死定了！”

一旁的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忍不住向“三绝姥姥”道：“师父，‘血魔’既不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，也不是‘桐柏掌门陈其骧’的化身，难道他真是三百多年前的魔尊唐中巨本人？”“三绝姥姥”一摇头道：“不可能！”

“那他是谁呢？”

“目前无法揣测！”

这时，吴如瑛已缓缓自厅后转出，站在她母亲的身侧。陈霖俊目一瞥她那木然的神情，不由心里又是一阵剧痛。“百幻书生”缓缓转身走向厅中落座。

陈霖又开始不动声色暗暗运起“血影神功”的潜流，向最后那一穴撞去！

“三绝姥姥”先把媚中带煞的目光朝陈霖一瞥，然后向吴如瑛道：“瑛儿，姥姥要你办一件事！”

吴如瑛茫然的道：“什么事，姥姥！”

“我要你去杀一个人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他！”

说着朝陈霖一指，陈霖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，他必须极快的撞开这最后一处穴道恢复功力，不然后果何堪设想！吴如瑛在神志不清，意识模糊的情况下，她怎知她的姥姥，正在导演一幕亘古未有的悲剧，要她手刃心身早已相许的爱人。陈霖加意施为，但可煞作怪，这最后一处穴道，竟然壅塞难通，他又不肯把“血影神功”再增加劲道，因为“血影神功”如提到五成以上，周身火焰盘绕，决瞒不住人眼，他只能以三四成的劲道撞穴，否则的话，秘密泄露，对方将立下杀手。吴如瑛朝陈霖扫了一眼，道：“姥姥，为什么要杀他？”“孩子，如果不杀他的话，我们将要被他所杀，你忘了他劫持你的一幕，若不是百幻叔叔等救了你，你现在就不知变成什么样了！”吴如瑛心神既然不由自主，记忆全失，哪能分辨是非黑白，她想：“姥姥说的话当然不会错！”粉面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好，我杀了他！”

“去吧！用你的剑！”

吴如瑛蓦地抽出长剑，反提手中，一步一步向陈霖走去。一幕惨剧就要上演了！

陈霖穴道尚未撞开，眼睁睁的看着心上人提剑逼来，一时之间，肝肠寸断。

厅中五双恶毒的眼睛，一不稍瞬的注视着这边，脸上挂着阴残的笑意，他（她）们要欣赏这一幕惨绝人间的活剧！陈霖的心在滴血，这未免太残酷了，他死也不会瞑目的！吴如瑛行到陈霖的面前三步之外立定，长剑上扬，道：“我要杀你！”

陈霖惨哼了一声，他知道说什么也是白费，对方已被迷药蒙蔽了神智，

双眼之中，射出两股骇人至极的血红棱芒，直射在吴如瑛脸上。

吴如瑛被那目芒逼得不自禁的退了两步。

“三绝姥姥”高声道：“瑛儿，下手吧！”

吴如瑛嗯了一声，长剑倏地朝陈霖分心刺去……

——上册完——

